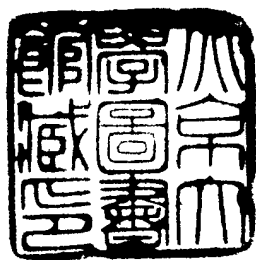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五一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二)

〔明〕張墉輯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提要

張溁曰石父海恩而責禮其語骨氣稜烈

廿一史識餘卷十八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宛平張思哲邁遠參訂

寵禮

張墉曰、禮賢寧有常格哉。唐風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小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夫未見若饑渴之愁。既見有龍光之驩者。雖就恐其不親。禮之虔其弗報。敢賕簡乎。公旦有言。我於天下不賤矣。輟哺停沐起以待士。惟恐失之。至於今所待者、名字湮淪。而吐握之誼。千古誦不替。設國士而庸人之。孤貞而泛愛之。士有望望去矣。何以立貴名而使千古相艷說哉。輯寵禮第二十五。

越石父在縲紲。晏子遭之途。解左驂贖、歸弗謝。入門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史記

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武帝以安
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爲報書常召司
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漢書
陳遵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白
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斥故事百適
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
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
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顯宗嘉祭肜功又美其清約拜太僕日賜衣悉備後

從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
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後漢書
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
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
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
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
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

按勝曰不疑冠衣帶劍與五拍抗禮其盛氣若失本須足以臨之非妄矜大也

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暴勝之聞雋不疑賢遣吏請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
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
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
白勝之開閤延請躧履起迎
周景愛士拔才常恐不及歲時延請舉吏宴會贈送
無不克備旣而選其父兄子弟優異之皆稱臣子同
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衍在河南志在無私舉
吏常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

可令徧積一門
張酺以尚書教授皇太子侍講閒隙數有匡正肅宗
卽位擢虎賁中郞將數月出爲東陽太守賜裝三十
萬後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
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
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肅宗善其說後母
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
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

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韓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俱以才能稱肅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論者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郭賀守荊州有殊政顯宗巡狩至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黻冕旒冕勑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後遷內黃令勑同僚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鮑昱拜司隸校尉詔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樊宏謙柔畏慎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世祖聞之勑騶騎臨期乃告勿令豫到

竇融責讓隗囂與五郡太守厲兵馬請師期世祖深嘉美之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歐陽博士欽世祖欲用桓榮榮讓彭閎皋弘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宣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世祖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帳帷什物

君臨曰天子臨士于臣下臣下奉命而交士事皆社謂

肅宗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辭甚典美帝嗟歎之謂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駰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

范鄧嶧曰辭
遜而有遜

曹丕欲以楊彪爲太尉、遣吏示指、彪辭曰、彪備漢三
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
之朝、遂固辭、後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
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顧邵起家爲豫章守、下車禮先賢徐孺子之墓、小吏
資質佳者、輒令就學、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
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皆拔而友
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至豫章、
發在近路、值秉疾、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

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三國志

求賢曰傾心
竭思求士死
力

呂蒙疾發、孫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能愈
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
又恐勞動、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
不然則咄唶不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增
篤、權自臨視、令道士於星辰之下、爲之請命

孫權與蜀連和、時事所宜、輒令陸遜語諸葛亮、并刻
權印置遜所、權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
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

曹操北伐還、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曰、孤反鄴、守諸
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
祭酒耳、言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操大驚喜、攬履
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來、而
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　三國志注

孫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
部

朱桓還中洲、孫權自出祖送、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

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
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郭翻乘小船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
翻、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
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船、終日而去　晉書

郗超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爲之起屋宇、作
器服、畜僕竪、費百金而不吝

石勒以參軍樊坦淸貧、權章武內史、入辭勒、見坦衣
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率然對曰、頃

吳[illegible]曰叩頭流涕賜[illegible]亦有奕矣

遭獨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獨賊乃爾暴掠邪今
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流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厲貪俗
劉敬宣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謝混美才地少
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
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
邪 宋書
蕭思話爲平西長史文帝賜以弓琴手勑曰前得此
琴云是舊物響韻殊勝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良

[illegible]桂林曰玄保居官[illegible]與名郡而廉儉如此

材良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文帝以羊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
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文帝曰人仕
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
憶羊玄保
羊欣請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
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
此益知名
御仗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

[illegible]曰故衣[illegible]故交亦復[illegible]大有[illegible]

明帝悉以賜殷孝祖
齊王道成素奇好張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
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
一通故衣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
卿之體并履一量 南齊書
周盤龍愛妾杜氏齊帝道成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
曰餉周公阿杜
明帝引傅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
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

於板牀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勑曰卿有古人之風
故賜古人之物 梁書
劉孝綽出爲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齊帝衍謂周捨曰
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康絢居顯官猶習武藝梁帝衍幸德陽殿戲馬敕絢
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帝使畫工圖絢形遣
中使持以問絢曰公識此圖不
文惠太子將東宮多事沈約特被親遇入直見景斜
方出當將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以爲言太子曰吾

闔夜賓日望
塵二語集架

晋条此

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屬譏曰、可代麈尾 陳書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南史

豫章王嶷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

明山賓絜室不就、昭明太子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閑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范雲侍宴、蕭衍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

劉杳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

崔浩言于明元曰、臣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問先帝何如、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變易風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 魏書

神武啓宋游道為中尉、文襄執請游道為尚書左丞、以崔暹為御史中尉、後謂暹及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北齊書

世宗欽賞寇儁、儁入朝、世宗與同席坐、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膝、及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

廢帝為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助

[illegible]國曰[illegible]爲之感而比美于仁渠

敎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太子曰潁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

江陵平沈重留事梁主高祖以重經明行修遣使徵之仍致書曰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下賓復潤於荆陰隨炤更明於漢沛是用寤寐增勞瞻言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 周書

高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 隋書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卽以所服冠履衣被等賜寧謂其使曰爲我謝凉州孤解衣衣公推心委公善始令終毋損功名也 北史

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當祭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郊外空靜處設坐拜奠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或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於叟何恒也潛曰以其恒於孝思也

[illegible]曰藻[illegible]一石不[illegible]曲阿之[illegible]意不在人

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辭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曰臣雖才謝古人庶亦不留賊虜陛下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孝文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南數石賜卿 北史

魏帝廢近臣勸文帝踐極薛端以爲三方未一待僉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我異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之賜

高祖親重竇威引入卧內謂曰周朝有八柱國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後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 唐書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中宗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以象時學士八以象節

直學士十二以象月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多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

泰和元年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否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爲更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從之 金史

企美

張埔曰數謝脉者掩爲濁音慕王廞者毀其新角二者非關極至好事者猶慕而愛愛而傳況磊砢之才嶔崎之節卓犖之德其動人景行不其倍此乎是以源絃琴樂古之風讀丹壁青崖之句雖不能見竊躍然嚮遝已輯企美第二十六

鍾皓少篤行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前後九辟皆不就諸儒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絃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 後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求正定文字靈帝許之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後儒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郭泰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

趙咨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曹暠咨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

張泳曰浮慕者趨疾而避之亦是不肖之報

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譙周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時人少歸敬者唯楊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 三國志

黃權有局量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

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孫權與魏和欲遣于禁還虞翻諫權殺之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猶盛歎翻曹丕常爲翻設虛坐

沈友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所至衆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於人 三國志注

孫策問太史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鉤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王衍自比子貢聲名傾動當世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晉書

謝安鄉人罷縣還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有蒲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斆之

阮宣子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不得

劉殷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性倜儻有濟世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

嵇康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投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

酒泉太守馬岌雅慕宋纖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距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

李長科曰噉韻餘對清音依韵後先頓然

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劉宣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擅美於前

褚淵詣虞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袠淵歎曰虞愿之淸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塵而去

安成康王秀都督荊湘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

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 梁書

元帝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正於義理淸轉無窮亦一時名士 陳書

永陽王守吳郡聞陸慶名欲與相見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微服往榮第穿壁觀之謂榮曰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玆

蕭允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

王騫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故舊共佃之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南史

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宅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慧曉爲征虜

功曹與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行至吳謂人曰吾聞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異味命駕往酌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寒雪見其弊絮單席 南 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臥具而去

庾易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淸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尙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牆不修、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修葺。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蕭衍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謝靈運家傳標輿服多改舊製、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式。

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溫子昇

文也。魏書

京兆韋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薛辭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謂親友曰、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棲棲遑遑、徒爲勞苦。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周書

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譁、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北史

周[illegible]口林宗巾[illegible]采履物以人重益知[illegible]不足貴也

貞汝平日顛宋[illegible]羣志[illegible]

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王遵業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汴州、倪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唐書

張旭尉常熟、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

陽城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元祐間、契丹使劉霄來聘、望見文彥博、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館客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宋史

陳宓自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

邵雍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中風

雨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王昭素篤學不仕有至行市物隨言還直未嘗較論高下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毋得高取其價

廿一史識餘卷十九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海寧陳之遇次升叅訂

排調

張墉曰正言莊語之不足則嬉笑出之微中解紛何嘗無小補哉如徒恃機鋒恣其嘲謔則詘者愧之訥者畏之辯博者嫉之已洛涿君必鉏當門之芳非殷鑒乎若夫蘭心一室松麈乍揮徵巧鬬捷謔而不虐猶大雅之風流而笑林所膾炙也夫何傷乎稱排調第二十七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君禮葬之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優孟辭曰不以馬葬馬故先不以馬葬馬諫以君禮請並于首矣

胡祖曰何不秉[illegible]而信口唐突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王乃以馬屬太官 史記

始皇議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二世欲漆城優旃曰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于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廼爲小冠高廣財二寸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鄴爲大冠杜子夏 漢書

楊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先主會劉璋于涪璋從事張裕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家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涿令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爲答 三國志

[illegible]

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蘇則同郡吉茂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杜襲與王粲和洽並强識博聞操出入多得驂乘襲肯獨見至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

何等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陳泰爲司馬懿所知頗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鍾繇調之曰君釋禍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也 世

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

[illegible]
上無名耶案
可[illegible]前事

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無辭遂爲盡爵

曹操討烏桓孔融嘲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幷案也

丁斐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曹操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爲人所白奪官後操問斐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左右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然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

楊洪爲蜀郡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尚在郡每朝會祇次洪坐洪嘲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伊籍使吳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王導甚憚曹夫人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聞之命駕尋討導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以所執麈尾柄助御者驅牛狼狽先至蔡謨聞之戲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謂信然自敍謙志謨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晉書

石頭失守王師敗績戴若思受詔與公卿百官見王敦敦問若思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曰豈敢有餘但恨不足又問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

梅陶鍾雅數多辯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捶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

范甯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桓温問蜀人天文旣忤旨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疑令自裁馳詣習鑿齒鑿齒謂絹以戲君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對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韓博有口才桓温使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爲刁一坐推歎

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嵇含爲讚含謂貴眞人於刻桶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illegible]廢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投有餘辱粹有愧色

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或憂之俄而謝敷死會稽人士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有司言有子殺母者阮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

康桂林曰破純偶吳難分優劣

王猛入鄴皇甫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相違也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復何所怪

毛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鬭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鬭晃笑而退

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宋書

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何有愧色

淡墳曰嚚人嫖見可與鹿冠解嘲

何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

伍瑞隆曰憤不平之感故作此語無不絕倒

袁粲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狂泉國人飲此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能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

王融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穣侯印詎便可解　南齊書

宋世忠曰意以其家足德貧賤之氣

蕭衍與任彥升、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任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衍善騎也、後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符昔言、

劉穆之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饑何忽如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南史

始與王濬、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痛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矣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曹開虞曰眞爲云人臣有桀紂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謝孔近之學貪且鄙

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好相狎、二人並短小、何謂延之爲猨、顏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

范曄引罪入獄本謂便死、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因戲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謝綜孔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將賜以性命人臣圖主

何顏可以生存

沈昭略景遷侍中王晏戲之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以卿爲初階

張纘從兄諠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嘗同衡山侯恭定襄侯祗預東宮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諠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諠聿亦殿下之衛定太子色慙

丘靈鞠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能復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亮父名攸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疎嘗犯亮諱亮不堪啓代之巑之快快直造亮坐云吾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是無心攸乞明示亮不及履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去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爲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至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鮑止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

西昌侯藻督衆北伐謝幾卿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鮑泉爲通直侍郎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盛道逢國子監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

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欲辱之遣人逼車問鮑通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豪華人輒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相傳以爲笑謔

元萇性剛毅未嘗開口笑高祖遷都萇代尹留鎮因別賜酒萇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魏書

李氏刊曰南徐之文陵至北徐則無新利陽中也不日覺

元欽曾託高僧壽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譏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朔、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昂妹夫、昂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云、看元禮北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盧云、未覺元禮賢于魏收、但知妹夫疎于婦弟、北齊書

魏收在京洛、輕薄尤甚、號驚蛺蝶、文襄遊東山、令侍郎嶺等娛曰、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

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

邢邵戲盧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徐子才爲僕射、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李構因宋遊道會客、遊道面似獼猴、構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乃獼猴衣帽也、

厙狄干丸十 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日、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

李繪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

字耳、

祖孝徵珽秉老尚稱騮駒、又與寡婦通、裴讓之於衆嘲之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

李德林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高隆之在坐、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隋書

麥鐵杖在朝、虞世基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

鄭道育戲徐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
公祖三之義頗居其兩北史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
爲馬施角尾而爲羊
盧元明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之才答云卿姓在
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徐之才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
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
爲負帝女南徂

崔浩不信佛道而崔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壤中禮拜形
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
孝文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戲謂薛聰曰世謂卿
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仕漢
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
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
非蜀何乃遂復苦朕
王晞在晉祠賦詩曰落日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
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
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笑曰昨晩陶然頗以酒猴
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一物豈直魚鳥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敎弟種鬚以錐徧刺作
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
後樹鬚
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曰宰相
調燮陰陽而致雪降非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爲
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耶唐書
竇鞏性温雅不能持論士友言際吻動而不發白居
易等目爲囁嚅翁

衆有柴器天下以爲法于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
衆樣節度
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武戲曰尉入臺
多縣攤否竇懐貞曰攤於異日問其故曰佳吏在佐
俗去故攤
湯弘武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中宗謙之弘武曰臣
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
罪

馬希聲嗣朱溫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供膳羞殿上潰希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潘起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 五代史

王全斌等伐蜀昶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馬胤孫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後撰洪喜集法園記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或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

楊光遠敗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出降耶律德光見之嘲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慚伏

馮延魯等出入東宮常夢錫屢言不可使近太子李景立延巳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割地稱臣有詔周爲大朝者夢錫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耶

馬胤孫卒後其辭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降語於家胤孫又然時人嘲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

晉遣盧損冊王昶爲閩王昶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

於館衣冠偉然驕傲甚盛他日損遇乙於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遁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韋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莊宗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將殺之敬新磨率諸伶揄至馬前責曰汝爲縣令不知吾天子好獵何縱民稼穡供稅賦不饑汝民空此地以備

劉潛夫曰文僖高驕乏才難乎為繼屬不自量宜招侮矣

天子馳驅莊宗大笑令得免

蘇軾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

王安石謂蘇軾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頗事游宴後王曙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禍邪修起對曰修聞萊公正坐老不知止爾曙默然

陸佃謁王安石王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問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宋史

真德秀入參大政耀必元移書曰老醫云傷寒壞症惟獨參湯可救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

管如德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謝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

郭忠恕以姓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僕不能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張翥以文自負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任意屬筆而已宅日學士涉剌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移時不就涉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因相視而笑元史

興宗與太弟重元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遼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宜川劉洲客客生參訂

容止

張墉曰、余聞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夫鍾山之玉、豈所稱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者邪、人惟軀貌一成不復變、容止與軀貌異、內根於性情、外遷於問學、或習染於風尚、奇服詭故之士、又作意以矜飾、求夫卓爾大雅、進退可觀者、蓋難之已、昔子與修容纍鄉、蹕席元規杖策、羣容空庭、致飾行遠、未可為誣也、輯容止第二十八、

張墉曰相形不如論心觀縱形心皆劣

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史記

成公會諸侯、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漢書

霍光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髯、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相者語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張墉曰老奸[illegible]

王莽侈口蹷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

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馮偃兄弟形皆偉壯、惟偃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勳、長八尺三寸、

馬援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退、尤善述前世事、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李固貌角匿犀、足履龜文、

邴殿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

管輅謂之鬼躁 三國志

譙周長八尺朴素不飾為益州勸學從事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三國志注

高密王保體質肥偉自稱較重八百觔 晉書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懿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後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褫冠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司馬懿有狼顧相曹操欲驗之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王濛美姿容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者

魏詠之生而兔缺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西上投仲堪言其意仲堪為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遂盡如醫言缺竟補

劉曜白眉鬚髯不過百餘皆長五尺

孫權方頤大口紫髯長上短下漢世劉琬能相人見權兄弟曰孫氏兄弟雖各才智明達然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

宋書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范述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

顏竣留心選舉其後謝莊代之竣容貌嚴毅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

李長科曰玄為姊憎恨宜其不屑為桓貸也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

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南齊書

房法乘身長八尺三寸行出入上常自俯屈

伍瑞隆曰思光一言一動作意詭越無不能制

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列同行恆稍遲不進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

隨郡王子隆年三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消損

褚淵目多白精人謂之白虹貫日

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

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

賀琛進見蕭衍與語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梁書）

徐陵目有青睛人以為聰慧之相

崔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兄弟議論外間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何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期便通五經章句炯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吉臣曰季珪對胸中時發為人所擬

劉之遴因牛奔墮車折臂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黠而王平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南史

季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周弘正醜而不陋乞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

孔覬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蓬首緩帶而風貌清嚴

令史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

陶弘景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

伏曼容貌風采宋明帝恆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沈約見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頰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侯景左足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則瘤隱起不勝則低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態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坐定謂曰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從容而出 魏書

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于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

許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顯祖因酒酣握其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齊鬚公 北齊書

清河王岳聞孟業名行召為法曹及謁見岳鄙其形貌短小笑而不言後尋其斷決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

李欏長不盈五尺果决有膽氣從復弘農破沙苑跨馬進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云避此小兒 周書

長孫儉為荊州蕭詧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

荀士遜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奏事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北史

李諧形貌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潮曰善用短亦殊難不善用長反足致累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 唐書

岑文本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魏元忠見張憬藏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

權懷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

李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

殷成巳母顔叔父爲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及成巳生而左耳缺

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 五代史

徐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 宋史

朱天錫曰相法爲手拘以鳳也

蕭注善相神宗問韓絳次及王安石對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能養萬物

王德用狀貌雄毅面墨頸以下白皙屢臨邊境名聞四夷婦女小兒皆呼德用爲黑王相公

王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揚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

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瘿相

劉廷式老於廬山絶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

党進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操弔肖毛髮皆豎

和蠓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至辨色冠帶方畢

梁國璋曰扈乃與陸士龍同疾

扈蒙有笑疾雖在上前不能自禁

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與賓客拜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

察罕帖木兒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遇怒則毫皆直指 元史

夙惠

張鏞曰、童穉之年、聚栗之智也、偶露其頴、巳稱不凡、况殺然名節、是任蓋天之所私也、不然、何爲甫涉世、卽悵身世之憂、幾志學、遂深問學之味哉、雕飾不加、機鋒逼出、知計所及、踰乎老成、又其餘耳、語曰、驥筋未就、追騏驥之塵、豫章雖小、具棟梁之氣、亶其然乎、輯夙惠第二十九

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巳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巳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當阬者、史記

乞九叙曰、天資偏斷、兒時已露、使父奇然、省乎此職、可堂其改筆

張湯父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漢書

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不離其患、後漢書

梁冀露李固尸於四衢、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

張犢曰欽義牛首女觸蛇經暴固萬萬人千卞修覽正不必莫奸

司空盛允有疾、黃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母欲棄之、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髫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張霸遷月別
讀至此老成
所歎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

張霸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

吳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五嶺遠在海濱、俗多珍怪、上爲國家疑、下爲權戚所望、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曹冲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致巨象、操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載之、則校可知矣 三國志

曹操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操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無所苦也、俄庫吏以齧鞍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夏侯稱自童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爲軍旅戰陣之戲、違者輒捶、衆莫敢逆、父除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 三國志注

邴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過其旁而泣、師問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一則羨其不孤、二者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涕零也、師哀原言、亦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就書、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異、

管公明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禁之不止、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

沈友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沈郎可登車語、友逡巡却曰、先生銜命、將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

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

不亦宜乎。

范宣年十歲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非也受全之體而致毁傷爲痛耳 晉書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王彧長子絢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

蔡廓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兄軌軌能長沙郡還送錢

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宋書

周續之年十二受業范甯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年

簡季直早慧祖愍祖甚愛異之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甫四歲獨不取人問之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梁書

庾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曰郎君姓庾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陳書

王元規隨母往臨海郡依舅氏時年十二郡豪劉瑱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而止

王慈八歲時外祖江夏王義恭內齋雜列珍玩恣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硯孝子圖餘置不顧義恭奇之 南史

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母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

書書滿則洗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窻塵先於塵上學書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即工武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李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追步惠連矣

劉苞四歲而孤及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悛繪等並貴顯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

識聞諸父多相似故中心欲悲無有宅意因而戲欲
母亦慟甚 魏書
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
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邪、自此之後、未曾獨食
謝藺五歲、父母未飯、乳媼令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強
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
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經史、過目便諷
誦、孝緒曰、吾家陽元也、
顧協幼孤、隨母養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張永、携內外
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
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
李稚廉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故以金寶
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
名曰稚廉 北齊書
李繪六歲、自願入學、家人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伯
姊筆牘之閑、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
王紘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郭元貞、
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問孝經云何、

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刺史豈其驕乎、紘曰、
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
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當左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
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王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
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簡平王浚年八歲時、問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
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
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李遠幼有器局、志度恢然、與羣兒為戰鬬戲、指麾部
分、便有軍陣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
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周書
宗懍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
為小兒學士
張元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不從、
祖謂其貪戲、以杖擊之、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
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舍焉、
彭城王澈、八歲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安郡公、博士

韓毅教激書、見激筆迹未工、戲激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更宜用心、激正色答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

李崇以父勳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父怪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王恩、恐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父大奇之、隋書

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冬初尚衣葛衫、父黨至門、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客大嗟賞、

何妥少機警、八歲時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隋書

徐之才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北史

裴俠七歲猶不能言、一日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遂言、

元德太子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文帝與文獻后適至、帝時患腰痛、舉手憑后、昭見之、卽避去、如此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因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泣、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至性、

楊愔幼喪母、甞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罷酒、

崔亮年十歲、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邪、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

王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歎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柳渾十餘歲、有巫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唐書

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

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五代史

賈黃中幼聰悟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宋史

麻九疇以神童召見章宗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畏懼父上大奇之 金史

張墉曰達人論醫其善必字一味切中肯肎

程輝仕至宰相尤好論醫神童常添壽輝召之亦與論醫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爲塗去細字改相字輝大慙世以此奇添壽

移剌履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族兄德壽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察罕幼牧羊植杖於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帝異之乃挈以歸 元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一

錢塘張　墉石宗摘大
山陰朱子覲殿邦參訂

棲逸

張墉曰聞之欲多者其人得用亦多無欲者不可得用也故老萊毛衣粒食不屑荊楚之迎龐公淵穴林巢無羨景升之駕孫登編草覆髮終身土窟之居伯玉食木棲雲絕意郡閤之宿雖迹多詭越性近矯亢良緣獨全於內斯能駢芝柱仇玄纁傲帝讓王中其志意潛鱗戢羽隨乎飛沉爲世退士全稱黜息劓之身稱堯外臣放礪澗激貪之助聖明興起無不紬體下之千載美譚今嚮絕矣嗟乎孝緒之傳可四小山之賦能招吾且躡馳深山之巔驂麏麚而尋盟萊龐比肩隨踵於季世矣輯棲逸第三十

晉文公得歸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 史記

張[illegible]曰萊[illegible]與同仕莽歟盜泉乃欲遂分餅歟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杖木爲牀、蓍艾爲席、菹艾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史記注

孔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篆仕王莽、因勸子建仕、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於家、漢書

法真辟舉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前後四徵、法真曰、吾既不能遁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深自隱絶、終不屈、後漢書

洪吉臣曰樊然其辭甚高爲舌

樊英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著甚重之、遺書勸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

范史雲聞議者欲以爲侍御史、遁身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司馬均安貧好學、隱居敎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大將軍何進、連徵申屠蟠、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昔人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不遇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汝南周燮、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燮曰、吾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

劉攽曰當云遣門生送敬少一門字

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因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辭疾而歸良亦箴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龐公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劉表問曰先生苦居畎

[illegible]曰[illegible]臺[illegible]之外武陽[illegible]之步

畝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獨遺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携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臺佟隱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刺史行部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桓帝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幽暗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

黨錮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班草而坐

[illegible]曰先行不由徑出不與女子並視畫守正而玩世者

相抱而泣陳留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語不顧而去

焦先自作一蝸牛廬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體垢汙如泥漆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限工受值足得一食輒去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冬雪大至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度年可百餘歲 三國志注

詔問青州刺史程喜管寧爲守節高乎抑老疾尫頓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山[illegible]臣[illegible]之小[illegible]民皆爲雅稱

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比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喪母不識形象特加觴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澡灑手足闚於園圃揆寧前後辭讓之意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全不爲守高

管寧稱草莽臣上疏曰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楶棁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

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
譙秀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州郡辟命
皆不應、冠鹿皮、躬耕山藪、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
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
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
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法眞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嘗幅
巾見扶風太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
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

待有禮、故四時覲謁、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北、
南山之南矣
簡文輔政、命孟陋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
或謂溫宜引在府、溫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
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
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
命、非敢爲高也 晉書
董京宿白社、逍遙詠時、乞於市、得殘繒敗絮、結以
自覆、與全帛則棄之、孫楚常就社中與語、或時載歸、

鍾惺曰無官二語爲隱者考實說得沒縣罔

許子日曰曹清遠不止爲長厚評

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但於寢處留一石竹子詩二
章
孟陋少清立、布衣蔬食、口不及世事、或弋釣、孤興獨
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
陶潛歸、絕覲謁、未嘗有所造詣、或以酒要之、雖不識
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弘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
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
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
董景道隱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自娛、毒

蟲猛獸、皆繞其傍、劉元海及聰屢徵之、礙而不得達
孫登居汲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
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
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出便大笑
夏統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蜞以資養、
宗族勸之仕、洿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與元凱議出
處、遇濁代、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
沮溺、豈可辱身曲意郡府
洛陽陷、郭文步擔入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

董恭河曰餓命不及所全

甚大知其虫獸亦得不可多得

李長科曰東漢棲焦明有道術居多準山餘默蔡類者者直避之

倚木於樹苫覆其上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衣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輙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也

楊軻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張忠隱泰山清虛服食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符堅徵張忠忠野服入覲曰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及關而死

陶淡結廬臨湘山中養一白鹿自偶親故往候輙移浚澗水莫得近

公孫鳳隱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彈琴唫詠陶然自得人莫能測

戴顒初居桐廬以僻遠難養疾出居吳下吳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

朱百年少有高情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若

爲業以樵若置道頭輙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無以自資輙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或遇醉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　宋書

王僧達禮致褚伯玉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

張續曰伯玉高騖丘王慾好洪駿當府

邦粒之士、飡霞之人、可璽致、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步、還策之日、望紆清塵、亦願璽功譬說、僧遠答曰、緇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南齊書

張永為吳興、請沈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蹈東海、不忍受此黥劓、

褚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

明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廬陵王子卿表劉虯輩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不就、王致書通意、答曰、虯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

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宗測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王復遣書辟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入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鬚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宗測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平圖於壁、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

張揄曰有酒有竹有山水又何慕乎虎穀

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爲隱德之感

孔稚圭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機獨酌傍無雜事

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 梁書

何點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圭爲莫逆友

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

衡陽王元簡去郡入山與何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阮孝緒幼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冠而見父父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孝緒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

阮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不起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南平元襄王聞阮孝緒名致書要之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異驥騄

梁王衍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曰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

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賦詩置酒恩禮如舊

陶弘景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中賓客居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張稷辟劉訏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

何焯曰巾發又含作意日以不似通事之誤

張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石上。

邵陵王綸留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覧、殆將周遍、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狗在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各從其好、然支父讓王、嚴子傲帝、千載美談、所不廢也、北求志之士、望塗而息、登天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悶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陳書

馬樞少屬亂離、所居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集几案、春去秋來、幾三十年。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耶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南史

明僧紹任江乘攝山、聞釋僧遠風德、往定林寺候之、齊帝道成欲出寺相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逝還攝山、建棲霞寺居之、帝甚以爲恨、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項羲園曰太守不能致尚人乃下延客之令乎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太守謝方明苦要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沈驎士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覩四部畢、稱疾歸鄉、不與物通、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

林增志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乘時之蒐扇來者之訛

衡陽王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王止馬曰、此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梁帝衍手敕招陶弘景、弘景畫作兩牛、一散放水草

柴世堯曰不食夜識金寶氣

胡伯曰此隱人題名錄也士宗案榮衛黜獨者恐不妙

閒一箸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宗彧之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元嘉初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之辭疾不見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

漁父不知何許人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其垂綸長嘯甚異之褰裳涉水謂曰子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晦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無論榮辱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攸然鼓棹而去

杜京產隱四明山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

沈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

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

韋夐志向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所居枕帶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樂蔡其閒素者載酒從之亦爲盡驩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爲詩詒之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周書

徐則沉靜寡嗜善三玄聲擅都邑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杖策入縉雲山後又入天台絕粒養性惟資松水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北史

眭夸少與崔浩莫逆交浩奏徵爲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投詔書於夸帳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吾便將別浩慮其還以乘騾內之廐中夸托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出關浩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使其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欆屩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

尋不解 唐書

觀察使陳少游往見志和表其居曰玄貞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憲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仲長子光瘖而隱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愛其真率徙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獨與對酌甚懽

武攸緒天后兄子也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賜遺塵積不御也市田頴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靑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長史高士廉備禮請朱桃椎降階與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屨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

田游巖妻皆有方外志共棲山水間自蜀歷荊楚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山東鄰

崔覲以耕耨取給老無子田宅財貲分給奴婢身與妻隱南山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烟詠相視爲娛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慟哭而歸時謂之今接輿

王漢曰采妻爲婦編織內難

鄭遨見天下已亂飄然有遯世之志欲携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還遨得書輒投之火 五代史

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求之也

張淳曰朔雲依黃

种放得辟穀術爲堂東明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阻糧絶惟食芋栗性嗜酒自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宋史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酧一語但促奴益酒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爲忤

孔旼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

杜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訪之因問所以不出門之故生笑曰以告者過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

陳摶來朝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

簡齋曰希夷之對周世宗亦知此借黃白惑人者皆野狐非仙骨也

陽孝本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蕭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孝本自言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

李濆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勸其仕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廡閒人以語濆濆卽鬻之

趙質隱燕城章宗遊春水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　金史

朱建寶曰、缺爵世界安得完滿、論意趣佳不若二語更達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仁和柴世堯雲倩參訂

止足 附黜免

張墉曰、役人負戴喘息、趨休則喜、病夫臨蓐通昔、得臥則樂、仕宦者夕惕庶政、朝擠繁劇、皆富貴之味甘披猖之至、寵增禍逐、始望休憩下寧一晌、悔可追乎、古有門一杜而不開、祿防滿而自退、飛自省璧止水座隅者、榮名永寶、賦辱與殆者若天壤。故詳錄諸賢識執鞭之慕、末附黜免、比宥坐之戒云、輯止足第三十一

仲長統不矜小節、時人謂之狂生、以為凡游帝王者、欲立身揚名耳、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後漢書

鄭敬隱處蛾陂中、陰就庾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後漢書注

王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東游還、修植桑果、已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愛身養名不肯犯手做事始終以山水詞翰自娛足稱明哲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氾騰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以病。

沈慶之朝賀、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一人視馬而已、農桑劇月、或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為三公、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將安所之。宋書

王裕性貞貴徐傳當朝裕不與往來贊之至五官尚書未嘗一詣朝貴秀之又不與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要時人稱之南齊書

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王筠除尚書殿中郎或勸弗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朱异當朝用事休下車馬填門中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謂王承承弟稚也梁書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將嗟歎以爲座右銘

王微少無宦情居止一屋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席皆積塵埃惟坐處獨淨

王僧祐亭然獨立不交當世齊王道成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儉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

王秀之守晋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南史

江祏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王悶歎曰江祏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

陳桂林曰生我名者殺我身

沈顗慕尚黃叔度徐孺子獨處一室人罕見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與賓客填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闔勃歎曰吾乃知貴不如賤也

鄭仲夔曰奇章之於楊素則可施於從父槪不可長

陳伯龍少貧薄歷位太守貧窶尤甚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有命乃復爲鬼所笑遂止

于謹深沈有識量或勸之仕進答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魏書

裴衍欲隱嵩山表辭朝命詔曰知欲養痾中嶽鍊石嵩嶺棲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

吳〔[illegible]〕曾〔[illegible]〕志達行〔[illegible]〕似流度之一〔[illegible]〕人

〔[illegible]〕與〔[illegible]〕日間也〔[illegible]〕已之言

欽古風有愧山客既已志往便從來請

和士開擅朝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劼二子拱撝並外任弟廓之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淸華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韋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失干懷在絳州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隋書

陽休之爲吏部尚書不樂煩職謂人曰此官實自淸

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眞是樊籠 北史

達奚武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門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武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豈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張〔[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道遙公〔[illegible]〕亦封道遙〔[illegible]〕氏有所公皆道遙也

孫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爲負矣蔚雖久滯深體通塞無夜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蕭嵩乞骸骨玄宗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安得自遂 唐書

韋表微授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

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

孔若思遷庫部郎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持一石止水置座右以示止足之意

王龜性高簡無貴冑氣所居光福第惡其多客更於林木窮僻處構半隱亭以自適已復廬中條山州人號爲郎君谷

韋嗣立營別第於驪山之鸚鵡谷中宗臨幸從官賦詩因封爲逍遙公而名其所居曰淸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榻藤盤數十種

王績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

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白居易晚年放意文酒於東都故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尤篡浮屠道至經月不御葷稱香山居士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香山九老圖

岑文本爲中書令或勸其營產文本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不薄尚何復殖生產

白履忠屢薦召入辭不任職詔拜朝列大夫乞還吳兢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放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王渙之恬於仕進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宋史

趙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歛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貽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劉一止沖澹寡欲自言吾平生聰通塞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

宇文之邵年未四十致仕歸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歡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於之邵見之

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先我挂冠使吾慊然

連庶以母老乞監陳州稅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

馬人望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慨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 遼史

董仲舒著災異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下仲舒吏當死詔

楊慎曰太后怒……欲入以罪……兒于城旦

赦之、於是仲舒不敢復言災異。史記○以下照步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入圈擊彘、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迺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漢書

石顯擅權專柄、諸附依者乘官據勢、皆得寵位、後顯徙歸道死、牢梁陳順皆免官、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梁竦坐兄松事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後漢書

黃溍曰密怨望賦詩乃知陳情之爲非

李密遷漢中守、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忿免密官、晉書

周朗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宋書

殷貴妃薨、謝莊爲誄、引趙婕妤堯母門事、前廢帝在東宮銜之、即位、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

蕭衍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謝朏有重名、深有欽屬、受禪日、朏正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

朱世埏曰不但成朏之名恐更重衍之罪

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既而武帝請誅朏、衍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遂廢于家、梁書

武帝衍欲以張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王儉、充兄弟皆輕俠、又不護細行、儉止之、充聞而慍、與儉書曰、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所以擯

跡江皐徉任麗畔者實由氣岸跳凝情塗猾陋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勿適回於在世故若山直上楚歷於當年杖賜發衆輔轅乎千載長羣魚鳥非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川澤之間諷咏池池之上如此而已儉言于帝免充官。梁書

湯道愍爲王僧孺裁抑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僧孺奉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綠收簪且歸初服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齊王道成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後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南史

鄭譯有擁戴功然贓賄狼藉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嘉獄賣官沸騰盈耳留爲不道之臣戮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孝經一部令其熟讀。隋書

鶴齡曰免下[illegible]嘉[illegible]當作鬻

元慶和舉城降梁梁主衍以爲北道總督魏師討之望風退走梁主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北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死與長史任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

盧昶使齊孝文南討昶兄爲別道將齊遂隔遇之昶大怖淚汗橫流齊以腐臭葉豆供訓者張思寧死之昶還孝文責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卿不能長纓羈

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非彼茍菽以辱君父縱不遠慕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罷黜

賀若弼有罪在禁憤怨自若文帝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耶

煬帝問蘇威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帝知天下多盜賊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赦羣盜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出遼西

道河南賊王薄孟讓等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

杜淹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唐書

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恣橫不法順宗幽之禁中後士平貶賀州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幾廢進士科

開州刺史唐次十年不遷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德宗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貶夔州刺史

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嫁韋濯濯誅更嫁崔銑主薨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訴於帝乃止銛坐貶

申王薨詔選挽郎而賀知章取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人皆靳之坐徙

林攄附蔡京由朝散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徽宗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黜知滁州

吳處仁當國言論初與吳敏合晚亦有異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俱論罷 宋史

陳仲微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背天下之豪桀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陛沉天下之英雄賈似道怒諷言者罷奪其官

傷逝

張犍曰、昔人以生者爲行人。則逝者爲歸人矣。行而不歸、迷失家者也。有人焉。還其故鄉、接乎父母、息風塵步趾之踵、獲堂室燕安之樂、逝者如斯、何傷乎。蓋未逝者傷之爾。倖夫同託絕國、彼獲先驅、共策還期、此猶絆縶、撫金觴而泣玉、任能無墜雨、嗣帶之感哉。雖然、生相憐、死相捐、逝而傷焉、不可謂非義之敦、仁之厚也。輯傷逝第二十二。

祭征虜卒于軍、世祖愍悼尤甚、喪至河南縣、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

周磐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吾終日桐棺周身、榔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梁鴻卒、皐伯通等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范冉卒于家、遺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胡桓曰、情真語咽、似羊曇西門策馬之悲

曹操微時、人莫知者、橋玄一見奇之、操深感知己、後經過玄墓、悽愴徘徊、爲文祭曰、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故、念之悽愴。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呂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原卒、岱哭其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

於何聞過 三國志

王祥子烈亡並知名爲祥所愛同時亡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晉書

陸績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外同軌同文恨不及見

劉眞長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

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王元琳卒桓玄與會稽王書曰珣雖遍嫌誇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

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口世將復至於此眞明古 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盛年儁才坐而相盡如何

[illegible]

郗超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

陸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

元帝以杜夷爲祭酒辭疾未嘗朝會臨終遺命子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務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鉅鹿張珍博學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曹操辟亦

不至優游嘉遁門徒數百年百餘歲戴鵀來巢謂門人曰戴鵀陽鳥巢于陰門此凶祥也援琴歌嘯作詩一首旬日而卒 宋書

張敷卒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淸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

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

問先斗日思光厭淸虛係易為詩猶且嚴然

瘞茲地既堯遂瘞焉 齊書

張融病卒遺令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閶闔

鄭紹叔為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殆以此誤朝廷高祖甚親信之卒後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 梁書

龔芝麓曰先達背懷遺折人念師覺厚嗟者可慨

褚翔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畧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淸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孫瑒卒江總為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民部尚書蔡徵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為榮 陳書

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瘞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椁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絶墳隴康成使無卜吉

鄭業潸移江夏王鋒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自寄已被殺江斅流涕曰芳蘭當門其修柏之賦乎 南史

王秀之臨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任昉卒梁帝衍方食西苑綠沉瓜悶悶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適四十九可謂知命哭之慟

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為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實也而蚌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illegible]死也

劉遵卒皇太[illegible]深悼惜之與遵兄孝儀令曰益者三友此寔其人[illegible]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illegible]亦咸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阮孝緒[illegible]高隱傳中篇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訂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孝緒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

車白馬之日輙獲麟於二子獻許卒孝緒爲並二傳
及孝緒卒許兄繁錄其遺行又之篇末成其絶筆之
意

閔度曰風流佰韓千古酸心

竟陵王子良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郡門逢袁
彖問曰王融見殺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
永天年有之乎彖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
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生方當塗
炭但淹耳聽之

盧元明與潁川王由友一夕夢由携酒言別賦詩及
省詩有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之句歎曰由性不
狎俗夢詩如此必有他故越三日聞由爲亂兵所害
詰其亡日正發夢之夕

淡淶曰敢名立功之人自當款敘泉下

田豫病亟戒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側妻子難之
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
子從之　魏書

楊遵彥死鴻臚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
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北齊書

楊愔與鄭顥同時見害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死日
恨不得一佳伴　北齊書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
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
爲士友痛悼如此　周書

崔浩誅後有傳言李孝伯病甚者太武聞而悼之謂
左右曰李宣城可惜俄又曰朕失言矣崔司徒可惜
李宣城可哀　北史

程駿清儉介直不競時榮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
豈可没爲奢厚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
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

裴伯茂劇飲傷性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等十許
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
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以魏收亦與之友寄
示收收時在晉陽論敘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蘇綽歸葬武功周文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親於
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

眞德秀曰次情深發直欲起九原而問之

陳桂洲曰穆紫芝之作何只

此五十四言已足具累人何不贅辭

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屈墜於手

夏侯夫好酒與南人辛謂庾遊江文遥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謂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薦飲倘或有知庶共爲樂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酹酒爾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元德秀卒其族弟結哭之慟或謂結過哀結曰人情所眦溺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苟辭佞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愧綺紈膏粱之徒耳 唐書

馬周病太宗詔醫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寇準得歸葬道出京南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 宋史

孔文仲卒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穎熟而惡呼嗥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

辛棄疾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仁和柴世埏蓮生參訂

簡傲

張墉曰、簡美德也。簡而傲非美德也。或仗氣以凌物、或矜巳以驕人、或假蹇以明高、或慌憹以忤俗。有一於此、皆凶害之招、違明哲之保矣。王生衰老、辱廷尉、劉璿年少、居上黄、雖異乎趨勢失身者、然予人令名而自居予驕蹇、未可云計得也。斯簡傲

第三十三。

王生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曰、吾韈解、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史記

凋之蘆曰、廷尉自可褻、王生何贊之有。

朱雲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漢書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後漢書

趙壹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謝之。壹報曰、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媿也。請俟它日、乃奉其情。遂去不顧。

張墉曰、度遼屢遷顧圖、非敬著者。元叔何爲哭羊尹之門而拒、敬明之道也。

井丹性高潔、未嘗修刺候人。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巳、令去輦。

楊慎曰、宋會祇榮故自顯、倒說乎。

仇覽與同郡符融同在太學、融有高名、復在比宇、覽未嘗與言。融心奇之、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

而去。

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爲主簿、寶徙入舍、祭灶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寶曰、高士不爲主簿、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敎、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遺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

絕憐其押正氣嚴語特具妙人已聞大有學問權術是源于涉世入

蕭育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

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光、光不起、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極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簡雍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 三國志

楊戲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

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華老子可爲人守土而幅巾迎敵者以年德受孫郎之拜豈不愧死

王長文放蕩不羈、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晉書

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劉凝之、劉答書止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或譏之、劉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

麥孺曰紿朏似妒變詔似譎留呆似誕小山何多机心

豈惟山騶卒中有王子博其人否

堯舜

王敬弘妻、桓玄姊也、玄爲荊州、遣使邀之、已至巴郡、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別船送妻往、彌年不相迎、宋帝禘召何胤、爲特進光祿大夫、遣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微謝朏、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詔、答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南史

劉孝綽少有盛名、杖氣負才、多所陵忽、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朱异輕傲朝賢、人或規之、答曰、我寒士也、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爲蔑尤甚、是以先之、謝善勛爲湘東王府錄事參軍、飲酒至數斗、醉後輙

劉湘客曰秩貴取傳錯李其言之消矣

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衿夷坦、有士君子之操、張融假還、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劉璠好讀書、兼善文筆、爲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負才使氣、不爲之屈、張綰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

璠本意在綰而曄疑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乃止、周書

崔儦世爲著姓、楊素重其門第、爲子玄縱娶儦女、親迎、令騎迎儦、素方貴幸、公卿滿座、儦故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其上座、儦色輕禮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隋書

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不許、邢國憚之、婦父鉅鹿魏攀、名達士、情同朋好、未嘗備壻之禮 北史

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牛弘未嘗不改容自肅。將擊突厥、詣弘別、弘送素至中門止、素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弘不以屑懷。

胡叟不事產業、常苦饑貧。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衛王友諒末帝兄也、大臣皆拜之、李愚獨長揖。帝以責愚。愚曰、陛下以家人禮兄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五代史

李昭兆以黨籍廢、寓意書畫。貯十爽、命曰燕遊十友。以爲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宋史

麻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金史

濟閣曰生[illegible] [illegible]札[illegible]助王 [illegible]不可 像[illegible]有[illegible]可 笑

任誕

張墉曰、苦縣漆園之旨、任誕之祖也。魏晉尤崇貴。故風斯爲烈。迹其脫落形骸。指棄名教。誠禮法之蠹。而方嚴者所仇嫉也。係風末沴、代有其人。依隱玩世。猶高明之流失乎。視彼齷齪者。湛溺富利陰蝕名節。殆玉清之與糞壤已。輯任誕第三十四。

趙岐九十餘、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吳儂曰[illegible] 以非識史[illegible] [illegible]以增[illegible]

尹敏待詔公車、世祖以其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

向栩少爲書生、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

就輒伏而不視。

向栩欲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刊官署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戴良才高達、論議尙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高獲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

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於陛下。出便辭去。

順帝徵樊英、不至。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强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

王忠少爲亭長、三輔亂、饑乏啖人、後歸曹操、拜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其嘗啖人、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三国志注

鄭泉性嗜酒、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

（鍾惺曰寒儉中一段無聊異想出人意外）

潘璋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

司馬道子爲長夜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候之、正遇其醉、賓客滿座。道子張目曰、桓溫晚途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曰、宣武黜昏登聖、功超尹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晉書

王獻之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

（後世識不載姓名止云明月不聽出且六歎之之語）

吳瑞曰王驢亦有方外司馬之目已狂司馬押老兵如驢馬

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以貴驕士非道、失是二者、傖不足齒耳、便驅出門、獄之不以屑意

謝奕與桓溫善、爲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溫日爲方外司馬、奕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不之責

桓溫亡後、顧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五秋曰受賦不勝有俾卽取一味率意不顧者法

王述求試宛陵令、頗受饒遺、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謂之、述答曰、足自當止

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顧夢麟曰傳記云顧其卿亦刻姓名于不事顧杜君

杜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碑、紀其勳績、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後不爲陵谷

王尼入洛、詣東海王越、數其失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公軍人所略、尼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

吳瑞曰伯仁妹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醉亦請公忠守純臺郎不損

周顗以雅望獲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北來、顗欣然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視客、已腐脇而死

劉伶與阮籍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王忱性任達、末年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乘醉弔婦父、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張湛好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謝鯤隣家女有美色、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笑曰、猶不廢

酒中殺人如此 吏人列命爲樂

我鷹歌

荷生發群臣、飲酣樂奏、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牟與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牟殺之。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首儛仆、生以爲樂、

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輙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 宋書

恭帝爲琅邪王時、好奇戲。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諫曰、馬國姓也。射之不祥。於是

止、馬已被十許箭矣、

鄭鮮之爲武帝所狎、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王僧達守宣城、性好遊獵、山郡無事、肆意馳騁、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

謝惠連幼有才悟、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竟載之去。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至會集多所賜予。欲其瞻謝傾踣以爲笑。又寵一崑崙奴子、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群臣。

卞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

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多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南齊書

今之科目猶 進不倚等事 小知耶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謝幾卿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好事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座、時庾仲容亦免歸、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梁書

張種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不深責、陳書

周廸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抹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

王融詣王僧祐、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南史

張融浮海至交州、海中遇風、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

何點衰樂過人、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

袁寧曰吾家忍兄無路不使人能簡

沈昭略醉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曰、汝王約邪、何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王瞻負氣傲俗、好裁人物、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孟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

蒼梧屢欲害蕭道成、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畫臥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中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吳大寧曰一歎洞廬可絶慕獻之態情爲左右所恢

張溥曰、川無停流、林無靜柯之世魚鳥、亦得獨樂。

蕭方等性愛林泉、好散逸、著論曰、人生如駒過隙。一壺足以養性。一簞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在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進退恆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耳。

張率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

高季式豪率好酒、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

濟驛日情知酒狂故和者爭交其狎用

平遊、欵後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北齊書

司馬消難退食暇、尋高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因請云、我是黃門郎、豈有不朝參之理。且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若又留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脇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更留一宿。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宋游道除司州從事、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悲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緯生文曰王行樂勞止令墜馬未爲虐通

南陽王綽出遊、必令馬子結走馬從禽。子結儒緩衣番帽、落或斂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歡笑。

顯祖令張遠遊、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成、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何勝奉曰牙室剛不貸而用書是要亦復多致

獨孤信署王勝爲記室、勝稱先被犬傷、不赴。有疑其所傷非猘、勸令起。勝復書曰、辱告、自疑吾所傷非猘。吾豈願其必猘。但既可疑非猘、則亦可疑是猘。若疑是猘而營護、雖猘無傷。疑其非猘而不療、倘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乃致萬全、過不療或致死。若王勝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

[illegible]叔子居士、聚徒任俠、數得罪。上以昶故、輒原之。居士[illegible]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遂條上作獄

鐵立議曰心治家旗出口那陪劇坊借老者不當宗

舞取公卿子膂力雄健者輙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 隋書

劉臻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清河多盜太守石愷經崔倰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倰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 北史

崔儦以彈骨得無事一醉輙八日

文宣崩朝士哭臨陽休之惟顰眉而無涕淚或問之

答曰佞哀詐泣寔非本懷

臨淮王孚機警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於室內置酒十瓶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

蕭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琮曰前已嫁妹侯莫陳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與虜未之前聞

張埔曰哭世泣而獨目大哭途在而意趣遠此直自傷不偶可謂一哭不如一笑

承乾變俳兒帝殺之念不已築室圖像起冢苑中至其處裴回涕數行下造大銅鑪六熟以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服選貌類胡者被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氊舍設穹廬自居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 唐書

唐衢久不第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與人言論旣相別發辭一號音辭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後預戎帥軍宴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罷會

陽城拜諫議久未有言方與二弟延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

王績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釀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祀以焦革祭之又著醉鄉記次劉伶酒德頌飲至五斗不亂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輙往

唐遣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

周之蒙日應若聞見何者誕乃爾

張端門奉璧俞醉戲爲文手有詔論溫諸妓公謝其所不足而之非善飲者

次問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誥亞次、嘗來較射於淮上也。 五代史

李煜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爲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待賓客。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

宋師入境、孟昶遣王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始發成都、昶遣宰相郊餞。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非止克

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慄、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恐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州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 宋史

錢儼善飲酒、百巵不醉。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禮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米芾所爲譎異、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下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呼之爲兄。

馮吉好琵琶、教坊名手莫能及。父道戒勿習、吉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

馮吉爲少卿、頗不得意、以盃酒自娛。朝士宴集、不召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高保勗多病、體臞瘠、淫佚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

爲娛樂。

郭忠恕流落不仕、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旁凌澌消釋。人皆異之。

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蕭塔剌葛侍宴、酒酣、捉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在左右。度汝才何能爲、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 遼史

王予可躯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鏆在頂額間兩頰以青湼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臥在傍蛆蟲狼籍不恤 金史

王予可南渡居上蔡遂平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釋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

紇石烈牙吾塔喜凌侮使者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不飲併食不給使饑而去司農卿張用章過宿塔飲以酒張以寒疾辭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持艾來臥張於榻灸之數十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四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仁和顧懋樊霖調參訂

矜率

張墉曰吾黨懷才負智豈不欲迹流地辟閼天哉不幸腐智蠹才淪沉柴蓽雖時厄與有其責然褻頡不立見亦才智所羞也是故東方生上書帝嗤尹翁歸獨伏邑庭賀若弼不以大將許人員半千杜甫舒元輿自陳志操詡其文采厚自矜伐孫讌之風蔑如士生三代後無知己之談而欲載鈞叟于磻溪傑胥靡于巖野何可得哉沈廟劉崖恃才不孫文人習氣使然君子不重責也輯矜率第三十五

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如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如人何乃家監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二子拔刀列斷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

何瑞麐曰似有似開滑稽之雄

呵。史記補

武帝徵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才力、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上偉之、令待詔公車、漢書

袁枚曰史稱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為廷年內服云爾耶

田延年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馬援言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後漢書

鄧艾滅蜀、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遭賴某故得有今日、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值、故窮耳、有識笑之、三國志

曹操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三國志注

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況己也。

王峻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

宋天璽曰過猶宅相

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晉書

阮修性簡任、不涉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

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亦獲盛饌、論者以固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張賓潤達有大節、不為章句、自言如算識鑒不後子

房但不遇高祖耳

慕容垂議征西燕、諸將咸諫、垂笑曰、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

武帝裕性簡易、萬幾之暇、時出神虎門逍遙、從者不過十餘人、一日幸徐羨之宅、羨之在西州、帝輙步出西掖門、及羽儀絡繹追隨、已過西明門矣 宋書

蕭惠開爲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劉成戒之曰、汝思成家子、當將迎時俗、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取天下患、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其如意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多忤耳

王素屢被徵辟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爲蚿賦以自況

劉裕詣謝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桓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騎詔續至、裕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裕甚感之、

王華以情事異人、未嘗與宴集、終身不飲酒、事有宜

論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常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南齊書

豫章王大會賓僚、食炙行畢、行炙人便去、張思光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搖食指半日乃息

文惠太子使周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欲以倒薤書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豫州獻栗、徑寸半、武帝衍齊之問沈約栗事多少、各疏所憶、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梁書

蕭子顯恃才傲物、自[illegible]云、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

明倪曰文奇乃心王宗夢正月鳳凰自舞

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
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孔珪庭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珪曰我以此當兩部
鼓吹王晏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
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　南史
王儉當朝理事斷決如流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
接銓序傍無留滯一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
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
放効儉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温子升謂蕭衍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
易作逋峭難爲　魏書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
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　北齊書
邢子才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
梁上賓至下而共噉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
太子勇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
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
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勇曰然則大將爲誰

董守諭曰嘗疑楊大眼與何豎眼皆以眼命名定有異人處

弼拜曰唯殿下所擇　唐書
崔儦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
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煬帝令牛弘宣敕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
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
王康謂楊大眼曰在南聞君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
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
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史
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吾幼

喜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著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
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嘲吾
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
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
感槩如此　唐書
杜甫數上賦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
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
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葢體常寄食於人竊恐死
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

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陸龜蒙病酒再期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流俗雖造門不肯見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員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

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嘗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椎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

陸羽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

賀知章晚節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醉輒屬辭筆不停書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

紫閣章曰元輿不以職素見長而欲以文章過王輿竊推異已

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

舒元輿負才銳進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五縢觸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王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援犀之角擢象之齒豈王父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高其自激卬出示宰相

韓熙載以文章自負好大言乾德丁卯五星連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應之 五代史

馮夢龍曰郎不去面湼便知不肯逆附湼公

狄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面湼猶存仁宗勑青傅藥除字青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湼爾臣願留以勸軍中 宋史

呂溱簡重自貴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蘇元老爲子瞻從孫言者遂論元老爲元祐邪說學術議論頗傚軾轍不宜在朝中元老歎曰顏子附驥

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棄矣

趙汝愚早有大志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

亳有豪士作佛廟成亳守張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爲壽求載名修投金庭下趣裝去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尤悔

張埔曰賈生投湘爲文弔屈後世累歎顏延之孫才失意皆繼賈文以鳴感憤不平何志之悲也直以內不知審巳外未能忘物故歛怨之心生而怨懟之氣作小則名實俱亡大則機發身喪弱則賫恨丘壟強則走險稱亂之死不悔嗚呼尤悔之際既敗所倚也詎可忽乎哉輯尤悔第三十六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雍糾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 史記

象組綬曰不有愧易而論折其失辭悔可追

諸博士問王式賢共薦式詔除博士既至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問經何以言式曰在曲禮江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遏墜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 漢書

王維楨曰、此與桓溫芳遺臭[illegible]偏狹謬

竇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毀服深謝、良久得解、後漢書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閔貢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貢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

尹敏以善於周慮、坐繫免官、及出數日、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

[illegible]璜曰、范史云志馬厮役、吏殺馬損[illegible]之南郡入三輔游學十三年歸、何其相反

馮良出孤微、少作縣吏、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志行高整、鄉黨以爲儀表、

袁紹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操救延、擊良斬之、紹度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

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三國志

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噫、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

[illegible]曰勝[illegible]者勞[illegible]一父更宜[illegible]不爲[illegible]之論

朱才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跡其末、措於是折節爲恭、留意賓客、

王凌父子才武過人、司馬懿以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才有美於父、退而悔之、告所

張翰曰榮今亂世如此其

張訶見愛何祭之詩爲之假耶

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先主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關羽勸殺操、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三國志注

冏復還鎮東將軍、成公簡自以才高而位在復下、謂復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復甚慙之、晉書

齊王冏專政、召顧榮爲主簿、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

綜府事、情告友人、轉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或曰、何前醉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王述爲揚州刺史、王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內懷愧歎、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之。

廷尉張闓任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私作都門、且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賀循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闓聞遽毀其門、詣循致謝。

王猷之兄弟見郗愔、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展候、屣息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劉毅被誅、諸葛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弟黎民固勸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

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

吳恭來曰才不中慕自取仁減於府匠何尤

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宋文詰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淸、然君子有智能、猶鴆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薀文采自棄于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已者、何嘗不遺恨于後哉、宋書

孝武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者、景素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劉璡處曲臺、有鵲集承塵上、飛鳴相追、景

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豕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

〔淡烟曰今世得無余亦爲發其實〕

劉孝孫博學通敏、仕多不遂、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鮑泉征長沙、久不剋、元帝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劉毅少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才、性外寛而內忌、自伐而尚人、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以爲恨。

義康外鎭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顧愷之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愷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愷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

王融行逢大航開喧湫不得進、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南齊書

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

〔□汝寺曰劉覽直證父攘羊之直〕

劉覽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褚湮、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梁書

裴邃欲立功邊鄙、不顧閑遠、左遷始安太守、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劉湘客曰已甚之撻驅而之亂〕

河南褚緭、京師之薄行、蕭衍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獨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減作河南郡、于是投陳伯之、贊成亂謀。

徐羡之擅政、疑顏延之爲同異、出守始安、謝晦曰、昔荀勗忌阮咸、斥守始平郡、卿今又爲始安、可謂二始。

伍瑞隆曰、齊武諸弟無寵、而嶷尤甚、故時有鳥望之歎。

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張邵作弔屈文以致其意。南史

豫章王嶷起土山、列桐竹、因號桐山、武帝榮之。顧臨川王暎亦有佳名、不暎曰、臣好棲靜、因以爲稱。又問曅、曅曰、臣山甲不能棲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

臨川王暎冬月過竟陵宅、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曅衣單、別進襦于曅、曅曰、吾與向人亦復何異。

劉瑀不得意、謂人曰、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快快、過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靑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張稷與東昏之殺、自懸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

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女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不惜哉。

楊纂從神武起兵、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歎曰、大丈夫

洪吉符曰、善亦妥心、名根累人。

張燧曰、昇之足攣手廢、久病不已、自沉潁水、雖詩名千古、而生無一日之歡。

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北史

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爲後進所歸。妥不安心、欲屈善、因講春秋、諸儒畢集、善私爲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妥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

李密歸國、拜光祿卿、殊怨望、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唐書

盧照鄰自言、高宗時尚吏而已獨儒、武后時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已廢、作五悲文以志感。

周季重、郭若訥、構杜審言罪、繫獄、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刀刺季重於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誤我。

劉禹錫云、張九齡作相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當悉徙五谿閒、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一由遐、服便失意、不堪處刻華人士族、乃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九齡開元名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

盧文紀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帝奇之、後欲擇相、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人望、帝悉書姓名內琉璃瓶、焚香咒天、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石敬瑭起太原、帝北征、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五代史

貞元初、以尊祖配天題試進士、海陵問翟永固曰、豈有生而致拜、死則同體配食者。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耶。金史

伯顏平宋還、詔百官郊勞、平章阿合馬獨先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嫌此爲薄也。阿合馬銜之、乃誣以伐宋時、取宋玉桃盞、帝不問。及阿合馬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元史

吝嗇

張墉曰、嗇者猶龍氏之所寶也、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大可御世、小可助廉、君子何病焉。病夫禍忌無度、用意過下、及身都卿相、而共同監門臣虜者、相鼠之刺、勿問、采贄之子、徒美亦異乎寶嗇之旨矣、輯吝嗇第三十七。

孝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治霸陵、皆以瓦器。史記注

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漢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晉書

王導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茹席、五盞盤、桃花米飯。南齊書

曹虎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酱菜、無重肴、好風景、輒開庫拍張

王晛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朱异財貨充積。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毎月嘗棄十數車。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梁書

沈衆內治産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奉養甚薄。朝會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屐。從監起太極殿。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飯菜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歷詆公卿。陳書

蕭子雲自外答餉。不書好楮。南史

齊明帝用皂莢訖。以餘濼授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裹蒸。毎十字畫之曰。可分四片。以其餘充晩食。

封述厚積財産。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絕無拯濟。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驘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毎致紛紜。北齊書

富人并七犬驟八口家都不糊塗

庫狄伏連家口百數。盛夏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餓色。冬至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豆所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王羆爲臺使設食。使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又有客與羆食瓜。侵皮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周書

王羆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

鄭羲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北史

王鍔榷諸蠻商舶稅。衷其餘自入。貲實夥積。而藏嗇析秋毫。官曹簾壞。吏易之。鍔即取壞者付舡坊。鐵箸以收偤。

吳之羣曰廬使帥木以代係遺

劉崇龜仕清海軍節度使。姻舊或千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枝圖與之。唐書

田景咸鄙吝務聚斂。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

後罷鎮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方自釋。宋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五

錢塘張墉石宗摘次
廣信鄭仲夔胄師參訂

侈汰

張墉曰王公貴極富溢習見淫奢未嘗知有憂患恣情佚擬識者猶或非之焦弘郡牧虞悰常侍馬融何胤潛隱士耳分義亦安過爲珍靡以自奉豈咏山樞隰榆之詩而誤者耶湛溺盈溢之欲必增顛覆之跡凶而家害而國洪範所謂豈不幸哉祈

侈汰第三十八

梁冀大起第舍妻壽亦對街爲宅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血汗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

張墉曰夫婦異宅人倫奇事蔡京父子分門立戶尤奇

得通皆請謝門者。後漢書

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大會賓、陽爭酒失杯而汙爲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

楊愼曰風流已達東之石矣

馬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賀齊性奢綺、黃武初、拒曹休于新市、兵甲器械極爲

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 三國志

甘寧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

何曾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蒸餅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 晉書

張溥曰父子公叔自道於方

何劭驕奢簡貴、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劉穆之食必方丈旦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食時客至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皆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宋書

徐君蒨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閉門盡日酣歌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

胡楨曰何其似淳于也

杜幼文貪橫致富家列女伎數十絲竹晝夜不絕廢帝每微行輒在幼文門牆閒聽其管絃又不平率宿衛兵誅之

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奢豪與徐湛之共以肴膳器服相尚京師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

張騫日月不能編親子不能獨塚戶不能得映方丈何爲

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南齊書

世祖就虞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如也又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瘁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

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食 南史

阮佃夫宅內開瀆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詣之遇中路要休同反就席珍羞畢備凡火劑並皆始熟佃夫嘗作數千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

游魚門政條一次郡有日食人爲何罪送此魚兒

魚弘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茹法亮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不能及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

季遐哲性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守以僮婢奄閽遐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閒縱酒飲醼盡生平之樂子孫忝見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

煬帝盛修車騎羽儀之飾課天下羽毛鬐氅微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買於豪富積蓄之家價遂騰踊是歲翟雉尾一

直十縑白鷺鮮半之 隋書

虞慶則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

周之變日妖服正宜妖孽服之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 唐書

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石肖華山磴約橫邪回淵九折以石瀵水又爲寶鑪鏤怪獸神禽閒以璖貝珊瑚不可涯計

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略盡、時韋后妹、又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

楊貴妃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歲賜錢百萬爲脂粉費、兄銛以上柱國門列戟、國忠遥領劍南、五家第舍聯亘、擬宮禁、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家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

韋陟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陟窮治僎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

南民爲競渡戲、杜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没水不濡、觀沼華遨、費皆千萬、李衎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颿、詫曰、要當稱是、杯沼、衎曰、未有錦纜云何、

錢承佑一飲宴殺物命數千、從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宋史

孫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家益富驕、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蒲宗孟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或請損、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耶、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率稱是、

惑溺

張墉曰、就美避惡者情也。美不必令惡或見珍者。惑也。惑則日遠于情而漸入于不情。是以致冶之貌可悅。則陽文之姿不足矜。椎髻之音可好。則金石之奏未爲貴矣。陳侯衛君古今多有。朔食而惑。畏而惑。宥與自喜詭故而惑者。黑白淪。東西易勢。猶被背之及矣。語曰、以石投淵。不極不止。殆謂是乎。輯惑溺第三十九。

王穉登曰不令相見是教之妒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從御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低頭而泣自痛其不如。史記

更始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醉不能見、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放縱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後漢書

唐順之曰細屑有小變大近齊諧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祭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周光斗曰妖令淳狐方相交熾何怪而並漸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喜爲妖態。作愁眉嗁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車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

梁冀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

張墉曰吳肇道與禁忌勿恤但科笑伯敬狗嗜如此反以凶終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僅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殺之、時人罔禁忌者。多談以爲證。

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

綏又駕四驄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奪已愛也 三國志

公孫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當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自譬 三國志注

吳貴嬪芳最蒙愛幸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嘗以樗蒲爭矢傷帝炎指帝怒曰此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 晉書

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充選者使楊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炎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

王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便不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陰子春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明帝性多忌諱語言文字稍疑凶敗者應回避犯必加戮如改騧字爲馬邊爪以騧近禍字也又禁稱白門有侯稱白門者變色黜之曰白汝門 宋書

何晏好服婦人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張淹守東陽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

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棊州都大中正 南齊書

或譏張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日遊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

王璣隱曰小過輕罰亦屬作奸犯此而史更宜與杖

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勑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閤內不得進實中荻 南史

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不吝也親友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

劉澄好潔令遂安掃拂郭邑路無横草水剪蟲蟻有姓不堪命坐免官

胡恒曰漢靈帝亦聚私財寄貫門家

宋明帝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虚內外百官並斷祿奉陰令小黃門殿內埋錢以為私藏

臨川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擬齊之潘妃好食鯖魚

頭必進三百

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功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號三絶至齊東昏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潘貴妃作釵釧

錢震瀧曰以永年改妃姓不若改其淫性

東昏最寵潘妃妃王敬則妓也本姓俞氏言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遂改姓潘其父寶慶東昏呼為阿丈呼梅蟲兒俞靈韵為阿兄與茹法珍等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

叔寶入脐洗醉罕有醒時文帝問叔寶所嗜監者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苻堅滅燕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乃出冲 魏書

後主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

宮內 北齊書

錢震瀧曰司馬道子開內肆與使婢人酤賣身自貿易開後主之端

後主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市躬自交易

吳伯與曰仲文領選貪穢無厭獨好人潔何其相反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潔反是

魏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遷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或遲違則赤棒棒之武成欲雄寵琅琊王儼使一依舊制凡京畿步騎領軍官

方杰曰那得此副急淚

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中貴驟爲趣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地帝大笑以爲善更敕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甄玄成隨蕭詧鎮襄陽見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誠款有得其書者進之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此經遂以獲免詧後見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 周書

慕容熙妻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及死百官哭臨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罪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爲淚 北史

蕭詧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

蕭詧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柳䛒嗜酒言雜誹諧爲煬帝所親狎帝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命至同榻共席恩比朋友帝恨不能夜召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帝

胡懐曰妬于婦臣從來無是奇事

月下飲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

獨孤后妬忌後宮莫敢進御高熲夫人死其妾生男潛加譖毀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

虞世基惑于繼室孫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風孫復鬻官賣獄賄賂公行金寶盈積其弟世南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

皇甫無逸上表奏懼有謬失必覆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 唐書

張潮曰土奔元嵇好獵亦有此言○張直方好獵亦鷹犬鳥皆識之見必畢棄

李抱眞好方士孫季長爲治丹表署幕府因疾七讓司空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豬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而卒

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李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蹔止息自京城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随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

韋執誼便敏側佞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

奚五樓曰走加惡崖南面不知陂倒位貶死崖州豈堂圖之爲祟

敬瑭曰羊玄保賭恭守宜城陳從進打毬板師鐵符此而三

徐知訓門將存以歌妓生主者以救罪法の存審初名存

郎官詰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甚果貶崖州司戶參軍死

李益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

張全義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爲苦 五代史

李存勗好角觝與王都較屢勝頗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後幽州符存審病甚存勗置酒館中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節度使

符存審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因得不死

莊宗愛姬有色而生子劉后患之宴居宮中元行欽侍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劉后好聚斂遣人爲商賈市肆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

趙仲湜酷嗜珊瑚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數百千售之高宗問墜地則何如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物朕所不忍仲湜慙不能對 宋史

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七十萬又喜黃白術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神仙試我終無悔恨

錢俶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爲僧

趙允良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

王仁鎬崇信釋氏所得俸祿皆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歛容

遜謝無慍色。

沈倫信因果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嘬其膚童子秉箑至極此之冀以徼福

崔類性多嫉在鄜州官令名巧嫚者治堂室以帛蒙其面

燕鐵木兒挾威肆意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元史

余有丁曰昔甫私恩所以結人心令專用罰所以制戾權也

姿涼曰戰國策士全共示息觀色學問吹用之兩精訟欲見動人

詭譎

張𤥨曰經反爲權權變爲譎譎者不正之甚者也穿窬所託而讒邪之所寶也方其詭故匿端立私于公倚邪于正以倒信反事熒人聰明未有不奪者情僞日眩奸亂滋長雖身裂名敗不足報其所爲乃破轅在前踵者不絕豈世厭淳樸漸靡使然歟抑情性傾危者直道之行固非其質耶輯詭譎

第四十

田常立平公修功行賞親於百姓齊復定常言於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史記

客見淳于髡於梁王王屏左右獨坐再見終無言王怪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客具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終

洪吉臣曰秦儀同學當時可不直以誠告奏曲變詐終先刃儀

身不仕。

蘇秦說趙，得相約從親，恐秦攻諸侯敗約，使人微感張儀之趙，求見秦。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謝去之。儀自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使舍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儀遂得見秦惠王，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舍人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張溥曰蘇君時何敢言蘇先死而儀亦暴其短今蘇儀恩讎相報甚諂

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新用，安能謀趙？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何敢言。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王因而誅之。

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通聞，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茅坤曰二語巧佞之極何等機括

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之，上問弘，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

江充召見犬臺宮，請以所常服冠見，許之。充紗縠禪

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武帝望見異之，曰：燕趙固多奇士。漢書

王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

宋世犖曰賞止嚐自旌□□

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燿

之同門梁丘賀識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董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輙夜潛出軍近營明旦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 後漢書

光武攻隗囂公孫述遣李育救囂敗蜀地恐動述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白帝倉自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也

為學權目尊人以自專崇儒為所用而不知

翟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其宗己內不自得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方進

邁從月一念崇進盡數不肯觀聽百出

尚書侍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陳桂林曰佗小小權謀作用無取甚奇大用之一莫雄也

張讓有監奴任典家事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所欲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以佗為涼州刺史

曹操少好鷹狗游蕩無度其叔數言之於父患之後遂叔於路陽敗面喎口叔怪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父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父曰叔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後叔有所告不復信 三國志注

明帝將伐蜀劉曄入與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不可伐中領軍楊曁帝之親臣又重曄持議每過曄講不可之意後從駕行天淵池論伐蜀事曁切諫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

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陛下顯然露之。卑恐敵國已聞之矣。帝謝之。曄後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

劉曄能應變持兩端。或惡曄於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問皆同。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果得其情。從此疏曄

李勝將涖荊州。來候司馬懿。懿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遯。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晉書

劉毅誅。諸葛長民將謀作亂。劉裕克期至京師。而淹留不進。公卿頻日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裕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閒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壯士丁旿等。自幔後出。於坐拉長民。墜床。殿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宋書

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置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兼本。何書遂行。南史

鬱林居文惠喪。哀毀備至。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侍武帝疾亦然。見疾將革。陰與妃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旁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蘇五嶽曰北周長孫儉令貪令而肉袒自杖已先世長作俑矣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莫能禁乃引咎自撻於
都街五百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

唐書

盧鴻應詔至東都謁帝不拜宰相遣問狀答曰禮者
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

汴有相國寺成忽傳佛軀汗流節度使劉玄佐自往
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走輸金錢恐后十日玄佐
勑止積所入得巨万因以贍軍

朱延壽楊行密夫人之弟也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

顧夢麟曰詭術得之姑婿

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
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
是天廢我也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
恨矣夫人喜遽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于寢門刺殺
之并出朱夫人 五代史

劉蟠好設奇詐售知人主典藥作日太祖多臨視蟠
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
遽出迎謁 宋史

呼延贊驍悍輕率自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為赤心
殺賊字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
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
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錐馬服飾詭異性
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
徒子病贅刲股為羹療之

徽宗令童貫行邊陰察郭藥師去就藥師迎于易州
再拜帳下貫避曰汝今為太尉位與我等此
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安知其他
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

當貫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
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立
主之

[illegible]潮客曰帝焉信檜何不登用其黨使贊和議之[illegible]

秦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屬後事各贈黃金千兩
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則其
死不敢受高宗聞思退不受金謂非檜黨信用之

雷簡夫始起隱者乘牛出入冠鐵冠自號山長及關
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間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從
服飾頓忘其舊里閭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歡武順曰世不皆張方平蘇允明遂令老奸欺罔朝堂

沈長卿曰厠鬼揶揄千載猶臭

嘉祐中館閣之命屢下、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當世、恨不識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恐其不就也。至同修起居注、猶辭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拒不受。吏隨而拜、則避於厠。吏置勅其家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尋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

海陵矯情飾詐、却尚方食、示儉、衣嘗用補綴者、覆外令記注官見之。又取軍士陳米飯與食同進、或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淖、令衛士挽出然後行。游獵頓次、不時需索民間、至有以一牛易一鷄者。

建南京、運一木費二千萬、輓一車役五百人。用黃金飾宮殿、金屑飛空如雪、弗惜。金史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六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仁和姚生文自牧參訂

紕繆

張墉曰、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余謂中智以下、未必每事盡不善。惟學術闇而果於自用、則紕繆立見。伏地思呵天、須舟造箭烏衔夢、然不以為非也。步隲優于幹局、尚惑降言。孫盛黠於賦私、反求鵰擊。二子且然、何澤鄭玨之流、取笑史冊、固其宜矣。輯紕繆第四十一。

張溥曰勝殺舊交而親故去卒寄腹背御而莊佐擁

陳勝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史記

宋梟患隴右多冠叛、謂蓋勳曰、凉州寡于學術、故屢

張燽曰刺史以孝經諭俗殊不切于弭亂亦足博化衆行若何相欲以孝經感競尤迂

致反暴令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知義感曰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奏行果被詰責

後漢書

李長科曰言亂不倫何至

寧陽主簿詣闕訴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順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虞詡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

天道

上不達是有司過愚蠢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

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公勳名譽然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

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天子臨軒

諸葛羲曰半續都左掾之節不登公位烈司其心銅臭者也

百僚畢位帝顧爲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減

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于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

獻帝幸安邑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 三國志

步騭表言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多作布囊欲盛沙塞江大向荊州宜爲之防後呂範諸葛恪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沙囊塞理也 三國志注

宿光斗曰出錦獅人思之可賤

曹丕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氏出見質等曰卿仰諦視之

張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孫盛守長沙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服其高名知而

不劾盛與桓溫牋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詞旨放蕩溫復遣按之贓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 晉書

荀勗門中彊盛朝野畏憚勗諸子謂解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謂我與尊君親厚系曰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林蒼洲曰丈孤有作部

桓玄本無資力好爲大言詐表請平姚興飾裝無他

不特使增興能意不成行

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曰書畫服玩旣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

李壽勤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周仁泉曰四林州正司風今史官樂絶耳

齊明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三品與第一品王抗依品賭戲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 南齊書

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

昭業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卽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期年世祖齋庫儲錢數億垂盡

劉韞弟述亦甚庸劣從子俁疾危篤父母對之泣述

令左右取酒肉命俁進之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 南史

蕭惠開爲益州刺史頗任威刑蜀人號爲卧虎明帝

黃守齋曰自亂自平後世功名類半如是

遣蕭寶首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獎說蜀人處處蜂起已討平之至都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非臣不亂非臣不平

侯景簒立後時着白紗帽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設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腳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遊彈射鴉鳥王偉不許輕出于是鬱怏更成失志曰吾

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新羅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巳來、此言之外、未有無禮

拙元寛曰、嘗笑言之妄爲自析

隋平陳、百寮大宴、元諧進曰、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文帝曰、平陳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北史

方以智曰、山窮僧牛讓之賣宅、古之遺直、今之大痴

裴讓之居宅滂下、標牓賣之、時買者或問其故、讓每答曰、爲宅中水淹不波、雨卽流入淋下、由此宅終不售、

李業與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悋、有乖忤、便卽疵毀、加以謗罵、性又躁監、論難之際、無儒者風、每與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

李勣令元萬頃作文檄高麗、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唐書

節度使董昌、素愚不能决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勝者爲直、五代史

何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人、以爲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訢、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

梁喆蓮曰、可謂虞負之褒

明宗欲幸鄴、軍士愁怨、上下洶洶、轉相搖動、鄭珏獨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于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

宗切諫、詔罷其行、珏又稱贊以爲宜罷

全無廉恥

王峻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

唐兵入汴、末帝皇恐、召鄭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帝問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

張觀趣尙恬曠吏事非所長開封民犯夜禁觀詰曰有見人否 宋史

趙君錫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易劾軾題詩怨謗即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

蘇轍謫雷州僦居民屋章惇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後惇貶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 項斈國曰章丞相自應恨死

吉守招降山賊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

大都統王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

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 遼史

詆毀

張埔曰傷人之言深于矛戟矛戟可嘗操乎益賦性輕薄者遇人不詆毀輒不樂亦有名軋勢過者非洞胸貫脇無以勝之起人之恥愧激人之怨咎浸成厲階終身不可解何嗟及矣劉子曰樞機旣發駭電不能追是以君子寧抱五愼之誡佩九言之箴哲愰防尤不敢發機乎兩舌也韓訴毀第四十二

宦者趙同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說盎曰君與

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以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史記

絳灌等讒陳平漢王疑召讓平平曰臣去楚歸王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臣計畫誠有可采者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輸封官賜骸骨王乃謝厚賜拜護軍中尉得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一言寤意旬

張溥曰、歷詆公卿、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揣寫丞平臣子膚軟痿安情弊綴、亦雖悖千古一轍、可爲寒心。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才、躬首受之。

月取宰相封侯。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書

息夫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隷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駿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

軿柴轂塡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

趙岐娶馬敦女、敦兄子融至岐家、與從妹宴飲作樂、問趙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故屈志、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

張裔詣諸葛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三國志

崔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彭羕左遷爲江陽守、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鄧颺何晏丁謐、皆曹爽所信、時諺書云、臺中有三狗、

一狗崖柴不可當、二狗憑默作疽囊、謂三人皆欲噬人、而謐尤甚也。

殷岳曰、[illegible]矜誚笑、使人不堪。

蘇峻之禍、職由庾亮。石頭平、懼罰、侃致討、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晉書

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陶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

鍾惺曰濤淳沉精院中又書術勝鍾會居世則貽奸北宮居身則化隱家枚談第一欲巧人

尚書何綏奢侈過度、王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

郭默襲殺劉胤、輒領江州、陶侃上表請討、復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王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足下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王敦病甚、拜王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進逼江

寧、司徒王導遺含書曰、安期斷乳來幾日、便襲宰相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

孫綽鄙山濤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王忱詣苻朗、朗稱疾不見、法汰問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

劉淵謂同門生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遇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劉日杲曰老奸狐媚乃爲勒制所鄙

石勒謂徐光、朕可方古開基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高皇、雄藝卓犖超魏祖、自三皇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朕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

王歆之爲劉邕相、素輕邕、後豫元會並坐、邕謂歆之

曰、卿昔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乎、歆之因斅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宋書

張溥曰沈謝皆于君側相逢元制雖可世諸王之賢亦不遠無學矣

謝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齊書

沈文季風采稜岸、司徒褚淵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屈、後於玄圃侍宴、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

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

明帝讌會功臣尚書令王晏興席上酒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省欲相撫悅瀹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

卞彬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又川禽獸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褚炫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

惲本初曰求不得意作謎刺之若稱意不知何等謎伎矣

孫廉便辟巧宦得爲列卿高爽客於廉委以文記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梁書

蕭推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

孝武問顏延之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謝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後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南史

蕭韶幼與庾信有斷袖歡衣食皆信所給遇客韶爲傳酒後爲郢州信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入宴坐信別榻有矜色信不堪酒酣徑上韶牀蹋肴饌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

豫章王嶷與王瞻友瞻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問王

景文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恭畢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帝銜之

魏軍動褚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帝笑曰沈率醉也

荀昶子萬秋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

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和曰此爲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

褚緭在魏魏欲擢用之魏元忻緭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

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將使劉之遴授璽紱剃髮被法服乃免平旦伏梃出家之遴爲詩嘲曰傳聞伏不鬬化爲支道林及是時人笑之

鮑正不爲湘東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建業將平正病不能起侯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

薄德

孝武宴朝士何偃因醉言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宜作賊而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時誅黃其閤初元凶行弒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

司徒褚彥回因送王僧虔閣道壞墮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

投畀之嘲皆自取也

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東陽愚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何敬容叅選事多不允尚書到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敬容以爲譏

何尚之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王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謝瀹從子朏鎮荊州詣瀹別有矜色瀹問朏年答曰三十五瀹笑曰荀中郎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朏甚愧

羊祉好名慕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北魏書

元徽與徐紇間元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

嘗卿、順忝辭西游園、紇侍側、順指謂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脩有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太后嘿而不言、

伍端休曰邢才對子昇劉公行首實謂其宜付剞劂

邢邵、魏收更相訾毀、各有朋黨、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曰、伊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

有貴勝初授官、大集賓食、袁翻、邢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北命邵作、翻甚不悅、告人曰、邢家小

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

朱建霞曰建義之勳㥄顧不諱

魏收聘梁、過徐州、崔㥄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

孫搴學淺而行薄、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才、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譏愔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元善以高熲有宰相具、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付社稷者、唯獨高熲、隋書

柴蕙兄曰志在討逆一往自豪

荀濟與梁帝衍布衣交、知其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稽上摩墨作檄文、北史

元穆傲狠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切責之曰、汝凶悖性與身俱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爲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

宋璟侍晏、張易之兄弟皆列卿、階在璟上、素畏璟、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卿以爲第一、何也、時朝列皆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鄭善果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君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唐書

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武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張增曰晉宋何言諸君以舌擊賊何從以力擊之首有本

李巨入對禁中、稱旨、勅與宰相語、久不得罷、楊國忠怠、謂巨曰、此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

陸扆舉進士、時方還幸、六月牓出、毋甚暑、宅學士敕

嚴曰造膀天也識晨進非其時

張弘靖素輕脫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盧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目爲多田翁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

源休與姚令言勸朱泚圖秦天晝夜爲賊謀爭比蕭何休曰成泰之業無過我者我視蕭何了當曹參可矣卽收圖籍貯府庫人皆謂火迫酇侯

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誚其陋旦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兎園冊爾 五代史

朱温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女也乃以妻敬翔翔已貴劉猶侍温出入卧内如平時翔患之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温故謝止之

黎元寬曰唐末屢于下僚爰立才略不副爲世所輕相位有幾嘅畀匪人使我浩歎

劉泗客曰大事不爭爭小事乃取嬪御之輕

韋豆罷相任圜屬意李琪而鄭珏孔循雅不欲琪謂太常崔協可安重誨以爲然它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前爭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使臣出四方皆戶部給券安重誨請自内出任圜以故事爭之不得與重誨辯帝前聲色俱厲明宗朝罷後宮嬪御迎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

徐𤊹曰泰山頂有秦無字碑武后乾陵亦有無字碑

安叔千狀貌堂堂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爲之沒字碑

王章不喜文士謂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

侯章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之者章厲聲曰遂王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麤人以戰鬪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坐中有慚者 宋史

徐卯齋曰如何恐媚獨來招謗

王安國教授西京頗溺聲色安石以書戒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呂惠卿銜之

與太沖同明遂居心不淨何能以祇賴不堅者辨之

陳次升入太學、見王安石字說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能行仁謂李斯爲解事非秦學而何

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爲太保、鄭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延範深啣之、

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後徙居嵩山天封觀側、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規算糧具之直、與曲實、上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

种放得告歸山、王嗣宗逆于傳舍、禮之甚厚、放旣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

周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徐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内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

海思應詔言事、太宗命明王安端、與邪律頗德試之、後帝問海思、與汝言者何如、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著靴行曠野射鴇、帝大笑、遼史

太祖見宋降將、問宋所以亡者、皆曰、賈似道當國、侮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怨之、莫有鬭志、故大軍旣至、爭解甲歸命也、董文忠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責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汝也、有怨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戰、坐視國亡、然則似道薄汝者、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元史

心哉 一 [illegible]
極苦此女人 第一 [illegible]
若使 [illegible] 不老手刃與 反不許

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側。殺其妻并小兒
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
徙。雖家人莫知其處。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
知暠有備。飛馳到魏郡。掘其父冢。取頭祭父墳。又標
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捕求不獲。歷歲不得。憤恚嘔
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始改葬行喪

蔡邕自朔方有還。將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
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
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去。智銜之。密告
邕謗訕朝廷。邕慮不免。亡命江海。 後漢書

曹洪富而吝。曹丕少時假求不稱。恨之。以舍客犯法
亡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
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涕泣屢請。乃得免。
三國志

何顒與袁紹爲奔走友。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於衆坐
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伯求疎之。
許子遠凶淫不純。伯求親之。郭貢寒窶無他資業。伯
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
於濟時。子遠雖不純。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
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爲虞偉高手
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
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
之刃也。術猶不平、 三國志注

虞岳曰 [illegible] 有何辯析暢快

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
妾而奪己愛。思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
將食。妻摘藥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
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乃
解。於是嫌隙治兵相攻

林埼志曰。自 [illegible] 以成 [illegible] 之薄

劉毅與劉裕協成大業。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
岳。怏怏不得志。裕每柔順之。毅驕縱滋甚。覽史籍至
藺相如降屈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 晉書

[illegible] 曰。相 [illegible] 深遽懟

楚王倫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肜救之。倫怒曰。我
於水中見蟹且惡之。何況此人兄弟。

王澄名出敦右。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赴召過豫章、
敦請澄入宿。陰欲殺之。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
爲衛。澄手捉玉枕自防。王敦未得發。敦賜澄左右酒

皆醉借玉枕觀因下牀入內令力士路戎搚殺之劉琨聞歎曰澄自取也

孫珍問准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䀹䀹正耐溺珍恨之以白石宜石宜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謝超宗去郡與王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爲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不可超宗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大愧懋往超宗處設精

白䰟美鮮聲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那懋忿言於朝稱瑩供養不足坐廢久之

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宅與王僧達門並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溯於孝武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太后曰我終不

尚汝霖曰恃才凌人不諳細行自其文士習氣

張㨗曰言念君親自然含笑入地

馮五談曰誰其生前佞其死後斑對忠定不受矣

與王僧達俱生 南史

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見溉黄卧具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奮拳擊之傷口又與洽同遊東宮自以才優於洽每嗤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母停私宅洽遣令史劾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改妹字爲姝免孝綽官

游雅深惡陳奇高允微勸之雅謂允私奇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之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爲燃奇論語 魏書

宣帝追憾王軌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 周書

邢祖信奉詔籍斛律光家祖珽於都堂問所籍何物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他無所有惟棗杖二十束盔

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以棗杖杖也斑大慚爲下
辭曰朝廷已加重刑幸勿爲理 北史

王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姊姒晏
旣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與人曰吾能治之
晏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姬
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
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已誣以他事
悉案誅其夫妻

假驢曰樊丹 渡河未有後

王樵與俗絶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

標佻自不小 徒步千里志 願不酬令人 奇節

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
求滅遼復佗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甎自環謂之繭
室銘其門病革入室自閉戶卒 宋史

忿戾

張墉曰忿者皆以已爲是人爲非者也如以已爲
非人爲是則和平之聽生忿爭無由作矣昔夫莊
生飄厖之言衛叔實理遣情恕之訓佩以入世可
使凌誶之習躋于標野忿懥之氣飛爲烟雰何俟
佩青棠以思蠲采皐蘇而冀釋哉輯忿戾第四十
四

[illegible]

主父偃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假貸無所得及上書
闕下一歲四遷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

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久矣且丈夫
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
施之 史記

鮑焦怨世不用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
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 史記注

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作解擯後屢抵罪幾死
友人救免爲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怨憤 後漢

李業志操介特會王莽居攝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

後漢書曰安東弟一變爭平獄失衆士嘗此時生不如死

樊英傳曰亂世[illegible]數十[illegible]况良不顧人之[illegible]求事何與益不然

守劉咸強召之、業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欲與爲治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客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脅以牢獄者也。咸出之、

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漢陽守橋玄召爲功曹、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岐、曰、若復不起、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杖益。益曰、岐少修孝義、善類歸心、望推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乃止、

何晏母爲曹操夫人、晏長於宮省。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操家。並見寵如公子。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謂之假子。三國志注

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孫權怒公孫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顚沛。不以爲恨。

[illegible]

王沉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浮沉、爲時豪所抑、鬱鬱不得意、作釋時論曰、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璅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粗發爲高亮。韞蓄者以色厚爲篤誠。痝萎者以博納爲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晉書

桓玄出守義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王育爲太守杜宣主簿、宣俄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鶻乎。育執刀叱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爲吾刀鈍邪。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

王述少有名譽、與王羲之齊名。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

張燧曰使人不冀所得不恨

弔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巳輒洒埽待如此累年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比庾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宋書

張燧曰清狀縱橫無非怒氣

檀珪詣王僧虔求祿不得與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侄餓死草壤九流繩平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巳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驎不噬誰爲落毛虔報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相侵苦 南齊書

升曰以道宗安

沈瓚之令丹徒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齊帝道成召問欲何所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帝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王秀之爲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書請交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耿介當年不逭群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實非祿祿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品德權行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何宜施之國士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

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

張纘與何敬容不協遷尚書僕射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矣而衛心飾貌酷非所聞不喜俗人與之共事 梁書

江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剖迸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榮財以志其忿 南史

義陽王昶起兵諸郡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

龔襲眞曰規自居烝嫡雖吞銘于刃未必犀利若斯

棄母妻奔魏唯携一妾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燃悵爲斷句曰白雲滿障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臾絲飾悲慟遥拜其母

吳規爲邵陵王綸賓客隨綸牧郢張纘出之湘鎮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起還其子見父不悦問知之因氣結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間又致殞規妻深痛父子翌日又亡時人爲張纘一杯酒殺吳

氏三人

而懸吳曰蔚宗和香方猶不至殺人于首

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羊淫佷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鵞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

于忠領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　魏書

韓鳳深疾人士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曰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器亦容下之　北齊書

李穆蔡祐初與耿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間物議謂豪勝穆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太祖惜其驍勇優容之　周書

元乂驕虐亂政元樹遺書百僚暴其過惡言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剎夜乂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　北史

右僕射元順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

吳嫦曰弘度嚴悪好覩酷吏審見者莫不流汗長安有飲三升之諺此杖[illegible]爲生事

崔弘度誡寮吏無得欺誑皆曰諾後食鼈問侍者鼈美乎人懼皆言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安知其美俱杖之

皇甫湜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唐書

李懷光千里赴難爲姦臣所間不得朝頗恚恨去屯

咸陽數暴虐杞等罪帝爲貶杞等又殺中人以尉之懷光益自疑學士陸贄詣懷光諭事懷光又數罵杞後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於地遂約部將爲變

張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托全義求之監軍忿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五代史

孫覺奪官兩級速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因出知越州 宋史

雷淵軀幹雄偉髯長口侈顏若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亦不能變 金史

鄭王琪曰弄琴貴賦人心手甚精至死不變

周人瑞曰華矜自嘗始何尤其王

倃佞

張嵲曰夫佞未有不倃者也虞寄之頌瑞雨褚炫之對射雉苟非其人猶以爲慽矧人邪事穢業而逢迎以希恩澤者乎骯髒之氣靡然須臾之顏孔厚未遭孝瑛尚或包羞偷値元忠定爲破齒矣 輯

倃佞第四十五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史記

蓋主私近丁外人昭帝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詔外人侍長主燕王上書爲外人求侯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覲過知人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宜蒙爵號 漢書

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大司馬護軍褒言安漢公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字

錢思曾曰提一個字正是乃子教戒公

逼臯、明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陳萬年病、召咸教戒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廼不復言、

蜀使至、群臣並會、孫權謂使曰、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

曰、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敢不謝、三國志

桓玄既纂入宮牀陷、群下失色、殷仲文獨進曰、將由聖德深重、地不能載 晉書

劉元海徵陳元達至、署黃門郎、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元達曰、臣若早叩天門、必處九卿納言之任、盈分者顛、臣實懼之、是以抑情桓盤、待分而至

新蔡任僑妻產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齊以下各分、內使呂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陝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踊、謹畫圖以上、晉書

劉湛與殷景仁素相感說、及俱被遇、猜隙漸生、委心彭城王義康、欲傾景仁、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請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

李脩使至鄴、蕭衍悅之、謂曰、令李脩何如昔李脩、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君、衍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南史

袁昂爲侍中遷吏部尚書、武帝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

有一人士參和士開值疾、醫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一舉便盡、北齊書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之才諱雄、士開

諱安、乃稱觸觸生。北史

文襄遇瑱邪公主、悅而納之、謂崔季舒曰、崔暹必諫、我有以待之、及暹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於前、文襄問何用此、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

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一日快活、敵千年、無爲自勤約也、

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孝義、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

裴蘊善候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丙少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又嘗割肉、以餅

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唐書

竇懷貞諂詐、善諧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

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褫朝服、以項挽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

閻朝隱爲武后所賞、后有疾、令禱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大見褒賜、

楊再思在相位十餘年、阿匼取容、無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言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明堂火、武后欲避正殿、應天變、姚璹曰、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官、非宗廟、不宜避殿貶禮、

桓彥範劾免張昌宗、昌宗自訴、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還昌宗官、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腳狐、譏之、

張𢢽曰懷貞避后先諱以字稱后敗乃復名○后敗新舊國書以決死不念宮中人旨𤕤亦少思矣

中宗除夜宴近臣、謂竇懷貞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乎、懷貞唯唯、俄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壻爲阿𤕤、懷貞嗣是謁請、自署皇后阿𤕤人或謂爲國𤕤、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中宗宴羣臣、祝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

李輔國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

魏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何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 五代史

薛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哲宗時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 宋史

薛昂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illegible]

蔡嶷與蔡京敘族、爲尊爲叔、京命攸修等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

元兵圍汴、及罷攻、赤盞合喜議入賀、召翰苑官作表、明日近侍張天任至省、令史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 金史

廿二史識餘卷二十八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吳　沈　琦韓來參訂

癡頑

張墉曰、瑯琊王長公謂馮道善用莊老術。李溫陵亦稱道有安養百姓功。道之答契丹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夫人之知道、不如其自知之真也。雖然道在險而夷、遘危而安、瀕亾而存。豈癡頑者哉。世有真癡頑者、有僞癡頑者、癡而癡頑而頑者。莽卓諸人是也。癡而黠頑而慧者。長樂老是也。此莽卓諸人所以齒冷千古、而長樂老雖恐耻偷生、猶獲稱于聞人也。輯癡頑第四十六。

稍張墉曰律昔不會從賀以陰諭人若之

昭帝立、霍光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招陵、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漢書

張墉曰解欲絶飲可人笑

王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視群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伯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呼萬歲。

府真邪猜耶非新皇帝耶鳧臣

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憂懣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爲郎。

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逃于臺、後人因名逃責臺。

寳恩普曰不成尚欲守此飾倍千秦

劉伯升破尤茂軍、遂進圍宛、莽大震懼、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後漢書

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中郎將牛輔恇怯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吉凶然後見之

弘農舊俗、謗官長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劉類在郡、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聞之不能自改

徐渭曰貳言愷之以此克全于靑忠多忌之世微相平

顧愷之以珍畫一廚糊題其前寄桓玄玄發其廚後竊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盡失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晉書

顧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申旦方止

于孝曰玄之小數乃若于豕乙

顧愷之信小術桓玄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取以自蔽則人不見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

幸靈守稻羣牛食之、見而不驅、牛去、往理其殘亂者父母見怒之、靈曰、萬物生天地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犯之靈何可以不收

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鎭討擒之、戮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兄弟所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

梁衛謙曰元世祖賢像濮水壽此人迂見

劉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雍、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後以圖示蔡興宗、興宗陽若不解指韞形問曰、此何人而在轝上韞曰、正是我 宋書

義宣濟奔江陵、情甚無復神守、携息及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冀北入房竺超民遣車載送刺姦義

柴世堯曰晉謂諸之冇一

傅聚夥之張借以匡君

宣坐獄戶、歎曰、臧質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

蕭衍圍城、東昏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曰、擬作殿、竟不與、齊書

胡諧之爲給事中、驍騎將軍、齊武欲奬以貴族盛姻、謂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遣宮內四五人往教子女、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言正否、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南史

傅永年踰八十、諱言老、自稱六十九、北魏書

盧陵王蕘子應嗣、不慧、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旣不可、並恃乞汝

壽陽將沒、韓鳳與穆提婆聞告、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臨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如此、北齊書

荀仲舉與尉粲劇飲、齧粲指至骨、或問其故、答云、我

胡恒曰猶有不信十言之意

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麈尾耳。

安德王與周師戰敗、爲所虜、後王遣募人、重加官賞、而竟不出物、廣寧王請出珍寶、欲賜將士、王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處分、而王攙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王旣出臨衆、將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群咍、將士莫不解體、

劉臻耽悅經史、終日覃思、恍惚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嘗欲尋訥、命從者往劉儀同家、從者倶詣臻、欲還家引之而去、

旣扣門、臻尚未悟、據案大呼劉儀同、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于答曰、此是吾家、顧眄久之乃悟、隋書

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北史

崔暹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出獵、置鷹至北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王昕雅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

張瓚曰清言作爰書絕勝來朱維瀛趣一卷

服斯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邪邪後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

董昌僞立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 唐書

或詐熊安生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譴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冢而號

馮道相唐晉滅唐道卽事晉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 五代史

張愚谷曰子才乘尚百宅舒姓方將過至七十致政亞講

吳虔裕聞右金吾王彥超告老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 宋史

猜險

張瓚曰山險曰太行水險曰呂梁人心亦有呂梁太行焉以載鬼負豕之疑則平陸風濤陷人阱阜若日用飲食事矣余性坦進無城府與聘君華茂以爲言余曰否辟爻意渡海者必以衣袽從喩峻嶺者必以簦屐從及見孔道夷如則棄袽委簦棹臂過矣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不見玄烏之與黃雀乎刎刑怨傷畏之姦世不恒有而司馬君實蘇子由至今爲人所愛慕何益哉輒猜險第四十七

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越王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史記

張愚谷曰弓鳥之嘆作俑千古

有司治彭越反形已具請論如法高帝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

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遂夷宗族

公孫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 漢書

趙權曰勝則自功敗則歸過將通病非磐獨然一枚其膺臏腕多矣

度尚僞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磐牢持械節不肯出獄因自列曰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欲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上其狀尚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張楙曰闕朗引証吞忍殺人

彭寵自負功高光武接之不能滿內懷不平光武以問朱浮浮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謂不至此 後漢書

曹操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錢葆馥曰以言語見知又以勝己積恨爲其所害者亦難

孫皓性忌勝己張尚談論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以發怒 三國志注

張尚以言語辯捷見知孫皓皓使鼓琴尚對不能後晏次說琴之精妙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皓謂尚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

洪吉甫曰飲以狂藥導以謔弄責其過而誅之此席眞不易赴

孫皓每饗宴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收縛至於誅戮

劉頻素少信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自於牆壁間闚閃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遣鈴下及奴僕轉相檢驗

劉頻外託簡省務出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

禮敬而陰識不來者、發怒中傷之、

劉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恩禮綢繆、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文帝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宋書

王華性尚物、不欲在已前、司馬張邵性豪、每行、引衣轂華乘牽車、二三從者以嬌之、逢於城内、華陽不知、謂鹵簿甚盛、必殿下出行、下車立道側、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被徵、華代爲司馬、

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

袁彖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治爪、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南齊書

王敬則子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明帝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

五顧仕曰五行爲中之怨不若杠伊無琴之歌尚多含蓄

王晏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誅晏、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遂有誅晏之意、

蕭諶爲鬱林委信、高宗輔政、回附高宗、勸行廢立、高

宗初許事克用爲揚州、及授南徐州、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上察知諶言、後宴華林園、留諶晚出、遣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智明死、見諶爲祟、

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惟蒨及王規與抗禮、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兒求蒨女婚、蒨不答、

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帝嘗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疾、又不悉人物、帝乃止、梁書

王氏世䪼鼻、江東謂之䪼王、慧龍鼻大、崔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歎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魏書

趙修愛幸、高聰傾身事之、修死、言必毀修、及茹皓之寵、聰又媚附、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旣稱皓才識非趙

修之儔、比皓見戮、又以爲死之晩、

顯祖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北齊書

高熲夫人卒、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何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熲、熲流涕謝曰、臣已老、退朝後唯齋居讀佛經、雖陛下垂哀之深、納室非臣所願、後熲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高熲邪、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其詐已見、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

煬帝奪宗之計、張衡所建也、甚見親重、後欲大汾陽宮、衡進諫、帝甚不平、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復幸汾陽宮、衡督役、因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竟以怨望謗訕、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人貓、唐書

宋之問諂張易之、至爲奉溺器、及敗、貶瀧州、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仲之與王同皎謀殺武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上急變、丐贖罪、擢鴻臚主簿、諂事太平公主、遷考功員外郎、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太平深嫉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遷汴州長史、後睿宗以其

僉險盈惡詔流之欽州賜死

李林甫善刺上意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奄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逐張九齡李適之誅楊愼矜等緣坐數百人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其家碎矣

令狐峘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後炎執政不爲慽炎出故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德宗詰炎炎具道所以帝怒曰此姦人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衢州別駕

徐汧曰湜爲近彥範等州民使武三思今相陷劉遂人其不禁械也

崔湜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聞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猜嫉詭險黃毫不若

陽城疏裴延齡既具藁以李繁親厚使之書繁錄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德宗曰城以疏示於衙即擿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不省

李適之與李林甫不協林甫陰賊好詗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它日道之玄宗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愛己而薄適之

柴世光曰厚君深背德之亦自可測

安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搆幾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流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重誨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 五代史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 宋史

蘇紳與梁適同在禁中人以爲險詖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

邢恕險詐反覆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

張端曰畏早安石學歸洛黨得罪司馬光因極稱其盛德光卒即譏其不知道故政事未盡述在元祐心

在熙寧與移淳二語自緣反覆可稱餘

惟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

常安民與章惇同僚惇深刻奸詐借謁府帥輙毀素厚善者安民退詰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心實惡之姑面交爾安民謂其懸怨以李林甫目之惇笑曰直道遲君富貴輸我

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楊畏善畏助大防攻摯後摯罷蘇頌相復攻罷頌而欲相蘇轍極附轍知轍不相即上疏詆之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惇入相畏陰結之及李清臣安燾與惇不合畏又陰附安李天下目爲楊三變

李光以作私史遠竄曹泳告光子孟堅猶能省記光史泳得驟用鄭瑋遂訐其鄉人吳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擠尤惡之

皇統中風雷壞寢殿熙宗欲下詔罪己張鈞視草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蕭肆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竟以是見殺金史

鮮五様丹檻洪王夥青笑人

貪穢

張瀞曰、謝吳郡自附清流、而賦卵收責、恒懸寶號將傑、亦以蒲博恣其貪、彼俄彪錢鷹、華流毁庶、求財犯刑、趨利又何望焉、西南有陝門警翁、性狠惡、好息積財、善奪殺物、諸人果其後孝廓嗚呼、七尺之軀、危于風燭、五官之欲、深若谿壑、以身名徇財貝、以財貝博唾笑、財貝不知轉徙何處、而唾笑獨至今存也、輯貪穢第四十八。

高陽劉頫、嘉平中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三國志注

鄧颺好貨、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

桓玄性貪鄙、珠玉不離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雖於逼奪、皆蒱博取之、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讒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晉書

王衍妻郭性貪鄙、毎令婢路上擔糞、王澄以為不可、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澄衣裾、將杖之、澄踰窗而走。

謝朏為吳郡、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後遁節不終、為清談所少。

王鎮惡陷長安、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劉裕以其功大不問、時有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裕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于垣側、乃安。

王玄象守下邳、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每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棺尚全、有金蠶銅人百數、剖棺見一女子、

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賫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女復死、事聞、玄象坐免郡。

靈后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為賜、多者二百匹、少者百餘匹、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腳、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魏書

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孝文朝俱被寵眄、納賄用官、皆有定價、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饑鷹侍中。

張學曰叅顏易諭不擇祖流

高閭彊果敢諫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朝廷廣衆中談
論鋒起人莫能敵然貪褊矜慢在中書好詈辱諸博
士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
元慶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
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王瓊道遇廣平王懷擲抗禮自言馬瘦王即以馬并
乘具與之領軍元义使奴遺之馬瓊并留奴
文襄遇害陳元康被傷創重倩祖珽作書屬家累事
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過此書私問

祖喜得金二十五鋌唯與喜二鋌餘自盡入又盜元
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告元康二弟以語楊愔愔
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 北齊書
祖珽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就珽宿出山東
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蒱賭
之參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博陵長公主所
生珽忽迎赴席與諸人遞寢
和士開見人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諷諭責
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李慈曰有此詞篤規諸處估

元誕在齊州貪暴大爲人患有沙門採藥還誕問外
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
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北史
王伾爲順帝藝寵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
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夜則寢其上 唐書
陳少游權桂管觀察使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
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候歸沐入謁因諸秀曰七郎
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嘗過百萬
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月費當數外營乃辦

胡恒曰得夏善地何背劉奐之精

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
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
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
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內外爲之改宣歙池觀察使
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高季興
從誨邀留使者掠取其物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
討即復還之南漢閩蜀後稱帝從誨所嚮稱臣利其
賜予諸國目爲高賴子 五代史
趙在禮歷諸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其在宋州

公安術曰徧
入傀金不賙
兒如此舉
三級貧人

人尤苦之已罷去宋人喜曰眼中釘今拔矣尋詔原
職乃籍其部内戶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慕容彥超鎮兖州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質者久
之乃覺彥超敎主吏夜穴庫而以盜告榜於市使民
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自言已而得質僞銀
者寘之深室使敎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
以銀號鐵胎銀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
積以禳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正宜益

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李煜旣歸朝貧甚張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
與洎洎尚未滿意 宋史
董儼不學無操行令吏製朱衣每夕納儼第潛以輕
帛製衣易之
石揚休初在鄉里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貴
還昔同貧窶者皆曰昌言來必賙我及至不捐一金
反徧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陳自强倚韓侂胄苞苴盛行四方致書必題其緘云

某物幷獻凡書題無幷字則不開
張孝傑久在相位貪黷無厭每與親戚合飲輒曰無
百萬兩黃金何爲宰相 遼史
徒單恭爲太原尹使工繪一佛像自稱見佛其像如
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
百姓號爲金總管 金史
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
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覓不得白撒
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何不仰平章府

求之金多則濟矣所司懷三百金往賂其家僮果得
之

廿一史識餘卷二十九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番禺黎遂球美周參訂

殘忍

張墉曰。虎狼耆斷道。夜發屋求人而殺。猶有避得免者。王公貴人乘勢作威。恣喜愠快。戲笑操法令求人而殺。萬無一免也。人不幸當其時。權其刲割比于羊豕。不可得哀哉。殺人有何可嗜。天性殘忍者。垂涎呀吻。津津然顧一日無此。則慘然不歡樂。此何人哉。雖好還不爽。殃及于世。君子猶謂降罰之輕。有餘憾已。輯殘忍第四十九。

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沒入償贓。血流十餘里。自九月至十二月盡。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史記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徙義縱為太守。縱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

江都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或閉不食。令餓死。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漢書

永始元延間。長安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賞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口。名虎穴。令掾吏亭長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內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分行收捕。見十置一。餘以次盡內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便

張燧曰獨行節已對先師男兒臨添身爲萬死公孫之徵任馮何不出此

輿出寐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

王吉年二十餘爲沛相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後漢書

任永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不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

顧起元曰漢世考囚慘酷至此遂作來周之俑

楊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薛安收倉曹掾戴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鉞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卿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駿枉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詞解釋郡事

坤曰杜根本二杜雖窮獄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極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

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

汝楫曰崔又甚蓋矣寫歸

梁冀行多不軌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之又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銜琦遣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令琦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董卓至郿行塢公卿祖道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斷手

足或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
者戰慄亡失匕箸卓飲食自若
董卓發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纏其身燒之先
從足起　獲袁紹從事李延煮殺之　三國志注
苟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弟
純領青州刑殺更甚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晉書
王敦與導在王愷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敺
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
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

人悲懼失色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勉強盡觴還
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苻生有目疾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
不得道左右忤旨死者不勝紀使太醫令程延合安
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可
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
苻生酗酒無復晝夜臨朝惟行殺戮或言陛下聖明
生曰媚我也斬之或言刑罰微過曰謗我也亦斬之
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如阿房遇兄妹俱行逼令

熙五謨曰昱有擊腦椎陰之誅日數十淮肝者必令跖立剖剮之

非禮不從殺之誅羣臣于咸陽故城後至者皆斬
赫連勃勃凶暴好殺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手自殺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
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苻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
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
後廢帝昱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作衣帽
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韵天性好殺以此為懽
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　宋書

王玄謨嚴刻少恩而將軍宗越更苛酷軍士語曰寧
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有他怒
則召殺之以快其意　陳書
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謀欲廢立帝率羽林兵於第
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
漬之以為鬼目粽　南齊書
元暉官冀州入為僕射世宗問聞公在州殺戮枉濫
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亦復

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 北魏書

鄭偉性吃少時逐鹿於野失之過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 北齊書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平秦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文略曰好婢駿馬難得不忍[illegible]殺兩人

安德王延宗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豬糝和人糞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南陽王綽愛波斯狗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食之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王文同見沙門齊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求長老爲佛會者數百人以爲結聚欲盡殺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盡殺諸郡驚駭奏聞其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 隋書

貝州刺史庫狄士文政尚嚴酷韋焜爲司馬趙達令清河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隋帝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

魚俱羅弟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煬帝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 北史

齊文宣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楊愔雖爲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

趙仲卿法令嚴猛吏人纖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後總屯田徵有不理仲卿召至掌撻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於菟

燕榮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取以試人人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榜捶

如舊

侯思止按魏元忠、誣曰、亟承白司馬不將受孟青洛陽有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元忠不承、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就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

王弘義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

朱粲軍中鼙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啖之、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但令他國有人、我郎無餒哉 唐書

朱粲敗于淮源、請降高祖、令段確勞之、確醉侮粲曰、聞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啖酒人正似糟藏豬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啖人乎、粲懼、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而奔

賀軷嚴酷、見者皆股慄、初以甥爲腹心、夜出呼不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决、輒并斬之、

王旭與李嵩李全交、皆嚴酷慘毒、京師號嵩爲赤豹、全交爲白豹、旭爲黑豹、里閭至相詛曰、若逢數值三豹、

武后時推劾之吏、皆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縣髮熏鼻、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裴泳曰欽爲唐史者須據羅織經

來俊臣與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

俊臣作大枷、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趙思綰被圍、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五代史

劉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陳子齊曰李有過處總得能死爲罰。

劉龑竊據南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覩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吻。

皇甫暉擁甲士數百騎，入掠魏州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劉銖用法慘酷，民有過者，問其年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

蘇逢吉貪詐無行，喜爲殺戮。石敬瑭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劉守光爲鐵籠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

德光從弟麻答守鎮州，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膽手足，言笑自若。

秦宗權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王彥章防禦原州，西人犯漢法者，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巵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嚼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宋史

張宬勲殘忍好殺，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罹鋒刃者。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流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

都統王夔殘悍恃功，所至劫掠，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蘸餅；月以弓弦繫身，高懸之，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毒虐非一，脇取金帛，不遂，即死其手。

丹之裴曰華溷處作設文雲不同、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蔡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如犬豕，故久繫不問，有而得問，即無一事不承。

雷淵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姦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金史

鄭建充畜猘犬十數，奴僕有罪，既笞已，復嗾犬嚙之。

骨肉都盡

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璧號馮劍

陸士衡必不
汝知典所云

鄙腈

張墉曰王侯卿相所謂窮貴溢富者非邪日鮮掛字胸無貯書一事一言動輒傳笑於天下後世使其人橋獻陋巷儕于農工則誰爲傳之笑之權貴富于生前貽嘲謔于身後甚矣王侯卿相之誤人也王侯卿相何可不折節向學哉輯鄙腈第十五

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眼 三國志注

柳津性甚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 晉書

自苻生立猛獸及狼晝斷道夜發屋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群臣請禳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後太白犯東井有司奏當有暴兵起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濟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下官初

不識士衡何恐見苦 宋書

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阮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

世祖御座賦詩、王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那得今日 南齊書

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殺婢、敬則劾殺路氏。氏家爲訟寃。敬則入朝、世祖謂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敬則曰、是臣意。臣知何物科法、但見背後有

節便言應得殺人

張敬兒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讀孝經論語。初徵護軍、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視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 南史

胡僧佑性好讀書、不解緝綴。每在公宴、必強賦詩。辭鄙俚、多被嘲謔。僧佑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始興王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

周彥與焦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

焦度欲求竟陵郡、不知置辭。或受有餘言教、數日

皆得上口。及至帝前、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蕭道成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問何爲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並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啖是

貞陽侯明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請樹碑州門內。及碑匠採石、明廣營廚帳、多召人物、纔自率領牽至。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劉逖有總䜿、或問其母安否、逖曰、惟有愁惛、文訪其
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袁叔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
康曰、身不識也、叔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
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張景仁用胡人巷伯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
傲、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
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慚悚
北齊書

章武郡王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
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
外、二人至孫始知書 北齊書
薛榮宗自云能使鬼、後主信之、經古冢、問舍人元行
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郭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
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
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否
呂道貴頑騃鄙陋、自鄉里徵入、上見之悲泣、道貴略
無戚容、連呼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

上恥之、令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出守濟南、與人
言自稱皇舅 北史
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傳名爲陽五
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過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
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放議論、俊之大喜、自
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源師攝祠部、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
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龍星初見、
依禮當雩祭郊壇、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

兒多事、强知星宿
賈思伯與弟思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
其衣物、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
衣

[illegible]

李子珦爲御史、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珦彈之曰、臣聞
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唐書
荆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蕭巖嗣在
州、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
閻巨源以材力進、無他知能、初不知書、而好文、共言

謔乎候時人多摭其談說以爲戲。

党進受詔巡京師、閭里有畜禽獸者見必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宋史

党進本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曰、吾欲從吾便耳。

田景咸在邢州、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云、是使者姓名、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

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馮道罷節度使、拜司空、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宰相羅文紀獨以爲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平章馬胤孫皆不能決。五代史

[illegible]曰此所
[illegible]表度書者
[illegible]權臣乃爾

劉昫在相位、不習典故、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中書誥詞有闕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聞者傳以爲笑、

平章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

李建曰起[illegible]
類胡人以奚
狀衣沙陀管
曰蓋多陀種

康福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

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又爲兵刃所迫、汗浹不能下筆、彥怒、排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問誰可草奏者、吏言司空頲、羅王時書記、馳騎召之、頲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

張延朗充鹽鐵轉運、兼判度支、號有心計。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

宣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綱紀安在、七斤不能對、退爲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金史

元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赤盞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

能當大敵我嘗於世與若爲奴蓋不識肯字至分爲

兩開者無不竊笑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仁和徐如珩楚白參訂

玄跡

張墉嘗與友人夜話神仙之事俛而憮然曰靜居青嶂爲聞扣角之歌高臥白雲共醉留賓之酒塵世原連仙界浮名易喪天眞尋抱犢以空歸叔夜猶驚凝石跡新安而屢訪青蓮亦懊窺庭每感昔人因傷今者炊粱枕次總屬單身爽石海中倘來雙燕嬰兒薑女轉成神禹之丹金母木公召錫蓬宮之宴謝時人而舉手分靈藥以駐顏乘飛鶖浮遊翱翔于黃碧入水蹈火永出離乎死生斯勞我後之夙心與若趣中之劇樂也惜乎誤持書卷久困名場既倦弃而欲遷亦忸怩以自懺將割棄塵累放浪乎形骸更刊落辭華韜蒙其心志一池荷葉風止際而堪栽數畝黃精日高春而得飽濟厭嗜好覓彼津梁匪冀登眞聊爲習懶第屍胎性暴者窺煙液以無從又恐功名迫之營雲棲而未許

…曰十祀 …者歳胎 六十載十八 初御郎舍多 弟者娠七日 而誕神聖之 生何與凡胎 逈別如此

服五芝吞六氣言在息壤凌三島歷十洲則見少目被稱玄跡第五十一

李母懷胎八十一歳逍遥李樹下割左腋而生老聃史記注

老子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關令尹喜善内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

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爲報曰後千歳求我於蓬萊山下

偓佺槐里採藥父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逐走馬

陵陽子明釣旋溪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

太原眞人茅盈曾祖濛於華山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道者茅初成駕龍升天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子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山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有至莫能下 而一切皆歸 帝言之無實 者也

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去終莫能至云漢書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漢書注

陵陽子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紅黄之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黄之氣爲六氣

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皓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青鳥爲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

封君達初服黄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服水銀百餘

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illegible]
方回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後爲人所劫閉之室中
從之求道回化而去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
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
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巓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
史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九月七日迎

汝於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
山圖隴西人好騎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當歸羌活玄參二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
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便不死山圖追
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歸行母服於冢間期年復去
莫知所之
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
生養氣者也
脩女生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
花日能行百里走及麞鹿
句曲山有神芝五種一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
爲太極仙卿二參成芝赤色有光枝葉如金石之音
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爲太極大夫三燕胎芝色
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太清龍
虎仙君四夜光芝色青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
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太清仙官五玉芝剖食拜三
官正真御史
渤海東之大壑中有五山曰岱輿曰員嶠曰方壺曰

瀛洲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
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
山始不動
許邁採藥桓山餌朮三年時欲斷穀以山近人四面
藩之欲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一氣千餘息後入
臨安眇爾自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别又著
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 晉書
與猛授神方於丁義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
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直濃臣曰帝貪人間樂乎仲舒玄不同未遂不常也

南嶽鄧先生名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太洞經爲梁帝衍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神仙魏夫人白日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十七八許色艷桃花語艮久謂曰君有仙分故來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南史

顧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毁乃著華夷論其略曰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寔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何湖隆曰釋迦爲老子後身換面將頭別爲神化

老子出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曰淨妙晝寢老子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右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

[illegible]曰羨

顧歡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自天行遊魂隨物化鵬鵾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擇墓時卒於剡山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

顧歡華夷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袁粲駁之謂老聃周孔但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歡荅曰道著西周佛始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陶弘景辟穀四十年年逾八十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眼一時方

段孺曰程下以身爲大患以死爲西王長生不死患何時已

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乘老莊立言本理

張果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閒世傳數百歲人武后遣使召之卽死後復見恒州山中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晤不敢逼帝更以璽

書邀至果善息氣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善知人夭壽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憒然莫知其端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生粲然騈潔 唐書

睿宗召司馬承禎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遣之

張薦明通老子莊周之說石敬塘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敬塘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皷曰陛下聞皷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皷無焉然和之者皷也夫

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敬塘善之賜號通玄先生 五代史

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宋史

梵塵

張犍曰、西來垂教、薜以竟一義、示人直指心源、不立語言文字。後世語言文字日盛、不無一塵翳天。然精理微義、於是乎皆。士大夫淡薄儒門、不耐收拾、亦此語言文字爲之招也。史官載言、義嚴距闢。故乾竺之旨、多略不傳。間有傳者、寥寥塵糠耳。吾家子部曰、塵即疑、疑即塵。塵銷圓覺淨、千聖不傳。向上一路、示有津梁。舟子招招、卬否乎、抑渉之也。

輯梵塵第五十二。

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栴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史記注

方杰曰釋氏亦復迹而不忘

小孤石上有石室、佛坐其中。天帝釋以二十四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山上四望、見福田疆畔、因製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是也、

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觀巳、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後漢書注

張犍曰釋氏而愚釋氏而生釋種難爲弟子面爲難謗得利必先自利乃能利益衆生誰肯教之者摩故不鄙

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渡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獅子、醉象惶懼而退。

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阬中。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佛施達摩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天竺有神名沙律。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

龔五狻曰符子言老子師名釋迦文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老釋是一是二爲弟爲師應自有辨

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聞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 三國志注

浮屠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結髮墮地能行七步

李長科曰吞針洗臟開訏泆之端不免爲外道所誇

姚興以妓女遺羅什令受之別立解舍諸僧多效焉什取針盈鉢引諸僧謂曰若能食此乃可畜室因舉

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 晉書

佛圖澄腹旁有一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齋時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還納腹中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

曇霍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每謂禿髮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鬭場寺多禪僧京師語曰鬭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宋書

蕭惠開家素事佛居喪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岡禪

寺曲阿舊鄉宅名鄉禪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禪封寺

慧琳秦人姓劉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著均善論或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劉裕見論賞之

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

周顒著論難二宗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此塗黑白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

來入耳、

王固崇信佛法、聘西魏、安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跽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咒之、一鱗不獲

佛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法、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 梁書

江紑父蒨患眼、紑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往訪智者、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蒨因表捨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名、敕答云、慧眼五眼之一、可以慧眼名、及泄故井、淸冽異常、泉取以洗眼、賫藥遂差、

范縝曰、竭財赴僧、破產趨佛、而不恤親戚、憐窮匱者、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貧友、悋情動於顏色、千鐘委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又茫昧之徒、懼以阿鼻、忻以兜率、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棄親愛、人絕嗣續、致使兵挫行間、吏空官府、粟罄惰游、貨殫泥木、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有貧賤、縝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之上者、殿下是也、落溷糞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陶弘景曾夢佛授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庾詵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晝寢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蕭主衍、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身代當、王子大球年七歲、聞而驚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

大球代受
江總言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
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
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
不能蔬非尚染塵勞以此負愧 陳書
傅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詆之縡爲明道論用釋
其難
姚察讀一藏經並已究竟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

爲綺密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
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
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
帝未知謂革不奉法乃作覺意詩五百字賜革又手
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
乞受菩薩戒 南史
劉虯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
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後刺正晝有白雲
徘徊簷戶又有香氣及磬聲

張孝秀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
笞之多能改過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
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
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以老
釋未始常分迷者分而未合
范縝著神滅論云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存神
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神不相異
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

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捨利無刀捨刀無利
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
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
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
曰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一耳驅馳佛道未免二
乎
周顒與何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所重無
逾性命性命於彼極切滋味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張端曰子季食必方丈竭澤窮禽暴下盡味後欲去其甚者故戊何苦口遺箇動心

誣明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一往一來傷心之慘
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
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予稱爲廉士所棄
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恐騶虞雖饑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紙末年遂絕血味
晉司空充米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何敬
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
拒故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呼爲衆造寺
惠始自習禪至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時履泥

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脚師 魏書
顯祖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
飛鳴者爲雌雄左右對以雌帝問何以知對曰陽性
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歎曰雖人鳥事
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下詔禁不得畜鷙鳥

張端曰變化異形事固偶然如云轉輪然已不聞熊鵠之後復爲[illegible]

有客不信佛家報應義李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
惡餘殃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故鯀爲黃熊杜
宇爲鶗鴂褒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
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
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
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
栢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
乎
元太興忠疾請沙門作散生齋齋畢僧散一沙門方
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
曰亦能食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言不飽辭
出酒肉俱在亟追之無所見
杜弼使魏魏帝問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

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
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
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
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
狹若定是狹亦不得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
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帝悅稱善 北齊書

陳子升曰[illegible]寬狹入語[illegible]上[illegible]對人百[illegible]

陸法和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帝
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
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見王上應有報至故來援耳今既被疑是詸定不可改也

邢邵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杜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知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時辯論往復邵終不能屈

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崔暹唯寄求佛經梁王衍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暹寄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

太宗問傅奕何拒佛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中國孅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無補百姓也 唐書

前輩[illegible]曰皇王大紀論云隋獨下時西方有佛式者幻惑空傳変熙人之說本此

太子承乾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殃禍至矣

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詔天下悉毀銅像以鑄曰吾聞佛說以

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羣臣皆不敢言 五代史

顧[illegible]曰雖言未必心折而奏於正議雖可如何

崔公度與文同同館職見同南京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請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宋史

黎遂球曰故公謂與可已爲不妄語者議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天下安得見哉抑誠矣

耶律奚隱謝絶人事卜居林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人問所得曰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遼史

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

或勸耶律制心奉佛答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聞絲竹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

磁州僧法寶欲去朝官留之海陵聞而責曰佛本小國王子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閭閻老嫗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召法寶謂曰汝既爲僧去住在

己何乃使人知法實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illegible]
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杖之朝堂二百 金史
李純甫晚年喜佛力探奥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
關佛老二家者號内藁應物文字爲外藁
上問輔臣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
孔子廟何最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
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
閎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一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餘干葉應震方雷參訂

異域

張墉曰異域來賓往叛非可以盟好結威武紬也故司馬子長要歸于擇任將相將相得則制馭之策得矣劉貺曰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惟漢無策晚世踵無策之策叛則竭人力征之糜血肉肝腦于沙草服則罄人力養之傾府藏金繒于遐陬賓不

足利而叛更爲害歷代患苦此久矣原夫種落各異情嗜絕殊盛衰興滅不嘗而驁悍勇敢喜於鬪戰中行説之流又從而導焉中國所以時中其患也諸史所載惟種落情嗜而制馭之策不傳果得司馬入相范韓在軍悉其種落與情嗜以威信制馭之重譯獻琛何莫不由此耶輯異域第五十八

大宛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皆决正 史記

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謂天爲撐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 漢書

蒙泉曰太宗窮兵遠域恐所樂不償所惡

龜茲王與夫人來朝、留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大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龜茲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餅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南史

太宗討龜茲、破大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勒石紀功、帝大喜、謂群臣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觴之。唐書

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頭。烏弋山離國錢。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國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漢書

挹婁氣極寒。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後漢

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中有號聲。剖之。得一男兒。歸養之。長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辰韓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以石。

烏桓貴少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

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爲宜弟。味旨則以遺君。君喜而賞其父。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征伐不克。募得犬戎吳將軍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槃瓠。下令後、槃瓠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計槃瓠不可妻。又無封爵之道。未知所宜。女爲不可違信。請行。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女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不得進。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死後。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白帝。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蠻夷。後漢書

顧起元曰充是齊東語之狼元之蒼白狼亦復爾爾

大秦國王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其王無常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不怨

儋耳南方夷生則鏤其頰皮連耳匡分爲數枝狀爲雞腸纍纍下垂至肩 後漢書注

位宮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

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位宮 三國志

倭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汙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

倭國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言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 隋書

槖離國王出行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因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令收畜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恐其奪國復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遂王夫餘之地 注

張端曰朱蒙爲夫餘所追過水無梁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魚鼈浮成梁得度豈即一事誤傳耶

馬韓築城郭諸少年皆鑿脊皮大絙貫之又插大木通日嚾呼作力不爲痛既以勸作且以爲健

北丁令有馬脛國人聲似鴈鶩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而走疾於馬

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

者并築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入便斬鎧匠以是器物莫不精銳 晉書

葉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象聰射之中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曰諸將已屠膾聰矣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

吳五讓曰射草人欺所干殊有孝弟之風

吐谷渾慕容廆庶兄也二部馬鬬廆怒吐谷渾去之廆悔遣人追還吐谷渾曰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當隨去樓馮以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曰此非人事也遂止辟甲

謂兄爲阿干魔追思之作阿干之歌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革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利延即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隋書

赫連勃勃曰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與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晉書

阿羅單國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十年王毗沙跋摩奉表稱常勝天子陛下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婬怒痴哀愍群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升皆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莊嚴國土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勝今遣毘紉問訊大家 宋書

新羅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外曰邑勒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梁書

新羅張保皋鄭年皆善戰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里不噎角勇健保皋不及也保皋以齒年以藝不相下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皋歸謁王曰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王與保皋萬人守之年饑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保皋元規曰若與保皋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至

[illegible]

食衷歸羞亦有以信保皋能不念舊惡耳

謁保皋飲極歡未卒聞臣殺王國亂無主保皋分兵五千與年持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皋爲相以年代守清海 唐書

新羅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得爲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娶常爲妾媵官有十七等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

林邑有金山石皆赤色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瓚曰占城以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國以七月爲

火。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水香。吉貝樹、華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沈水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不沈不浮者、曰䗾香。梁書

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文、牧牛山澗、得鱧魚二頭、化爲鐵、因以鑄刀、刀成、向石咒曰若斫石破、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稚使之賈、至林邑、教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讒王諸子、各奔。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迓王子、置毒於漿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

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夷人謂紫磨金爲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南史

林邑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鬭。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澡。呼王爲陽蒲道、王妻謂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道、宰相爲婆漫地、唐書

扶南國文身披髮、不製衣裳。其王女人、號柳葉。年少壯健似男子。其南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舶入海、塡晨起詣廟、果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欲劫取之、混塡張弓射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塡、塡教柳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南史

張瓚曰文身國人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枉則避不食烏長國有爭訟服之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如此折獄猛酷而槩

扶南無牢獄、訟者齋三日、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無實者手即爛、有理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之。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

百濟號都城曰固麻、邑曰檐魯、國有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言語服章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

失韋國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魏書

豆莫婁國俗淫而惡妒、婦妒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

獠種甚多、散居山谷、無氏族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皆語

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獠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至忿怒即父子不相避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母得狗不復嫌恨畏鬼神尚淫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於竹及燥號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烏孫人手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悅般國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

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悅般國王與蠕蠕結好將數千人入其國纔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從人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

悅般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道武謂崔宏曰蠕蠕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北史

阿鉤羌國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爲名

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

柝拔燾渡淮至瓜步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水三十斗慮南水毒也 魏書

斛律金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 北齊

突厥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纔不至絕而釋急問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隨其所言以驗修短 周書

吳瑞曰修短必預知殺恐而事其

煬帝幸榆林突厥所部種落數十酋長咸萃長孫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

垂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
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
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悟曰
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
特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
發榆達薊開御道三千里廣百步　隋書
靺鞨俗婬而妒妻外婬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既而
悔必殺告者故姦婬之事終不發揚
靺鞨開皇初遣使貢獻高祖宴之使者與其徒皆起

舞曲折多戰鬬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
常作用兵意　北史
流求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
安獸頭骨角　隋書
流求酋豪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
殺掠喜鐵器及匙筯人閉戶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
擲以匙筯則頫拾之見其鐵騎則爭刓其甲臨敵用
標鎗繫十餘丈爲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　宋史
真臘訊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絃鋸其

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
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　隋書
婆利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
以投人無不中
女國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
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有粟則年豐沙
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葱嶺山有順天神以金銀鍱爲屋銀爲地祠者日千
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孔中通馬騎出入

夫餘王得河伯女閉室內爲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
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大卵王剖之不能破毋以物裹
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　北史
附國俗淫穢而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
氏聞之以多爲貴
沙鉢妻周千金公主文帝改封大義公主賜姓楊編
之屬籍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之公主恒不平
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惡之
默棘連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暾谷曰突厥衆不敵唐

洪吉符曰其言可與日月[illegible]

百分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退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一敗即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彊術 唐書

黙棘連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會兎起馬前玄宗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兎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絶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覩弧矢之威徙十日不食猶爲飽

吐蕃俗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於人

回紇請易名回鶻言捷鷙猶鶻

薛延陀滅後平北荒諸酋來朝太宗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

黠戛斯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虎年

蝦蛦人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

疏勒遣使獻名馬後有又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裴之一天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導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亡

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康者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琦若黏云

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

拂菻海中有珊瑚州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出之失時不取乃腐

訶陵至上元間國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縣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其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跽自咎

繡脚種刻踝至胼爲文繡面種生踰月湼黛於面雕題種身面湼黛穿鼻種以金銀鐶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鐶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長髮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衆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衆其髻乃行

飛頭獠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又還

太宗伐遼還并賛上書曰陛下平定四表日月所照並戶治之高麗恃遠弗率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雁飛于天無是之速天鵞猶雁也臣謹冶黃金爲鵞以獻其高七尺實酒可三斛許

契丹比它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 五代史

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拜日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

張衡曰此必中國人久陷[illegible]所覩之[illegible]久可以志[illegible]

契丹謂胡嶠曰夷狄豈能勝中國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語漢人使努力事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仰天大哭旣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以致於敗我自聞其禍即衆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久長又曰吾能漢語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

晉遣張礪聘契丹契丹亦厭兵述律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

張礪遷於契丹思歸逃至境追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笞唐英一百待礪如故

述律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大將百餘人曰可

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

初德光擊晉。述律非之曰、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

張墉曰、述律德光齊王也。何與王母同名。

述律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筯十隻。敎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𥸮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燒器銷冰。乃得飲。

占城國來獻猛火油、薔薇水。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灑物得水則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夏人信機鬼、尚詛祝。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筭。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祥、五穀凶稔。宋史

闍婆國、謂眞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崐燉盧林。謂犀爲低密。

西夏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雞猪犬血和酒、貯髑髏中飲之。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力小不能復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趣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遼史

太祖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部色尙白於是國號金。金史

婦人妬者乘以騾牛徇部中論罪印聚財爲吏要元史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二

錢塘張　堉石宗摘次
華亭許名崙介夫參訂

閹寺

張堉曰嗚呼亡籬滅炎覆唐敗宋烈矣哉閹豎之爲禍乎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動色相戒非陳兵盛徒卒不敢出入至擁大貲不自敬愼日進亡籬滅炎覆唐敗宋者親愛狎暱視若腹心其攻典兵等覆車之轍而不鑒豈爲其小信可倚小勤

可使小利諂可悅如劉鋹所謂羣臣皆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若輩堪任委乎果爾則引分之良賀公忠之呂彊仁惻之張居翰進規之張承業潘守恆淸恬謙謹之藍繼宗王繼恩者宜不勝紀何回天獨坐之徒紛紛徧史冊哉嗚呼利苗樂亡子輿氏所以齊咎於自作也輯閹寺第五十三

李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時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新聲曲。漢書

陽嘉諸曰引分詁亦顯露著

石顯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天子以為然而憐之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順帝問故、對曰、臣生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衛鞅因景監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　後漢書

桓帝時宦官專政、襄楷上書云、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反處常伯之任、實非天意

潘驥曰醜態笑端

靈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劉曰果曰死中正尊卿村及妝監

靈帝時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賂定蘭臺漆書、合其私文者、李巡白桓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於石、詔蔡邕等正其文字、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呂強清忠奉公、以例封侯不受、因極言曹節等品卑人賤、佞邪徼寵、擅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有趙高之禍、而未被轘裂之誅

南宮災、張讓趙忠等說靈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

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錢不畢者、或至自殺、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潘如桁曰樣恰文字忍其忘性李杜合流圖上矣

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封列侯、地數震裂、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桓帝怒、逮雲送獄、杜衆傷雲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并下廷尉、管霸奏雲等事、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狂戇不足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孫同舉曰根于天性偶詩書在士大夫中亦不多[illegible]

單超亡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何進謀補中官、積日頗泄、張讓子婦、太后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暫奉太后陛下顏色、退就溝壑、死不恨、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詔諸常侍復入直、遂謀誅進、

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梅蟲兒等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南史

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所、時號解卸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馬牽至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竟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坌諸朝貴。北齊書

田敬宣好詩書、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洪肅曰唐承重修安國寺日有能捨一千貫者和撞鐘一擊王涯初中牌入來逹和百下錢于西寺運錢十萬貫入寺和鐘納錢者世有此風耶

高力士權傾中外、帝時不名而呼將軍、肅宗兄事之、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曰爹。唐書

高力士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

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藪。

李鄭亂後、宦侍氣益盛、仇士良等往往斥訓注以折大臣、李石答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

士良等恧縮不能對、

文宗欲去仇士良、不果、鬱鬱不樂、謂直學士周墀、朕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二主、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

馬世曹曰[illegible]成[illegible]帝矣有[illegible]如此社稷安得不亡

李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宰相羣臣、欲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部

書下輔國署已乃行。

劉季述囚帝后少陽院、太子即位、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晝出尸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李師虔尤背察左右出入、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衣、續哀聞外廷、

御史魏傳弓疾中人輔信義、欲奏其姦、竇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悔、懷貞猶固止之、

莊宗東征、慮王衍有變、馳詔魏王殺之、詔已印畫、張居翰發視、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爲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楷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皆獲免。五代史

石昂爲臨淄令、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以我爲戒。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張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言何過、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眾論達曰見無禮乎君而不爲鷹鸇之逐且保全之爲煦煦之仁未得大體

劉鋹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政於宦者、羣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

仁宗寵楊尚二美人、體弊、累日不食、中外憂懼、閻文應早暮入侍、言不已、仁宗厭其煩、强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眞宮、楊氏別宅安置。宋史

任守忠交亂兩宮、知諫院司馬光、疏論其罪、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勅塡與之、即日押行。

馮夢龍曰觀公生平未嘗以一字許人此等評語的是無兩

藍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領職未久輙請罷家有園
池退朝即亟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
弄遊魚爲樂爾
李憲以督餉過忌幾激變李舜舉奏罷之退詣中書
王珪迎勞曰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朝廷無復西顧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
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
梁師成逢迎希寵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
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辨王黼父事之蔡京
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其小吏諸宏隸甲科
而執厮養役如初
師成自言蘇軾出子時禁誦軾文尺牘在人間者皆
毀去師成訴於徽宗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稍出以
翰墨爲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頗遭點污
宋用臣諡議謂用臣爲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
久徙於外之語豐稷言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與鄉
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久徙乃古周公事於用臣非
所宜言止令賜諡論者是之

江東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爲
報太宗允其請命衛紹欽往督營繕訖積薪於庭請
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
德音不煩謝僧惴怖僵蹇望有救者紹欽以叉揶挟
而焚之
蔡京謀取青唐以兵十萬屬王厚專閫童貫監軍師
至湟川禁中火徽宗下手札驛止貫貫匿而發視還
納鞾中厚問故應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
粘罕南侵童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
謂曰金人渝盟王方擁重兵委之而去是棄河東也
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何貫怒叱曰貫受命宣撫非守
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歎曰平生童
太師作幾許威賂今臨事乃爾畏縮亦何面目復見
天子
董宋臣濁亂朝政牟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
又寫力士脫鞾狀爲贊刻諸石有得石刻遺宋臣者
宋臣大怒持二碑泣訴理宗爲降兩官
宦官漸盛豐稷儳唐書佗士艮傳讀於帝前讀數行

按楊廷筠曰非天厭淫物而奪其魄貴妃幾傾人國矣

徽宗日已諭稷若不聞讀畢乃止

王繼恩好淸談不喜權利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誠以自隨誦讀不倦 遼史

梁珫事海陵便佞迎合特見寵信海陵欲伐宋珫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 金史

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潘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言悽惋咨嗟久之

閻學祥曰唐以近侍監軍而亡金復蹈其敗轍

宣宗喜用近侍伺察百官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方面委將帥又差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臨機制變多爲所牽遇敵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至亡國

國學將釋奠勅遣李邦寧致祭文宣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 元史

象緯

張埔曰暈適見伏贏縮之變豈虛生哉是以王者必修德省刑結和隨所變爲禳救殷翦雲來宋言星徙理不誣也後世重黎之秘失傳甘石之儔不作保章挈壺家經躔不盡察紊錯未必辨徙恃鈇殘蠹簡仰占禨祥而李郃周群又不多見于草澤故占候弗驗雖有禳救又以故事行之饑饉流亡曾不悪我謂天夢夢夫天豈夢夢者乎吏以重斂繁刑困其民故天以暈適見伏警其君困民者既傷民而警君者聚爲寇賊鬱爲旱澇飛爲蝗螣助刑政之虐而撤懸減味者猶不以實心回方憯聽畢之天雖甚仁愛亦將增厥疾威以報戲豫矣災變尚可言哉太史公世掌天官故星術諸占並有經緯班史晉志倣焉范書惟詳占驗宋史或有或亡有者沿襲不足采以上采者又缺略不能徧稽是坐井之闚無當于占候修禳之數者也輯象緯第五十三而事驗附之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 晉書

蔣臣曰似宜諱避

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 史記注

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

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宋書

天開見光流血滂滂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 隋書

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

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以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 宋書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 史記

至德之朝日月如連璧君臣有道則日食王宇君亮天工則日備五色有聖人起則日再中

崇禎日制得 明恢政如願 貞觀日

月者陰之精形圓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爲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 察剛氣以處熒惑 曆斗之位以定填星之位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史記

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 晉書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 史記

彼貴人之牢 在斗魁中

漢書志曰 …爲死喪 …爲誅戮

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大角者天王帝廷。其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

東宮蒼龍、心三星中爲天子正位、房四星主開閉、爲蓄藏之所、大角一星、亢四星、日月中道、氐四星日月五星中道、天子路寢也、尾九星、占爲後宮敘而多子、箕四星上二爲踵、下二爲舌、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又受物去去來來、客之象也、

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柳爲鳥注主草木。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

彼昴爲天之耳目畢爲天之雨師

按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 …婺女之星者

南宮朱鳥、井八星、主水衡、輿四星、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帛、西北星主積金玉、中一星爲積屍、一名質、主喪死、鬼五星、柳一星、星一星、頸朱鳥頸也、員官嚨喉也、物在喉終不久留、故主急事、張六星、素嗉也、爲受飲食處、翼二十星、軫四星、

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蒼。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

西宮咸池、奎十六星、西南大星爲天豕目、婁三星、一爲苑牧養犧牲以共郊祀、胃三星、昴七星、亦爲獄事、畢八星、參三星、葆守也、旅亦軍旅也、言佐參代以除凶害、

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南斗爲廟。牽牛爲犧牲。其河北鼓。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

孫也。

北宮玄武、危三星、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乎屋蓋王天子所居宮室之官、虛二星、營室十星、營室爲定、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斗六星、北宮宿也、以夏秋間見南方故曰南斗女四星主布帛裁製嫁娶、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漢書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

熒惑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爲之動

五星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 史記

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晉書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 史記

按星經又云白帝行德天街爲之圍畢昴之間爲天街

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太階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坼 史記注

直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
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
貫索九星夜候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
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
若有客星出大有大赦小亦如之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
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
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霓離爲背璚分爲抱
珥二十四變軒轅主之

少微四星在太微南第一處士第二議士第三博士
第四大夫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衆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
發其下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按孟康云精明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
之國
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
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
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二丈無常孛彗多
爲除舊布新大災長星多爲兵事
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
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
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也

鈎鈐二星在房北房之鈐鍵天之管籥王者至孝則
明又曰明而近房天下同心
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者又主先農
農正官星明歲豐暗則民失業移徙歲饑 宋史
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主壽考悼耄矜寡以哀窮人
星亡人臣不得自通子二星在丈人東主侍丈人側
不見爲災孫二星在子星東以天孫在丈人側相扶
而居以孝慈不見爲災居常爲无咎
星者金之散氣本日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亦金之

五星分主五嶽十三州

五星分主二十八宿

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 史記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閏星月同體俱光日耀月蝕星不必亡同稟異觴何

也日月爲陰主以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雖

同類精景陋狹小毀皆亡無變蝕之地纖光可滿亦

不與弦望同形 宋書

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

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京州雍州

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 漢書注

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

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

牛女虛危室壁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

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

冀州觜觽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

軫荊州

泰之疆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

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

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

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

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瑯

琊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

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

爲永昌巳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陵癸亥爲

犍爲凡七郡

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

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壬

戌爲恒山凡八郡

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巳卯

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

郡

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

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

東平任成凡八郡

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

爲丹陽巳巳爲廬江丁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

凡六郡。

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凡五郡。

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

黃樞曰丑寅中三辰不用之占候何也

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氐房心尾箕斗內宮。宮內東蕃十一星。南一曰宋。二曰南海。三曰燕。四曰東海。五曰徐。六曰吳越。七曰齊。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趙。十一曰魏。西蕃十一星。南一曰韓。二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周。八曰鄭。九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象天王在上。諸侯朝王。王出皐門大朝會。西方諸侯在應門左。東方諸侯在應門右。其率諸侯幸都市也亦然。宋史

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漢書

黃樞曰何辰亦無所主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很。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辛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風雲天之客氣。發見亦有大運。與政事相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八風。東北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淸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按歸邪慶雲皆瑞氣也瑞氣凡三又有昌光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晉書

欃雲如牛。槍雲如馬。

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
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 漢書註
十煇一曰祲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二曰象雲氣
成形象三曰鑴日傍氣刺日四曰監雲氣臨日上五
曰闇謂蝕及日光脫六曰瞢不光明七曰彌白虹貫
日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及冠珥背璚重疊次
序在于日旁九曰隮謂暈及虹也十曰想五色有形
想 宋史
一珥在日西則西軍勝在東則東軍勝南北亦然無

兵亦有拜將而珥氣圜而小在日左右主民壽考三
珥色黃白女主喜純白爲喪赤爲兵青爲疾黑爲水
四珥主立侯王有子孫喜
黃氣環在日左右爲抱氣居日上爲戴氣爲冠氣居
日下爲承氣爲履氣居日下左右爲紐氣爲纓
日有黃芒君福昌多黃輝王政太平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
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
氣皆白 史記

按爾雅作作噩

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
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
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
酉曰作詻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
丑曰赤奮若
攝格起也萬物承陽起也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
起也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敦盛牂壯
也萬物壯盛也協和洽合也陽氣欲化萬物也涒

灘吐秀傾垂貌作詻物芒枝起貌閹茂蔽冒也淵
深也大獻萬物于深謂葢藏於外也困敦言萬物
初萌混沌于黃泉之下也言陽氣奮迅若順也
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
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
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
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
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

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
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
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
雨雪若寒歲惡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
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
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會一會飲食發陽
氣故日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
也四始者候之日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
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
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
魯戌吳越亥燕代
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
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
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

子韋曰三[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況于君行[illegible]道者乎

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
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 史記○以下占驗
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
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 史記注
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
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
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
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
徙三度 史記
周騰爲侍御史桓帝當爲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宮
中星及策馬星不動上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
卒遂止 後漢書
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廣西人裴優亦能爲
三里霧
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
二人到益部投李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
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

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項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風至今呼爲鄭公風 後漢書注

桓帝時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閒其鋒不可當至是曹操破袁紹天下莫敵 三國志

周群庭中作小樓多畜奴令更直樓上以視天災纔

見一氣即白群上樓視之不避晨夜氣候無不見者是以所言多中

杜瓊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視

黃初二年日蝕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 晉書

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 宋書

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變外傳並秘而不出

月犯右執法太白犯正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災眚之來避豈得免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

五星聚東井 宋書注

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置金銀銅鋌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魏書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合肥李　遴二則參訂

形勝 附游覽

張墉曰、高山大川、雖因地勢、非有隨刊疏播之力。亦宇宙間巉然頑物、浩浩横流矣。故嶽雖尊、不得告登不貴。海雖大、不因朝宗不靈。何況一丘一壑哉。是以蠟屐之臨涉、藻思之發揮、賢達之流連、幽逸之嘯傲、皆能弘益山水。遠方刑播、猶烈焚之於檥欑也。不察者謂山水自靈奇、豈需人力。則樵父漁子、何地無之。水不增深、山不益峻。凡庚名售品目者、嵐翠溪芳、皆分海嶽之色。故先形勢、而以游覽繼之。輯形勝第五十四。

函谷道、形如函。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史記注

卭筰山、故卭人筰人界也。山嚴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從九折西南行至嶲州、山多雨少晴、俗呼爲漏天。

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而九井以玉爲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

瀚海、羣鳥奚羽伏乳於此、因名。

陳蒼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王充甲曰三秦記曰越高覽山雞飛去

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仙掌。河流二山之間。

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廻三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考讁之府。

魯南山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瑱五誌曰于寶三日記云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俗名女陵山

土地各以類生人。山氣多勇、澤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躄、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廟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

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西隅石室、盎太

公所居水次磐石釣處即垂釣之所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三十里注于渭

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月所落

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　漢書注

益州郡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魚之饒金銀畜產之富　後漢書

李熊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乃止

張華曰異苑云火井漢室盛則燄赫桓靈漸微孔明一窺更盛景耀以屬役而滅其余併于猴

太華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五十里鳥獸莫居　後漢書注

菊水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夭

臨邛有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即滅絶不復然

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華龍丘萇隱居於此因以爲名其峰際復有巖穴外如窗牖中有石林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銜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遙望銜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

蛉縣有長谷石將坪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迄今夷不敢往牧

弔鳥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嘲哳歲七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爲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

龍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顧瞻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白山冬夏有雪故名匈奴謂之天山過皆下馬拜

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其毛織作布用之若汚以火燒之則潔

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

慧遠廬山記畧曰山在潯陽南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居其下受道於仙人而托室巖岫時人咸其所止爲仙人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搆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南嶺臨宮亭湖下七嶺會同於東共成峰崿其巖窮絕莫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烟白雲映其外炳然與衆峰殊別西南中石門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

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

虞仲翔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 三國志注

賈充問夏統會稽土風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 晉書

許遠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李長科曰…乃汲元帝游山記叢之使我灑巖欲往

素豆月根本宏論

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在焉

許邁築精舍餘杭懸霤山而時往來茅嶺之洞室謂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常遊處

蘇峻平宗廟宮室並灰燼溫嶠議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久鎮之以靜群情自安

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

陶弘景止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梁書

烏鼠山俗呼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豆盧勣治渭有惠政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 北史

漫浪曰暴林心盼式大方能鎔鑄千古自言一家

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唐書

維州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望龍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山是也

李義表使天竺經泥婆羅國王延義表同觀阿耆婆瀰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

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徼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趣海雨則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 遼史

長興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宋末屢浚治泉不出元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有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元史

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

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以下游覽附

禹東巡登衡。夢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于黃帝之嶽。禹登宛委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史記注

習鑿齒罷滎陽歸。與桓秘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

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晉書

謝安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與伯夷何遠。

陶侃少漁雷澤。網得一織梭。挂之壁。頃雷雨作。化為龍飛去。

嵇康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遇之。咸謂神。

劉驎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

琰構曰淵水前深見同叔夜石髓之假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校書祭酒索商極諫。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

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慧斐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北山構園。號離垢。梁書

會稽郡有雲門、天柱山。王籍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

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板樹石。此室獨存。衡陽王命鍾嶸作瑞室頌。旌表之。

王先甲曰晉愛凝之與宗炳

劉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棲志文甚美

孔珪家園列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南史

陶弘景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宅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難止恒欲就之

劉凝之好山水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

嶺絶人跡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爾朱榮父與之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父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衰暮當為汝耳　魏書

王勝在并州雖戎馬塡閫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北史

馮亮雅愛山水結架巖林甚得棲游之適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僧本初曰名流托于勝境一經品題永不磨滅

白居易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木泉石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為墻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跡為人外交相携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遂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忘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　唐書

吳增曰履道所營不過兩渦而得諸人之贈生色最多

白居易罷杭州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罷蘇州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罷刑部侍郎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先是潁川陳孝先與醸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卧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酒酣琴罷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

石上矣。

孟郊尉溧陽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

元德秀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輒爲酣飲。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夜相驩，不問人事。

邵泰清曰：有文章交更佳。

太宗幸景龍門外觀水磑，謂侍臣曰：此水出山源清泠，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所及乎。宋琪曰：實因地脈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成也。宋史

沈遼徙池州，得九華秋浦，玩其林泉，遂築室齊山上，名曰雲巢，日杜門隱几，塵埃積筆硯。

林石生色。

張愈居青城山白雲谿，六召不應。喜奕碁，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

王若虛微服北歸，東遊泰山，憩黃峴峯，謂同遊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金史

張塘曰貪梓種瓜同於老圃子母五色文人揚詡之詞亦莫謂不若其亦故以[illegible]

草木

張塘曰、草木之名。備載爾雅。既紆且廣。殆無遺種矣。蒐自史冊者。寥寥無幾。不過掇寸柯于榱桷。拾一葉于蘺芷已耳。一柯一葉。安能盡草木哉。然緜棋把而千百其圍。自天喬而億萬其類。皆此柯葉昉也。特以槩三雅。當無不可矣。輯草木第五十六。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染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史記

卓氏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乃求遠遷致之臨邛。

故秦東陵侯召平、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東陵瓜。

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始種苜蓿蒲萄。

豫今之枕木、章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

蔣臣曰唐書從人之心變[illegible]之意

別。史記注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一病人夜往山中。聞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樹斷中一青牛走出、入豐水中、

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漢武帝幸雍、得奇木、其枝傍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要衣裳而蒙化者。漢書

王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召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供奉養。

鬼五緣曰二則亦可入衣秋中然與赤可食手出於服

佰衛陸门社廛一駢俌作

東京何九平莊與方杰曰羌盾蒜劣是一是二

泰地有鄄社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膄 青

女貞樹、冬夏常淸未常凋落若有節操故名、

定昌羌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

哀牢夷有梧桐花織以爲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

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樊重欲作器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上書陳狀帝勅太官勿復受獻、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勿妄言滅吾門也 三國志

孫晧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

李衡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枝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後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果殷足 三國志注

石勒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 晉書

蕭[illegible]三百此亦可名[illegible]

肅愼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其木生皮可衣土無鹽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

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爲彭城王義康而以次者進御文帝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座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宋書

萐甫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蠅堯時生於厨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

王寔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

行舂陽曰那于才曰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梧桐相忽成裕梧不合子才聞之

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寔後果不能終、南齊書

韓靈敏母亡家貧無以營塟與兄靈珍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塟事

王敬則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虜長攡北使還敬則問其種楊柳今各大小長攡曰虜中以爲甘棠

何遜作楊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楊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 梁書

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實如梨而赤國人食之績其皮爲布爲綿亦以爲紙

阮孝緒母疾須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有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解叔謙母疾夜稽首祈禱於庭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浸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南史

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便成酒

安德王納妃妃母薦二石榴於文宣前莫知其意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王子孫衆多帝悅 北齊書

高昌氣候温煖穀麥再熟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 周書

趙軌東鄰有桑葚落其家遣人拾還其主誡諸子曰

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隋書

白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若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艷膩皆同房獨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

日不惜蚕桑之利而惡其貪何不罪鐫官之[illegible]采

二十日。

摩揭陀獻波斯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劑。色味愈西域遠甚。唐書

大食國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契丹南掠。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五代史

契丹梟淝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一本而飽。

辛仲甫以右補闕出知彭州。州故少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以蔭行道。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宋史

錢昱與沙門贊寧談竹事。各疏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竹譜三卷。

范純仁以著作郎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四

錢塘張　墉石宗摘文
貴陽潘　馴韻人參訂

鳥獸

張墉曰。鳥獸之御人耳目者。可名呼指計也。其性情嗜欲聲音智力仁暴。亦無不可類別也。故艷異者所不貴。惟形殊名詭。產自荒遠。耳未嘗聞。目不經覩者。則侈言之。厥種無稽。其麗不億。王人綵斯著瑞。詞客用以充篇。而史氏不必盡紀。獨沈約宋書紀甚悉。豈卯金之興。果符隆準。故游宦集樞。若是其盛乎。夫兎鼠白者。世詫其祥。盧杲安重誨獨謂非然。則亦隨人爲汚隆矣。雲間遺駿。麟殿集鴿。皆雅事。鍾山養鼠。西昌呼魚。皆幻事。襄邑之穴語。符秦之市呼。江夏之牛犬。尤怪事。博物所遐覽。必以此已。輯鳥獸第五十五。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史記

能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謂之能。史記注

顏夢錄曰、解豸見鬬觸不直者、好惡正、與窮奇反。

窮奇、狀如牛而蝟毛、音如嗥狗、食人。

鼺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

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

梟羊似人、長唇反踵、被髮食人。

翡身通黑、唯胸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黄、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翡翠翡翠、因以爲名、

犀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

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郤、故南人名爲駭雞。

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

鸕鷀能沒深水、取魚食、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

鸀鳿似鴨而大、長頸赤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雌者生子、善鬬、江東呼爲燭玉。

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黄白色、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

八名龜、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得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鶡似雉雞、鬬死不郤。

鵔鸃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秦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恐獸所食、築墻繞之、其臍與地連、割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絶、則逐水草爲羣。

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塗足、可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

崇丘之山有鳥、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

梟鳥食母、破鏡獸食父、黄帝欲絶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

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羹、賜百官、以惡鳥故食

之。

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吞人毚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

鯖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

魑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

首陽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鵨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鵨以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垂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

郁咏清曰何必真有是獸世有此等人渾沌窮奇之名則當歸之

崑崙西有獸如犬長毛四尺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臟有腹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而往牴角有凶德而行依憑之名渾沌。

西北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

西方荒中有獸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而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

西南有人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羣而單名饕餮。

御史府中列柏樹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漢書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戇菴曰尤鳳樂動日鵲巢避風雉去巢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症

猶如麋善登木性多疑慮聞有聲即恐人來害之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漢書注

狐性多疑渡氷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

飛廉身如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

犀狀如水牛頭似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

一日千里
駿儀鷩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
尾毛紅赤光采鮮明
蜮生南越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
至死南方謂之短弧
章帝時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
角 後漢書
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顯宗異之以問劉復復
薦賈逵博物多識召見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

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馬援於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近
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
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輙有驗
效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
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輢
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
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

吳濤曰伯樂相□馬生下陸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腳五百里關筋豎膝如開趙皆千里三軍莫避但知所獲莫知所踰

下以爲名馬式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
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
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
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
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膝
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
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宅飲食

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
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
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天下以爲名裘
武語滕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
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 三國志注
孫皓信任何定定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
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萬一犬一兵養以
捕兎供厨
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

朱子觀日李叔堅之犬人行被冠而大不以爲怪則識倶絶

語犬曰、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至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晉書

苟晞見政亂懼禍。得珍物、即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

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中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入穴。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且中、鼠出入數語如前。王卒不應。日且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自顛蹶死。即失衣冠。取視之、常鼠耳。

郭文見猛獸張口相向。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室前。

趙王倫於殿下得異鳥。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與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苻堅有赦令。獨與王猛議於密室。左右悉屏。惟一大蒼蠅忽入牖間。鳴聲甚異。集於筆端。驅之復來。俄長

吳楨曰張華豈云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魂運數不[illegible]化爲蒼蠅[illegible]則集于筆呼于市者亦奸佞之魂[illegible]

安市人相傳、官且大赦。有司以聞。堅曰、禁中無耳屬之事。何從泄。所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愾然曰、其向者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慕容廆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伐棘城、皝出避難、欲乘之、馬悉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孔愉行經餘不亭。見籠龜買而放之。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愉討華軼、以功封餘不亭侯。鑄侯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愉悟、遂佩焉。

梁園聲白麟亦不食生蟲履生草正雅與麟此德

麒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麕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律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宋書

鳳凰不刳胎剖卵則至或翔或集雄曰鳳雌曰凰蛇
頭燕頷龜背鼈腹鶴頸雞喙鴻前魚尾青首駢翼鷺
立而鴛鴦思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
履正而尾繫武小音中鐘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
備舉興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
遊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
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
曰保長其樂也徘徘徊徊雍雍喈喈唯鳳凰爲能究
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

正下國故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
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終身居之
黃龍四龍之長不漉池而漁德至淵泉則黃龍遊池
能高能下能細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長乍存乍亡作
靈龜至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出五色鮮明
三百歲遊於蕖葉之上三千歲常遊於卷耳之上知
存亡明於吉凶禹卑宮室靈龜見
龍馬者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毛
鳴聲九哀 一作音

劉曰杲曰宋書佞言瑞應不必皆實亦可資聞

神鳥赤色而備五采雞身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
鳴舞樂處幽隱風俗從則至
騰黃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出白馬朱鬣王者任
良賢則見澤馬王者勞來百姓則至
夏馬駁黑身白鬣尾殷白駱白身黑鬣尾周馬騂赤
身黑鬣尾
赤熊佞人遠姦猾息則入國
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角端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

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周印神獸也星宿之變化
飛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
其德而至
騕褭與飛菟同各隨其方而至以明君德
黃帝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情以
戒於民爲時除害
駼者幽隱之獸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方亂乘我何之
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蚤也
范雲進見值有獻白烏者道成問此為何瑞雲位卑
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
道成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南齊書
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
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
江瞿曇白鼻
河南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
廷臣作賦
何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
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會稽鑄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
來則來遣去即去
盧度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
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
呼之魚次第而來取食而去
晉平郡昔出髯蚺膽可為藥有餉虞愿蚺者愿不忍

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蚺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
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
紀僧真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 南史
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
嗟則白鼠至 魏書
後主御馬藉以氈罽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
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
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鬬雞亦號開
府 北齊書
豫章王綜奔魏衆軍不得還者甚衆任煥有騂馬乘
之退走煥腳為矛所傷人馬俱斃歇於橋下矛復至
煥腳痛不復得上向馬泣曰騂子我於此死矣馬因
跪其腳煥乃得上遂免難 南史
鱷魚長三丈餘狀似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
利如刀劍食魚得麞鹿及人亦噉之
高昌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為行旅患風之
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
以為候亦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駃斯臾過盡若不

擇臣門客 唆好鬭雞一 雜值數千

防必至危斃 周書

眞臘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如鯽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隋書

李惠廳事有鸑爭巢鬬已累日惠令掩獲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以弱竹彈兩鸑既而一去一留惠笑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服其深察 北史

蕭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

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以人則之未嘗有闕

玄宗友愛諸王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 唐書

王毛仲初監馬二十四萬後至四十三萬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爲一隊相間如錯錦

柳仲郢遷秩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俱滿五日乃散

僖宗冲騃喜鬬鵝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鬬鵝一鵝至五十萬錢

崔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占曰雀五色而鳴此子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雅記美文章官止泰川令

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辛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盧若虛曰非也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褚無量墓側松柏有鹿犯之無量泣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塋樹因通夕守護自是群鹿馴狎不復

侵害無量終身不食其肉

侯斤因使者獻馬文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白曰皎雪騘曰凝露騘曰懸光騘曰決波騟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騧曰翔麟紫曰奔虹赤

波斯獻活褥蛇狀類鼠而色正青長九寸能捕鼠

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

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常得波斯馬牧海上生驄駒日步千里

張籍日化工以五方色飾萬物鈞理所有色在禽獸[illegible]在人

[illegible]

世稱青海驄。

貞觀時林邑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 唐書

循州進白兎、安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爲、卻而不白、 五代史

內苑畜珍禽奇獸、江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徽宗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宋史

帝問岳飛、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陳洪進在泉州、有蒼鶻翔集內齋、引吭相向、洪進視之、有魚觸其喉、卽以手探取、魚猶活、鶻翔齋中數日後去。

[illegible]

宋鎬使交阯、其國主一日、令數人扛一大蛇長數丈饋之、且曰、若能食此、嘗治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

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 金史

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臺上、其羽五色爛、

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長高可逾人、九子侍傍、差小、亦高四五尺、禽鳥從者萬數、形容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畢牛擊物驚之、俄有大鳥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皆不動、留二日西北去、按示其處、糞跡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 金史

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鹿形而馬尾、色

綠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元史

孫堅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還營 補三國志注

佽飛督王饒獻鴆鳥穆帝怒鞭之三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補晉書

揚州送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石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閼婆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補宋書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五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歙 黃顧仕際明參訂

補遺上

張墉曰或言創海探珠傾崑取琰天下之至快也子讀史殆類是乎余曰否余直排沙揀金者耳諸史晉宋以下浮冗猥雜即有珠螢玉氣悉爲土石砂礫所掩矧余借史而讀艮苦更僕日以隻手兩眸從事砂土中雖淘汰不遺餘力失出與入未必能免梓既竣復見數十則零落塵笥中友人黃際明氏請補之謂此猶明怖一室光搖十乘也余笑曰狐裘不足將補以黃狗之皮乎淳于生聞此當更絕纓矣顧韞美割愛終弗安盍采數十則不復類分壹從史書後先爲序以補之失補遺第五十九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

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史記

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田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君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隨何說英布歸漢至高帝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郭解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誅死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及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不敢乘車入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敢嘗酒食諸公以故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瞽叟使舜滌廩舜告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女衣裳鳥工往舜登廩得免去又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往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史記註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愈脫其衣冠有農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

猴五議曰文侯師子貝而禮干木秦人不敢加兵用齊何有于國

丁按瑞曰陸經注六子圻訓

富歷一

漢吉臣曰解勁諭爲人讚百

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魏文侯以客禮待段干木過其閭而軾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修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

伍子胥亡楚如吳時過專諸於途專諸方與人鬭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

周勃木彊敦厚不好文學毎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

周昌彊力敢直言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也於是上笑然尤憚昌

而廉仕曰在昔已然于今爲烈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文翁見蜀郡有蠻夷風欲誘進之毎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龔遂爲昌邑郎中令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脂婦人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煙脂今日始覩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煙肢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東海大朋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

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水東濁西淸左右不生草木

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

析增志曰雖有杜康可以解憂詎止爲老病之藥

隆慮公主子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武帝歎息良久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奉觴再拜上萬歲壽上起入省中少時召讓朔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 漢書

上官桀遷未央廄令武帝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

才坤曰門卒奇太守因之薦過又奇

韓延壽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愛君取敬兼者父也明府駕久未出騎吏父來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盟詛宣帝聞之問趙充國對曰羌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一也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

宗增曰嚴君而財用之資足因獸以濟與民同患之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王莽博募有技術待以不次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

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鄧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後漢書

楚王英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顯宗詔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

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辠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後暴至巨富輿馬僕隸比於邦君

王符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又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著書三十餘篇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

鮑永討彭豐等不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禮請豐等共觀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

洪吉臣曰一顧之聞古昔沂重今人則素如七其與

郗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去融大恨之范東至洛

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融出困病范隨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不

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冀深怨之
第五倫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第五種欲收舉未知所使聞從事衛羽素抗厲具告之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驅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藏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幷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收繫客具得

情狀州內震慄
單超積恨第五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種掾孫斌聞超謀謂其友人閭子直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超外屬為彼郡守可為寒心吾今追使君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行矣是吾心也斌將俠客追種及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以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夜行四百餘里歸匿於閭甄氏數年會赦出
羌豪感張奐恩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

茅坤曰據金帛案

枚奐並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譙玄不詣述使賜以毒藥太守齎璽書自至玄廬玄仰天歎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藥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太守為請許之
梁鴻與妻共入霸陵山中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肅宗求鴻乃易姓運期名燿字

采煬曰陽光慕德節名與

字亦欲相聯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問孔訢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文曰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後漢書注
先主東征還永安見馬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郤正著論論姜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

欒五儀曰伯約衣趙武侯一惟時假令長科曰不爱則惜惟蒼史自難

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鋼室無妾媵之嬖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賞賫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 三國志

郤正在内職與官人黄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假文見意號曰釋譏曰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狐梁託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

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曹操救劉延于白馬荀攸從畫策斬顔良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諸將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

張綸沖曰蔣武手斃父妾丁法子楊

所以餌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縱擊斬文醜

曹操討呂布襲破濮陽別屯布救兵至身自搏戰相持急典韋應募陷陣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管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

堂戸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笑曰實如君言輅曰遷官之徵其應行至頃之爲江夏太守

劉髆七歲母臨終戒髆以父之侍人有謟害性身死後懼必亂家汝長能除之吾無恨矣髆年十三謂兄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父怒遣人追髆髆還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父心異之遂不責

孫權任宜城山賊數千卒至權始上馬而賊鋒已交

於左右周泰奮激衛權膽氣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泰赴擊濡須拜平虜將軍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酣樂權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

常林少單貧非手力不取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妻自饋餉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樂安任嘏世為著姓夙智早成鄉人語曰蔣氏翁任氏童

方以智曰孔明云孝直在必能致主上東行即此可想見其才力

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法正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三國志注

趙雲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曹操聞何進謀誅宦官召董卓欲脅太后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

曹操諸將皆魏官號夏侯惇獨漢官自陳不當不臣之禮操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

吳本兼曰[illegible]固如程[illegible]殺

曹丕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善行氣廬江左慈知補導術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

虞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王岐難之聳書與族子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于丘園索良才于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蒙前上代周瑜呂蒙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性頗自負好凌人當有以待之密為肅陳三策秘而不宣

關羽與徐晃宿相愛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鍾會至漢城蔣琬巳卒會與其子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

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祀致敬願告其所在

鍾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旨悖傲多自矜伐又毀鄧報書手作以疑之

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司馬懿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雨不覺起收家惟有一婢見之后恐事泄致禍手殺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 晉書

王導謂顧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

尚書梅陶言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立為顏回

何劭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

乃止

何楨為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楨不以為

懸何美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

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伍瑞隆曰此欲與王謝爲峙而三

紀瞻性靜默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所著述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

桓玄曾於殷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劉邁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使邁下都避之玄果令追雋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

殷仲堪假節鎭江陵將之任孝武曰卿去有日使人

愍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荊楚之珍良以慨恨

陳桂林曰梁武亦以此術衍壯水師

徐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價減數倍居人貪而市之如是數四船版大積百姓弗疑及舉兵按賣券取之無得匿者旬日而艦辦

張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姑臧令以曾妖妄請誅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公之命何謂妖乎命止役

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惟劉聰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

劉曜亡之朝鮮變姓名爲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詔捕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俱去耳丈夫處身鳥獸投人要欲濟之況君子乎給資甚厚

姚興以禿髮傉檀外敗內亂遣尚書郎韋宗觀釁傉檀與宗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還言於興謂羣臣無傉檀匹未可圖也

張溥曰著于此見禀明于帝已

雷惡地猛毅清肅嶺北諸豪皆敬憚之潰降姚萇謂人曰吾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皆應跨據一方歟嘯千里遇姚公權屈分也

萬時華曰鞠仲之諛封孚之譏俱非引君之正

姚萇命姚當城於營處一栅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慕容德讌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慕容超政出權嬖軌憲日頹封孚屢盡匡救不納後臨軒謂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誰乎對曰桀紂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麴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抗厲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慕容超使韓範聘於姚興興曰燕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

廿二史識餘卷三十六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靖安舒春陽管生參訂

補遺中

劉裕與何無忌檀憑之等共建大謀相者相裕及無忌等並大貴推憑之無相裕密謂無忌曰旣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富貴檀不應獨殊及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捷　宋書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而拜告備於天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

胡恒曰嫌扇殺母阮嗣宗所謂禽獸不如

廢帝失德太后懃誓始猶見從後轉甚漸不悅五日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不華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王鎮惡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祖猛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王先甲曰爲在獨攬視上

張融奉勅聽講總明觀入搦私索酒飲已悶難畢忽
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劾免
王儉言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
徐羨之等秉權構孔甯子於太祖甯子嘗至金昌亭
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
王華閒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徐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
當見太平時不
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王華相埒華謂

世五臣十輔亦何允員

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
治
顧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
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
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
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出文券一
大廚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
須還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柴世堯曰顧閒折未見義方

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
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
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
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宋德既衰蕭道成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王延之
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三
王持平不送不迎道成以此善之 南齊書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
韜何偃爲一雙

焦竑曰唐人詩云仍王謝並風貌阮何夢

蕭道成踐阼召劉瓛入華林園談語謂瓛曰吾應天

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誡前軌之失加之
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道
成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崔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
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
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
蕭道成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張緒言
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
謝朓遷吏部尚書三上表讓或謂朓官未及讓沈約

張燧曰裘鼠之缺千載必所、

曰孫韓孔顗議記室、范曄議吏部、朱修之議黃門、蔡興宗議中書、楊謙之美本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

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昭寧、董卓輔政、改元永漢、一歲四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永興、一歲三號、海陵王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

梁帝衍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梁書

閻度曰歷歷行中若指掌旅而言之

隨王板鄧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張弘策從帝衍星下語時事、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衍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請定君臣之分、

帝衍命呂僧珍被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艛艦、葺之以茅、並立辦、將發、爭櫓、僧珍出所具者、船付二張、

舒齊□曰餘氣未殄深爲識者之憂

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

柳惲少子偃、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

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

陸雲公善奕棊、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帝衍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

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改年天正、永豐侯撝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

後主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喜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佯仆、移出省中、後主醒、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懽宴耳、陳書

戴顒父善琴、與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
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
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携客造之、勃等方進
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南史

戴孝綸曰聃守貞脫故行匪光明

戴勃疾、醫藥不給、顒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
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乃求海虞令、
事垂行而勃卒、乃止、

武帝禁畜讖緯、阮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
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

知、此言美矣、客有求者、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
人、乃焚之、

陶弘景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許
之、賜以束帛、勑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
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
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藿守論曰敦睦有三古風宜陶靖節以之詞子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七世同財、家
人無慍色、

阮孝緒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尋
其兄、欲造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殷芸
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

裴子野與徐勉言、阮孝緒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
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自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
采章似皇甫謐、

齊王道成在領軍府、令紀僧眞學手迹、下名報答書
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

陸驗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

謂驗爲生犀、

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巢尚之應聲曰、宜名天
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蔡薈清抗不與俗人交、李禥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
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
夷白乎、

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

齊帝道成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
局不倦、覆嘗抑帝手不許易行、

劉毅之荆州表求東還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裕出倪塘會毅胡藩請殺之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裕曰吾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

齊王道成遣褚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

臺陷百僚奔散蕭允整衣冠坐宮坊景軍弗逼也尋出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滅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蠟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

垣榮祖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

謝晦將之荆州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以古推今自免爲難

孫敬玉通蔡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

蔡樽奏用瑯邪王鈞爲殿中郎武帝嫌其不取參軍通累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衆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

謝瀹何點陸慧曉孔珪至張融弟鐵之舍點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

六謂融弟寶積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樸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

張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劉瓛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瓛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賞之衆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瓛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緣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

標取帛

武陵王曅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見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崇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王敬則與既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背吏唾曰汝得既陽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後補既陽令昔日鬬吏亾叛勸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

[illegible]矣

徐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出軍有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戮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范雲幸於竟陵王子良江祏求雲女婚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及祏貴雲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荊布之室理隔華盛出剪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後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

任昉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謂其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王儉領丹陽尹引任昉爲主簿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

陳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作賦仍限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

李遼曰庇後昇殞無祚者昇也祭酒人官兩失

王克遐曰羊微亦具相甚者

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皆備慕爲陳暄以
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
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
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明山賓薦朱异云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
色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
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
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
庾道愍在襁褓生母流漂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
府佐去交尚遠負擔冐險僅得達尋求經年日夜悲
泣暮雨止一村家有嫗負薪還道愍心動訪之乃母
也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涙
庾道愍精相板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明帝託以
己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
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
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
解
武陵王紀宴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沈

僧昭在坐咒厭十許鳴便息日晚王曰吾欲其復鳴
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蛙復喧然
杜坦從宋武還南朝常以荒傖遇之爲淸途所隔嘗
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
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
出於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
廷之薄也坦曰臣本中華高族因亂播遷南度不早
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超入內侍齒列
名賢聖朝雖復拔才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王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
出爲錢唐令昉贈詩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誰其執
鞭吾爲子御
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蕭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
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自以
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部下蔡會稽若問愼
不得答興宗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惠開素嚴部下
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答者
劉湛等誅義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鎭豫章沙門慧琳

陳子龍曰食祿刺史絕不顧長考功法當由特有氷山

覩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徙安成郡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前代有此我得罪宜也

出帝泛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元忠著縕領紅羅襦錦緣碧紬袴帝謂曰衣冠應有常式何物著百戲衣忠曰臣情存綺羅衣歌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魏書

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詣封囘坐未定謂囘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

何事爲便囘答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謂治生乎封囘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愧失色

孝昌後天下多務競以吏工取進文學大衰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邢昕嘲謔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

世祖將北征發民驢運糧使公孫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

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劉湘客曰亦化之所宣

抱老壽與洛州刺史石榮易妻而姦滕蔡布朝野御史中尉王顯奏言榮前在洛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拔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㡿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禽獸之不若請免

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

劉昶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呵詈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於御聽高祖優假之不以怪

李琰之善經史百家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

平恒忿子不率父業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

閻陽陵曰五年不爽方知在洛非魏

別搆精廬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酒食亦不與妻子同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

魏子建在洛開暇與李韶兄弟頗奕棊時人謂其耽好子建曰棊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臨邊事經五年未曾對局

獻武宴集西門豹祠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

文宣剃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 北齊書

文宣命邢邵制廢帝名名殷字正道帝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文宣不許曰天也

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高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段孝言贖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賢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貧躓者亦時有乞遺

汲洙曰原注不確

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

高祖每與李元忠宴席論敘舊事撫掌欣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大笑

崔暹從官日宴乃歸侵曉與兄弟問母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

博陵崔巖與魏收外兄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圓鼻平飯房笭籠着孔嘲玎

宣帝自稱爲天不欲令人同己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飲食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稱高祖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又禁天下婦人不得施

粉黛唯宮人加粉黛焉 周書

高祖東討齊王憲上私財以助軍費曰昔邊隅未靜下式願上家財江海不遜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

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趙貴謂其黨曰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

悅壯而許之

太祖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太祖召綽綽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留綽至夜問以治道臥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

雍州多盜韓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陽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憂耳悉署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分其地界盜發不獲以故縱論諸被署者惶懼皆首伏曰前者並某等為之列其徒侶姓名亡命隱匿者亦悉言所在褒取名簿藏之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間盜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羣盜屏息

馮翊王元季海徵柳蚪為行臺郎掌文翰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云柳郎中判事我

不復重看

高祖觀羣臣宴射虞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 隋書

李德林少有才名凡製文章動行於世不知者謂為古人齊天統中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

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許善

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

薛道衡遇李文博於東都奏爲從事房玄齡謂之曰公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揚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

秦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李文博家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

楊玄感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

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

文宣善自晦迹退朝還第輒閉門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 北史

明恒曰有風有規方愛占卜之有益人世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遷鄴百司並給兵力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其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吳遵世少入恒山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

憂入地矣終如其言

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鬭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曰

殺生文曰毒斷巧

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燕榮總管幽州、性嚴酷、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文帝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田式專以立威爲務、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田式以刻暴除名、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市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流涕曰、大人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旋復升用、大人何乃至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文帝以式罪已之深、復其官爵、

荊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庾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周文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殷吾曰一送一留波瀾無限

魏德深還貴鄉長、政清靜、不嚴而肅、尋轉館陶長、赴任、傾城送之、道路泣聲不絕、父老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以貴鄉爲詐、詣郡訟、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至、兩縣詣使訟之、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稱慶、館陶合境悲泣、從者數百家、

裴俠仕周、爲河北郡守、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

鼓、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疾竟瘳、宇文護聞之曰、裴俠病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而疾愈、豈非天祐其勤恪、

嵌補曰闞士先世遇顯何至辱子車鳳驗非雅名特紀者亦衍且知此

高閭早孤、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

張文詡遊太學、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遣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嘗從

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

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明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補南齊書

廿一史識餘卷三十七

錢塘張　墉石宗摘次

休寧吳　充德符參訂

補遺下

神堯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尸 唐書

高祖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誠辯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

舉徵官成張昌齡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太宗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巳傲物不得死爾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

楊素營仁壽宮封倫爲工監規構鴻侈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搆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旦帝果勞素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潮臣曰婦口北鳴爲人所料

李勣料敵應變皆契事機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

帛盡散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麗穠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輔公祏反、詔河間王孝恭討之、將發、大饗士、杯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罷、衆心爲安、

上元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伎分東西朋、高宗詔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郝處俊

曰、禮示童子無詐、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併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

武后求王羲之書、王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祖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

泉塘曰曇池
一派季子卿
事前猶後光
斜與爲比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之、謂皇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

讓皇憲從玄宗按舞萬歲樓、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餐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嫠居、政和公主棄三子、奪柳潭馬、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初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勢幸傾朝、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

羅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歲餘赦歸、霖潦積水、失其殯處、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朱世尭曰昔儒乃兩漢語

王紹宗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寶抗集諸生講論劉執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蓋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

張墉曰滿山公子乃有此考可稱

洛陽饑徐文遠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備弟子禮拜之入東都見王世充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可也

張五鎮曰避賢樂相樂聖銜杯

柳渾爲張延賞所擠罷政事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閾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白居易以詩自名而推禹錫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呵護

李晟與馬燧宴樂恩賜相望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

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重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

裴垍稱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袁客師亦傳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亡必得奴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而得亡奴

戚近爭爲奢詡漢陽公主獨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

祖所入文宗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常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𢀲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勑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岸與聖曰可以針驕矜盈

朗州接夜郎諸夷俗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劉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楚人以

送迎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於是武陵夷悉歌之

武后徙趙瓌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安定公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丈夫不應淹久至是我聞楊氏纂周尉遲迥乃周出猶能連突厥使天下響震况諸王國懿親宗社所託不捨生取義尚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為忠不同為逆王等勉之

太平公主天后所生愛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為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朱全忠兼四鎮　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長科曰唐醫書剖此汗下

或勸許胤宗著書貽後世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

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于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憲宗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朱敬則修國史韋安石閱其稿歎曰世人不知史官

張墉曰世間無此奇女子使風塵婢悉得若女安好賞賊數十人海之快恨不可也

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
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穆宗詔蕭俛撰王承宗先銘俛言承宗不臣違而後
復臣不忍稱道其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
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
突厥畔李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
汗大驚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
之可汗脫身遁太宗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
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李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彊取之女顧曰
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能轉移之嘗稱
陳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姒娣以固其夫
希烈許諾乘間謂仙奇妻賊終必敗宜審希烈死子
不發喪欲誅諸將自立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奇
妻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誅而入
子出拜斬之函希烈并妻子首獻天子
王鍔貢舉得蕭遘及遘與鍔竝位鍔入對踏殿中遘

謝慶曰鄭公之孫真箕疇之武

被起之僖宗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乃之幸也遘曰不
止以長乃鍔門生帝笑曰鍔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
我
鄭相如師事鄭虔虔未之禮間問所業相如曰孔子
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
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
汙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
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
虔詢相如果死矣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事誅二女沒入宮魏謩
言宗姓不育寵幸爲累文宗即出孝本女詔曰備灑
掃于內非曰聲伎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
間不可戶曉諫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
元行沖邀李元愷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
服新麗惟不稱以速咎行沖垢穢復與之不獲已而
受俟報以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
岐陽公主貴震當世所賜奴僕偃蹇皆上還丐直自
市壻爲澧州刺史主偕從者不二十婢乘驢不肉食

州縣供其拒不受。

杜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節度使嚴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

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張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鄭善果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答曰、秩俸乃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奈何妻子獨擅其利哉。絲枲紡績、婦人之務、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李克用在韃靼、懼其圖己、時時從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服以爲神。五代史

張燧曰、真義孝自然不奪。[illegible]氏則權宜之術、爲圖[illegible][illegible]

劉智遠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欲斂於民。李氏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救民意也。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不足、士亦不以爲怨。智遠改容謝之。

晉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末帝召王彥章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也。

王景仁擊趙、周德威距于柏鄉。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中不足懼也。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王克通曰、以利誘之亦是。

契丹犯塞、過祁州、刺史沈斌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劃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爲、

[illegible]曰、曾[illegible]爲怪、今以[illegible]

也。城陷狀自盡、

韓建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床榻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學書史。

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陳章者號陳野叉、乘白馬被朱甲、出入陳中、求周陽五。李克用戒德威曰、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部兵、見白馬朱甲者佯走避之。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過、揮鐵楇擊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史弘肇會飲王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醜垢逢吉、逢吉先出、弘肇索劍欲追之。

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充後宮、蜀法嚴禁奇貨出劍門、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楊廷鈞曰厚乎責人輕乎敢好諫陰之況

劉湘客曰用人不決誤國 仍注

王沔聰察敏辯、上前言事、能委曲敷繹、務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宋史

潘慎修掌李煜記室、張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疏之。煜子仲寓好蒲博、洎切諫、仲寓謝還、後人言仲寓蒲博如故、洎與之絕。仲寓死、洎不赴吊。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爲讐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素與徐鉉厚善、議事相忤、遂絕交。

太祖嘗召刑部郎中楊克讓、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侯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才識、朝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自奉、臣頗怪之。上怒、出克讓典郡、

張藏英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

為開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楇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剺其耳啖之遂負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三日刳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梁廻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奉使江南雖饋食亦不受江南人頗憚之既奉背貨直數萬緡廻大喜過望發舟縱酒繼日戀戀不發

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皆預坐梁廻性麤率尤不喜文士開寶中為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預坐罷之至淳化中蘇易簡白於太宗始復故事

周仁美過祗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王賓監亳州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賓妻妬悍賓不能制擅至亳賓具白上太宗召其妻俾衛士捽之杖百以妻忠靖卒一夕死

曾守論曰王于範例

丁謂機敏有智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難解者一言判之善談笑尤喜為詩圖書博奕音律無不洞曉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

丁謂在貶所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

馮伸已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已

日汲自供終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

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詠顯求霖三十年不得及知陳州霖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翼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張詠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

張詠躁果卞急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

張墉曰忠厚明白使人疑悲悽

王欽若最善陳從易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過汴水旱涸、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非獨爲貧亦以王公在宋欲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知我聽汴通乃行、

黃德和誣劉平降虜、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文彥博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謀翻獄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允彥博執其咎

仁宗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文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謀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

文彥博在洛、邵雍程顥兄弟、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

范仲淹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

范純粹論賣官之濫以爲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即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

李邈曰揣而切使聽者不怒而足以爲戒

文彥博欲貶蔡確於嶺嶠、范純仁爲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

楊懋負米養母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許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旣暝未嘗行不出戶

蘇軾與巢谷同鄉、軾顯在朝未嘗一來見謫嶺海親舊無相聞者谷慨然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笑其狂谷

竟往至儋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今至梅炎不旬日必見死無恨轍驚喜既見握手相泣而道平生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之曰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死公無止我閱其槖無數千錢轍方困乏強資遣之舟行蠻隸竊其裝谷從至新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巳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巳言而行志也

石介在太學何羣自蜀至介因館羣於家羣喜激揚論議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爲白衣御史羣

上言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不可羣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紬出太學羣徑歸

徐積中年有瞶疾屛處窮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

韓億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

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

劉日泉曰不持威儀正是簡處

錢景諶居許聞王安石得政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一最親者相坐其側顧景諶襏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

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

蘇軾敘歐陽修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吳太沖曰從人情看透荆處允明眼口作事

王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王閩徵時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一日大雪念閩奉母寒餒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閩母子凍餒[illegible]

炊爨悉解錦裘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
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悉老喪明自衛州往謁意必
念舊陶但出尊酒對之邈然
杜常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常跨驢讀書驢嗜草失
道不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
司馬光謂河南郡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
傳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
温是爲難爾
陸佃報聘遼歸半道聞遼主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請

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
始意君匍匐哭踊相見卽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尚
何所弔伴者不能答
呂陶同蔣堂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之
斷行闕句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作足之
陶書以獻不繆一字
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徽宗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
等十八人姓名勑侯蒙逮治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
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

周之變曰其孟明自應赦但恐未能留功補過後圖可

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縱而
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
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
悟釋不問
高永年戰沒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鄭僅下令非
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
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賈易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
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次旬輒復歸之

李熙靖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
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嗚泣索筆書唐王
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
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韓世忠獨攖秦檜怒又
詆排和議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
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將一二大將多曲狗檜苟

洪氏權曰錢[illegible]不恐而殺

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
韓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杜門謝客澹然自如
口不言兵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善釋老自號清涼居

士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韓世忠得疾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楊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謁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守卒忽炎即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王景奔晉石敬塘待之厚問景所欲對曰臣受恩隆厚誠無所欲因問之景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敬塘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甚寵嬖之後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責

祈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畧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祈宗驢

章頴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儹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人

宜之器曰聚淚俱下

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頴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繼相善類多所全佑頴之助云

德佑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豪傑皆應有衆萬人其友止之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誠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梁成大心術險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攙贊爲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

王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

使外國者皆假服紫孔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恥衣緋因求見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太宗憐之即賜以金紫

韓侂胄設僞學之禁沈繼祖等疏詆朱熹併及蔡元

錄五錢曰定
[illegible]學問中
得來

定州縣捕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
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徵睨
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
之志可謂兩得矣同子沉行二千里脚為流血無幾
微見言面

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慴旹有義社以備寇衆請
陸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
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
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

范沖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
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

張清曰此教
小得之孔氏
母

胡寅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
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
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
雨則張蓋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
釀糜為酒醉則縛而睡醒乃後解不然則殺人

高麗求醫詔使二醫往留二年歸王楷語之曰聞朝
廷將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直狼
虎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歸
奏其言已無及矣

阿保機生時才墮地體即如三歲兒能匍匐三月能
行 遼史

有司鞫逆黨凡三百餘人獄具太祖以人命至重死
不復生為賜宴一日隨其生平之好使為之酒酣或
歌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法[illegible]

決歎曰此曹塗炭生靈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
國以來所未嘗有誅之豈曰得已

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
所賜海陵喜言君賜者詔授五品官其人暴疾竟不
及授 金史

褚丞亮鄉試擢第金破真定棲境內進士赴試丞亮
與焉策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時皆承風旨丞亮獨曰
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忍言徑長揖出

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曰養出一

范文正公所償顧不多與 元史

順帝覽宋徽宗畫數賞不已巙巙曰徽宗洵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帝爲改容

趙孟頫才氣英爽世祖一見甚喜有青令出入宮門無禁一日行東御牆外道險馬蹶墮河帝爲移御牆稍西二丈許

廿一史識餘三十七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張墉撰墉字石宗錢塘人是編一名竹香齋類書摘錄二十一史佳事雋語分類排纂共五十七門末又附補遺一門略仿世說之體而每條下皆注原史之名其發凡議何氏語林濫及稗官然世說新語古來本列小說家實稗官之流而責其濫及稗官是猶責弓人不當爲弓矢人不當爲矢也且所重乎正史者在於叙興亡明勸戒核典章耳去其大端而責其瑣事其去稗官亦僅矣

史異編十七卷

〔明〕俞文龍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異編十七卷》提要

史異編序

史異者紀異也何異乎紀天地日星山川人物之變常也於變常何紀乎常者治徵變者亂徵也稱史異者皆正史之所載也稗官野史獨不記異乎以國史不書或妄誕而難信也史載矣而又集為一書者欲人君知恐懼脩省也作之者誰吾鄉水部余君也

君以變異散在各史則反常
者以當者掩集而成書則一
披覽而千古興亡得失之徵
得寓目焉蓋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日月星辰山川人物之

精與人君之行事每相感召
故或先事而告警或後事而
著應無示也無不示也惟聖
人能轉異以為常故曰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位

於上於是有和風甘雨景星
慶雲而彗孛氷雹之異息矣
地位於下於是有海晏河清
坤寧艮止而山崩地震之變
絶矣萬物育於中於是含齒

戴髮飛走動植之倫各適其
常而物怪人妖不書于冊矣
自古雖極治之世不能無異
惟脩德用人以禳之則雖有
其異而無其應故洪水滔天

而堯不以其故貶聖雉升鼎
耳而高宗不以其故損賢夫
人君者德則其祥不德則其
妖也妖由人興不由天降故
變古易常横徵暴斂是君之

彗孛氷雹也窮治土木妄興
師旅是世之山崩地震也女
寵内豎貪夫邪臣招權納賄
結黨蠹政是世之物怪人妖
也有一於斯雖無變異亦禍

人國可不慎乎
聖明御宇垂五十年海内雍熙
視唐開元宋慶曆不啻過之
而邇年海内異常之事時出
報聞若牛妖豕異猶其小者

近者陪京鼠渡江矣日相摩
矣天狗墜地矣又有京師河
赤陵寝地震白氣貫天彗星
掃斗經月方散見者寒心果
氣數適值陰陽錯亂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耶抑用人行政壅滯鬱結有上拂天意者耶何上天示儆其仁愛之無已也余觀春秋所書若星孛于太辰于北斗星隕如雨梁山

沙鹿崩大水大雨雹之類蓋詳哉其言之然二百四十年間惟此數事未有一年之內而變異迭出視春秋時尤有甚焉亦可畏矣哉余君之為此書蓋徵事於既往而寓意於方來忠愛之心藹然可想然篇中所載皆前世不祥之事何可使

人主聞之耶噫責不專在

人主也十月之詩言日食雷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所以警其君者至矣而後章繼之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然則覽是書者

凡百有位各思恐懼脩職以弭天變始稱畏天始稱敬君哉是為序

溫陵黄克纘撰

自序

子不語怪余獨錄異者何興必有禎亡必有孽此常理也有所惕則瞿無所儆則婾此常情也理之不能不常而異情之不能不異而常此又一定之數而不可易也夫異者異矣而常者未始異故脩而祥萃災弭否而祥謝災乘常也脩而災不為災否而祥不足祥常也脩而反重之

实愈生省惕否而反驕之祥益肆惱淫亦異而常也故曰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則大異之總歸於大常耳文龍性素嗜史往來於廿一代之間上下乎千帝百

王之迹嘗試刪輯史彙錄布宇内叢已膾炙人口茲不自揣復採異徵一帙録其尤者分門別彙序次合流于以補前刻之未備且以醒同志之倦眼一披閱間古今得失之林感應桴鼓之捷禨祥輯瑞之方庶幾少裨幸勿以余生為好異也者而嗔呶之

萬曆己未仲春之吉晉安中拙

余文龍書於金陵公署之拙我齋

史異編序

災祥之說其來自尚書春秋蓋天地人物皆有之災亦謂之祥或謂爲變或謂爲孽爲禍爲痾爲祦爲沴爲戾前代

諸史析爲五行天文志馬貴與通考總之曰物異而日月星辰風雨則屬象緯凡物悉天所覆地所載天地之氣失常感於物而異生焉二之非也鄭夾漈通志以洪範五行爲巫瞽之學人間禍福冥不可知一草一木繩以五行牽合附會此其論甚辨而可喜然亦後人談災祥求事應之

過而未可謂書春秋盡誣也余中拙工部取諸史中所載天地人物非常者爲史異編其理本尚書其法本春秋其事本各史志而取義于馬貴

與蓋人情耳目所習見聞了
不爲異非所習見聞必錯愕
疑惑因以恐懼脩省聖賢帝
王盛德大業于是乎資
今天子御宇久四方災祥之奏
歲無虛月而視爲故然曾不
知其異中拙既爲此編又取
天元玉曆關象緯者繪之成
圖蓋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
容僞枏臣之調爕儒臣之啓

沃爭臣之匡救得是編而陳
之于以警動
上心知天之示異爲仁愛爲告
誡懲既往戒將來詭禍爲福
久安長治豈曰小補之哉非
夫稗官小説若劉敬叔異苑
任昉述異記陶穀清異錄之
類可同日語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史異編目錄

日月

星纏

雲氣虹蜺

風雨雷雹霜雪

鼓震 鼓凡有聲者是震凡動徙者是

五行五事五色祥眚

旱荒

人痾

服飾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之屬

草木 凡花果皆是

鱗介 魚龍黿鼉之屬

羽蟲 鳳鶴鵝雀之屬

毛蟲 虎狐猫鼠之屬

蠃蟲 蝗螟之屬

謠讖 凡[illegible]征皆是

雜說 凡一十七卷

一凡屬夢兆者不錄

一先採入史觿者不重錄

歷代帝王紀年

史記 司馬遷撰

五帝

黃帝一百年 帝顓頊七十八年 帝嚳七十年

唐堯九十八年 虞舜三十九年

夏

禹十年 啓十年 太康失國

中康 帝相 少康

帝予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皋

帝發 帝履癸是爲桀

凡十七主計歲四百七十一年

殷

湯三十年 外丙三年 仲任四年

太甲稱太宗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稱中宗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稱高宗　祖庚　帝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帝辛是爲紂
凡三十一世計歲六百二十九年又云二十

九主四百九十六年

周
文王三分有二　武王六年　成王三十年
康王十二年　昭王　穆王五十五年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奔于彘周公召公行政號共和
宣王四十六年　幽王三年　平王五十一年
桓王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釐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年　襄王三十二年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定王二十一年　簡王十四年
靈王二十七年　景王二十年　敬王四十二年
元王八年　定王二十八年定當爲貞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考王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四年
安王二十六年　烈王七年　顯王四十八年
慎靚王六年　赧王五十九年
凡三十七主計歲八百二十七年

秦
始皇帝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凡二世計歲四十年

西漢班固撰
高祖十二年　惠帝六年　高后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
武帝
建元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元封六年
太初四年　天漢四年　太始四年
征和四年　後元二年

昭帝

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一年

宣帝

本始四年　地節四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黃龍一年

元帝

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成帝

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二年

哀帝

建平四年　元壽二年

平帝

元始五年

凡十二主計歲二百一十年

新莽

居攝三年　建國八年　天鳳六年

地皇四年

更始二年

東漢范曄撰　梁劉昭補十志

光武帝

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二年

明帝

永平十八年

章帝

建初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

和帝

永元十六年　元興一年

殤帝

延平一年

安帝

永初七年　元初六年　永寧一年

建光一年　延光四年

順帝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冲帝

永嘉一年

質帝

本初一年

桓帝

建和三年　和平一年　元嘉二年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九年

永康一年

靈帝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獻帝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二十五年

凡十二主計歲一百九十六年

前後兩漢共二十四主共計歲四百零六年

三國 陳壽撰

魏太祖武帝 仍建安號

文帝

黃初七年初號延康後改今元

明帝

太和六年　青龍四年　景初三年

齊王芳

正始九年　嘉平六年

高貴鄉公

正元二年　甘露四年

陳留王 即元帝

景元五年　咸熙二年

凡六主計歲四十八年

蜀先主昭烈帝

章武三年

後主

建興十五年　延熙二十年　景耀六年

凡二主計歲四十四年

吳主孫權

黃武六年　黃龍三年　嘉禾六年

赤烏十三年　太元二年

孫亮

神鳳二年　五鳳三年　永安七年

孫皓

元興一年　甘露一年　寶鼎二年

建衡三年　鳳凰二年　天璽四年

凡三主計歲五十五年

晉　唐太宗御撰

世祖武帝

泰始十年　咸寧五年　太康十年

太熙一年四月帝崩

惠帝

永熙一年即太熙本年五月改元　元康九年

永康一年　永寧一年　大安二年

永興二年先號永安建武後改今元　光熙一年

懷帝

永嘉七年

愍帝

建興四年

元帝

建武一年　太興四年　永昌一年

明帝

太寧三年

成帝

咸和九年　咸康八年

康帝

建元二年

穆帝

永和十二年　升平五年

哀帝

隆和一年　興寧三年

海西公

太和六年

簡文帝

咸安二年

孝武帝

寧康三年　太元二十一年

安帝

隆安五年　元興三年　義熙十四年

恭帝

元熙二年

凡十五主計歲一百五十八年

南朝　李延壽撰

宋武帝

永初三年

少帝營陽王

景平二年

文帝

元嘉三十年

孝武帝

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

前廢帝

景和一年初號永光後改今元

明帝

太始七年　泰豫一年

後廢帝

元徽四年

順帝

昇明三年

凡八主計歲六十二年

齊高帝

建元四年

武帝

永明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

隆昌一年

廢帝海陵王

延興一年

明帝

建武四年　永泰一年

廢帝東昏侯

永元三年

和帝

中興二年

凡七主計歲二十七年

梁武帝

天監十八年　普通七年　大通二年

中大通六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一年

太清三年

簡文帝

大寶二年

元帝

承聖三年

敬帝

紹泰一年　太平二年

凡四主計歲五十六年

陳武帝

永定三年

文帝

天嘉六年　天康一年

廢帝

光大二年

宣帝

太建十四年

後主

至德四年　禎明三年

凡五主計歲三十三年

北朝　李延壽撰

西魏道武帝

登國十年　皇始二年　天興六年

天賜六年

明元帝

永興五年　神瑞二年　泰常八年

太武帝

始光四年　神䴥四年　延和三年

太延五年　太平真君十一年　正平二年

文成帝
興安二年　興光一年　太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帝
天安一年　皇興五年
孝文帝
延興五年　承明一年　太和二十三年
宣武帝
景明四年　正始四年　永平四年

延昌四年
孝明帝
熙平二年　神龜二年　正光五年
孝昌三年　武泰一年
孝莊帝
永安三年
元曄建明一年附
節閔帝
普泰二年

廢帝朗
中興二年
孝武帝
永熙二年初號太昌次改永興十二月又改今元
文帝
大統十七年
廢帝欽三年無號
恭帝三年遜于周
東魏孝静帝

天平四年　元象一年　興和四年
武定八年遜于齊
共十七主計歲一百九十七年
齊神武文襄尚未建號不錄
文宣帝
天保十年
廢帝殷
乾明一年
孝昭帝

皇建 二年

武成帝

泰寧 一年 河清 四年

後主緯

天統 五年 武平 六年 隆化 一年

幼主恒

承光 一年

凡六主計歲三十一年

周太祖 未建號不錄

孝閔帝 受禪一年被弒

明帝

武成 二年

武帝

保定 五年 天和 六年 建德 六年

宣帝

宣政 一年即武帝崩年也 大象 二年先號大成二月改今元

靜帝

大定 一年

凡四主計歲二十三年

隋文帝

開皇 二十年 仁壽 四年

煬帝

大業 十三年

恭帝

義寧 二年

凡三主計歲三十九年

唐 自本紀至表歐陽脩撰 列傳宋祁撰

高祖

武德 九年

太宗

貞觀 二十三年

高宗

永徽 六年 顯慶 五年 龍朔 三年

麟德 二年 乾封 一年 總章 二年

咸亨 四年 上元 二年 儀鳳 三年

調露 一年 永隆 一年 開耀 一年

永淳一年　弘道一年

則天武后

光宅正月改嗣聖又改文明共一年　垂拱四年

永昌一年　天授二年初改載初　長壽二年初改如意

延載一年　天册萬歲一年初改證聖

萬歲通天一年　神功一年　聖曆二年

久視一年　長安五年初改大足

中宗

神龍二年　景龍四年

睿宗

景雲二年内革后先立皇太子重茂號唐隆後改今元

先天二年初號太極又號延和後改今元

玄宗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五年自二年以前稱年三年以後稱載

肅宗

至德二載　乾元三年　上元二年

寶應一年

代宗

廣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曆十四年

德宗

建中四年　興元一年　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

永貞一年

憲宗

元和十四年

穆宗

長慶四年

敬宗

寶曆二年

文宗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武宗

會昌六年

宣宗

大中十三年

懿宗

咸通十四年

僖宗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啓三年　文德一年

昭宗

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景福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三年　天復三年

哀帝

天祐四年

凡二十一主計歲二百九十五年

五代　歐陽脩撰

梁太祖

開平四年　乾化二年

末帝

乾化二年初友珪弒帝自立改號鳳曆末帝誅之仍稱乾化

貞明六年　龍德三年

凡二主計歲一十七年

唐莊宗

同光四年

明宗

天成四年　長興四年

愍帝

應順一年

廢帝

清泰三年

凡四主計歲一十六年

晉高祖

天福七年

出帝

仍稱天福一年稱爲八年　開運三年

凡二主計歲一十一年

漢高祖

接稱天福一年稱爲十二年　乾祐一年

隱帝

仍稱乾祐二年并前三年故史有三年之稱

凡二主計歲四年

周太祖

廣順三年

世宗

顯德六年內太祖於顯德元年正月崩故太祖不載

恭帝

接稱顯德七年寶只一年禪於宋

凡三主計歲十年

宋 脫脫撰

太祖

建隆四年　乾德五年　開寶九年

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四年　端拱二年

淳化五年　至道三年

真宗

咸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僖五年　乾興一年

仁宗

天聖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寶元二年　康定一年　慶曆八年

皇佑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八年

英宗

治平四年

神宗

熙寧十年　元豐八年

哲宗

元祐八年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徽宗

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七年　重和一年　宣和七年

欽宗

靖康二年

高宗

建炎四年　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

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　淳熙十六年

光宗

紹熙五年

寧宗

慶元六年　嘉泰四年　開禧三年

嘉定十七年

理宗

寶慶三年　紹定六年　端平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六年

開慶一年　景定五年

度宗

咸淳十年

瀛國公

德祐二年

凡十六主計歲三百二十年

遼脫脫撰

太祖

即位九年無號　神册六年　天贊四年

天顯一年

太宗

仍稱天顯十二年　會同九年　大同一年

世宗

天祿五年

穆宗

應曆十九年

景宗

保寧十年　乾亨四年

聖宗

統和二十九年　開泰九年　太平十一年

興宗

重熙二十四年

道宗

清寧十年　咸雍十年　太康十年

大安十年　壽隆七年

天祚

乾統十年　天慶十年　保泰五年八月降金

凡九主計歲二百二十五年

金脫脫撰

太祖
收國二年　天輔七年
太宗
天會十三年
熙宗
天眷三年　皇統九年
廢帝海陵
天德四年　貞元三年　正隆六年
世宗
大定二十九年

章宗
明昌六年　承安五年　泰和八年
衛紹王
大安三年　崇慶一年　至寧一年
宣宗
貞祐四年　興定五年　元光二年
哀宗
正大八年　天興三年初號開興後改今元

凡九主計歲一百二十二年

元　宋濂撰

太祖享國二十二年無號即位于金泰和之六年
太宗享國十三年無號內第六年金亡
六皇后稱制四年無號
定宗享國三年無號
己酉庚戌二年無君
憲宗享國九年
世祖
中統四年　至元三十一年

成宗
元貞二年　大德十一年
武宗
至大四年
仁宗
皇慶二年　延祐七年
英宗
至治三年

凡十五主計歲一百六十三年距金亡實一
百三十四年

史異編卷之一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日月

春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二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如其言也）可常乎（常可以此占之不）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星辰也）民心

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朓疾也仄慝遲也）

漢靈帝中平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

數月乃銷
漢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
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占曰事天不謹
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
數矣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巳丑五色氣貫日自卯至酉
占曰君道失明丑爲牛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
四月降
晉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銷

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
晉懷帝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
占曰近臣爲亂或諸侯有反者後劉聰破京都帝
蒙塵于苑庭
永嘉五年三月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
若飛燕者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
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三日並照虹蜺彌
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

諸侯爭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
立侯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
劉彊宇三分天下如日者似而非也
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
赤青珥
晉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
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晉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日生齒占曰天子有賊
臣桓玄簒位之徵也

安帝義熙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泰朝會前殿君臣
相泣是歲泰亡
南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泰地震
一日三變大異也綱目特書之
南宋後廢帝元徽二年五月月犯右執法太白犯正
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災
眚之來避何可免於是果于石頭戰敗死
南梁武帝太清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正旦不盡如鉤
是侯景反叛梁國滅亡之兆也

太清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

南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于東方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癸未日出將入時其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乃滅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

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見

唐高宗咸亨元年二月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赭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月有紅氣如垂帶

唐代宗大曆二年七月丙寅日傍有青赤氣長四丈餘三年正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凡氣長而立者爲直橫者爲格立於日上者爲冠直爲有自立者格爲戰鬬又曰赤氣在日上君有佞臣黃爲土功青赤爲憂

大曆十年九月戊申月掩熒惑畢昴參東及五車掌中有黑氣乍合乍散十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白氣十餘道如匹練貫五車及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占曰女主凶白氣爲兵喪五車主庫兵軒轅爲後宮其宿則晉及京師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

唐文宗太和二年十二月癸亥有黑祲與月如鬬

唐武宗會昌六年二月丁亥月出無光犯熒惑干太微頃之乃稍有光遂犯左執法

唐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兩日並出而鬬三日乃不見鬬者離而復合也

僖宗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日不可以

二虹百殃之本也

唐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甲申夜月有三暈裏白中赤黃外綠

唐哀帝天祐二年正月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

天祐二年二月巳巳日有黃白暈半環有蒼黑雲夾日各長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舊占半暈者相有謀蒼黑祲祥也夾日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爲叛臣如馬者爲兵

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
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苗訓指謂楚昭輔曰
此天命也旋有陳橋之變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
眞宗天僖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重光
宋徽宗政和二年四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
如梨大
宋高宗紹興二年二月丙子月未嘗闕而闕體如食
色黃白

宋瀛國公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朔日食既天地晦冥
咫尺不辨人雞鶩歸棲自巳至申共明始復
德祐二年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如鵝卵相盪
金章宗泰和三年十月戊戌日將暮赤如赭甲辰申
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
金宣宗興定三年十一月癸丑白虹二夾月尋復貫
之
金哀宗正大四年十一月乙未未時日上有二白虹
貫之

正大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明乍暗
左右有氣似日而無光與日相凌而日光四出搖
盪至沒
哀宗天興三年正月巳酉日大赤無光京索之間兩
血十餘里是日蔡城陷金亡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有物
漸侵入日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上
有抱氣
元順帝仍改至元三年正月丁巳日有交暈左右珥

上有白虹貫之
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三月壬戌日有暈內赤外青白
虹如連環貫之二十六年二月丁卯日有暈左珥
上有背氣一道

史異編卷之二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星變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

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晩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中宮天極星東宮蒼龍南宮朱雀西宮咸池北宮玄

武

張衡曰東南有三星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名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天狗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秦始皇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漢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乃入辰星出四孟占曰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漢武帝元封元年秋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漢昭帝元平元年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衆星隨

而西行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占曰大星大臣之象天文以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牂雲爲亂君四月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昌邑王賀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閒至紫宮十二月宮車晏駕

漢元帝初元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

反

漢成帝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舅子王商皆貴重任政

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塡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

所皆從西方來塡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塡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紀綱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

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暒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占爲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顓國遂行篡逆

成帝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哀帝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新王莽地皇四年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昆陽城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壓所謂營頭之星也（怪星晝行名曰營頭）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

覆軍流血三千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
陽擊敗之尋邑俱誅死溢水爲之不流
地皇四年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
漢光武建武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出太微出入
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
有聲如雷食頃止流星爲貴使太微天子廷北斗
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
有所伐殺
建武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

正北或東北二夜止是小民流移之象也
漢明帝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
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
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首傳詣
雒陽
永平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
地織女天之眞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光烈皇
后崩
永平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
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
地是歲多雨水
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
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帝果崩
漢順帝永和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
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
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
晝見六月丙午八月乙卯閏月乙卯太白俱晝見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
象也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
也
漢靈帝熹平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
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墻占曰文昌爲上將貴
相主大臣不利
靈帝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
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
靈帝中平五年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

市詆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
滅狀似枉矢明年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於省中
進亦被殺

漢獻帝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
角亢之南占曰有兵

獻帝興平二年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
又逆行守北河太史令王立謂宗正劉艾曰此金
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
又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

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惟委任曹姓
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
道深遠幸勿多言

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
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
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三國魏明帝景初二年遣司馬宣王征公孫淵淵屯
襄平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
墜襄平旋而宣王當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初淵家
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
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
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
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三國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
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
乎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

三國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於
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

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
軍上及墮軍中者皆喪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
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

晉武帝太康八年九月星孛於南斗長數十丈十餘
日滅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
中六年海西公廢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彗星出于箕尾長十餘丈經太
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

箕尾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箕尾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

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後卒有貴人張氏之禍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八月熒惑不見八十餘日魏太

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畱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間一歲而秦亡　鉤已曲蹤

後趙石勒如鄴時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又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旋而勒以疾死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爲彗入文昌貫五車埽畢拂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有司請禳之帝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何益

南齊廢帝永元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司徒右長史王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　騫字思寂

南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乙卯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武帝太淸三年春正月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隨武庫李遷仕及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

南梁武陵王紀將僭逆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

[illegible]部丙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
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
巳東出矣天道亦微哉

南梁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帥軍據三坡以討余孝勱
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
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
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爲豫章內史
熊曇朗所害

南梁承聖初侯景兵屯郢城有大星如車輪墜營中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白城出五色光
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
宋子仙等被禽

南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庚子夜有流星墜城中
帝援蓍筮之卦成取龜試驗之因抵于地曰吾若
死此下莫非命乎因裂帛爲書催王僧辯曰吾忍
死待公可以至矣辛亥魏軍大攻梁師敗績帝見
執

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
六旬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
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
象邪

北齊武成帝河淸四年三月彗星見有物隕于殿庭
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
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
兩齒絕白長出于脣帝直宿嬪御巳下七百人咸
見焉

北齊後主天統元年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

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

隋文帝開皇五年八月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

文帝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七
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

隋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景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
二旬而止二月巳丑彗星見於東井文昌歷大陵
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

大業中元進據吳郡稱爲天子江都郡丞王世充發
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

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元進爲世充所殺

大業十一年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

大業十二年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壞墻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大業十三年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七

月壬子熒惑守積屍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

唐高祖武德九年二月壬午有星孛于胃昴間丁亥孛于卷舌孛與彗皆非常惡氣所生而災甚于彗

唐太宗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李君羡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因出爲華州刺史尋因事誅之後應在武后專國

貞觀十九年七月壬午太白入太微是夜月掩南斗太白遂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

貞觀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占曰五穀以水傷

唐高宗上元三年七月丁亥有彗星于東井指北河長三丈餘東北行光芒益盛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九月乙酉不見東井京師分中台文昌將相位兩河天闕也

高宗開耀元年九月丙申有彗星于天市中長五丈漸小東行至河鼓癸丑不見市者貨食之所聚以

衣食生民者一日帝將遷都河鼓將軍象

唐則天久視元年十二月甲戌晦熒惑犯軒轅自乾封二年後月及熒惑太白辰星凌犯軒轅者六

則天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渾儀監尚獻甫奏臣受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之位火尅金臣將死矣武后曰朕爲卿禳之以獻甫爲水衡都尉水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是歲獻甫卒

唐中宗景龍二年二月癸未有大星隕於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雊

唐玄宗開元二年五月乙卯晦有星西北流或如
甕或如斗貫北極小者不可勝數天星盡搖至曙
乃止占曰星民象流者失其所也漢書曰星搖者
民勞
開元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微垣歷北斗
魁旬餘因雲陰不見
玄宗天寶十三載五月熒惑守心五旬餘占曰主去
其宮十四載十二月月食歲星在東井占曰其國
亡東井京師分也

唐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斗東北
流長數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出占曰是謂枉矢
肅宗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于東方在婁胃間
色白長四尺東方疾行歷昴畢觜觿參東井輿鬼
柳軒轅至右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
唐代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星如一斗器色黃
有尾長六丈餘出南方沒于東北東北于中國則
幽州分也
大曆六年九月甲辰有星西流大如一斗器光燭地
有尾迸光如珠長五丈出婺女入天市南垣滅
大曆自六年至十三年十二月止月入太微者十有
二入羽林者八熒惑三入東井再入羽林三入壘
壁月太白歲星皆入南斗魁中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熒惑太白鬬于東井京師分
也金火罰星鬬者戰象也
德宗貞元十九年三月熒惑入南斗色如血斗吳越
分色如血者旱祥也
唐憲宗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

如一斛器墜於兖鄆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雊所
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時占者
以爲日在戌魯分也不及十年其野王殺而地分
元和十二年九月巳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
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群鴨飛明若火炬
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礱礱墜地有大聲如壞屋
者三在陳蔡間
唐穆宗長慶元年正月丙辰有大星出狼星北色赤
有尾迹長三丈餘光燭地東北流至七星南滅八

月辛巳東北方有大星自雲中出色白光燭地前
銳後大長二丈餘西北流入雲中滅
長慶三年八月丁酉夜有大流星如數斗器起西北
經奎婁東南流去月甚近迸光散落墜地有聲
長慶四年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遂入井中晝
見經天七日而出因犯輿鬼京師分也
唐文宗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戌夜流星或大
或小觀者不能數。占曰民失其所王者失道綱紀
廢則然

太和八年六月辛巳夜中有流星出河鼓赤色有尾
迹光燭地迸如散珠北行近天棓滅有聲如雷河
鼓爲將軍天棓者帝之武備
文宗開成二年二月彗星於危長七尺餘西指南斗
戊申在危西南芒耀愈盛癸丑在虛辛酉長丈餘
西行稍南指壬戌在婺女長二丈餘廣三尺癸亥
愈長且濶三月甲子在南斗乙丑長五丈其末兩
岐一指氐一掩房丙寅長六丈無岐北指在亢七
度丁卯西北行東指己巳長八丈餘在張癸未長

三尺在軒轅右不見凡彗星晨出則西指夕出則
東指乃常也未有遍指四方凌犯如此之甚者
開成二年九月丁酉有星大如斗長五丈自室壁西
北流入大角下沒狀類枉矢中天有聲小星數百
隨之
開成五年春木當王而歲星小闇無光占曰有大喪
唐懿宗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畢昴在趙
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
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

而沒在楚分是謂長庚見則兵起
咸通十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
如旌旗乃隕
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天暴雨雷電有星大如桃起
西南墜于東北色如鶴練聲如羣鴻飛占爲姦謀
唐昭宗景福元年五月蚩尤旗見初出有白彗形如
髮長二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
蛇六月孫儒攻楊行密於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
墜於儒營上狀如破屋占曰營頭星也

景福二年三月天久陰至四月乙酉夜雲稍開有彗
星于上台長十餘丈東行入太微掃大角入天市
經三旬有七日益長至二十餘丈因雲陰不見
昭宗乾寧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虛間乍
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鬬經三日而二小星沒其
大星後沒虛危齊分也
唐昭宗天復元年五月有三赤星各有鋒芒在南方
旣而西方北方東方亦如之頃之又各增一星凡
十六星少時先從北滅占曰濛星也見則諸侯兵

相攻
天復元年五月自丁酉至于巳亥太白晝見經天在
井度十月大角五色散搖煌煌如火占曰王者惡
之
天復二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上衝人
初以爲燒火也高丈餘乃隕占曰機星也下有亂
天復二年十月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隧
占曰兵聚其下
天復三年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許色
小而黃至明年正月乃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熒
惑徘徊於東井間久而不去京師分也
唐哀帝天祐元年二月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赤炎
燄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占曰有反城有
火炎胡兵起
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
微中占曰天衡也天衡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
下兗後三日而黑風晦暝
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

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長星
天祐二年三月乙丑夜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
流至西北去地十丈許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
而黃長丈五許而蛇行小星皆動而東南其隕如
雨少頃沒後有蒼白氣如竹叢上衝方中色瞢瞢
占曰枉矢也
天祐三年十二月昏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
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乃曲行頃之分爲二占曰
有大孽

五代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
三更而止九月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五代晉張希崇高祖入立拜靈武節度使天福三年
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
當之乎明年正月卒
宋太宗淳化元年十二月壬午流星出天關南行歷
東井卽位攝提至大角東北墜於地光芒四照聲
如隤墻
宋眞宗咸平五年八月丙申有星流出東方西南行

大如斗有聲若牛吼小星數十隨之而隕
咸平六年十二月乙酉威虜軍有星歷城西北尾跡
長數里光照地落蕃帳有聲如雷者三
眞宗景德三年四月戊寅周伯星見出氐南騎官西
一度狀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鑒物歷庫樓
東 此景星也
宋陳堯咨字嘉謨官拜武信軍節度使忽一日所居
楝摧大星貫于庭散爲白氣已而卒 眞宗朝
宋仁宗天聖六年四月甲申夜漏欲盡有星大如斗
器自北方至於西南光照地有聲如雷曳尾跡長
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戊戌含譽星見東北方其色黃
白光芒長二尺許
宋英宗治平三年三月辛巳夕彗星見西南北有星
無芒彗益東方別有白氣一闊三尺許貫紫微極
星犴房宿首尾入濁益東行歷文昌北斗貫尾至
壬午星復有芒彗長丈餘闊三尺餘東北指歷五
車白氣爲岐橫天貫北河五諸侯軒轅太微五帝

坐内五諸侯及角亢氐房宿癸未彗長丈五尺星
有彗氣如一升器歷營宿至張凡一十四舍積六
十七日星氣孛皆滅
宋神宗熙寧二年六月辛酉晝有流星夕有星透雲
出織女西南急行入濁沒赤黃有尾跡
宋哲宗紹聖四年八月己酉彗出氐度中如塡有光
色白氣長三丈斜指天市左星
宋徽宗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如杯口大光
芒散出如碎星長六丈闊三尺斜指東北自奎宿

貫婁胃昴畢後入濁不見

宋高宗紹興十七年正月乙亥妖星出東北方女宿內小如歲星光芒長五丈二月丙寅始消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出濁際大如日與月相摩盪而入

宋理宗端平二年春天狗墜懷安金堂縣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化爲碎石其色紅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方斂退行輿鬼歷井

參凡四月乃滅臺諫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賈似道力辨且乞罷政帝勉留之

宋度宗咸淳十年九月壬寅有星見西方曲如蚓

宋瀛國公德祐元年二月丁亥有星二鬭于中天頃之一星墜

遼穆宗應曆十一年二月丙辰蕭思溫奏老人星見乞行赦宥十三年二月乙巳老人星又見

遼道宗咸雍元年十一月壬戌有星如斗逆行隱隱有聲

金海陵正隆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如杯長二丈餘其光燭地出太微沒於梗河之北

金章宗太和六年八月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前其夜五更熒惑與輿鬼積尸氣相犯在七寸內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後其夜五更初熒惑在輿鬼積尸氣中

泰和六年十一月庚子日斜有流星二光芒如炬幾及一丈起東北沒東南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飛星如火起天市

垣尾跡如赤龍之狀移刻散

大安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於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移刻滅二月客星入紫微垣光散爲赤龍

衛紹王至寧元年春三月正午日月太白皆相去咫尺

金宣宗貞祐三年秋七月戊午有星如太白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入貫索中

貞祐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日色赤長
丈餘墜於西南其聲如雷
宣宗興定二年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
其光燭地自東北至西南而墜其光如塔狀先有
聲如風後若雷者三牕紙皆裂
興定三年七月壬寅初昏有星自西南來其光燭地
狀如月而稍不圓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環之若迸
火然墜於東北少頃有聲如鼓
興定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斗牛二百三十有

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玉等奏以爲臣強之象請
致祭以禳之宣帝曰斗牛吳分蓋宋境也他國有
災吾禳之可乎
金哀宗天興元年九月己酉彗星見東方色白長丈
餘彎曲如象牙出角軫南行至十二日長二丈十
六日月燭不見二十七日五更復出東南約長四
丈餘至十月一日始滅凡四十有八日司天奏其
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當滅也何
乃不先不後適丁此乎

元世祖至元元年七月甲戌彗星出輿鬼昏出西北
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見東北凡四十餘
日
至元十年三月癸酉客星青白如粉絮起畢度五車
北復自文昌貫斗杓歷梗河至左攝提凡二十一
日
元成宗大德三年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
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
大德七年十二月庚戌彗星見約盈尺指東南色白

側在室十一度漸長尺餘復指西北掃騰蛇入紫
微垣至八年三月乙丑乃滅凡七十四日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至於
大角房尾跡約三尺化爲白氣聚於七公南行圓
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元仁宗延祐二年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十一
月丙午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明年
二月庚寅乃滅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甲辰辰星犯外屏西第一星

辰星太白熒惑填星聚於奎宿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一月冬至夜陝西耀州有星墜
於西原光耀燭地聲如雷鳴者三化爲石形如斧
一面如鐵一面如錫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至正十六年冬十一月大名縣有星如火自東南流
尾如曳彗墜入於地化爲石青黑光瑩狀如狗頭
其斷處類新割者有司以進太史驗視云天狗也
命藏於庫
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戊寅太白生黑芒環繞太白乍

東乍西乍動乍靜癸未太白生黑芒忽明忽暗乍
東乍西
至正十九年正月癸丑流星如酒盃大色赤尾跡約
長五尺餘起自南河沒於騰蛇其星將沒迸散隨
落處有聲如雷
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乙亥流星如桃大色赤尾跡約
長丈餘起自房宿之側緩緩西行沒於近濁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戊申彗星不見星形惟有白氣
形曲竟天西指掃天角

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庚子孛星見於紫微垣北斗權
星之側色如粉絮約斗大往東南行過犯天棓星
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戊子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
太白犯鍵閉己丑流星如酒杯大分爲三星緊相
隨前一星色青明後二星色赤尾跡約長二丈餘
起自東北後緩往西南行沒於近濁

史異編卷之二終

史異編卷之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雲氣虹霓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霓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為亂君為喪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氣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舡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卧如雙蛇如飛鳥如决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首又云如人叉

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黄爲緣者皆欲降伏之象
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
或青雲黄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
觸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
雲分爲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
氣如貍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
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淮雉臨城

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
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
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
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
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
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
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册蛇赤氣
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
下有流血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
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漢昭帝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
風亂鬊音舜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
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

五將征匈奴
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
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
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
以此知四方欲動者又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
明年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山陽鐵官亡徒蘇
令等俱同月謀反
漢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
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一刻而止名

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後民間果
興訛言
建平二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
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
子有陰病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
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明年遼東鮮
卑寇右北平
漢順帝陽嘉元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郎顗以
爲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且歲星出右年穀
不登宜審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
序　按房心天帝明堂布政之宮也
陽嘉元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廣二尺長五丈從
西方天苑趍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郎顗上言以
爲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責躬豫備以消妖氣
漢桓帝延熹八年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
不軌常道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

耀褒楷上言中耀天王也傷小星者天王子也太
微天廷五帝之坐而令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
漢靈帝熹平二年四月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
第四星占曰大戰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
黑如車蓋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
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
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後皇后

何氏攝政二兄秉權卒起兵革之禍
光和元年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
三國魏清河王經去官還家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
燕爵者入經懷中殷殷有聲隨解衣彷徉招呼婦
人覓索不見以問管輅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
行至頃之徵爲江夏太守
三國蜀先主章武二年六月有黃氣見自秭歸十餘
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先主有猇亭之敗
三國吳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

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旻延數里衆皆往觀視
父兄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
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之以告隣母隣母曰安
知非吉徵也果生堅歷策權據有吳國尊謚爲武
烈皇帝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發詔戒懼
吳諸葛恪一日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
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尋爲
孫峻所殺

晉惠帝永康元年十一月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
聲
晉懷帝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
升天南北各二丈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巳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
五日乃止近黑祥也四年帝降劉曜
晉安帝義熙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
後劉裕代晉
後趙石韜居西宮爲泰公時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
光殿梁長十丈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
爲三狀若疋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
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鱗子
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
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當當之是夜韜
讌其僚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
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
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流涕左右莫不
歔欷因舍于佛精舍爲兄宣刺客楊杯等所殺

後秦姚興時白氣出于北方東西竟天太史令任倚
言於興曰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赫連勃勃乞伏
乾歸果作亂
南宋孝武帝初爲都督江州刺史文帝遣伐緣江蠻
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
少從高祖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
失所在有紫雲二蔭于牙上
南齊武帝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
法曹王融上金天頌王儉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

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

南齊高昭劉皇后智容生時有紫光滿室后寢卧兄有羽葢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及殂歸葬泰安陵門生王淸與墓工始下插有白兎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兎還栖其上

南梁武帝初爲齊雍州刺史時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盤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淸朗其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葢望者莫不異焉

武帝中大通五年春正月庚寅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武帝大同十年春正月庚子帝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

南陳武帝永定二年夏四月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

南陳宣帝泰建五年二月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南陳後主禎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罷

北魏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蔣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擒之

北齊武成帝河淸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葢之一夜盆自破帝殺樂陵王百年以厭之

北周庚季才字叔奕大定元年正月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巳見宜應天受命隋文帝從之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雍閒牙內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月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

隋開皇中楊素華陰冢上有白氣屬天蕭吉密言於
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
帝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以
遼東未滅不遑私家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

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
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八里
幷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
餘人

隋文帝仁壽元年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

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
亡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三月常霧起昏暗十步外不
見人是謂晝昏占曰有破國

唐肅宗至德二載正月丙子南陽夜有白虹四上亘
百餘丈

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壬午日沒有赤氣五出於
黑雲中亘天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白虹闊五尺東
西亘天

唐文宗太和七年十月西方有白氣如杜者三

唐懿宗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卵

唐僖宗光啓二年四月有白氣頭黑如髮自東南入
于楊州滅

唐昭宗景福二年十一月有白氣如環貫月穿北斗
連太微

昭宗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蜺背璚瀰旬日有赤氣自
東北至于東南

光化四年冬帝在東門武德門內煙霧四塞門外日
色皎然

昭宗天復元年八月西方有白雲如履底中出白氣
如匹練長五丈上衝天分爲三彗頭下垂占曰天
下有兵

五代晉出帝天福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
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卽開運元年）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巳卯夜西方起蒼白氣長五
十丈貫天船五車亘井宿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巳巳夜
北斗
宋太宗至道二年二月丙子夜西方
八道如彗帶稍經天漢參錯如交
方主兵勝
宋眞宗咸平三年十月辛亥黑氣貫
午黑氣長三丈餘貫心宿入天市
散
眞宗景德元年七月辛亥黃氣出壁

正月丙寅黃白氣貫月黑氣環之
眞宗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有氣出紫
燭地
宋仁宗康定元年八月庚辰夜東方
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月長丈餘衝
宋神宗熙寧二年七月甲申日下有
每夕有赤色見西方隅如火至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九月巳酉夜赤氣
氣數道

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
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
硜有聲黑氣蒙之見人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
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自春歷夏
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
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
寖少而亂遂作

宋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曀狂風迅發竟
日夜西北陰雲中如有火光長二丈餘闊數尺民

時時見之

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初出兩黑氣如人形
夾日旁至巳時乃散

建炎四年五月壬子赤氣亘天中有白氣十餘道貫
之如練起於紫微犯北斗及文昌由東南而散

高宗紹興三年七月劉豫毀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

宋孝宗淳熙元年十月戊寅東北方生曲虹

淳熙十年正月戊子西南有白氣如天漢而明南北
廣六丈東西亘天

遼太祖天顯元年正月己未白氣貫日

遼道宗壽隆七年正月壬戌朔夜白氣如練自天而
降黑雲起於西北疾飛有聲北有青赤黑白氣相
雜而落甲戌上崩

金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庚子上在江寧州進師攻遼
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
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

金海陵天德二年十二月乙卯慶雲見狀如鸞鳳五
彩

大德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
日乃霽

海陵正隆六年六月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
日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於室上又夜有
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
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閭室中有車馬聲仰視
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
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征

金世宗大定七年閏七月己卯午刻慶雲環日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乙卯巳初日有暈左右有珥上有背氣兩重其色青白而厚復有白虹貫之亘天其東有戟氣長四尺餘五刻而散

金章宗泰和五年九月戊子戌時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中有白氣貫徹乍隱乍見既而爲雨隨作風至二更初黑雲間赤氣復起於西北方及正西正東東北往來遊曳內有白氣數道時復出沒其赤氣又滿中天四更皆散

泰和六年正月龍山縣西見有雲結成牛車行帳之狀或如前後摧損之勢驅時乃散

泰和六年九月乙酉將五鼓北方有赤白氣數道起於王良之下行至北斗開陽搖光之東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氣如堤內有白氣三似龍虎之狀十月巳卯東北西北每至初更如月將出之狀明至夜半而滅經月乃巳

金宣宗貞祐初白氣貫紫微司天李楝奏曰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庚午省前有氣微黃自東北亘西南其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光倏見如二星移時乃滅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辛卯絳州有虹氣起自北方蔽天幾半移時方散

至正十八年三月辛丑夜大同路有黑氣蔽于西方聲如雷然俄頃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

光以物觸地輒有火起至夜半空中如有兵戈相擊之聲

至正二十二年京師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掃太微

至正二十三年六月絳州日暮有紅光見于北方如火中有黑氣相雜又有白虹二直衝北斗逾時方散晉寧路北方日暮天赤中有白氣如虹者三一貫北斗一貫太極一貫天潢至夜分方滅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

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煆鐵初出于鑪頂上有光燄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

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七月癸酉京師赤氣滿天如火照人自寅至辰氣燄方息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乙亥京師黑霧昏暝不辨人物自旦近午始消如是者旬有五日

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乙丑冀寧文水縣有白虹貫日自東北直繞西南雲影中似日非日如鏡者三色青白踰時方沒

史異編卷之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風雨雷雹電雪

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九月陳留雨穀形如稗實

漢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死者衆

漢安帝永初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如雁子

永初三年五月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六年四月沛國渤海大風拔樹二萬餘枚

永初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殺六畜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冀專權枉殺故太尉李固

杜喬天下兗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靈帝建寧二年四月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巳上百餘枚

漢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此雹最大故天下潰亂

三國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南門飛落明年權薨

晉武帝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晉惠帝元康三年六月弘農湖城華陰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專恣陰氣盛也

元康九年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

晉永和三年趙王虎築華林園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有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時士卒凍死萬餘人所過郡縣儲糧無復孑遺後趙建元十三年

南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春正月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帝悅

南宋明帝太始四年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宮

宋竟陵王誕初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宵中夜閒坐有赤光照

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毦既覺巳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皆赤

永明六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永明八年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

南梁武帝天監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
三象入建鄴
武帝大同元年冬十月雨黃塵如雪二年十一月亦
如之攬之盈掬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長二尺三
年春正月壬寅雨灰黃色
侯景矯詔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並失所帶
劒水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
兎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
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共吹脣唱吼而上及

升御牀牀脚自陷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
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石頭之敗
瘤隱陷肉中
南梁王僧辯與陳武同討侯景發鵲頭中江而風浪
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
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
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
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
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

南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丁巳天雨黃沙
南梁元帝徐妃昭佩初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作
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
又大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後果
不終婦道
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
兩城主帝親觀閱風雨總集部分未交旗幟颺亂
帝趣駕而回無復次序風雨隨息衆竊驚焉
南陳武帝永定三年春正月丁酉夜大雪及旦太極

殿前有龍跡見
南陳文帝天嘉六年七月癸未有大風自西南至廣
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
南陳宣帝太建七年閏九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
輿駕幸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
亭
太建十年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
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及鴻臚府門八月戊
寅隕霜殺稻菽

北魏王早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嘗與客清晨
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
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
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别語訖便入召家人
鄰里辭别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
有馬一白一赤從冊而來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
時太武圍凉州未拔故許彥薦之也
北齊武成帝清河二年十二月大雨雪連月南北千
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

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乙丑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
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
文帝元壽元年二月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
湫水移於始平
隋煬帝大業十年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
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
疾驅而歸
前趙劉曜時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
歛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
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既而巴氐
反叛
後趙石勒時襄國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
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
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任汪等
監營鄴宮時又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
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
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數萬

唐高祖武德初突厥國中雨血三日
唐高宗總章二年六月冀州大雨水平地深一丈壞
民居萬家
唐則天垂拱二年九月巳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
風雨震雹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
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
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非慶宜側身脩德以答天
譴后怒流于嶺南
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占曰天雨

草木多死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材村有震電入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井厠相通或衝冢墓柩出平地無損李國姓也震電刑威之象地陰類也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肅宗年號）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千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鬬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計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躒聲有日者占曰不及五月茲地當殺戮

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唐文宗開成五年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三十六牛馬甚衆

唐懿宗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近火沴水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唐僖宗廣明元年四月朔東都有雲起西北大風隨之長夏門內表道古槐樹自拔者十五六宮殿鴟尾皆落雨雹大如柸鳥獸殪於川澤

唐昭宗天復元年帝在鳳翔爲梁軍所圍逾年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遂與梁和

天復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

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其氣如煙其味苦

宋太祖建隆四年四月癸巳夜半雷起于京師開封縣署役夫劉延嗣萬進震死頃之復蘇有煙焰自牖入室因駭仆徧體焦灼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甘露降河東縣廨叢竹凡三日

太宗端拱二年八月興化軍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胷曰大不孝

太宗淳化二年十二月資州廨及延壽觀德純寺甘露降松栢凡六日

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雄軍德博州天降紅雪盡血雨

宋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地上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日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

宋神宗熙寧元年荊襄間天雨白氂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三月潭州雨毛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爲龍腦價爲之賤至京師一兩纔直錢一千四百

熙寧二年建州民楊緯言元年三月大雷雨所居之西有黃龍見下獲一木如龍而形未具七月大雷雨復有龍飛其下及霽木龍尾翼足皆具歸合舊木宛然一體圖象以進

熙寧八年五月雨黃毛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

元豐三年六月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來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是歲大稔

宋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飛鳥多死

徽宗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盖水信也至是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堤殺其勢入汴由五丈河下通梁山濼半月乃平

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爲北京留守天雨紙錢于營
中厚盈寸明日與金人戰城下敗績紙臼祥也
高宗紹興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數十爭赴土
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
紹興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張宗元出撫
淮西軍寓建康槃冰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相
敷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
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安村大風雪
夜半若數百千人行聲語笑歌哭雜擾忽遽而凝

寒陰黑咫尺莫辨明旦雪中有人畜鳥獸蹄迹流
血汙染十餘里入山乃絶
宋孝宗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
通黑
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
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淳熙三年九月久雨十月癸酉孝宗出手詔決獄援
筆而風起開霽
淳熙十一年二月臨安府新城縣深浦大雨黑水終
夕
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昧爽禱雨太乙宮乘輿未駕
有大聲自内發及和寧門人馬辟易相踐有失巾
屨者
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癸酉大風雨雹大如桃李實
平地盈尺壞廬舍五千餘家禾麻蔬果皆損
宋理宗端平三年七月天雨血
理宗寶祐二年蜀雨血
遼聖宗開泰七年五月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

至鼻灑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颺四十二人
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獲免一酒
壺在地乃不移
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
道宗太康九年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餘馬死
者十六七
金熙宗天眷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寢殿
鴟尾壞有火入帝寢燒帷幔上懼徙別殿丁丑有
龍鬬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

木瓦人畜皆飄揚十餘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
石抹里壓死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六月戊申西南路招討司苾里
海水之地雨雹三十餘里小者如雞卵其一最大
廣三尺長丈餘四五日始消

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於臨潢之境其形上銳
而赤食之味頗苦

金章宗明昌六年八月風雨大作雷電震擊龍起渾
儀鰲雲水趺下臺忽中裂兩摧渾儀仆落臺下旋

命有司營葺之復置臺上貞祐南渡以渾儀鎔鑄
成物不忍毀折若全體以運則艱於輦載遂委而
去

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來吹
帛一段高數十丈宛轉如龍墜於拱辰門內

金宣宗興定三年四月陝右黑風晝起有聲如雷頃
之地大震平涼鎮戎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以
萬計雜畜倍之

興定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聲四月丁丑大風
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鑰開文牘飄散不
知所在

金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視朝尊太后爲仁
聖宮皇太后大元妃爲慈聖宮皇太后是日大風
飄端門瓦昏霾不見日黃氣塞天仁聖又夢乞丐
萬數踵其後心惡之占者曰后爲天下母百姓貧
窶將誰訴焉遂勑京城設粥與冰藥以應之人以
爲壬辰癸巳之兆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七月龍慶路雨雹大如雞卵平

地深三尺餘

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庚申朔河南省雨血是日衆
官晨集忽聞燔柴煙氣既而黑霧四塞咫尺不辨
腥穢逼人逾時方息及行禮畢日過午驟雨隨至
霑灑垩墻及裳衣皆赤

元統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
天雨氂事不齊

順帝仍改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毛如線而綠俗呼
云菩薩線民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仍改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舍田禾甚衆民皆棲於樹木郡守僧家奴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仍改至元四年四月辛未京師雨紅沙晝晦

仍改至元四年四月癸巳淸州八里塘雨雹大過於拳其狀有如龜者有如小兒形者有如獅象者有如環玦者或楕如卵或圓如彈玲瓏瑩徹色白而堅長老云大者固常見之未有奇狀若此

仍改至元五年四月鎮江丹陽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裳衣皆濡成紅色

仍改至元五年六月庚戌汀州長汀縣山蛟出大雨驟至平地湧水深三丈餘漂沒民居八百餘家壞田二百餘頃

順帝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于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

至正六年二月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小者如雞子斃禽畜甚衆

至正六年九月彰德雨雪結成琉璃

至正十一年四月乙丑彰德雨雹大者如斧時麥未刈頃刻亡去田疇堅如築場無稭粒遺留者地廣三十里長百有餘里樹木皆如斧所劈傷行人斃禽畜甚衆

至正十一年十月衢州東北雨米如黍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黍如

蘆穄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荳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庚戌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懷慶路河內縣及河南府天鼓鳴于西北是日脩武襄垣皆無雲而雷聲震天地

至正十七年正月巳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

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皆鳴人持鎗矛忽生火燄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

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珠葆彌望不絕
凡五日始解
至正二十五年六月戊申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
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至正二十七年二月乙丑永州城中晝晦雞棲于塒
人舉燈而食既而大雨雹逾時方明

史異卷之四 終

史異編卷之五

明　晉安佘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鼓震 鼓凡有聲者是震凡動搖者是

春秋魯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巳卯晉文公卒庚辰將
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
人君聽不聰之應
春秋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
石不能言神或憑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
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
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
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
後有呂氏之亂
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
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
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

旁胜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
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
如雷聲又如鼓音二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
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與征和二年同象占曰鐵飛屬金不從革
漢成帝鴻嘉三年五月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
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雞皆鳴石長
丈三尺廣厚略等旁着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

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簒
死罪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
山君黨與寖廣明年冬迺伏誅
漢哀帝建平二年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
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息夫躬孫寵等告
言逮下獄雲自殺謁棄市
哀帝元壽元年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漢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
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漢獻帝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
如牛响聲後豫章賊攻没醴陵縣殺掠吏民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
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十四丈水
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
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惠帝永安二年八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此
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於平陽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晉元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數斤
晉穆帝永和十年正月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响
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巳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
聲如雷野雉皆鳴
晉哀帝隆和元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所下有
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
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

南宋順帝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如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丈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黄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

南齊廢帝東昏侯永元元年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

如血自此地震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

南梁武帝天監五年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

武帝普通二年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武帝大同十一年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武帝中大同元年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武帝太清二年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南梁衡山縣侯恭字敬範簡文帝時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後侯景亂卒於城中

南陳宣帝太建十二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

太建十四年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

又如之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

南陳後主至德元年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黄雜色隆隆若雷聲

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酹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

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八月恒肆二州地震山鳴踰

年不已民復歷死傷甚衆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四月乙亥天有聲如寫水自南
而北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
前趙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
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
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
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
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

之旁是時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后天戒若曰聰逆
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
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後趙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
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
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石季龍時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東南
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
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

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
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
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
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
聖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
圖澄對之流涕
後秦姚泓時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
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
咸以爲不祥仇池公楊盛逼秦州姚嵩將出追盛

羣寮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
乎遂行至竹嶺戰死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
滅之徵也
唐則天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昏有
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
民三十餘家山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餘丈坡上
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佞人執政
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二月秦州地震西北隱隱有

聲拆而復合經時不止壞廬舍殆盡壓死四千餘人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巳巳龍池聖德頌石自鳴其音淸遠如鐘磬近石言也

玄宗天寶三載六月大同殿前鐘自鳴占曰庶雄爲亂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東鹿寧晉地裂數丈沙石隨水流出平地壞廬舍壓死者數百人

唐德宗貞元十年京師地震侍中渾瑊第有樹湧出

樹枝皆戴蚯蚓

唐憲宗元和九年三月巂州地震晝夜八十壓死百餘人地陷者三十里

唐穆宗長慶中河北用兵翰林院有夜鈴輒自鳴其緩急聲與軍中息耗相應又資州有石方丈走行數畝

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蠻圍城都毀玉晨殿爲礧有吼聲三乃止

太和三年秦宗權在蔡州州中地忽裂有石出高五六尺廣袤丈餘正如大龜

唐僖宗廣明元年華岳廟玄宗御製碑隱隱有聲聞數里間浹旬乃止

唐昭宗光化三年冬武德殿前鐘聲急嘶嗄至天復元年九月聲又變小

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即太祖崩月也

宋太宗雍熙三年階州福津縣常峽山圯塞白江水

逆流高十丈許壞民田數百畝

太宗端拱元年九月瀘州鹽井竭遣劉晚入視忽有聲如雷火焰突出晚被傷

宋眞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淸宮鐘自鳴

眞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巳未河中府寶鼎縣瀵泉有光如燭焰四五炬其聲如雷

眞宗天禧五年襄州鳳林鎭道側地涌起高三尺闊八尺知州夏竦以聞

天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峰越八關

嶺及谷摧陷於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峰上常有雲每遇風雨卽隱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而山摧

宋仁宗景祐四年十二月甲申忻代幷三州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擾死者五萬餘代州

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幷州死者千八百九十人

仁宗慶曆六年三月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震則海底有聲如雷

仁宗嘉祐二年雄州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壞城郭覆壓數萬人

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宋寧宗慶元元年夏建昌軍民居木柱有聲如牛鳴者三日乃止

慶元二年六月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山自徙五十餘里其聲如雷草木塚墓皆不動而故址潰爲淵潭

宋度宗咸淳元年丞相賈似道起復之日在越上私第方拜家廟忽聞內有裂帛聲衆賓愕然寮詢左右知家廟棟裂皆逡巡而退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策試進士於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完顏

蒲涅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金哀宗正大五年八月御座上聞若有言者曰不放捨則何索之不見

元成宗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陽壞官民廬舍十萬計趙城縣范宣義郇堡徙十餘里徐溝祁縣平遙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震成渠泉涌黑沙汾州北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大德九年四月己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廬舍五千八百壓死一千四百餘人懷仁縣地震二所

涌水盡黑其一廣十八步深十五丈其一廣六十
六步深一丈
大德十一年二月道州營道縣暴雨山裂百三十餘
處
元仁宗皇慶二年五月乙丑泰州成紀縣北山移至
外川河明日冉移平地突如土阜高者二三丈陷
没民居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八月天全道山崩飛石擊人中
者輒死

元順帝元統二年八月辛未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
爲池方百里人死者衆
順帝至正六年九月戊午邵武地震翌日地中有聲
如鼓夜復如之
至正九年龍興靖安縣山石迸裂湧水人多死者
至正十年三月慶元奉化州南山石突鬭其碎而大
者有山川人物禽鳥草木之文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莊浪定西靜寧會州地震移山
湮谷陷没廬舍有不見其跡者會州公廨墻圮得
弩五百餘張長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開挽
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午華州之蒲城縣洛水和
順崖崩其崖戴石有巖穴可居是日壓死辟亂者
七十餘人
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夜晉寧路絳州天鼓鳴空
中如聞戰鬬之聲

史異編卷之五 終

史異編卷之六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行五事五色祥眚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舒恒燠若急恒寒若霧

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

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涖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歲干甲曰焉逢乙曰端蒙（一作旃蒙）丙曰游兆（一作柔兆一作游桃）丁曰彊梧（音語）戊曰徒維己曰祝犂（一作著雍）庚曰商橫（一作上章）辛曰昭陽（一作重光）壬曰橫艾（一作玄黓）癸曰尚章（一作昭陽）

歲支子曰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丑曰赤奮若（陽氣

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寅曰攝提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卯曰單
閼音丹一作亶安言陽氣推萬物而起辰曰執徐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云巳
曰大荒落一作芒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
言萬物壯盛也未曰協洽一作汁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申曰涒灘一作
芮漢言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酉曰作噩一作鄂言萬物皆落枝起之貌也戌曰
淹茂一作閹茂言萬物皆蔽冒也亥曰大淵獻深也獻萬物於大深於蓋藏也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行春令赤帝行德天
牢為之空赤帝南方赤熛怒之帝行夏令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
黃帝中央含樞紐之帝行季夏令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

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白帝西方白招矩之帝行秋令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行冬令動開閉也天行
德天子更立年天北極紫微宮也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
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三能即三台也
春秋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
馭曰莫敖官名即屈瑕也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遂見楚
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敖行遂無次且
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敖縊死
春秋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
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二十一年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春秋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
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
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
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

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
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此貌不
恭之咎也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然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
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
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冬趙孟卒此所謂言之不從也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是爲昭公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後昭公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將毀王宮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靈王崩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郤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大者不窕小者不擲擲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以心疾崩此思不容之應也

春秋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觀焉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虖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虖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虖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史記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于越春秋終于

哀公之十四年後皆稱史記

史記秦繆公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漢高帝立爲漢王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

高后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高后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幸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改元令天下大酺後以詐誅

文帝時河決於瓠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天子悼功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

浮地名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回字兮浚離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時用淇園之竹以爲楗也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漢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制曰可

漢宣帝甘露元年夏新豐建章未央宮鐘簴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

漢光武初爲大司馬在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光武南馳至下曲陽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

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漢光武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逄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按劒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惟音爲關內侯以壽終所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者也

漢光武中元元年六月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

漢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占曰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

漢桓帝延熹九年三月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爲令冬東海東萊琅邪井水厚尺

餘大有年

漢公孫度中平初爲遼東太守時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當有土地度以爲已瑞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後曹操表封永寧鄉侯遂據遼土

三國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肅等略謂之鬼躁卒誅

魏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亦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三國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後孫休見立

吳孫皓建陽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元璽元年印發後空而禪而吳亡

晉武帝咸寧二年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

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

太康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皆赤祥也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若連理其後徐馥作亂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爲司馬越所殺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斬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

貌之不恭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元康六年三月彭城呂縣有血流東西百餘步

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趙王倫簒位廢帝於此城按漢志成帝時亦有此妖後王莽簒逆

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數四被廢此火孽也

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穎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先變也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
于寶以爲貴人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俄而道子見
廢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
金可採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飈起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丞相府斬督運令史
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亦祥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
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
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
木也明年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
矣
晉成帝咸和元年祖約鎮譙日府內地忽赤如血戴
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
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
果攻城
晉成帝咸康二年庾亮鎮武昌城東家夜半望見城
內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
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戴洋聞而歎曰喪必東行不
過數年必應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
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
升平五年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晉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
滿中錢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發者馳以告官
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

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
被誅
義熙四年冬南燕汶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燕
主慕容超惡之問于李宣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
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是年南燕亡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
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

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
爲瑞班賜公卿

永明中始興王鑑于益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
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
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
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
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
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
犯

南齊廬陵王子卿字雲長隆昌元年爲司徒所居屋
梁柱際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南齊明帝永泰元年齊主殂太子寶卷即位惡靈在
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逾月每當哭輒云
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
哭大笑謂[illegible]曰禿鶖啼來乎

南齊東昏侯永元二年秋八月後宮火時嬖倖之徒
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上曰栢梁
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
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
副速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永元三年七月梁武帝兵圍郢城己未夜城內有數
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
城降

南梁武帝天監十五年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
殺十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
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
名原築堰材官將軍祖暅坐下獄論者謂刺史張

豹子不修堰之過也

武帝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三惠經四月解
講是夕[illegible]災帝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
十二層[illegible]成值侯景亂乃止按同泰寺即梁
主捨身處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爲三品
石宋王安石詩草沒昔使乘道周謨恩三品竟何
酬國亡今日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

南梁元帝承聖二年春正月己卯江夏宮門齋壯飛
南梁河東王譽字重孫累遷湘州刺史爲王僧辯所

劉譽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䆫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見殺

南梁庾子輿事親極孝父域出守巴西病卒子輿奉喪還鄉時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

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歿梁太清末江楊之閤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簡文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洋相通惟九十九云

南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七月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建陽門地生黑白毛

禎明二年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燒人家

禎明二年上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

北魏李崇字繼長延昌初為揚州刺史時有泉水湧

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于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城保北山崇守死不去時州人裴絢等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

北齊平鑒遷懷州刺史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尋而魏將楊標來攻城中乏水南門內有大

井隨汲卽竭鑒其衣冠俯井而視至旦而井泉湧
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竟敗魏軍 文襄輔政時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
隋煬帝大業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大水漂沒三十餘
郡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大業十二年夏四月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
走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
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煬帝自大業十三年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離口

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偏歷
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
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
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
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此所謂言之不從
也
唐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師于舟
中孝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曰
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祥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
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火失其性
而沴金也
唐高宗永隆元年八月河南北大水壞民居十餘萬
家
唐則天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
尺餘遍居人床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如
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
垂拱三年七月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廣州雨金

金位酉秋爲刑爲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兵
災于朝
則天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皆流汗霡霂
則天時來俊臣家井水變亦如血井中夜有吁嗟歎
惋聲俊臣以木棧之木忽自投十步外
唐中宗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
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
街中往往見水影昔苻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
祥

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象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
中宗時中郎將東夷人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唐玄宗開元八年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
內人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閑
衛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興道坊一夕陷爲池居民
五百餘家皆没不見是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
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一蛇大十圍張口仰
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雷漂溺數十家
玄宗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具膳羞中

夜鼎躍出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天寶六載少陵原楊慎矜父墓封域內草木皆流血
令浮屠史敬忠禳之敬忠使慎矜退朝裸而桎梏
於叢棘間如是數旬流血不止尋爲李林甫王鉷
作飛牒誣告謀反戮籍
浮屠泓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
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
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
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

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天寶十二載李林甫第東北隅每夜火光起或有如
小兒持火出入者近赤祥也
唐肅宗至德二載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
齊有石像流汗濕地此其類也
肅宗乾元二年七月乙亥書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乾元二年七月嵐州合河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
日而變
肅宗寶應元年九月泰州至陝州二百餘里河清澄

澈見底
唐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風火發江
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餘家死者數
千人
代宗大曆十三年二月大僕寺有泥像左肩上有黑
汗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大曆末深州束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
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唐德宗建中四年五月滑州濮州河清十四年閏五

月滑州河清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朗州熊武五溪水鬬占曰方伯
力政厥異水鬬
唐穆宗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
生
唐文宗太和五年浙西觀察使王璠治潤州城隍中
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
唐僖宗中和三年秋汴水入于淮水鬬壞船數艘
唐昭宗大順二年七月癸丑甲夜汴州相國寺佛閣

災是日暮微雨震電或見有赤塊轉門譙藤網中
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轉佛閣藤網中亦周而
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數尺火益甚延及
民居三日不滅
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塹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華葉芬
敷者時人以爲其地當有兵
五代漢隱帝乾祐中荊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
石匣長尺餘扃鑰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
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宋太祖建
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晉州神山縣北谷中有鐵隨
水流出方二丈三尺其重七千觔
太祖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知
州宋偓以聞
乾德六年正月簡州普通院毗盧佛像自動
太祖開寶二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于城北有物
如龍
開寶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于城北門樓有物

抱東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
上有烟痕爪跡三十六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山縣民王誼得黑石
二皆丹文其一云君王萬歲其二云趙二十一帝
緘其石來獻
太宗端拱元年二月澶濮二州河清二百餘里
太宗至道二年二月桂陽監鎔銀自湧成山峯狀
宋眞宗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羲之墨池水色變黑
如雲

眞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
花雜樹人物之狀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陽鳳原鄉
有疾者飲之皆愈八年十一月汶山下亦然
大中祥符五年八月東池水自成鹽僅半池潔白成
塊晶瑩異常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馳獻凡四
千七百斤分賜近臣及諸列校
宋仁宗天聖元年三月涪陵縣相思寺夜有光出阿
育王塔之舊趾發之得金銅像三百二十七

仁宗慶曆四年五月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
四兩
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五月鍾
離縣地生麪占曰民將饑
宋神宗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動夏人入寇又
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
孟投其像於江中
宋徽宗政和二年玄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三
丈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
手畫者堯字居右天正字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磨
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於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
字位置始均葢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
方玄圭出乃有此瑞
政和四年府畿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瑪瑙
尚方取爲寶帶器玩甚富
徽宗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
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
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徽宗宣和四年後御府所藏往往復變爲石而色類
白骨此與周寶圭占略同
宋欽宗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書省火延燒禮
祠工刑吏部折尚書省牌擲火中禳之乃息
宋高宗建炎元年南京留守朱勝非夜防城見南門
外火光燭地掘之得銅印有文曰朱勝私印火鑠
金金所畏也後拜相有明受之變卒坐貶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一鍾
有銘五十六字大略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廬陵

西鼎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新莽相繼喪
亂章貢康呂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嶋工復使
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辭錄畢而鐘
自碎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
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窮冥神見人形心
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亦石怪也
高宗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
迭卻若傴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火氣盛金

失其性而爲變怪也七月天雨錢或從石甃中湧
出有輪郭肉好不分明穿之碎若沙土二月溫州
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停
數日火作寺焚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
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
而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
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鬭於杉墩且前且卻約
十刻乃解各復故

紹興二十六年鄆縣地出銅馬高三尺製作精好風
雨夜嘶
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篋中時有火
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焚近火孽也
宋孝宗淳熙八年五月壬辰嚴州大水漂浸民居萬
九千五百四十餘家壘舍六百八十餘區紹興府
大水五縣漂浸民居八萬三千餘家田稼盡腐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淳熙十三年行都民家有血自地中出濺染汙人衣

宋寧宗慶元二年正月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
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輝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後爲雷震而碎
慶元二年十二月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飛
寧宗嘉定元年三月戊寅行都大火至丁四月辛巳
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
大使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厨班直諸軍壘延
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五
十有九人踐死者不可計城中廬舍九毀其七百

官多僦舟以居火作於寶蓮山御史臺胥楊浩家
諫議大夫程松請戮浩以謝都民疏再上始黥配
萬安軍猶免決自是民訛言相驚亡賴因縱火爲
姦利
宋度宗咸淳九年江南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
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
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
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

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
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
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慮絕言路
卽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大安二年十一月京師民周修武宅前渠內火出高
二尺焚其板橋又旬日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
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卽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
夜燔爇二三十處
大安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木吹
清夷門關折三月戊午大悲閣災延燒萬餘家火
五日不絕山東河北河東諸路大旱是歲有男子
郝贇詣省言上卽位之後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
折門關非小異也宜退位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
乎贇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爲社稷計宰相皆非其
言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隱處
金宣宗貞祐二年冬黃河自陝州界至衛州八柳樹
清十餘日纖鱗皆見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中出大如

斛流行展轉人皆驚避踰時而滅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九月湖州長興縣金沙泉自唐
宋以來用以造茶其泉不常有今瀵然湧出溉田
可數百頃有司以聞錫名瑞應泉
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河水清自孟津東栢谷至氾水
縣蓼子谷上下八十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
元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

三日
成宗大德五年七月江水暴風大溢高四五丈連崇
明通泰真州定江之地漂没廬舍被災者三萬四
千八百餘戶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三月鹽官州海隄崩遣使禱祀
造浮圖二百十六用西僧法厭之
元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平江嘉興湖州松江三路
一州大水壞民田三萬六千六百餘頃被災者四
十萬五千五百餘戶

至順二年十月吳江州大風太湖水溢漂民居一千
九百七十餘家
元順帝仍改至元五年五月汀州路長汀縣大水平
地深三丈許損民居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溺死
者八千餘人
順帝至正元年四月乙未杭州火燔官舍民居公廨
寺觀凡一萬五千七百餘間死者七十有四人
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河南孟縣至絳州垣曲縣二
百里河清七日新安縣亦如之十二月冀寧路石
州河水清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
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乙卯夜廣西貴州火同知州事
韓帖木不花判官高萬章及家人九口俱死焉居
民死者三百餘人牛五十頭馬九匹公署倉庫案
牘焚燒皆盡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甲寅大都大聖壽萬安寺災是
日未時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東鰲魚口
火燄出佛身上亦火起帝聞之泣下亟命百官救
護惟世祖裕宗東西二影堂神主及寶玩器物得

免餘皆焚燬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宫也）律
生於辰（謂子為黄鍾丑為大呂之屬也）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
相協而八音生宫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
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
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
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
鍾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灰除是故樂
均清景長極黄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

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元仰儀附

仰儀之製以銅爲之形若釜置於甎臺内畫周天度唇列十二辰位蓋俯視驗天者也其銘辭云不可解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瀫釜兌也環鑿爲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齘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内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璣板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殺也以避赫曦爭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朔不沒永短

最也安渾宜夏斯窮蓋也六天之數言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勿銘壞也

元大明殿燈漏

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毬雜以金寶爲之内外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内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内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六卷終

史異卷之七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荒旱

漢武帝元封元年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漢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寃囚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寃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

漢獻帝興平元年大旱自四月至七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親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遂譴有司杖侯汶五十

三國吳孫策欲渡江襲許昌于吉偕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怒吉惑衆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策竟殺之將士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　出搜神記

晉安帝元興元年四月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安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冬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天監六年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

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帝備法駕修謁是時魏軍攻鍾離蔣帝神報勑必關許扶助既而無雨淮水暴長六七尺曹景宗督師大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武帝普通中南浦侯推字智進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

南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三月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木根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

懷金玉而死白骨成丘

北魏文帝太和二十年七月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獨京都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北魏南安王禎為相州刺史太和二十年五月鄴城旱禎祈雨于羣神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唐高宗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

唐德宗貞元元年春大饑東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錢死者相枕

唐宣宗大中六年夏淮南饑海陵高郵民於官河中漉得異米號聖米

唐僖宗光啓二年二月荊襄大饑米斗三千錢人相食三年楊州大饑米斗萬錢

宋神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籸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繪流民圖以獻曰旱由安石

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坐竄嶺南

宋高宗建炎元年汴京大饑米升錢三百一鼠直數百錢人食水藻椿葉道殣骼無餘胔

建炎三年山東郡國大饑人相食時金人陷京東諸郡民聚為盜至車載乾尸為糧

高宗紹興三年四月旱至于七月帝蔬食露禱乃雨

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稿山石灼人暍死者甚衆

宋孝宗乾道四年夏六月旱帝將撤蓋覩禱於太乙

宮而雨

宋光宗紹熙三年冬潼川路不雨氣燠如仲夏日月皆赤

宋寧宗嘉泰四年春撫袁州隆興府臨江軍大饑殍死者不可勝瘞有舉家二十七人同赴水死者

寧宗嘉定二年春兩淮荆襄建康府大饑米斗錢數千人食草木淮民刲道殣食盡發瘞胔繼之人相搤噬流于揚州者數千家度江者聚建康殍死日八九十人

嘉定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暍死者甚衆

遼穆宗應曆十六年五月甲申歲旱上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

元順帝仍改至元二年四月黃州蘄州等路大旱黃岡縣周氏婦產一男狗頭人身卽死咸以爲旱魃云

順帝至正十九年正月至五月京師大饑銀一錠得米僅八升死者無算通州民劉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莩死盈道軍士掠孱弱以爲食

史異卷之七終

史異編卷之八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人痾

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莫吉卜請其漦（沫也）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去藏也）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

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周宗褒姒滅之

春秋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座而殺之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長狄防風之後漆姓國號鄋）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縣名）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收養

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歛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六月長安女子有生男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

所

漢安帝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太守劉祇問唐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墻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

漢桓帝時竇武母產武而幷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後武至靈帝朝爲大將軍封聞喜侯爲曹節王甫

所誅盡夷其族

漢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

獻帝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初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

發出遂活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三國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元帝即陳留王）

三國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

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貯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兆也

晉武帝太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

晉惠帝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

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也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永嘉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楊州性亦淫京房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又尚書郎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晉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

誅弁下晉陵誅可

晉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失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髯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後趙石勒時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
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
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
南宋文帝元嘉二年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
問羣臣傳權對曰西南之木雌雞化雄猶有王莽
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燕果一紀
而亡
南宋明帝泰豫元年春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冰

上四月帝崩
南梁呂僧珍初事武帝起兵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天監十年疫病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
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
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前政同必不復起竟如
言卒
南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爲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
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月無幬
帳而夜卧未嘗有蚤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
角各長一寸卒年九十二
南漢劉鋹梁大寶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
北齊趙郡王叡嘗奏後主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因出
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百日叡正色不許其
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
一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
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不聽至殿
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

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
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大霧
三日朝野冤惜
隋文帝仁壽四年六月有長人見於雁門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
不常因以惑衆伏誅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
貞觀中薛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
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
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

者懼却走遂失之後果敗此山下
唐高宗顯慶二年晉州有人化為虎
高宗儀鳳三年初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
一女其胸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
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
唐則天神功元年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
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則天久視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郴州
佐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

化而虎毛生矣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家有嬰兒兩
頭異頸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歲民皇甫
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於初歲餘
死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
尺有五寸
唐僖宗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
雖下占曰君失道

僖宗光啓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且半歲
行人聞塚中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唐昭宗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
漸下入股至足大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
大如杯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楊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
寸餘而長頂高烏肩眉毛麤密近髮際有毛兩道
軟長眉紫脣紅耳厚鼻大類西域僧至三歲畫圖
以獻

太宗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悉達院僧智嚴頭生角三
寸
宋仁宗天僖四年七月耒陽縣民張中妻產三男其
額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
宋徽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孽
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〇豐樂樓酒保朱
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
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自天聖迄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

生二男一女者一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生三男
者八十四四男者一二男一女者一元豐八年至
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四男者二三男一女者
一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四男者一前
志以爲人民蕃息之驗
宋高宗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婦產子肉角有齒
是歲人多產鱗毛
宋孝宗乾道五年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子如指大
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

孝宗淳熙十年鄱陽南鄉婦產子肘各有二臂及長
鬬則六臂並運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鄧家巷婦產肉塊三其一直目
而橫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婦產子生而能言四
日暴長四尺
宋光宗紹熙元年三月崑山縣工采石而山壓至三
年六月它工采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
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得風肌膚如裂
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宋寧宗慶元元年樂平縣民婦產子有尾永州民產
子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進賢縣婦產子亦
如之而面有三目
寧宗嘉定四年四月鎮江府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
而四臂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
子曰合得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
本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

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
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
孝善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二月高州張丑妻李氏一產四
子三男一女四月固安州王得林妻張氏懷孕五
月生一男四手四足圓頭三耳一耳附腦後生而
即死具狀有司上之
元順帝仍改至元元年正月汴梁祥符縣市中一乞
丐婦人忽生髭鬚

順帝至正九年四月棗陽縣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史異編卷之九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服飾

春秋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十二月也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賀被廢以鼻死不

得罝後大禍無尾之效亦服妖也

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細而曲折）啼粧（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作一邊）折要步（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翕然諸夏皆放傚此近服妖也後舉族誅夷

漢靈帝好胡服胡牀胡帳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塡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三國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于寶以爲白緺素凶喪之象也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刼殺之妖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占者謂亡國之器蓋服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耶帝默然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此妖服也

晉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旣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武帝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智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在手而反覆之危事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晉惠帝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

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後果有江夏張昌之亂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
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轜車尋而玄敗
晉海西公嗣位忘設豹尾後果不終
晉孝武帝大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
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
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號無頭就
人借頭遂布天下未幾武帝晏駕天下騷動刑戮
無數至于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

頭之應云
南齊永元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
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
皆反裙向下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
元首方爲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
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叛髮反
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後果天下散叛東昏又與
刀敕之徒别立帽簷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
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皆服妖也

北齊後主緯時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
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天意若曰元首剪
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
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
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此其兆云
北周宣帝大象二年三月詔天臺侍衛皆着五色及
紅紫綠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
間服之
唐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人多效之

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
唐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
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
爲武官何爲此裝束
唐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
鳳之形仍爲象牀犀簟
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
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
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韉面

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鏤絲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

韋后妹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

楊貴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抛河裏黃裙逐水流

唐僖宗乾符五年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幞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斫尚書頭此斫將軍頭此斫軍容頭

唐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成都婦人效之時謂爲囚髻又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抛家髻又世俗以琉璃爲釵釧抛家流離皆播遷之兆

前蜀王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人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蜀人富而喜遨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

宋太祖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爲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

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採捕胎鹿無遺時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猶集翠羽爲之近服妖也

紹興二十七年交阯貢翠羽數百命焚之通衢立法以禁後婦人以琉璃爲首飾焉

宋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粉點眼角名淚粧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或曰鵓鴿

宋度宗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爲首飾有詩云京師禁珠翠天下盡琉璃

史異編卷之九終

史異編卷之十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之屬

春秋魯莊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自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近豕禍也

春秋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羊地上之物幽於土中暗昧不明之象也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史記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

史記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地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禍也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吳王濞果以反誅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音釜六七枚置殿前後燕王以謀逆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新莽居攝三年翟義起義討莽兄宣居長安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

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群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義字素俶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義敗夷滅三族

漢靈帝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簒厥妖狗冠出大意亦以在位者皆如狗云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

三國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魏侍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

三國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

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眚也後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晉武帝太康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後王敦果亂政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牛頭語

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

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

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楊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晉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此異妖也

晉元帝大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爲沈充所害（安帝隆安初輔國將軍孫無終家與此事同）又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

麞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大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不勝任之象也

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猳豕産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帝旋崩是年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張重華隨誅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于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前秦建元十四年

太元中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父驅青牛形色瑰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後玄敗被誅

後趙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南梁普通六年豫章王綜鎮彭城為魏軍所圍淋州益陽人任焕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焕脚為抄所傷人馬俱斃焕于橋下欹抄衛至焕脚痛不復得上

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焕乃得上馬免難綜為魏軍所禽

南陳宣帝泰建五年三月西衛州獻馬生角

泰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

北魏文成帝興光元年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閉都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

北周陸逞字季明天和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豬遂乳養之諸豚賴之

以活時論以選仁政所致

唐高祖義寧二年三月太原獻羖羊無頭而不死

義寧二年五月有馬生角長二寸末有肉角者兵象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爲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唐高宗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凡十八萬匹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

唐則天文明初咸陽牝馬生石大如升上微有綠毛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無首當項有孔如

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則天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

則天長安中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

唐睿宗先天初洛陽市有牛左脇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六肉尾無毛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鬉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玄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即便爲狗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唐德宗貞元四年二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宣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班蛇食之頃之雲合不復見近豕禍也

唐憲宗元和八年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爲二

唐文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珠一以獻

唐懿宗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牡豕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咸通十一年沁州綿上及和州牡馬生子皆死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

唐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

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乾符六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㧞
缶置於水次
僖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
目耳髮占爲邑有亂
僖宗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
相伐厥妖馬生人一曰人流亡
僖宗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光啓二年四月僖宗在鳳翔馬尾皆咤蓬如篲
僖宗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

許蹄大如七寸甌
五代周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闌一馬於門內令
人射之欲覩幾箭死左右諫曰馬國姓也今射之
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射妖也俄
而禪位於宋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判
州王欽若圖以獻
宋徽宗大觀元年閬州達州言牛生二犢帝謂起居
舍人宇文粹中曰牛產二犢亦載之起居注中豈
若野蠶成繭之類民賴其利乃爲瑞邪自是史官
不復盡書
徽宗宣和二年十月歙縣民鮑珙家二年五月梁縣
民邢喜家俱牛生麒麟
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生距主用兵
宋高宗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觸馬
裂腹出腸時衛卒多犯禁居牛牛受刃而逸近牛
禍也
紹興初陳州民家雞忽人言松陽縣民家雞生三足

又有雞伏卵生殼外
紹興八年廣西海壖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
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
禍也
紹興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奔犢以角觸人
于壁腸胃出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射死
宋孝[illegible]六年西安縣官塘有物雞首人身高尺
餘晝見于野
孝宗淳熙十二年仁和縣艮渚有牛生二首七日而

死
宋光宗紹熙四年饒州民家二小鼠食牛角三徙牛
牢不免角穿肉膂以斃
宋寧宗慶元二年撫州有犬若人坐于郡守之坐未
幾郡守林廷彥卒
慶元三年四月餘干縣民家豕生八豚其二爲鹿古
田豕食嬰兒
慶元三年饒州軍營雞卵出蛇
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角麟身肉尾

農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爲麐同縣萬山牛生犢人
首
宋瀛國公德佑元年五月楊州禁軍民毋得畜犬城
中殺犬數萬輸皮納官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四月益都樂安縣朱五十家牛
生犢兩頭四耳三尾其色黃既生卽死
元武宗至大四年大同宣寧縣民滅的家牛生一犢
其質有鱗無毛其色青黃類若麟者以其犢上之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九月和州長興州民王俊家牛
生一獸麟身牛尾口目皆赤墮地卽大鳴母不乳
之具圖以上不知何獸或曰此瑞也宜俾史臣紀
錄
元順帝至正三年秋建寧浦城縣民家豕生豚二尾
八足
至正九年三月陳州楊家庄上牛生黃犢火光滿室
麻頂綠角間生綠毛不食乳二日而死
至正十年秋襄陽軍城民家牛生犢五足前三後二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保德州民家豕生豚一首二身

八蹄二尾
至正二十六年春汴梁祥符縣牛生犢雙首不及二
日死
至正二十八年五月東昌聊城縣錢鎮撫家牛生黃
犢六足前二後四

史異編卷之十 終

史異編卷之十一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草木 凡花果皆是

殷帝太戊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桑穀枯死伊陟贊言于咸巫（咸巫殷賢臣）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

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霍光以孟妖言誅之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

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連續也）妃后有顓（專寵）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天子也）惡之

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鄉桂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漢光武中元元年六月有赤草生於水崖赤草朱草也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漢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爲嘉瓜其實草妖也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後董卓擁胡兵催汜作亂鮮卑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靈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寃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如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

三國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

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年崩替草
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三國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工人
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
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
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
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遂以耇爲侍芝郎
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來穢塞是時一夕

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
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大赦改元無幾吳
亡而九服爲一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識者
曰韓氏將尸也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謐誅而韓
族殲焉
元康九年六月有桑生于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
而枯後愍懷太子果爲賈后所廢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葉如蓮
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於周易爲枯楊生
華亦華孽也後敦果以逆命戮尸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
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
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
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
雙橘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栱間有紫氣清暑
殿西甍鴟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爲

慶雲樓清暑殿爲嘉禾殿芳香琴堂爲連理堂
南宋太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
當有貴人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
葉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
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
此州冀爾時蜀土平至齊武帝永明二年以始興
王鑑爲益州刺史勝意反語爲始興碩言于此乃
驗按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
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

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南齊高帝幼時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

高帝建元元年十月己丑荆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南齊武帝初仕宋爲贛令江州刺史王子勛反上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

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

南齊永明中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

南齊建武初雁門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

南齊徐伯珍字文楚有隱德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

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簷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

南梁天監中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乃截耳置盤中爲誓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

南梁武帝中大通三年秋吳興生野稻饑者賴焉

南梁武陵王紀將僭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

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
非佳事也果敗

侯景僭位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
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脩南郊路伐此
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
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
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
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後侯景果被殺于胡豆
洲

南陳武帝永定二年七月詔搆太極殿初侯景之平
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是月
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
軍鄒子度以聞故有是命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有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
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
樹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沒水中
既而漁人見栰浮于海

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秋七月有芝生於太極殿侍
中崔光上表以爲生非其地宜側躬聳意維新聖
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可以永隆皇壽
等於山嶽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北齊時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
待枯栢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
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
曰老子廟前古枯栢東南枝如繳聖主從此出

唐則天長壽二年十月萬象神宮側槐杉皆變爲栢
象小人居君子之位也

唐玄宗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
天尊像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亳州眞源縣有李樹植已十四
年其長尺有八寸至是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廻如
蓋九尺餘李國姓也占曰木生枝聳國有寇盜

唐文宗太和九年冬鄭注金帶有菌生近草妖也

唐僖宗光啓元年七月河中解永樂生草葉自相樛
結如旌旗之狀時人以爲棋子草占曰其野有兵
李全忠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

以問别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光啓元年拜節度使傳子匡威匡籌而亡

南漢劉鋹大寶四年芝園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并劾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

宋太宗至道六年十一月襄州民劉士家生木有文

如魚龍鳳麟之狀

至道七年五月撫州脩天慶觀解木有文如墨畫雲氣峯巒人物衣冠之狀七月彰明縣崇仙觀柱有文爲道士形及北斗七星象

宋真宗咸平元年七月百丈縣民李文實禾生一莖二十七穗六年七月涉縣民連罕田隔四隴同穎

咸平六年五月導江縣民潘矩田生芝三層黃紫色高五寸許九月相州牧龍坊生芝一莖色紫黃長尺餘分七枝枝如手五指狀其最上枝類鳳者知州張鑑以獻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辛未以東封遣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祭文宣王廟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色及人戴冠冕之狀詔內侍楊懷玉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黃如雲氣之狀八月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有貫草木附石連理及飾爲寶山者九月趙安仁來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十一本十月欽若等又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五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五色重暈如寶蓋下

相連帶凡草木五穀如寶山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封禪日列天書輦前又送諸路名山勝景及賜宰相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淳化縣民賀行滿田禾隔四隴相去四尺許合爲一穗四年三月金水縣民田禾一莖三十六穗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巳未召近臣觀嘉禾於後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繪以示百官

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謂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一

百八本飾以仙人寶禽異獸之狀十一月又獻九
萬五千一百本自後言祥瑞者歲無虛日
大中祥符七年遂州平城民田禾隔二隴合穗有十
三本或二十一本合爲一者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彰明縣民家竹一根上分二本
十三節又開元寺桃竹一莖上分十八節皆相對
十一月武崗縣民何文化園竹生兩株同本上分
四莖
眞宗乾興元年六月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

以食興州竹有實如大麥民取以食占曰大饑
宋仁宗慶曆三年六月無爲軍獻芝草凡三百五十
本上曰朕以豐年爲上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魚
蟲之異焉足尚之
慶曆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仁宗皇佑三年五月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
者數本帝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得西川麥秀圖
可謂眞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仁宗至和二年六月應天府貢大麥一本七十穗小
麥一本二百穗
仁宗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凡五本五百一穗
宋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
下太平
宋神宗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
斛賣至京師信米也但色黑如炭
熙寧八年三月地產物如珠可食水產菜如菌可爲
葅饑民賴之
熙寧八年安喜縣禾二本間五隴合穗

神宗元豐四年徐州麥一本百七十二穗
元豐五年青州安肅軍憲州禾皆異畝同穎
熙寧十年八月乙巳惠州柚木有文曰王帝萬年天
下太平
神宗元豐四年十月鄞縣天慶觀生瑞竹一本自第
九節分莖雙起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瀘州生芝草一本同根駢幹
至蓋復合爲一
宋徽宗建中靖國五年淮西路民田既割復生實

徽宗大觀四年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九十畝

徽宗政和二年知定州梁士野奏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隴計六尺三寸生爲一穗並中間隴內一科三莖上生粟三穗

政和三年十月武義縣木根有萬宋年歲四字

政和三年十一月越州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幹相似其葉圓細生花結實詔送秘書省仍拜表賀

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

政和四年十二月元氏縣民王冥屋柱槐木再生枝葉高四十餘尺

政和中吉水李籌與弟衡葬母廬于墓左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人以爲瑞

徽宗宣和二年四月永州民劉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

宋高宗建炎二年九月權知密州杜彥獻芝草五葉如人指掌色赤而澤宰臣黃潛善奏色符火德形象股肱之瑞高宗不啓視却之

高宗紹興元年七月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枯秸生穗奏瑞高宗曰朕在潛邸梁閤生芝草官僚皆欲上聞朕手碎之不欲寶此奇怪乃却之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敵屋折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太平時守臣薛弼上之方大亂近木妖也（時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之妖以爲瑞）

紹興二十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高宗紹興間漢陽軍有插榴枝於石罅秀茂成陰歲

有花實者初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髻上花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民折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光宗年號）

宋瀛國公德祐二年正月寶應縣民折薪中有天太下趙四字獻之制置使李庭芝賞之以錢五千

金衛紹王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開白花如鷺

鸞藤紫雲覆城上數月俄而入繼大統是歲八月癸巳衛紹王遇弒海水不潮實坻鹽司懼其虧課致禱無應九月丙午宣宗即位乃潮初衛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曰崇慶既而又改曰至寧有人謂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變

金宣宗興定四年華州渭南縣民裴德寧家伐樹破其中有赤色大字表裏脗合有司言與唐大曆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頗同蓋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館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元順帝仍改至元元年十二月芝草生于荊門州當陽縣覆船山一本五幹高尺有二寸一本二幹高五寸有半幹皆兩岐二本相依附扶疎瑰奇如珊瑚枝其高者結爲華蓋慶雲之狀

順帝至正三年夏上都大都桑果葉皆有黃色龍文

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云葦生成旗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有黍自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至正十六年七月彰德李樹結實如小黃瓜民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八月汴梁祥符縣邑中樹木一夕皆有濕泥塗之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鱗介魚龍龜蛇之屬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周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魄安定意也白者殷尙赤乃周祥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其形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上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

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

漢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夷滅之象

三國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晉武帝太康中事與此類

魏嘉平中前趙左賢王劉豹與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魏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須臾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去

以問曾輅輅曰直客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鬭直老鈴下耳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三國吳孫亮永安六年青龍見於白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曰龍乳人家王者為庶人其後皓降晉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鳳凰六青龍三白龍二麒

麟各一見于郡國二年鳳凰六青龍十黃龍九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

武帝太康五年二月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脩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後二胡僭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帝竟淪沒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

晉穆帝永和元年有黑白二龍見于燕之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慕容皝祀以太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前燕十二年）

晉孔愉字敬康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建興初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晉毛寶字碩真初鎮武昌有軍人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

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
所養白黿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
晉安帝時涼後主李歆字士業初出兵伐蒙遜有大
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
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
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袷而謂熾曰南風動吹
長木胡桐椎不中斵言訖忽然不見後戰于蓼泉
果爲蒙遜所害桐椎士業小字也
後涼呂光字世明苻堅拜爲驃騎將軍都督西討諸

軍事龜茲王純帛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左臂內
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夜外有一黑物大如斷堤
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
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
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
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
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溥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
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進攻果敗
龜茲

南宋文帝初封宜都郡王位荊州刺史景平初有黑
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
皆以爲帝王之符其年少帝廢百官迎而立之車
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
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
之及至都隨卽大位
宋徐羡之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
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
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

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蓋元嘉
二年也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始興王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
三寸色紅有文
南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隆昌元年進督南徐
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
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
南齊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
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役以爲嘉福殿

南梁始興王憺字僧達天監初拜都督荊州刺史有政績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

南梁武帝普通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

武帝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

南梁邵陵王綸大寶元年歷郢州刺史假黃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後果敗爲魏將楊忠所執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廻數步獨不霑灑葬之日黃霧紛糅惟冢壙所獨不下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

南梁元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釆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准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遘禍

承聖三年三月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遶之竝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錢數千萬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幘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

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龍處爲窟若數百斛圖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時稍復銷歇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

元帝時有安城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遂謀作亂遠近響應爲王僧辯所擒

南梁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言人吉凶頗有應驗中年爲山陰縣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南陳武宣章皇后嬰兒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

龜所在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霑階至于坐床頭而火起有狐入上床下捕之不見帝以爲妖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禳之

北魏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先葬終寧陵遷兆長陵西北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還置蛇舊處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七月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

北齊陸法和有道術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又嘗書其所居室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

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北齊武平末遼陽山中有人家女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月肌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馬嗣明即爲療之旋平復

北齊琅琊王儼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

敗後主令劉桃枝殺之於永巷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夏榮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

大象二年二月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側黑龍死

唐太宗貞觀八年七月汾州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墮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廣尺長七寸

唐則天大足初虔州獲龜六眼一夕而失

唐中宗神龍中渭水有蝦蟆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是歲大水

唐睿宗先天二年六月京師朝堂塼下有大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目赤如火相與鬬俄而蛇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皆陰孽也

唐玄宗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下有白蛇與黑蛇鬬白蛇長六七尺吞黑蛇至腹口眼血流黑蛇長丈餘頭穿白蛇腹出俱死

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玄宗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决水瀦洛城即以天竺法呪之數日蛇死

鄧景山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唐德宗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爲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聚棠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有徑寸龜三繞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

德宗貞元三年潤州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

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魚頭皆戴蚯蚓

貞元末資州得龍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皐匣而獻之

百姓縱觀三日為煙所薰而死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
市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于市敗滅象也
韓愈字退之憲宗朝為刑部侍郎以上佛骨表忤旨
貶潮州刺史潮之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
以是窮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
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
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唐文宗太和三年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鬭

文宗開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魚長六丈自海入淮
至濠州招義民殺之
五代梁王處直字允明太祖封為北平王初有黃蛇
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
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
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
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為
養子劉都所殺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二月鑿金明池既掘地有龜
出殆逾萬數
宋陶弼字商翁少倜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魚
戲溪水上弼佇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
鬭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雨岸圯木拔又
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
得濟人以是異之官西上閤門使真宗時
宋仁宗至和元年二月信州貢綠毛龜
宋徽宗大觀元年閏十月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兩
首龜以為瑞蔡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為象罔見

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二而京主之意
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
徽宗政和四年瑞州進六目龜
政和五年博州進白龜
政和七年夏中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
徽宗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
肆中有異物如犬大蹲踞臥榻下細視之身僅六
七尺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
有角生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

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
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讐云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雄州地大震玄武見於州之正
寢有龜大如錢蛇若碌漆筋相逐而行宣撫使焚
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
宋高宗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
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行都梁
橋旌忠廟三蛇出沒庭廡大者盈尺方鱗金色首
脊有金錢遇霽或變化數百十蕉卉間廟從而蛇

孽亦絶
紹興八年五月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
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
紹興十一年四月衡山縣淨居巖有蛇長二丈身圍
數尺黑色而方文震死山水大至先是山氣遇夜
輒昏脒蛇斃始明
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連有巨魚高數
丈割其肉數百車剜目乃覺轉鬣而傷艦皆覆又
漁人獲魚長一丈餘重數千斤剖之腹藏人骼膚
髮如生
紹興二十四年四月海鹽縣洋海有巨鰍羣鰕從之
聲若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鬣撥刺其高齊縣門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湖口縣赤龍橫水中如山寒風
怒濤覆舟數百艘士卒溺者數千人
宋孝宗乾道五年七月乙亥武寧縣龍鬬于復塘村
大雷雨二龍奔逃珠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
連歲有水災
乾道六年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中出人手於兩

傍各具五指
乾道七年十一月丁亥洞庭湖巨黿走沙擁舟身廣
長皆丈餘升舟以首足壓重艦沒水
遼太祖天顯元年七月甲戌上次扶餘府是夕大星
隕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
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
是日上崩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
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

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

元順宗至正十七年六月癸酉溫州有龍鬬于樂清江中颶風大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至正二十三年正月甲辰廣西貴州江中有物登岸蛇首四足而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而殺之

至正二十七年六月丁巳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龍自井而出光焰爍人宮人震慴仆地又宮墻外

長慶寺所掌成宗幹耳朶內大槐樹有龍纏繞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七月益都臨朐縣有龍見于龍山巨石重千斤浮空而起

至正二十八年十一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絡結可載數車

史異編卷之十二終

史異編卷之十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羽蟲　鳳鶴鸚雀之屬

殷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武丁修政

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

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爲隼近黑祥貪暴類也死於廷國亡表也後二十四年爲楚所滅砮鏃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嘗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廼爲賦以自廣

漢宣帝神爵二年正月鳳凰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

寶起步壽宫其冬鳳凰集上林廼作鳳凰殿以答嘉瑞改元五鳳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見巢爇古然字盡墮地中有三鳶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其後趙飛燕姊妹專寵殺皇子并其母美人曹偉能事覺趙后亦坐誅此其應也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賈逵逵對曰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漢安帝朝楊震明經博學教授於湖二十餘年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官終太尉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

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

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於新城衆鳥隨之時皆以爲鳳凰或以爲皆羽孽時也按樂叶圖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一曰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屬西方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屬東方三曰焦明

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屬南方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頸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屬北方中央曰鳳凰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

三國魏文帝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魏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管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

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三國蜀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死於渭南諸將分爭頗喪徒旅是其象也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相類矣

三國吳孫亮神鳳二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五見於春申吳人以為鳳凰改元五鳳此與桓帝同事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此止非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時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惠帝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卒為玘所滅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張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其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處士董養聞而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隆安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此兵起

不終之妖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羽蟲之孼亦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

晉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

後趙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凰二頭飛入漳河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春正月鳳凰二見于都下衆烏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南宋晉安王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僞位於尋陽城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鴞集其幰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黄閤柱鴟尾墮地又有鵩集其帳上後子勛被執斬于桑尾牙下

南宋明帝太始七年巴陵王休若甞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墮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唅唅有聲休若甚惡之旋徵入朝僞授江州刺史賜死

南齊高帝建元初有獻白烏帝問范雲何瑞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雲字彦龍）

南梁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花生皆震動三日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

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席觀其圖狀則鸞鳥也閒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于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于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内化之遂至喪亡云

侯景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寘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

景所乘白馬毎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敗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果至于敗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柰何帝柰何帝

北魏太武帝延和中有白燕集于盛樂舊都玄鳥千數隨之

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

翼雞詔問崔光光曰翅足衆多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制御也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帝禮光逾重

北齊高昂字曹敖神武以爲軍司大都督與西魏戰敗于芒陰爲追兵所斬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塑像旣成頭上折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

北齊張子信善易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座有鵲鳴庭樹鬬而墜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難作

北齊蕭放字希逸居父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毎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

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武平中累遷散騎常侍

北周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洛陽有禿鶖鳥集新太極殿前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二月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

大業十二年二月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

物百段

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上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又有石自江浮入于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後爲宇文化及所弑葢義寧二年三月也

劉武周毋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大業十三年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帝

夏王竇建德時冬至大會條吏有五大烏集其宮羣

烏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侔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 隋末

崔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子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貞觀中官至秦川令

唐高宗調露元年鳴鵽羣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北悉墜地而死視之皆無首

唐玄宗友愛諸王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烏兩鵲兩鸜鵒同巢

唐代宗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烏肉翅狐首四足

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羣烏隨而噪之

唐德宗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烏皆羣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又然烏口皆流血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色青類鳩鵲見于宋州郊外所止之處羣烏翼衛朝夕嗛稻粱以哺之睢陽人適野聚觀者旬日十八年烏集徐州之滕縣嗛柴爲城中有白烏一碧烏一

唐宣宗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

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占曰有鳥非常來宿于邑中國有兵人相食

唐懿宗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與前同

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獵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五者衆也出于背者下干上之象也

唐僖宗光啓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而連頭者棲集津倉廡後數月羣雉數百來鬬殺之

光啓二年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三年七月鵲復焚巢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

唐昭宗天復三年宣州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於戟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盡惟兵械存

宋太祖建隆三年七月南唐李景獻鳳卵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羣鳥百餘萬飛翔有聲識者云突厥雀

陳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後官封岐國公太宗六年

宋眞宗景德元年五月庚寅午時白州有三鳳自東來入城中衆禽圍繞至萬歲寺棲百尺木上身長九尺高五尺文五色冠如金杯申時北向而去畫圖以聞

宋仁宗時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爲瑞審刑詳議官梁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適字仲賢灝之子

宋徽宗政和後禁苑多爲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麀鹿鴛鵝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徽宗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鴞止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眞背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陷城之難

宋高宗建炎三年帝在楊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翠羽飛鳴行殿三匝一再止于宰臣汪伯彥朝冠是月金人入楊州有倉卒渡江之變未幾伯彥能相尋坐貶

建炎四年正月丁巳金人圍陜州有鳶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金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孽也

高宗紹興七年梟鳴於劉豫後苑又羣鳥鳴于內庭如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梟者予錢五千是歲

僞齊亡

劉豫時齊地數見怪異有龍摵宣德門滅去宣德二字又星隕于平原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

紹興二十七年饒州番陽縣有妖鳥鬼身雞尾長喙方足赤目止於民屋數日彈射不能中

宋孝宗乾道六年邵武軍泰寧縣有雀飛鳴立死於瑞寧佛剎香爐先是紹興初是邑有雀立死於丹霞佛剎香爐皆孽也而浮屠氏因謂之雀化

金太宗天會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擎跽俛虔久之而沒

金章宗泰和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

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卽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

金宣宗元光二年正月辛酉日午有鶴千餘翔于殿庭移刻乃去十一月有狐狼鬼夜哭于輦路鳥鵲夜驚飛鳴蔽天十二月宣宗崩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廣西慶遠府有異禽雙飛見于述昆鄉飛鳥千百隨之其一飛去其一留止者爲撞人射死首長尺許毛羽五色有藏之以獻于帥府者久而其色鮮明如生蓋鳳凰云五月興國有大鳥百餘飛至郡西白朗山巔狀如人立去而復至者數次

至正二十七年三月丁丑朔萊州招遠縣大社里黑風大起有大鳥自南飛至其色蒼白展翅如席狀類鶴俄頃飛去遺下粟黍稻麥黃黑豆蕎麥于張家屋上約數升許是歲大稔

史異編卷之十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毛蟲虎狐猫鼠之屬

春秋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栢葉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蓋其象云一曰王莽竊位之象

漢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蔡邕封事曰殘有奇暴則虎狼食人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

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
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亂長安
漢童恢字漢宗除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
貴虎狠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
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
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
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

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
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
不應鼠復入穴須臾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
須臾復出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
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
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
周故鼠作變也
三國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
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逆物之性

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
大食稻爲災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
獲以獻後王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蓋角爲兵象
云
晉高平劉柔夜臥鼠囓其左手中指以問淳于智智
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
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

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
後趙石勒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
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父老謂勒
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
而受命後果然
南梁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
日而死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獸
暴食人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夏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

洲岸入石頭淮至于淸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入
江
北魏高祐字子集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
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
厥名綾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
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
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
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
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二月羣鼠浮河竟有西奔之
變
北齊張華原字國滿神武時爲兗州刺史先是州境
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涖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
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
北齊斛律光字明月以女皇后封咸陽王遷太傅武
平中天狗西流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
鼠常晝見光寢至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
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走出其穴膩滑大蛇屢
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横木自焚搆衣石
自移果爲祖珽誣告謀反令劉桃枝於涼風堂拉
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
北周高祖武帝建德二年三月周太子獲白鹿以獻
帝曰在德不在瑞
建德六年秋八月鄭州獲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
具帝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
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
焚之

隋文帝開皇中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蕭吉禳
邪氣於寅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
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
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蝦蟆
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
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
隋齊王暕字世朏從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帝在江
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
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

惡之俄而宇文化及作亂𫍘與二子俱遇害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距密營
中鼠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
也
唐高宗永徽四年永州人蔡道基舍傍有獸高丈餘
頭類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占曰烏如
畜形者有大兵
高宗調露元年十一月泰州神亭治北霧開如日初
耀有白鹿白狼見近白祥也

高宗永淳中嵐勝州兎害稼千萬爲羣食苗盡兎亦
不復見
高宗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猫所嚙數
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
皆去
唐中宗神龍中有羣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
無故壞又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唐睿宗景雲中有蛇鼠鬬於右威衛營東街槐樹蛇
爲鼠所傷此兵象也

唐代宗時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
衮衮率羣臣賀吏部侍郎崔祐甫獨曰可弔不可
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
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
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
有不觸邪彊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
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帝異
其言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銜

蒿芻巢樹上鼠穴屋去穴登木賤人將貴之象
宋眞宗咸平二年十二月黄州長析村二虎夜鬬一
死食之殆半占云守臣災明年知州王禹偁卒
宋仁宗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初本國
稱貢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
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
其非麟詔止稱異獸
宋徽宗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嶽直入禁中據御榻
而坐詔毀狐王廟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南康縣雷雨羣狐震死于巖穴
中巖石皆爲碎
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眞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爲羣
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爲鼠有獲鼠於田者腹
猶蛇文漁者夜設網且視皆鼠自夏徂秋爲患數
月方息
紹興二十二年劉彭老家猫產數子皆三足
宋孝宗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阱田間
象不得食率其羣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

孝宗淳熙五年八月江陵府郭外羣鼠塞路其色黑
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不可勝計逾三月乃
息
淳熙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
宋光宗紹熙元年三月臨安府民家猫生子一有八
足二尾
宋寧宗慶元元年六月鄱陽縣民家一猫帶數十鼠
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猫而鼠舐其
血鼠象盜猫職捕而反相與同處司盜廢職之象
也
宋理宗淳祐中包恢知隆興府有妖妓惑人恢沈之
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
金宣宗貞祐三年六月京城中夜妄相驚逐狼月餘
方息
元順帝至正十年彰德境内狼狽爲害夜如人形入
人家哭就人懷抱中取小兒食之

史異編卷之十四 終

史異編卷之十五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蠃蟲　蝗螟之屬

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級

漢成帝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州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

晉咸康四年北趙冀州八郡蝗司隸請坐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　後趙建武四年

晉太元七年秦劉蘭討蝗不能滅有司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大熟蝗不食麻豆　前秦建元十八年

南梁武帝太清二年九月益州市有飛蜂萬羣螫人死

南梁宜豐侯脩字世和徙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冑有田一頃將秋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勸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臺使以聞帝璽書勞問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一夕忽有狗據脩所卧牀而卧脩曰此其戒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果爲魏所攻力屈乃降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六月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郡丞崔叔瓚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詔遣蝗處免租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八月所在蝗羣鬬各四五尺死者十八九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貝州蝗有白鳥數千萬羣飛食之一夕而盡禾稼不傷

唐文宗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始以藥術進化爲蠅者敗死之象近靑眚也

文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者

唐僖宗光啓二年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揚州府署竹樹幢節一夕如翦幡幟畫像皆齧去其首撲不能止旬日自相食盡

宋仁宗景祐四年五月滑州靈河縣民黃慶家蠶自成被長二丈五尺濶四丈

宋哲宗元符元年九月涿澤縣野蠶成蠒織絍成萬匹

宋孝宗淳熙九年七月淮甸大蝗眞楊泰州窖撲蝗五千斛餘郡或日捕數十車羣飛絶江墜鎭江府皆害稼

宋寧宗嘉定二年浙西諸縣大蝗自丹陽入武進若煙霧蔽日其墮亘十餘里常之三縣捕八千餘石湖之長興捕數百石

金章宗承安元年六月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濶四尺九寸

元成宗元貞二年五月隨州野蠶成蠒亘數百里民取爲纊

元文宗至順二年三月晉冀深蠡等州縣蟲夜食桑晝匿土中人莫捕之

元順帝至正十年七月同州蟲食稼郡守石亨祖禱于玄妙觀寒雨三日蟲盡死

至正十九年大都霸州通州眞定河間山東大同晉寧汴梁諸路皆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塡坑塹皆盈饑民捕蝗以爲食或曝乾而積之又罄則人相食

史異卷之十五終

史異編卷之十六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謠讖（凡訛狂皆是）

春秋魯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虢

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搖搖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禂子定公名宋）

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嬰兒主昭帝也言霍光持政擅權遇帝令如卻行車使不前也光係黃帝後故傳讖云然）

漢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光澤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常與富平侯出遊見飛燕於河陽主家而幸之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

成帝時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益巢其顛云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

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維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大誰官名主問非常之人）病狂易（變易也）[illegible]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漢汝南舊有鴻郤陂[illegible]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壽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方進字也）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後當復至建武中太守鄧晨署許揚為都水掾使脩復之百姓

得其便累歲大稔豪右有譖楊受賕賂者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棷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致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

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

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漢光武受命河圖赤伏符曰劉季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是時太尉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司徒趙戒司空袁湯皆以附梁冀封侯云

漢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咽喉也

桓帝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人主好聚歛爲貪政也

桓帝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言羣賢衆多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言小人徒宴飲歌呼今年尚可後年鐃言今但禁錮後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

斷絕至中平元年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
是其應也
靈帝光和元年五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
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
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
姓名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
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
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
北芒後獻帝與陳留王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劫董
卓率衆迎帝于北芒阪下還宮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
不得生言董卓暴盛而旋破亡也
三國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子共唱曰其奈汝
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寄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

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
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後宣帝果自遼東渡河
而歸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
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
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
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
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

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
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
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
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
彗之象詔頒天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
張琑琑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
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
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出魏氏春秋又氏
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

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焕赤如玉焉出漢晉春秋按搜神記所載與此二說不同

魏齊王芳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封白馬兗州刺

史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三國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

三國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明年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刭金印龜服之而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蘆葦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

吳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鉏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三國一統於晉是其驗也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遊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知加王濬龍驤將

軍果平吳

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按橫目者四字後元帝興於江東去吳亡幾四十年皆如謠言

晉楊駿字文長以后父超居重位受遺輔政永熙中一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駿居內府常以戟爲衛東安公繇

等率殿中兵圍駿府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言果
驗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
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牙齒又曰城東馬子莫龍
哃比至來年纏汝鬓南風賈后字白晉行也沙門
太子小名魯賈謐國也言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
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
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將童謠曰屠蘇鄣日

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
眇焉

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
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
臍便去耳又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
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
即甲子旬也

惠帝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
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于寶以爲禁庭尊
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
下人踰上之妖也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
空焉

惠帝永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
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
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
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後苟晞擁難破
汲桑

晉王浚字彭祖懷帝以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將

僭號恣行殺戮時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
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後石勒詐
降於浚執而殺之

晉張寔字安遜建興初授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
平公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永得璽文曰皇帝行
璽羣僚稱賀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想諸君何忽
有此言因送于京師忽一日寢室梁間有人像無
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後爲帳下閻沙等所殺

晉建興二年王浚謀僭稱尊號矜豪日甚不親政事

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
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
晉張駿字公庭襲父寔職西平公其初立也姑臧謠
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
鳳凰鳴至建興十二年果收復河南之地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
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期焉
晉成帝之末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
而崩

晉建元元年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
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
整固請誅諸鮮卑不聽 前秦建元九年
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
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哀帝尋崩升平五月穆帝
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凰生一雛天下莫
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是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
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
巳子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海西公尋廢三子並以
馬韁縊死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
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
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果敗
晉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
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

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前秦苻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
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
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
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
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
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前秦苻生時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
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

驟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誅其侍中太師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靑靑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尋爲苻堅苻法所殺生無一目故曰瞎兒

前秦苻堅時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後慕容泓竟叛堅姚萇與慕容沖縊堅于新平佛寺中先是童

謠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毋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後二年縊死謠言驗矣

後燕慕容熙既僭尊位遂爲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後爲慕容雲所殺初童謠曰一束槀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槀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原姓高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謠言果驗

南燕慕容德時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後果殺寶即尊號

南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竟陵王誕鎭廣陵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

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愼門誕問六愼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愼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

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南宋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

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
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
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
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
河洛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
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案宋水德也晉義熙元年宋
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冂上參南斗
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
戢翼朔旦鳴南斗吳分野草屋者居上蕭字象也

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
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即道也熟猶
成也高帝生鱗文徧體此其應云
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宋昇明三年四月二
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齊高
帝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
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
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
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
史蕭赤斧以獻
南齊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又著
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
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璽一
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刀雙
貝及有人形帶劍焉
武帝永明十一年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
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
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

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
吳興丘國賓竊以還鄉邑人楊道隆虛疾二十年
依法灸即差七月上崩
南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夏六月都下訛言有根根取
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
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
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
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丙

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火起浮屠益其應云

武帝時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門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昭明太子統果以疾薨嫡孫歡止封豫章王歡前爲南徐州刺史所謂歸去來也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歡字孟孫

南梁武陵王紀字世詢大寶二年四月乙丑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後與子圓照並爲元

帝所禽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故湘州賊陸納等拜李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入長沙城以應符讖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辛爲元帝所平

侯景簒位改元爲太始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南陳後主禎明二年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後主初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也其言皆驗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皁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

上郎王字也壓詞陳也而不解早筴之義既而陳
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早筴隋氏姓
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六月有鄜婦人持方寸玉印
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
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早疫平
太延中涼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忽然不見其書
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
奉常張愼愼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

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
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又於震電所得
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
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傷泥陷不通大沮渠牧犍
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
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
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夏四月戊子毀鄴城五層佛
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其一刻其傍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八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
文曰子孫長壽詔百姓大酺三日降殊死巳下囚
北魏孝明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
家歲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
敗之兆
北魏莊帝永安中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簸
土覓眞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普
泰時爾朱彥伯及世隆並爲張勸等所斬縣首於
斛斯椿門樹

北魏咸陽王禧以逆謀賜死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
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
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
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
瑞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北齊初有讖云羊飲盟津角柱天至文宣時陽平郡
界冈星驛旁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
中就視不見按文宣名洋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

也角柱天大位也文宣果受禪登祚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竟以十年卒

北齊昭帝皇建時童謠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後果殺濟南王而立武成（濟南王廢帝也）

北齊武成帝太寧時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

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時武明太后病内史皆令呼爲石婆徐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巳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勿令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綖靴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靴者革傍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武成帝河清三年六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

北齊後主天統元年四月武成傳位於皇太子始將傳政使内參乘子尙乘驛送詔書于鄴子尙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尙未至鄴而其言巳布矣

北齊河間王孝琬天統中累遷尙書令與祖珽和士開有隙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後因事而被殺

隋文帝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楊堅字下云八方天心永

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

王世充字行滿欲僣僞號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言當應符命爲天子世充大悅卽拜受之僣卽皇帝位建

元開明國號鄭旋降于唐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六總管侯君集伐
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
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東都大雨人多殍殕先是童
謡曰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
空垣墻
唐武后時安樂公主于洛州造安樂寺童謠曰可憐
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宗龍[illegible]又謠曰可憐聖善

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唐玄宗天寶中有術士李遐周于玄都觀院廡間爲
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環上
繫羅衣人皆不悟近詩妖也
安祿山未反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
氊氊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謡曰舊來誇戴竿今
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唐代宗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
筩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三十字欲

以獻上字言一事郎不中以筩貯屍席裹而棄之
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
宰相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
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
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
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唐德宗時或爲詩曰此水連涇水雙胼血滿川青牛
逐朱虎方號太平年朱泚未敗前兩月有童謠曰
一隻筯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胆

唐僖宗乾符中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
天下反又謠曰八月無霜寒草青將軍騎馬出空
城漢家天下西巡狩猶向江東更索兵
董昌僖宗朝拜檢校太尉隴西郡王有山陰老人獻
僞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方士朱思遠詭
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兎上金
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
也我以其時當帥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
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月

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册民祀以穰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卽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卽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册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神後竟爲全武所滅武錢鏐將也

五代唐應順元年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其言吉凶無不中廢帝起於鳳翔客將房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

庚午中興戊巳午嵩不曉其義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後帝卽位之日受册明宗柩前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神魏崔浩也

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謠故更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正月降附得三百二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宮漏之數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丈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字書于板帛羃之人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卽羃之是時名士陸陲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合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

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鍇韓熙載皆不能解及李煜歸宋好事者云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卽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王錢俶舉國入覲卽東鄰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也

南漢劉鋹時廣州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讖者以羊是未之神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果以辛

未年二月四日爲太祖所禽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

宋太祖建隆中西川孟昶自命筆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卽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宋仁宗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舖初謡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果驗

宋徽宗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

於觀下帝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决者縣幕涿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於觀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帝大不悅爲罷一夕之歡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近狂咎也

宣和七年八月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詩罵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楊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罏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于囊紙刻于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高宗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人犯維楊三月有明受之變

高宗紹興元年四月庚寅閩州有狂僧衰絰哭于都

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閩距行都萬里踰月而遺詔至

紹興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後其事應于兩宮

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杉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德祐元年似道謫死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斂

宋理宗紹定十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句皆曰東君
去後花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太子詢薨

金章宗泰和八年有童謠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
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留至貞祐中舉
國遷汴

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二月放進士楊有狂僧公言殺
天子求之不知所在

金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時衛州有童
謠曰團圞冬傍半年寒食節沒人燒明年正月元

兵破衛遂丘墟矣

宣宗興定五年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
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爲兵轉鬭山谷戰伐不休當
至老也

金哀宗正大元年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門大笑者三
大哭者三有司拘而問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許
大天下將相無人後哭者哀祖宗國家破蕩至此
也有司以爲妖言處之重典上曰近詔草澤之士
並許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況此人言亦有理
止不應笑哭闕下耳乃杖之

哀宗天興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間市中有一僧不知
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無窮所在兒
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復以石擊碎
之人皆以爲狂不悟其理後乃知之其意蓋欲使
人早散國家將瓦解矣

元順帝仍改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
飛馬札望北跳

順帝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

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

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搖動黃河天
下反

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
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
聞有旨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
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惟妄言禍福而已乃以
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

至正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

里無人家囘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此
皆詩妖也

史異編卷之十六終

史異編卷之十七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雜說

樂資春秋後傳使者鄭客入函谷關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滈池君子之咸陽過滈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宮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聞而逃之竟死於

沙丘

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奄蔡黎軒國即大秦城郭皆青水晶及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墻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

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出浮屠經

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

危絕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摽驗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西域記

新莽地皇四年七月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傍有白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八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夏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是年敗死

漢明帝夢見金人身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圖畫形像以歸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其道遂盛

吳孫峻欲廢太子和立魯王朱主不聽遂殺之埋於石子岡後欲改葬冢墓相亞不可識別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察之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子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

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條枝國有大雀鳥頸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按西玄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輿地圖云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

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至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之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絶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

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西夜國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

莎車國將君得遣鎮于寘君得暴虐百姓患之漢明

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

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人勇健敢戰

短人國在康居西北萬餘里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

晉咸寧三年賈充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吾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黯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見衛

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後謐果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後蜀李特爲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瞫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illegible]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

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

類遂繁泰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
錢四十巴人呼錢爲賨因謂之賨人焉數傳至特
歷勢凡六世僭僞位而滅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平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
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
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呪曰若善神也
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
在焉時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許之
老父欣然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

歲驍勇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
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
人之稱也數傳至國仁乾歸熾磐慕末俱僭僞位
四世而滅
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
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於光處得金像無有
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
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悝因留像付寺
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

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
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
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底得佛光
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
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
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
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
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
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

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摸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
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
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
便許摸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
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
晉成帝咸康三年林邑國范逸死奴文纂立文本日
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
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
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

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敎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譖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迓王子毒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晉義熙中師子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南宋元嘉中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

整爲道俗所推時闘場寺多禪僧都下爲之語曰闘場禪師窟東安禪義林

南宋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南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漂至一島岸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墻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南梁武帝大同三年八月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

南宋徐羨之字宗文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

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佐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南宋徐熙官濮陽太守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

曰云何厝法鬼請爲𥳑八按孔穴封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後子孫果顯

南宋何承天博見古今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故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

南齊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梁羊侃字祖忻旅力絶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數十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南梁韋鼎字超盛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毗騫國王身長丈三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知人善惡及將來事人無敢欺南方號曰長頸王其子孫生死如常人

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諸薄國東有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

微青黑若小垢汙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二月西域重

獄是布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
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
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
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
夫食鹹草如禽獸 鹹草葉似邪蒿而香味鹹
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
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
死矣

倭國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
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
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
北魏爾朱世隆字榮宗節閔帝以爲儀同三司曾與
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
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
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覘視而世隆寢如故既
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果
爲斛斯椿所誅
北魏夏侯夬字元廷歷南兗州大中正性好酒初與
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
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
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
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
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
服形容不易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夬家客雍脩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

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
之言故來共飲脩明何罪而被嗔責脩明便悟而
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
私竊盜咸有次緒
北魏顏惡頭妙於易筮嘗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
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
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
龜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數里入地
狀如餬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

服之皆愈周隋間遣使朝獻
眞臘國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
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如鮔紫如鸚鵡有八足
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
卽以白豬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
登畜多死人疾疫
且末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
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卽嗔而聚立埋其口
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氊擁蔽鼻口其風

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伏盧尼國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
橐駝馬者皆有異常居水中出水便死
波知國有三池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
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
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乾陁國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謂
雀離佛圖也

曹國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竝敬事之其神有
金人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
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
大業中遣使來貢
漕國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
銀爲地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尾覆身不火食噬
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
里有峽因以鐵闔[illegible]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

之
東女國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
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歲豐否卽有災名曰鳥
卜
高昌國唐武德五年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
云生拂菻名拂菻狗
天竺國有五。分東西南北中。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
都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
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東天竺有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潤以橐駝髑髏轉注瓠中

大勃律國北有頗黎山其神穴中有神馬國人遊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

又獻瑪瑙鐙樹高三尺

拂菻國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有獸名狍大如狗獷惡而力北也有羊生土中臍屬

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絶卽逐水草不能羣

訶陵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匕筯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

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

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卽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

鈴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跡便歔欷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

玟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
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
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
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
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
與金鋺別幷贈詩充取兒鋺及詩忽不見二車處
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
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

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鋺高衆其價不欲速售
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鋺之由還報其大
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婿崔少府
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今視鋺
鋺甚似得鋺本末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
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
間産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
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
石皆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

盃相承至今也
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授禹河圖而還於淵
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劒斬蛟蛟死波
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
悋意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
有犬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

之神有犬貍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徼之
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
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
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
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
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
遺類卯筍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
令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
秋閒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

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
出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
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
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
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
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
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來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
瞠然視授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

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
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
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
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
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陸濟桓公拜曰仲
父之聖此寡人之私罪也久矣
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將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沓起甘雨

大人爲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
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王　爲葉今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
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民推排終不搖動
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
王子喬者上世之眞人不知興何代也有墓暨于永
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
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
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

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
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
不見
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
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
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意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
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背有丹書人勿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

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
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
名問伯果服焉

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
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
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
久有兩牛鬭於江岸傍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
吾鬭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
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

者因名冰兒

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
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
不見

若水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
有甚饒西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
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傷瘴氣特
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
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

逆之無不害人

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脊水天爲出
江脊中今猶謂之孝子石

華容縣西北十里有吊烏山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
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過便低頭繞之
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
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
食之以爲珍異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鬭角
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廣州記曰鯌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鑪物生子子小
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鯌魚子
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入旦由口出
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

始興縣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盤石上列羅十瓮中悉
銀餅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
家僕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盤之而死

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鄉議虛無時人謂之癡
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帥鍛牛無散每至就爲

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道
小走邪欻曰非汝曹所知即西辭母云受性應偃
以泰弟泗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二井
飲水可得無恙如是有哭聲甚哀後見欻乘白馬
還此山中百姓爲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爲馬
嶺山

贛縣出然石石色黃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
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
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賫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
然石於是乃知其名

張公直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
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
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
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
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
面目於世也復下巳女於水中將渡遥見二女於
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

以遠望山的狀若
山西有石室名爲
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準的明則米
賤的暗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
米千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
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鵴而黃黑色鼠如
家鼠而短鼠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
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
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牝牡故因以名山

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
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
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

即冀縣山有石鼓於星爲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
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

晉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
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擔者怪之載出欲上
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中樹忽呼龜曰
勞乎元緒奚事爾也龜曰今方見烹雖盡南

一樵不能貴我樵日　遂識性淵長必致
推困今來如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
也無　足禍樵將煑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
日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樵使伐桑取煑
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

史異　卷之十七

史異編卷之十七終

史異編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俞文龍撰文龍晉江人其書以諸史所載災祥神怪彙爲一編既非占驗之書又無與學問之事徒見其好怪而已

讀史蒙拾一卷

〔清〕王士祿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蒙拾一卷》提要

讀史蒙拾

新城王士祿子底箋

斷槊

蕭承之齊高帝之父始稱皇帝攻氐梁秦二州刺史趙溫氐帥楊難當遣息和援溫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承之命軍中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搥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

編樓析竹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宋遣太祖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樓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三齊射手

太祖禦桂陽王休範於新亭短兵接戰自巳至午眾皆失色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彊命中故賊不得逼

織女度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帝蒼梧微行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氊屋中寢語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殺宮無常人懷危懼遂與其黨同謀於氊屋中取千牛刀害帝

龍驤赤

太祖常所乘赤馬蹀作後歸為龍驤將軍世謂為龍驤赤

肉中詛有血

蒼梧廢劉秉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固當歸兄也秉曰吾等已讓領軍太祖矣韞搥胸曰君肉中詛有血

鹿行錦

宋大明泰始以來奢侈成俗太祖上表禁民間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腳檉栢牀几十七條

玉介導　紫皮履

太祖清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勅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太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又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入則 高帝紀

商飆館

五年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飆館登高宴群臣辛卯車駕幸商飆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為九日臺者也 武帝紀

甘艸杖

鬱林昔世祖御物甘艸杖宮人寸斷用之 鬱林王紀

珠覆蒙

帝以馬乘具用錦繡處為患雨所沾濕織雜彩珠為覆蒙備諸雕巧

青樓　紫閣

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 帝於閱武堂起芳樂苑跨池水立紫閣

白鷺縗
帝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
女兒子
王珍國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
歌作女兒子 四則東昏侯紀
決疑注
晉司空荀顗撰晉禮羊祜任愷庾峻應貞竝共删集
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今

庾之決疑注是遺事也
舊學新學
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
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
學四人新學六人
茗粣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尉四時祭薦宣帝起餅鴨臛
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

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 按字書粣音[illegible]粽也
百華燈
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設百華燈
卧騎
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亦角抵
雜戲之流也 五則禮志
九言詩
明堂歌辭祀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

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建
元初詔黃門郎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辭並採用莊辭建武二
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明堂歌辭白帝歌云百川若
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盛德在素精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
浹地奉渥罄宇承帝靈雩舞歌辭其歌白帝云帝悅于兌執矩
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
霜秋風方嫋嫋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遒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但用偁協九言詩但衆僧 詠梅之作並未詳考也

白鳩辭

辭叙云白符或云白符鳩辭出江南吳人所造其辭意言患孫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詩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則同

白紵辭

周處風土記云吳黄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東船船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

肖抵像形雜伎

肖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其增損源起事不可詳大畧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魏世則事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晉世則見傅玄元正篇朝會賦江左咸和中罷紫鹿跂行鼈食齊服卷衣絕倒五案等伎中朝所無見起居注並莫之所由也秦元中苻堅敗後得關中檐橦胡伎進太樂今或有存亡案此則可知矣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為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扪翠屏之

西子

交會薄蝕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于交中交從外入內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也先會後交虧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當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也

天文志

鬱州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週迴數百里島出船舡上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為之可八九尺後為齊郡

二青牛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畧無編戶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此地見二青牛驚走入草伏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為越州元徽二年以伯紹為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

青鵠磯

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 三則州郡志

輦

輿服志云輦車具金銀丹青采雕畫蒲陶之文乘人以行信陽侯陰就見井丹左右人進輦笑為臣下亦得乘之晉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輦晉中朝又有香衣輦

天衣

衮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世謂為天衣

白板天子

東輿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初無之北方呼晉家為白板天子

紫荷

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其有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為紫荷 又云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筆王公五等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乃簪令人略以御史為簪白筆蓋亦未深考 四則輿服志

天子路

熊泉云上祖太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為天子路後遂為宗鄉焉

季子廟木簡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涌如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字色乾按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龜腹字　樹中字

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并有卦兆六月建城縣呂誠田獲四目龜一頭腹下有萬齊字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異兒卦　九年秣陵縣鬭場里安明寺有古樹眾僧改架屋宇伐以為薪剖樹木裂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明玄君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採於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住視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

水中出綿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採以爲纊

珠佛

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剎下 六則祥瑞志

柏化石

永明六年石子岡柏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爲石

白銅蹄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攸之子元琰等

愁和諦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赤火入齊

永明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後坐以火德興 四則五行志

白鷺鼓吹

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嬪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

婦人呼公

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二則皇后傳

楚冢書

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

所闕文也

游牆

文惠太子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内施高障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 二則文惠太子傳

勸學從事

豫章王嶷為荊湘二州時於南蠻園 時領南蠻校尉也 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 豫章王嶷傳

遲行緩步

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嘆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褚淵琵琶

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

又王儉傳太祖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 又沈文季傳

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并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

白虹貫日

淵早歸心太祖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為宋氏亡徵也 三則褚淵傳

七志

王儉為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解散髻

儉為國子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 二則王儉傳

柳公雙璪

柳世隆字彥緒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龜經

世隆善卜別撰甲儀至一萬者龜經秘要二卷 二則柳世隆傳

張敬兒

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主簿紀綱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從微為護軍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學揖讓答對空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奴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 張敬兒傳

鼓角相

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

落此奴度內

敬則以武功顯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二則王敬則傳

快牛

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并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陳顯達傳

互盜賊

李安民大明中除殿中將軍領平漢川互盜賊 李安民傳

苮席

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纏攢繩

崔文仲為徐州刺史在政為百姓所懼嘗獻太祖纏攢繩上為納受 二則崔祖思傳

續命田

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饑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

以救衛[illegible]
不負飲食

垣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
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
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榮祖善彈彈飛毛鳥而鳥不死海鵠羣翔
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翼而下　垣榮祖傳

阿杜

周盤龍立功壽春上聞之喜詔褒之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
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周盤龍傳

武原將

周山圖與虜戰於武原多所殺傷虜圍猋急山圖據城自固然
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為武原將
周山圖傳

桓康

桓康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
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瘧無不立愈　桓康傳

曹虎

曹虎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伎女食粗菜無
重有每好風景輒開庫拘張何之　曹虎傳

十敕五令

荀伯玉為上所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為之語曰十敕
五令不如荀伯玉命　荀伯玉傳

張氏五龍

張岱字景山少與兄寅鏡永弟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靜默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
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
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二則張岱傳

名德不昌

褚炫字彥緒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嘆曰使淵作
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四友

炫昇明初以清尚與劉俁謝朏江斆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　二

則褚炫傳

小褚公

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諸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蟬雀扇

宋武帝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 二則何戢傳

不送不迎

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王延之傳

烏衣諸郎坐處

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蟬腹龜腸

僧虔為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畧云九流絕乎自不宜樹若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家雞

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小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羊欣之影

又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 四則王僧虔傳

不解作諾

張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人有以緒言告粲淵者即出緒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 張緒傳

虞玩之屐

虞玩之字茂瑤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

不相饒

玩之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并恨之

王儉三公

孔逷與儉至交儉為宰相書謀議帷幄時呼逷及何憲為王儉三公 三則炎玩之傳

賁皂莢

宋明帝憎婦人妬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妾數與王氏二十枚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劉休傳

腰鼓兄弟

沈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 沈沖傳

圍棋州邑

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大中正王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王諶傳 蕭惠基傳

宋世能棋人瑯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 虞愿傳 明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左右書

臨川王映工左右書左右射

金蠶銀繭

宜都王鏗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溫女冢得金蠶銀繭二 則高祖十二王傳

落水三公 墮車僕射

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跌下車趙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謝超宗傳

劉祥

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汝好為之如汝

人習已令僕 劉祥傳

蠻王出謡

劉悛强濟有世調為武陵内史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僮出謁至是又出謁

鄧通鑄錢處

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鄧通所鑄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 二則劉悛傳

黄頷臛

虞悰字景豫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黄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世祖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虞悰傳

蕭景先妓名

景先在義陽遇疾遺言累云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 蕭景先傳

到撝傳撝有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

容髮足駭

劉瓛字子珪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累云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劉瓛傳

坐杖

陸澄字彦淵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隸事

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服匿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書廚

澄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四則陸澄傳

四部要略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 武十七王傳

白鷺羽扇

張融字思光吳人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求郡

融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布衣韋帶弱年所安但世業清平貧民生多待秩耒秉倚女贅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宦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

詭越

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進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

舟居非水

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

岸上但上大笑

王海

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五則張融傳

周妻何肉

周顒長於佛理、時何胤亦精信佛法、文惠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赤米白鹽　晨鳧夜鯉

王儉問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何胤兄點亦通節清信、胤與書勸令菜食、畧云、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二則周顒傳

蕭瘂

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蕭坦之傳

此中唯宜飲酒

謝瀹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謝瀹傳

阿戎所見

王思遠晏之從弟、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凡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王思遠傳

吳興僕射

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延興元年、沈文季遷尚書右僕射、尚書令王晏常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瑯邪執法、似不出卿門。沈文季傳

朝隱

王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便是朝隱。

王遠

王逡為光祿勲宋世為之語曰王逡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三吳決録

衛軍掾孔逭著三吳決録 三則王秀之傳

江東裴樂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張陸宅間水

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惡人無禮

慧曉為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復為西陽王左軍晋熙王冠軍長史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三則陸慧曉傳

毛惠秀 毛惠遠畫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 劉繪傳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繪弟瑱善畫婦人世並為第一

鄧禹笑人

王融字元長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嘆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航開喧湫不得進又嘆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大丈夫 二則王融傳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無雜事 孔稚珪傳

二驥

劉繪字士章為豫章王左軍主簿隨鎮江陵繪聰警有文義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 劉繪傳

天子作奴

元徽中張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

奴之二夜燕書

恣情閑放

張欣泰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子隆深相愛納意與謝眺相次
典籤密以欣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
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 二則張欣泰傳

握顧榮塚

王靈鞠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
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
諸傖渡妨我輩塗轍罪有餘罪

仕宦不進才亦退

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
儉謂人曰王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靈鞠若江左文章錄序起
太興訖元熙 二則王靈鞠傳

高平二起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
為高平二超

河洛金匱

張章熊褒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
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 二則檀超傳

瓠壺瓢勺

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為有著帛冠十二年不
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諸多詭異

卞田居傳蠶室

彬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式詠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
此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鞋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蚤虱賦

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累云余
居貧布衣十年不治一袍之縕有生所託兼攝性懈懶事皮膚
澡刷不謹澣沐失時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痒渭濩無
時恕肉脫略緩懶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人

云科斗唯唯，牽浮閒水，維朔纖名，丰役如鬼，此令史諮事也。

東冶徒賦

琅邪諸葛㬎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四則卞彬傳

掘莧根

王智深字雲才，少從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撰宋紀三十卷。王智深傳

海岱志

崔慰祖字悅宗，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崔慰祖傳

几案塵黑

王逡之字宣約，博文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王逡之傳

譜學

賈淵字希鏡，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賈淵傳

司風令史

宋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

越王石

虞愿字士恭，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澈無隱蔽。愿撰會稽記。二則虞愿傳

明僧紹

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隱長廣郡嶗山，淮北沒虜，乃南渡江，不應徵辟。太祖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明僧紹傳

燃糠

顧歡字景怡，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廢蓼莪

歡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今人但知王偉元事耳

山鳥集掌

歡娛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巢當取食

二隱

臧榮緒東莞莒人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康之字伯愉 臧榮緒傳

酒杯酒鎗

何點隱居東籬門卞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何求傳

連理机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 庾易傳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世居江陵測逆退不樂人間永明中欲遊名山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續高士傳

測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 二 則宗測傳

養鼠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杜京產傳

織簾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後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 沈麟士傳

婦人巖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

四皓

伯珍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人呼為四皓 二則 徐伯珍傳

七十不冠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華寶傳

孝江泌

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別之 江泌傳

貴女賤男

林邑國貴女賤男謂師君為婆羅門群從相姻通婦先遣聘求婿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咒願吉利人色以黑為美 林邑傳

蘇鉝

永明二年扶南國王僑陳如闍耶跋摩遣道人釋那伽仙為使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鉝二口瑇瑁檳榔柈一枚 扶南傳

扶拔

建元中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 芮芮傳

仇池

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氐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 氐楊氏傳

四貴 六貴 三侯

元徽中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高帝紀

永元中右僕射江祏祏弟侍中祀與衛尉劉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 江祏傳

沈攸之反尚書符曰攸之與譚金童太一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 柳世隆傳

小字 九則

闘將

高帝小諱闘將 高帝紀

龍兒

武帝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武帝紀

法身

鬱林王昭業小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極坐別加撫問呼為法身鍾愛甚重 鬱林王紀

玄度

明帝小諱玄度 明帝紀

白澤

文惠太子長懋小字白澤 文惠太子傳

白象

長沙王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 高祖十二王傳

阿答童烏

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阿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高帝紀

阿桶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桶便是今世曾子阿桶瓛小字也 劉瓛傳

史公

袁彖字偉才武陵太守覬子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 袁彖傳

查梨

張景儼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儼曰查何如梨景儼

答曰羯虜百米之宗查何敢及 張沖傳

同時同姓名耳 四則 以下二條皆不能盡記著其最顯者

兩劉昶

一宋義陽王劉昶於彭城奔魏者 一劉懷珍之祖亦名昶宋武帝令齊以為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見懷珍傳

兩王瞻

一下邳人宋明帝世為黃門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大床寢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寢興世祖銜之建元元年為世祖所殺見王玄載傳 一字思範琅邪臨沂人襲封木亭侯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竟陵王子良從事中郎入梁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高祖嘗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梁書有傳 思範梁二人雖分見兩書實相先後亦為同時也

兩周盤龍

一北蘭陵蘭陵人宋泰始初封晉安縣子後改封沌陽縣齊永明中晉爵侯十一年卒史有傳 一徐州民永明十一年與建康建革寺道人釋法智作亂四百人攻州城為刺史王玄邈所擒見玄邈傳

兩王融

一字元長廬陵內史道琰之子有重名于時為中書郎鬱林時賜死於獄史有傳 一雍州刺史王奐子官太子中庶子永明末與奐同誅見奐傳二人並琅邪臨沂人

與前代人同姓名 七則

董仲舒

武帝紀永明三年七月丁亥以驍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為甯州刺史 同漢

張敞

張岱傳岱祖名敞晉度支尚書 同漢

馬超

王僧虔傳檀珪與僧虔書云去年已擬章求為馬超所爭 同蜀

徐庶

王敬則傳有城局參軍徐庶 同魏

王粲

劉懷珍傳有豪氏王鄉又王奐有子名鄉 並同撰

蘇端

蘇侃傳侃父名端 同唐 杜甫集有內過蘇端詩

席謙

狄沖傳新蔡太守席謙鎮西司馬席恭穆之子 同唐 杜集存歿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棊 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棊

讀史蒙拾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士祿編士祿字子底號西樵新城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是書取諸史新穎之語標數字爲題而錄其本文於後亦洪邁經史法語之類然書止一卷聊以寓意而已實未竟其事曰蒙拾者取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童蒙者拾其香草句也

史緯三百三十卷（一）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序

余嘗謂經之與史異體而同旨史之作也歸於褒貶示法戒所以翼經而明道者也孔子作春秋因魯史也出自聖人所手定遂列之於經爲萬世法經與史之非有異者明矣馬班以來作者代興得失互有言不能盡公才不能皆美方雜四患之說從昔歎之然作史難讀史亦難由漢迄元爲史二十有一卷帙浩衍文辭繁賾士之有志於學者或力不能致之而藏書之家若其難竟高閣而不窺者多矣且其間是非錯出信疑相介非有淡識遠鑒亦不能逆溯千載而折其衷也豈非讀史之難與作等歟余杜門當湖之上惟採討

較稽以自娛樂於夏多疾取諸史就牀榻觀之日必盡一帙始終成敗瞭然在目意欲於人才政體所關挈其大要效東萊呂氏十七史詳節之例稍稍而廣之勒爲一書遲延未果邑宰晉江豐齋陳先生出所著史緯示余受紫從簡閱暢精核抑何其先得余心也先生於經學獨精嘗錄十三經注疏而衷以己意名曰經解余曾爲序其簡末夫本窮經之識邃而祭史權衡在心精密洞達是非疑信莫不揆其至當而又是以汰繁稽之冗省編摩之費此書之成不特爲讀史者所宗而亦且有造於作者是可重也謹爲之序而歸之

康熙辛未仲冬治年家弟高士奇頓首撰

史緯序

二十一史之傳世久矣學者病其卷帙浩繁往往束之高閣謂不若溫公通鑑紫陽綱目之猶可以博涉而縱覽也然不讀二十一史則通鑑綱目無由悉其源委通其條貫而况通鑑綱目之所未盡者耶夫史所以紀事實垂法戒衆凡世運升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天下國家之理亂一展卷而如視之故必有尚論千古之才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亦必有尚論千古之識而後可以闡累代之史史之難作而又難讀也如是晉江陳世蒼先生沈深好書嘗手定十三經註疏已復取二十一史芟繁就簡參互考訂勒成一書名曰史緯緯之

爲言所以佐經也綱常名教著在典籍尊之爲經是非褒貶垂訓萬世列之爲緯其義一而已矣先生爲予言司馬遷易編年爲敘事以本紀世家列傳撰述帝王統系名臣事蹟以年月表明世次以八書紀時政後之爲史者咸取則焉惟班固漢書最與之髣髴後漢三國之書猶爲近古然亦遜遠矣由晉迄隋南北擾攘史職曠廢區區摭拾各自成書者取瑜不相掩唐書紀志作自歐陽修而列傳非其手製至五代史頗有馬遷之風宋史失之支蔓元史失之卑弱此歷代諸史之大凡也取古人之書校讎討論審者存之否者刪之重複者併之紕繆者正之繁蕪者汰之本文闕略者以他書補之

大約纂錄可十之三四而始末貫穿鉅細畢備雖古今懸殊竟如出一人之手此吾修史之大意也大而時代興亡小而名物象數快意則鼓掌擊節憤激則叱咤歔欷心有所得輒加標識其上間有疎漏舛紊所當更定者必旁搜覆按而後得之其前後詞氣不屬意義未斷所當修明潤色者必求合當時之情事本末而後出之此吾所以精思愼擇遲之又久而後成也嗟乎先生之用心若此其爲功於後學者豈小補哉予嘗論近代無信史良由實錄起居所載避忌太多而傳與志銘又不免浮夸粉飾是必需諸久遠參以野乘雜說諸家之言一切私意偏見屏除之務盡蓋所輯者一朝之紀錄

而所存者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先生歷仕西秦東浙以及江右所至訪求遺書諏咨名宿二十餘載手無停筆而史緯竟成今來守我當湖大著廉惠聲由其胸次高邁才猷敏練遂於從政罔宜游刃有餘而世之留心史學者得此一編可以洞悉古今盱衡往事亦愈知先生之學識爲不可及矣予固有志焉而未之逮者竊幸此書之成將梓以行世敢忘其固陋而爲之序云

康熙辛未嘉平之望治年家舊寅同學弟歸安嚴允肇拜撰

史緯自序

經者經也史者緯也經史相須如經緯之相成顧經自五而六而七而九而十三止矣十三之中尚書也春秋左氏也公羊也穀梁也史已居其四矣文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已二十有一矣明史將成且二十二宋史之多三倍於漢唐明史若成亦不減於宋無書者不能購有書者不暇讀是以史爲度閣之具耳何也曰以其繁也馬班范陳而下作者非其中心之所欲爲與其才識之所獨擅往往應詔而成總裁無指授之能分局鮮討論之實人既平庸文自庸淺卷帙浩瀚如入大海之中茫無津畔非掩卷而起卽隱几而臥矣夫史之要者不可刪史之繁者不可不刪也其辭文而旨遠者不必修厖雜淆亂者不可不修也如史記終於武帝太初而漢書斷自高祖元年始當約之使入漢書漢末呂布二表劉表諸人爲東漢所由終卽爲蜀魏所自始當約之使入後漢其兩代互見者止存一傳此可刪者也有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晉唐宋代止一史耳而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旣各有史矣又加以南北史非若上承君予蓋當日未及刪修爲一耳南北二史同者去之異者附入本書此可刪者也宋史宗室世系多至十餘卷不過趙氏族譜元史刑法志繁至數十帙盡抄元律一部旣愧馬表復慚班志此可刪者也如一

事也見於傳又見於志見於紀又見於傳存其重者而以輕者附焉此可刪者也如一人也功無足稱言無可採止書族世門閥官次此可刪者也如一傳也篇多繁詞章判對語反使文之氣脈不貫人之精神不出此可刪者也如此則刪者亦不少矣然有一事之長一言之合而今傳無可錄者必考其時論其世臣托於君父載於子或附於同時之人其世之事蹟經踪跡而後出不敢有片辭之遺焉區區之心可質往者於九京所以僭曰刪而不顧人之罪我者也史遷所序漢事經孟堅加修更爲密緻晉宋諸史文不逮古支蔓聯綴至不知說　此當修者也宋祁新唐書刪滅語助以爲古奧易字義以爲奇期期艱澀至使人不可讀此當修者也陳壽加魏書於蜀志之上序劉焉於昭烈之前旣爲有識所議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嘗爲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紀宋史當從劉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疑則安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爲一帙以後另爲一帙蓋未及合併耳此當修者也如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錄數則易合成一篇難旣加刪削仍貫串穿插復成一傳其殘被入此引後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史者之苦心所以僭曰修而有待人之知我者也又如

王莽傳稍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若以眞仁與遼爲兄弟高孝與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永叔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虎炳之勳業卓絕之品行奇偉之文章如秦華之長峙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兇大憝情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旣去僉惡彌彰合二十一史爲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爲一義總求成其緯之之事以合乎天下之大經而已歲在辛未於當湖授梓未及告成而予以疾歸兹長男詹令中江重校續刻期使人易讀易曉毋致史書東之高閣後之博學君子疏其義類繹其旨歸亦可知愚父子區勉著述之意云爾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月庚申晉江晝齋陳允錫書

史緯目錄

史緯史記目錄終

[illegible] 十四年 一百九十 四歲相去懸絕

[illegible] 有共工後 [illegible] 亦天地之 [illegible]

史緯卷首

史記補

唐河內司馬貞補撰

清晉江陳允[illegible]

本紀

三皇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女媧氏亦風姓、(或云伏羲之妹)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祝融亦諸侯)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

問運也

荒唐

相傳易有羲文周孔上間神農爲六十四

卄

三皇之後神農氏獨傳澤稱之功大也

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用以教百姓始爲稼穡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文惡作卄）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遠云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一姓也）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

何昇而告何人升中祭告也

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自人皇以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古書亾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年字衍）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録於此補紀之也

佛家謂一合眼歷幾十萬劫善哉乃歎息遊覽三百二十七萬歲也

史緯卷一

史記一

漢龍門司馬遷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删修

本紀

五帝

評按今先古首相繼為黃帝修之此條矣

此炎帝乃神農之後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

蠶論也

財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西陵之女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一曰玄囂一曰昌意黃帝崩葬橋山

路史其父曰清黃帝第五子與此不同

左傳云鳳鳥適至字源云作鷙

少昊金天氏者名摯亦名玄囂黃帝之子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而生帝邑於窮桑（今兗州府）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以鳥紀官爰書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淵在位八十有四載年一百崩葬於雲陽（今朱陵）其神主祀於秋是司反景故稱西帝

月令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史記補以太昊女媧炎帝爲三皇被帝皇謂少昊氏非是竊以女媧女主不宜列三皇之數應以太昊炎帝黃帝爲三皇以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今亦未敢僭易柔制姑少昊之事附於黃帝之後以備月令五帝之數云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顓頊崩族子高辛立是爲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

見尚書者不重錄以省繁也

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
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
也時其服也士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
服從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
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
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
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偕和萬邦詳見堯典堯立七十
年得舜令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凡二十三年而崩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
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舜冀
州之人也居嬀汭父瞽叟頑後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
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帝堯問可用者四岳
咸薦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
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
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
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叟
尚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扞而下去得不死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
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事瞽叟愛弟彌謹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堯未能舉
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
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此四凶族堯未能去舜
遷於四裔以御螭魅堯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
子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舜乃假
於文祖詢於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十有二牧敦德
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詳見舜典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
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
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
是爲零陵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
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
之然後禹踐天子位丹朱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
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
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
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
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
傳余嘗西至空桐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

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一替無限低徊宛轉

夏

夏禹姓姒氏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四嶽曰鯀可堯曰鯀爲人方命圮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

承鯀疏禹中[illegible]其人所不能

之治水無狀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舉鯀子禹使續鯀之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禹乃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詳見夏書帝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帝禹立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辟帝禹之子啓而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帝啓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申之作甘誓帝啓崩子太康立太康不德畋於洛表羿距於河厥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帝太康崩弟中康立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命胤往征之帝中康崩子相立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帝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

方方術

桀方能擐鉤伸鐵作瑤臺瓊宮肉山酒池嬖妹喜殺關龍逢史

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帝少康崩子宁立帝宁崩子槐立帝槐崩子芒立帝芒崩子泄立帝泄崩子不降立帝不降崩弟扃立帝扃崩子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陶唐之后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帝孔甲崩子皐立帝皐崩子發立帝發崩子履癸立是爲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不堪因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

皆不載

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夏十七世并羿浞共四百五十八年

殷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呑之因孕生契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五傳至冥十三傳至成湯湯居亳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使人聘伊尹任以國政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

詩相土烈烈冥勤其官而水死

詩韋顧旣伐

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奔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旣紬夏命還亳作湯誥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迺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太甲顚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伊尹卒旣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帝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

沃丁書篇名今失

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遷傲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遷相殷復衰帝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遷邢帝祖乙崩子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殷衰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治亳行湯之

殷兄弟相及而亂至九世可見傳子爲正

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武丁形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稱高宗高宗崩子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淫亂殷道衰帝祖甲崩子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武乙

周書無逸甚稱祖甲之爲賢史不同

武乙震死故不稱帝天棄之也

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雷武乙震死子太丁立帝太丁崩子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又一太丁）乙長子曰微微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敏捷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

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紂廢之及西伯伐黎國滅之祖伊聞之恐奔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東觀兵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去之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廼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以存殷祀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商二十八世共六百四十四年　子長承秦火之餘詩書殘缺不備故帝王紀所引尚書與古文多異同云

周

后稷同時不窋亦應與啟同時夏后氏政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稼穡焉民皆則法之帝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

竟是太康尸位非夏之末造也

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遷國於豳百姓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思其德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攻之與之財物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屋室而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古公長子

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古公娶太姜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之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敬老慈幼禮下賢者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

六十四卦伏羲已具文王演卦辭耳

十一月建子之月殷沈息傳作一月建寅之月未詳然否

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即黎）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作豐邑自岐下徙都焉西伯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西伯崩諡為文王太子發立是為武王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載文王木主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誓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心欲武王亟入紂兵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紂走反入登鹿臺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史言武王斬紂頭懸太白旗大梁高循以王者舉項羽武王乃爲此乎且不見尚書故刪之

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再拜稽首乃出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

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爲首封封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

南王曰再發言也

言之未及管也

在位七年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乃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衛康叔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

王命告作多士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而民和睦頌聲作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爲作顧命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命畢公保釐成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崩子昭王瑕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崩於江上不赴告諱之也子滿立是爲穆王[illegible]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作冏命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毀天子一有五故西封之力與

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爲粲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康公不獻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好利親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何可專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害多矣不聽王行暴虐國人

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乃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弗聽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

宣王善渠下者也

天一生水陽氣不行故川源塞

旣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王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竭川竭必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昔夏后氏之衰行二神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

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女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幽王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熢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

無寇舉烽亢可笑

褒大笑者今烽火至皆云某哉只貢千丈履難爭鬪

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
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石父佞巧好利國
人皆怨又廢申后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立東
遷於雒邑辟戎寇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
由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
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鄭怨十
三年伐鄭鄭射傷王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四年周
公黑肩欲弒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黑肩王子克奔

子穨因寵生亂惠王失位反因乃不以爲戒復寵子帶其失殷鑒之謂也

鄭則應伐但不當使狄伐之耳

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
王崩子惠王閬立二年王奪大臣園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
作亂謀召燕衛師伐王惠王犇溫已居鄭之櫟釐王弟穨立
莊王嬖姬姚之子也鄭虢君伐殺穨復入惠王十年賜齊桓
公爲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
惠后生叔帶叔帶有寵於惠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王欲
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於周九年齊桓公卒
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
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
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不可王不聽十五

無惡君之心可取

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王不
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伐殺譚伯富辰以其屬死之惠
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襄王出犇鄭鄭居
王於氾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
告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王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
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會之河陽諸侯畢
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元年楚莊王
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以辭楚兵乃
去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

春秋王子猛卒不言殺

心立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太子早卒愛少子
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次子猛爲王是爲悼王子朝攻殺猛
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不克居澤
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奔楚王以子朝餘黨多在
王城乃徙都成周諸侯城之而王城之都廢十六年子朝之
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晉十七年晉定公入敬王於周四十二
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定王
崩子哀王去疾立即位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
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封其弟桓公
揭於王城十五年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二十三年九鼎震

二周此時尙爭戰耶

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十年崩弟扁立是爲顯王初桓公揭之孫惠公封少子班於鞏是爲東周班兄武公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二年趙魏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愼靚王定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

攻梁而使周止之者恐有成敗之變也

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可盡矣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殺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過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破韓魏殺師武北取趙藺離石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

周民遂東亡以不願入秦文武之遺澤也

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矣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西周恐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𢲸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至漢武帝巡狩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子南邑號

周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東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周三十八世共八百七十三年

史遷採戰國策作儀秦雎澤軻政諸傳佳者已十七八其無可附入者今附本紀及世家之末使無滄海遺珠之憾

大費即伯翳伯翳即伯益五臣 [illegible]

秦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

卑知秦禍不減於戎狄

紂并殺惡來蜚廉死於華氏蜚廉復有子曰季勝曾孫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由此爲趙氏季勝弟革玄孫大駱居趙城大駱生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以爲附庸邑之秦其曾孫曰秦仲宣王以爲大夫討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趙城犬丘地爲西垂大夫莊公生子三人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莊公卒襄公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祠上帝西畤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文公卒孫寧公立寧公卒大庶長三父等廢太子而立出子六年三父等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武公誅三父等夷三族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有子曰白不立立其

平王之失計如此秦人謂取西都于犬戎非取西都于周也史是日猶以見矣

秦用敵臣字

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二年初伏德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卒立其弟成公成公卒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傒以爲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九年晉獻公卒晉亂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曰誠得立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及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丕鄭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背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疑丕鄭有間乃殺丕鄭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

繆公以甥伐舅秦之無親久矣

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
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說因其饑而伐
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
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
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
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
公發兵擊之與晉惠公合戰於韓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
而馬騺繆公與麾下馳追之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
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

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
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
求從從見繆公窘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
以歸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
夷吾姊繆公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
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
晉君盟許歸之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河西地使太子
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
滅梁二十二年晉公子圉亡歸晉晉惠公卒子圉立秦怨圉
亡去乃迎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二十四年秦使人告

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重耳立爲晉君
使人殺子圉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
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
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繆公
不聽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
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
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
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
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商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因獻
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

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
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襄公怒曰秦侮我
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
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
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
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
三人哭曰孤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
其悉心雪恥毋怠益厚之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
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
民矣繆公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狄

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
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
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
交爭怨而相篡弑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
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
治此眞聖人之治也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由余賢寡人之
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
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
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因與由余曲
席而坐傳器而食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

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
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三十六年繆公復使
孟明等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殽
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尸爲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
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
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
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

不爲盟主羨其德也
不能東征以當時言

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
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狄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
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
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太子罃立是
爲康公康公卒子共公立共公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景公
立景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孫惠公立惠公卒子悼公立悼
公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
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立其孫靈公靈公卒子獻（又一惠公）
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
子立庶長改立靈公之子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秦以

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強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
從死二年城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
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閒
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幷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
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
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
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
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
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

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見孝公說以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拜鞅爲左庶長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九年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商鞅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納河西地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爲臣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更爲元年七年韓趙魏燕齊帥

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二千九年苴蜀相攻擊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而韓又來侵秦惠王猶豫未能決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夫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臣聞之欲富國者

惠文即惠王悼武即武王

他尚爲一說見紀耶

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天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禁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

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强伐取趙中都十年伐取韓石章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斬首八萬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惠王卒子武王蕩立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使甘茂伐宜陽拔之斬首六萬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死族孟說弟昭襄王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惠文后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以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五年魏王來朝六年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取八城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留之死歸葬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王爲西帝復去之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斬首四萬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擊亾卯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使武安君白起擊趙大破之於長平降卒四十餘萬盡殺之取韓上黨五十年白起有罪死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九鼎入秦西周亾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

周紀云滅東周不書陽地并徵乎徵有此

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太后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哉太后乃止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取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長信侯嫪毐作亂覺車裂以徇相國呂不

韋坐免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居甘泉宮大梁人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亾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亾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說秦王先

取寧以恐他國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以其地為郡
十九年王翦盡取趙地得趙王趙公子嘉率其宗人之代自
立為代王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使荊軻刺秦王覺之
體解以徇使王翦攻燕翦破燕太子軍取薊城得太子丹之
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灌大梁
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使王翦將擊楚虜
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為楚王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破
楚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遂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二十五年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
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

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
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
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
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
而與韓趙謀襲秦遂破之楚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
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楚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
令荊軻為賊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虜其王
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
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
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

皇帝太上皇之稱自此始

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
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號號曰皇帝他如
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
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
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
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
為水德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
德之數於是急法不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楚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
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
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
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
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宮廷中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
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

三句一韻文亦古甚

二句一韻頗似雅頌秦無詩此亦詩之類也蘇軾銘[illegible]用此體

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

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淸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

經易語作上韻與其字不叶韻[illegible]

昭襄五十二年九鼎入秦謂此也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遂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刻明德意既已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徐市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爲盜所驚求弗得乃登之罘刻石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

李斯以字
人乃設為
請詩書棄
市之律欲
不其五刑
得乎

秦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
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亾人贅壻賈人
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
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築亭
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築長城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
臣進頌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
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青臣面諛以重陛下
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
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

功非愚儒所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
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
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

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
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
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
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
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
山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
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盧
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勿遇類物有害之者方
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眞人者入水不

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長久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
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
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
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
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
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諸時在
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
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
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
於上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

之

侯生亾去諸生何罪

[illegible]

[illegible]

不驗輒死上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乃亾去始皇聞亾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

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

[illegible]

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賜公子扶蘇書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年二十歲葬始皇於酈

山始皇初即位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元年趙高為郎中令二世乃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

服、今可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戍卒陳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沛公起沛、項梁兵會稽郡、二年、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

以擊之、二世乃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殺之、二世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殺陳勝、破項梁、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不聽、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趙高爲丞相、竟案殺之、三年、章邯等擊趙王歇於鉅鹿、楚上將軍項羽救之、破章邯、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數言關東盜毋能爲、及項羽虜王離、而前章邯軍數卻、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誅、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

秦人嘗[illegible]之報

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戸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無多言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高乃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

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趙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入關至咸陽群臣百官皆散子嬰降而秦亡項羽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閒微散至

首論始皇

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諸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有

制六合，執箠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

失在二世

亦不得不然耳

二世可與有成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而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中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

子嬰之時已不可爲矣

終論子嬰

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吏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

天時人事俱已去矣地勢何爲哉

此豈庸主所能

說始皇二世則是若兼言子嬰則不切矣

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

以下總論

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伐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並

立言主意亦前秦爲鑒也

議辭之言

別說不去

矣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班固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帝王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請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秦以力取天下其得也乃所以失之見於史者斬首一百六十餘萬嗚呼天道不可獨殺欲求長世得乎又曰等死耳子嬰降而見殺何如北地王劉諶自殺於先帝之廟云死生義備未然

史緯卷二

史記二

表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

爲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諸侯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孔子明王道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爲虞氏春秋秦莊襄王相呂不韋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六國表

陳寶淫祀不足道也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

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弒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侯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

還是天助若云地勢及其後也兩含之間自若將一何謂耶

漢高所云[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且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

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猶何減帝秦之秦也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文雖短而跌宕多風讀之使人悲歌感慨韓退之諸小序本此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四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

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

分明易矣

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鎭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音誓習也）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焉 明暢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亾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亾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特識

三代之侯乃[illegible]十代[illegible]之封不及百年眞可慨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說得亦是

史緯卷三

史記三

書

禮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

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

漢明之見

以下引荀子而此皆更作改存亦大彼

絶幽出行之所以大純小疵也

郡楚人故以地事明之

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旣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敎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成仁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

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眛死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

函包及士大夫皆得祭社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時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拑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嚮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法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

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以祖配天）諸侯不敢壞（始封不毀）大夫士有常宗（大宗百世不遷）所以辨貴貴賤治得之本也郊嗁乎天子（嗁作止）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函作道）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

時以祭名也下說錢而世從此貸也下字作暴

貌字衍

梁祭齊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太廟之未內尸也始絶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

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雖非先聖之經曲而文自奇偉

樂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噭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

亦異不也

佞亂道

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
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
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
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
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
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
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
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説不通解澤不流亦各
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
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

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
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
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
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
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
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
歌玄冥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
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
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

弘亦趙高類與

奇論

確論

黯誹謗聖制當族。以下全引樂記樂記已刻為經不必再見於史刪之

律 律書古兵蓋行兵必吹律也中古假兵得律本矣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
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
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
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
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
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
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
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

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
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
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
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
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
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
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
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
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
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又號列樂上

何以合消兆膺之威

下九字衍

一生三至三生九

因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

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雞鳴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律書以下

生者倍其實三其法（黃鐘下生林鐘黃鐘長九寸倍其實二九十八三其法者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鐘之長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四其實謂林鐘上生太蔟林鐘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為太蔟之長也）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五聲之數三分益一上生宮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以九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自子至酉之數也其數凡十始于九小終酉九十

一而九以實如法得一（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三乘之也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為黃鐘之長也得一者算術設法辭也）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華道神妙之道也）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萬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覺及神去來亦不能識也）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唯欲常存之故其神亦存也）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欲存神者莫貴其神之為焉）

天官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

三五三十
歲五百載
也

侯者彗星
占者經星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
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
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
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
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
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
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一當是時
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弒君三十六亾國七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
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

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
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
衡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
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
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
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
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
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

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
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
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
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
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
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始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
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
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
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

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
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亾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
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
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
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
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
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
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
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

三五三辰五星也

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

兌銳通

杓引也

勃碣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轍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鬭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

化訛通

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雖多附會亦奇文也

余讀國策入史記而不與左傳者蓋左傳一書與春秋合而爲一列十三經不錄入史者所以尊經也其史記本有者亦存之

史緯卷四

史記四

世家

吳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歸之千餘家太伯卒弟仲雍立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仲雍曾孫也已君吳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仲於虞至晉獻公滅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周章十四世至壽夢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illegible]）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立楚大夫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始通於中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壽夢卒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諸樊已除喪讓立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季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季子使於列國北過徐君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餘祭卒弟餘眛立餘眛卒欲授季札季札逃去乃立餘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楚平王卒吳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我王嗣當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光伏甲士於窟室（[illegible]）而謁王僚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腹中而進之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代立爲王是爲闔廬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季札此時亦可受矣

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元年舉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燭庸蓋餘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員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發兵距吳夾水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

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楚兵大敗走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奔鄖吳兵遂入郢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亡歸吳自立爲王闔廬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敗之傷闔廬指吳王病傷而死使立太子夫差謂曰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夫差二年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檇李也越王句踐以兵甲五千人

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吳王不聽卒許越平七年夫差興師伐齊伍員諫吳王不聽使員於齊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聞之大怒賜員屬鏤之劍以死乃從海上攻齊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復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越王句踐乃伐吳虜吳太子友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與晉定公爭長已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乃厚幣以與越平其後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伐敗吳師遂入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也吾悔不用伍

員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以太宰嚭爲不忠誅之

齊

太公呂尚者東海人姓姜氏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釣於渭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伐紂師尚父謀居多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起犂明至國

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
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
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百有餘歲卒
子丁公伋立至哀公紀侯譖之周夷王烹哀公而立其弟胡
公靜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弟山怨胡公率營丘人襲殺胡公
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徙治臨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卒子
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與攻殺厲公
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
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卒子成公說立成公卒子莊公購立莊
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立釐公卒太子襄公

諸兒立初釐公弟夷仲年死其子曰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
服比太子襄公立絀之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夫
人齊襄公女弟也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及桓公來襄公復通
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彭
生抱魯君上車因拉殺魯君魯人以爲讓襄公殺彭生以謝
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
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故此二
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十二月襄公獵沛丘見彘從者曰
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
屨者茀三百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遂率其衆襲宮逢

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
創乃信之茀先入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入宮茀反與宮
中攻無知等不勝死無知求公弗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
乃襄公遂弑之而自立爲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
怨無知遂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
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初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故
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
白母衛女也小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
國先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
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非仲之不知天眞桓也

請囚知鮑叔終言而用之也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
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
國內應故得先入發兵距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
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殺之召忽管仲
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瀆
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曰君將治齊卽高傒
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
不可失也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
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
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

輕重錢也

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郯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師敗魯莊公獻遂以平桓公與魯會柯而盟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管仲曰夫已許之而倍信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所亾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以爲工正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

陽之方盛而陰已生桓公始伯陳完來奔消長之機也

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三十年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次召陵與楚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入公子夷吾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盟會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以上卿禮管仲管仲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難信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

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發卒戍周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公寵之許立無詭四十三年冬十月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

昭爲太子五公子無詭也元也潘也商人

也雍也

孝公宋所立伐之不情

七月尸蟲出於戶十二月無詭立乃棺赴三月宋襄公率諸
侯兵送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
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四公子戰五月宋
敗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孝公宋以桓公屬之太子故
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桓公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也
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晉
晉文公稱伯昭公卒子舍立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
昭公之弟商人陰交賢士附愛百姓與衆卽墓上弒齊君舍
而自立是爲懿公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
勝及卽位斷戎父足而使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職

驂乘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
人怨相與謀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
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
惠公惠公母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卒子頃公無野
立六年晉使郤克於齊夫人帷中觀而笑之郤克怒十年齊
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
乘救魯衛伐齊六月與齊侯兵合靡笄下陳於鞍逢丑父爲
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
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
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絓於木而

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
使頃公下取飲因得脫去入其軍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
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亡歸晉
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
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以義伐而以暴
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頃公朝晉歸而弛
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大說厚禮諸侯竟
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子靈公環立二十七年晉使中行
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晉
兵遂圍臨菑焚郭中而去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戎

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
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光而
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執太子牙於句竇殺之崔杼殺
高厚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
公弗聽四年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
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
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崔杼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舉
爲崔杼閒公六年莒子朝齊饗之崔杼稱疾不視事公問崔
杼病遂從崔杼妻杼妻入室與杼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

左傳[illegible]

東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
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
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
出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爲
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
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
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
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
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
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崔杼許之二相弗

聽景公元年成彊殺無咎偃家皆奔亡崔杼怒使一宦者御
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之仇盧蒲嫳殺成彊盡
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益
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慶封出獵田鮑高欒相與
謀慶氏其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吳吳與之朱方後楚靈
王伐朱方誅慶封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三十一年
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
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
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
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

[illegible]

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
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
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
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
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從之方會進萊樂孔子
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
地以謝是歲晏嬰卒五十八年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
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
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
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

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群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
是爲晏孺子群公子皆出亡元年田乞與諸大夫以兵入公
宮攻高昭子國惠子奔莒遂殺高昭子田乞乃使人之魯召公
子陽生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殺晏孺子而逐其母鮑子與
悼公有郤四年吳魯伐齊鮑子弑悼公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初簡公與父陽生在魯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
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弗聽子我夕
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
殺守者得亡初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
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諸遂焉遂告田氏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五月成子兄弟四
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反不納子我）遂入閉門宦者禦之田行殺宦者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
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
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
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殺之郭
關簡公出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弑之而立簡公弟驁是爲平
公田常專齊政平公卒子宣公積立宣公卒子康公貸立二
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
康公海濱康公卒遂絕其祀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

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
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
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齊之君太子見弑殺者凡十有一人禍亦憯矣）

魯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異於羣子及
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已伐紂徧封功臣
同姓封周公旦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
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
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
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
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
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
率淮夷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殺管叔武庚放蔡
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
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成王七年二月王朝步自
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
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還政於成

王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負依以朝諸侯及還政成王北面
就臣位匔（音窮）匔如畏焉周公恐成王壯有所淫佚乃作毋逸以
誡成王周之官政未序於是作周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
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讓葬周公於
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命魯得郊祭文
王有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周公卒子伯禽已前受封是
爲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
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
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伯禽報政遲乃歎曰
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

與左傳不同

揮弑一片心中所設乃二君可恨可畏

氏氏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淮夷徐戎並與伯禽率師伐之遂平徐戎魯公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築茅闕門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卒弟武公敖立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周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其少是敎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懿公兄括之子伯

御與魯人弑懿公而自立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賢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懿公弟稱可乃立稱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嬖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令息攝政不言即位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允君以我爲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允政揮懼反譖隱公於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請爲子殺隱公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於蔿

氏揮弑隱公而立允是爲桓公桓公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爲夫人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申繻諫不聽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拉其脅公死（弑隱之報）於車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魯欲內子糾桓公先入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齊告魯生致管仲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會齊桓公於柯曹沬劫齊桓公歸魯侵地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

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娣曰叔姜生子啟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莊公患之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季友以莊公命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莊公卒季友立子斑爲君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啟十月慶父使圉人犖殺子斑季友奔陳慶父立

廉則有之忠未聞也

般是爲湣公二年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季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哀姜奔邾季友賂莒求慶父慶父自殺齊桓公召哀姜於邾而殺之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亾在陳陳故佐季友及子申季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爲相釐公卒子文公興立三年朝晉襄公十一年敗翟於鹹獲長翟喬如文公長妃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文公卒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公子遂爲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三年春齊伐取我隆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十年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成公卒子襄公午立時三歲四年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廉忠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觀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是爲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

左傳爲淺於臧氏而匿於季氏

晉并一也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居喪意不在戚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公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師巳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侵郈氏臧昭伯之弟會譌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九月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

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亾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二十六年齊伐魯取鄆居昭公齊景公將內公子將受賂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

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足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魯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弟定公宋立晉史墨曰魯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陽虎邑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奔齊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

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詘齊淫樂齊侯懼歸魯侵地以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定公卒子哀公蔣立七年吳王夫差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以禮詘之吳王乃止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見季氏費之力）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街曰

（柯即下邑　言小邑也）

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悼公寧立悼公之時魯卑於三桓之家悼公卒子元公嘉立元公卒子穆公顯立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穆公卒子共公奮立共公卒子康公屯立康公卒子景公偃立景公卒子平公叔立平公卒子文公賈立文公卒子頃公讎立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於柯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考烈時楚已將亡矣乃滅三十四傳之魯信楚之盡謂屢也）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幽州是爲北燕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忍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傳至莊公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復修召公之法至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易王卒子噲立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

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齊湣王因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田單以卽

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喜立四年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攻鄗卿秦攻代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燕軍廉頗圍其國燕相將渠以處和趙乃解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燕見趙數困於秦而令龐煖代廉頗欲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秦亡歸燕見秦滅韓趙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使荆軻襲刺秦王政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

蔡

蔡叔度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

文侯名申、昭侯復名申、可乎

王已克殷紂、令管叔鮮蔡叔度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十乘徒七十人、蔡叔既遷而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周公聞之、舉以爲卿士、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十一世至哀侯、獻舞、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禮之、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哀侯以歸、死於楚、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女弟爲齊桓公夫人、桓公與蔡女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

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已而諸侯爲蔡謝齊、乃歸蔡侯、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卒、子景侯同立、太子般娶於楚、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楚靈王以般弒其父、誘般於申、醉而殺之、令公子棄疾滅蔡、封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親諸侯、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平侯立而殺靈侯之太子友、及平侯卒、太子友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卒、弟昭侯申立、朝楚、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

蔡與楚近、既滅而附、其道可知、昭侯不能忍恥修政、事晉事吳、終不可恃、至於質子、亦可哀矣

年、蔡侯獻其裘於子常、子常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伐楚、十三年、爲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質於吳、與吳闔閭破楚入郢、子常奔鄭、十四年、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因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卒、子元侯立、元侯卒、子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管叔鮮誅死無後、成叔武其後世無所

冉即聃季、傳亡嗣、文昭是也

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說得似可、見正論之分

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振鐸於曹、傳至共公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君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族、或說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因曹君滅同姓、何以令諸侯、晉乃復歸共公、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

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卒、子伯陽立、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罹曹禍、伯陽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雁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伯陽及公孫彊以歸殺之、曹遂絕、

于臧謙國宜書於曹下應止附見宋世家

滿父閼父爲周陶正武王妻滿以大姬此大事不宜略

厲得位以蔡殺身亦以蔡天之道也

史緯卷五

史記五

世家

陳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初居於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傳禹天下、而子商均爲封國、夏商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十一傳至桓公鮑、桓公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數如蔡淫、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次曰林、少曰杵臼、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奔齊、宣公卒、子穆公款立、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大夫夏徵舒之母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

陳氏之後可不絶乎

說得是

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利其地而取之後何以令天下莊王曰善乃迎太子午於晉而立之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九年陳倍楚盟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哀公哀公自殺招卒立留爲陳君使

使赴楚楚靈王殺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留奔鄭楚滅陳使棄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吳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滅陳五歲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元年吳破楚入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乃以疾謝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十三年吳復來伐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遂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

衛

史記稱武公弒兄餘而自立及將兵平戎俱不見於傳武公賢者也君子善善也長故大德予此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弟也周公旣殺武庚管叔封康叔爲衛侯居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康叔之國能和集其民成王舉康叔爲司寇十傳至武公和修康

叔之政百姓和集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卒子莊公揚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生子完莊公令夫人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收聚衛亡人襲殺桓公而自立州吁新立好兵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好合石碏與陳侯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令右公子傅之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其好說而自取之生子壽子

惠公怨王命奔納之乎

朔令左公子傳之齊女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
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
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
殺之且行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可毋行
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
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至謂盜
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宣公乃以朔爲太子宣公
卒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太子伋而
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黔
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

黔牟奔於周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
惠王奔溫衛人燕人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
王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懿
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遂入殺
懿公自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不
服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太子伋母弟頑之子申
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立一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
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初立
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
耳過無禮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

言孫子爲亂階也

許徵師於衛成公復不肯元咺攻成公成公奔陳晉文公分
衛地於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成公如周求入與晉
文公會晉使人鴆成公成公私於主鴆者令薄得不死已而
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瑕元咺所
立也成公卒子穆公遬立齊侵魯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
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卒子獻公衎立令師曹教宮妾
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笞曹三百十八年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
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而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之子蒯
侍公飲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怒公笞之乃歌以怒

不樂不和也

孫文子文子攻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
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君是爲殤公殤公十二年甯喜與孫
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獻
公齊景公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
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獻公獻公誅甯喜後三
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
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獻公
卒子襄公惡立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
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
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

郢賢人也衛輒拒父郢立輒有但已予

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靈公曰昔者臣夢見君靈公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靈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靈公於是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夫人南子有惡與其徒戲陽遬謀因朝殺夫人遬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

公怒蒯聵奔晉四十二年靈公游於郊令少子郢僕郢曰我將立若爲後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郢爲太子曰此公命也郢曰亡人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納蒯聵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令陽虎送蒯聵入衛衛人發兵拒之蒯聵不得入退保于戚衛人亦罷兵初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戚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

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告趙簡子簡子圍衛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君石曼專逐其君起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出公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

成聞未是之先不知何中日戊公令公子衎公出從平伐卒衎侯是也

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在中者惡其事、夫蒙大名挾成功以待中之議、厚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不敢過衞、悼公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強、衞如小侯、屬之。六年、公子亹弒昭公而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敬公孫也。慎公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卒、子成公速立。公孫鞅入秦、衞更貶號曰侯。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嗣君卒、子懷君立。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

魏立之十四年、秦徙衞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元公卒、子君角立。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衞絕祀。衞至秦二世始絕於列國、爲獨久、亦周之餘澤也

宋

微子啟者、殷紂之庶兄也。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爲奴、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比干者、亦

穆公過宋大宗遠矣

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復其位。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告以鴻範九疇。於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武

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啟奉殷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仁賢、乃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至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和三讓乃受之、是爲穆公。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孔父曰、羣臣皆願立馮。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穆公卒、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元年、衞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

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
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
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宣言國中曰公即位
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
民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迎穆公子馮於
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華督爲相莊公卒子湣公捷立九年宋
水魯使莊文仲往弔湣公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
水臧文仲善此言乃公子禦說教湣公也十年宋伐魯戰於
乘丘魯生虜南宮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湣公與南宮
萬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

此言遂以局殺湣公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死
因殺太宰華督更立公子游爲君公子禦說奔亳萬弟南宮
牛將兵圍亳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君游而立湣公
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
酒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爲嗣桓公不聽桓公卒茲甫立是爲襄公以目夷爲相八
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
諸侯會宋公盟於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
之於是楚執襄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

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
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襄公與楚成王戰
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
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擊之宋師大敗襄公
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
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
以馬二十乘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
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文公救宋楚兵去
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殺

襄公夫人
鮑祖母也

禦而立成公子杵臼是爲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昭
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賢而下士襄公夫人欲通之不
可乃助之施於國因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使衛伯攻殺昭
公而立鮑是爲文公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
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
文公盡誅之四年鄭受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
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怨馳入鄭軍故
宋師敗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
歸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五月不
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

間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公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立共公子成、是爲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魚石、諸侯共誅魚石、歸彭城於宋、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八年、宋火、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爲之求晉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宋滅曹、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

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初景公殺公孫糾、糾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卒、子剔成立、剔成弟偃攻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偃稱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之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果與紂河以

晉

唐叔虞、周武王子也、生而文在其手曰虞、故因命之、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滅之、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使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燮、是爲晉侯、至穆侯、伐條、生太子仇、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此後晉其能毋亂乎、穆公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

侯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也、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發兵拒之、桓叔敗歸、晉人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誅潘父、八年、桓叔卒、子鱓嗣、是爲莊伯、莊伯弒孝侯於翼、晉人攻莊伯、莊伯復還曲沃、晉人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六年卒、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二年、莊伯卒、子稱嗣、是爲武公、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武公謀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殺之、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四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桓王使虢仲、伐武公、武公還曲沃、乃立哀侯弟緡爲晉侯、二十八年、武公

國政正卿也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武公爲晉侯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盡殺諸公子而城絳都之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

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取下陽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

胙祭酒肉言

更痛心

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太子祭其母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獻公怒誅其傳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

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申生自殺於新城時重耳夷吾來朝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重耳走蒲夷吾走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不可是且滅虞虞

君曰晉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於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晉滅虢虢公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二十三年獻公發賈華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獻公病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

史鈔　卷之五　未

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荀息立悼子十一月里克弒悼子於朝荀息死之里克使人迎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能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而遺里克

亦多一字

書曰故得立諸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是為惠公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何以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周襄王使周公忌父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遂伏劍而死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願重賂召呂郤更入重耳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且召之三子曰幣厚

史鈔　卷之五　七

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鄭子豹奔秦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䘏鄰國之道也邳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與之何疑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九月合戰韓原晉軍敗秦獲晉公以歸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

左傳原文簡妙了長史竄書傳多不見佳設必改竄方成已作耶不可解

聞其子曰唐叔之後必大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而許之
歸晉侯亦使呂省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
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
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
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十三
年惠公病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
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
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
子行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惠公卒太子圉立

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令
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
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
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懷公殺狐突秦繆公發
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入重耳重耳
立是為文公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
衰狐偃賈佗先軫魏犨驪姬之難重耳出奔狄狄其母國也
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狄人妻
以女生伯儵叔劉居狄五歲而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
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固謝不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

立之夷吾畏重耳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
曰始吾居狄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久矣固
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盡往乎於
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
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
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饑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
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
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桓公卒豎刁等為亂重
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
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

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
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
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
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
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
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
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
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
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
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

當繆公求事時求入不得於妻從婦以求入乎

去過鄭鄭文公弗禮叔瞻諫不聽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亾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何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亾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亾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惠公卒子圉立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重耳出亾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

一作勃鞮

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要市於君固足羞也秦兵圍令狐晉軍於廬柳二月咎犯與晉大夫盟於郇重耳入於晉師遂入曲沃朝武宮即位懷公奔高梁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女爲惠公來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無蒲翟乎且管仲射

鉤桓公以霸臣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謀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黨多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徒與戰呂郤敗繆公誘而殺之文公歸迎夫人於秦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亾者及功臣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

五人中無介之推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於天下二年三月晉乃發兵入襄王于周殺王弟帶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五年侵曹伐衛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三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文公從之楚成王引兵歸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阸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

此之謂諸

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晉侯次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晉師還至衡雍鄭伯請盟五月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

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於是晉文公稱伯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歸楚成王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冬晉侯會諸侯於溫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曹臣或說晉侯曰合諸侯而滅兄弟不可晉侯復曹伯晉始作三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及城濮時助楚也鄭間令使謂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

剡底系於趙氏不立亦從

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
亦罷兵九年文公卒子襄公歡立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
公發兵襲鄭聞鄭有備還滅滑而去晉先軫請擊之欒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
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敗秦師於殽虜秦將孟明視西
乞秫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請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
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
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
之敗取王官封殽尸而還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
六年趙衰卒趙盾代執政七年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

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秦康公曰昔文
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
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
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
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
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之乃倍所迎而立
太子夷臯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敗之令狐隨
會奔秦晉患隨會之在秦乃詐令魏壽餘反晉降秦因執會
以歸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彈
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

賜族姓之始

過朝趙盾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
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嘗田
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
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
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示
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
去趙盾令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
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已而靈公縱伏士出
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竟脫盾盾問
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盾弟趙穿襲

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
故爲弒易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
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誅亂
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
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
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成公卒子景
公據立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率師救之
至河聞楚已服鄭林父欲還先縠不可卒渡河欲飲馬於河
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
敗走河爭渡船中人指甚衆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

兀好笑

誅而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曰楚天方啓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曹使僂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請伐齊景公曰子之怒安足以煩國弗聽范文子請老辟郤克克執政十

强伉於下之始

一年齊伐魯魯告急衛衛與魯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戰於鞌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齊君母齊君母猶晉君母請復戰晉乃與平而去十二年始作六卿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月餘景公卒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敗秦至涇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鄭

與國不具楚敗也

倍晉與楚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寵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遂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欲殺郤至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

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殺三郤胥童因劫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執厲公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於周公子周來至絳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

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
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
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
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元年秋伐鄭三年
晉合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
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
不隱子方合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
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悼公曰自吾用魏
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冬秦取我櫟晉率
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

義爲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
師敗走晉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六年欒逞有罪奔齊齊
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欒逞從曲沃中與魏氏謀
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
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書孫也齊莊公聞逞
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
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
家矣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
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
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

不討欒氏六卿強也欒氏族亂久矣

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
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
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强之亦君之力也平公卒子昭公夷立六卿强公
室卑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晉之公族祁氏羊舌氏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
其子爲大夫晉益弱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十五年趙鞅欲殺
邯鄲大夫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
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中行中
行反晉君擊之敗中行中行奔齊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

趙鞅復位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定公卒子出公
鑿立智伯與趙魏韓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
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智伯立昭
公曾孫驕爲君是爲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君不
得有所制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
哀公卒子幽公柳立晉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
入三卿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
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命趙韓魏爲
諸侯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
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

末造不肖如此

祀

鄭 鄭元在越之下今存在楚之上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弟也宣王封友於鄭百姓愛之幽王以
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幽王以褒后故諸侯叛之桓公
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伯曰雒之東河濟之南
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
附今公爲司徒諸君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
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於是言王徙其民雒東
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幷殺桓公
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

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愛少子段諸公立段爲太子公
弗聽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
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
繕治甲兵與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出走鄢鄢潰段
出奔共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
已悔思母潁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
賜之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池至黃泉則
相見矣從之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
鄭莊公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諸從之鄭伯止
之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

忽不許齊必貽祖之禍矣

祭仲不怨死故有此命諺不曰出嫁從夫乎

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初
祭仲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忽莊公卒故祭仲立之是
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
公使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即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
仲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是爲厲公昭公出奔衛祭仲專國政
厲公患之陰使雍糾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問其母曰
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殺
雍糾厲公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厲公出居櫟祭仲迎昭公
復入鄭宋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爲太
子時惡高渠彌渠彌懼其殺己二年十月渠彌與昭公出獵

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立昭公弟子亹爲君元年齊襄
公會諸侯於首止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時嘗會鬬相仇及
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
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祭仲稱疾不
行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殺子亹祭仲召子亹弟嬰於
陳而立之是爲鄭子十二年祭仲死厲公使人誘劫鄭大夫
甫假假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
月假殺鄭子而迎厲公厲公自櫟復入初內蛇與外蛇鬬於
鄭南門中內蛇死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
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

二心亦誅
無二心亦
誅

厲公此事
可取於其
父莊公

遂自殺厲公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五年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溫告急鄭厲公發兵擊穨弗勝於是與惠王歸王居於櫟七年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於周厲公卒子文公踕立文公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弗聽三十七年翟伐周襄王襄王出居鄭文公居王於氾三十八年晉文

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欲得叔詹為僇詹言於鄭君曰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秦兵罷初鄭文公逐群公子子蘭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立蘭為太子晉兵乃能去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穆公元年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秦繆公使三將將兵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

子家何故
同弒

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三年鄭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故具以告靈公獨弗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去疾之兄也乃立堅是為襄公六年國人逐子公子家之族七年鄭與晉盟八年楚莊王來伐圍鄭三月克之楚王入自皇門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二語可了
正統景泰
兩朝事

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伐鄭發兵救鄭鄭反助楚大破晉軍十年晉伐鄭鄭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公卒弟成公睔立成公朝晉晉執之使欒書伐鄭鄭立成公庶兄繻為君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殺繻十年盟於楚晉厲公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成公卒子釐公惲立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

虞夏之交也

夜殺釐公立釐公子嘉是爲簡公諸公子謀誅子駟子駟覺盡誅諸公子欲自立爲君子孔殺子駟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子孔專權誅之以子產爲卿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欲殺子產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

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星辰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强又朝楚子產從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與晉

鄭傳記祭仲之死志孫也志子產之卒志善也

謀襲鄭鄭殺建十一年晉與鄭入敬王於周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卒子聲公勝立五年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成公少弟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聲公卒子哀公易立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卒子幽公已立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子陽之黨弑繻公而立幽公弟乙爲君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

楚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曾孫曰重黎爲高辛火正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季連楚其後也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相伐楚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揚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爲王傳至熊通與魯隱公同時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周不許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以子男田令居楚

江芊是楚
女嫁于江
非王寵姬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
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熊
怒伐隨武王卒師中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二年伐申
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也鄧侯不許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
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多畏之十二年伐鄧
滅之文王卒子熊囏立其弟熊惲弑之而自立是爲成王初
即位布德施惠結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侵
楚至陘成王使屈完與桓公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
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執辱宋公已而歸

史綵　卷之五　表

之三十四年鄭文公朝楚楚成王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
襄公病創死晉文公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
之於秦三十九年伐宋晉救宋成王罷歸子玉請戰晉敗子
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
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
之後又欲立職而絀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
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
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
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四

十六年冬商臣以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成王
自殺商臣立是爲穆王穆王卒子莊王侶立即位三年不出
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
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
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
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
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
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
政國人大說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史綵　卷之五　表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
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
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十六年伐
陳殺夏徵舒誅弑君也已破陳縣之申叔時諫乃復陳後十
七年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
軍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

河上二十年伐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遂罷兵去莊王卒子共王審立晉伐鄭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欲復戰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康王弟圍弑員代立是爲靈王三年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於申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克之因慶封以徇曰毋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立於是靈王使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亾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

左傳爲章華之宮內亾人以實之

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十二年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於申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亾在吳爲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與吳越兵襲蔡令公子比與棄疾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比爲王公子皙爲令尹棄疾爲司馬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於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亦亾去靈王獨徬徨山中野人不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申無宇之子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王死亥家亥葬之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觀從謂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歸棄疾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棄疾

夜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暴然告比及令尹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早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比及皙皆自殺棄疾卽位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後歸鄭之侵地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亾奔宋平王殺其太傅伍奢及奢子尚伍員奔

吳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女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發兵使公子光因太子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取太子建母而去楚乃恐而城郢平王卒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庶弟也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十年冬吳王闔閭與唐蔡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昭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

平王庶長子非庶弟

伐郢有益

史鈔　卷之五

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敗亡歸自立爲王闔閭乃引兵去楚楚昭王滅唐遂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二十七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秦入國而滅將楚稍強也

相孤之股肱也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而後許昭王卒子閭曰王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立昭王之子章是爲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以此怨鄭欲報仇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

甚是

公子申即子西上以爲平王弟此又以爲昭王弟

史鈔　卷之五

鄭白公怨與死士石乞等襲殺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弒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葉公攻白公殺之惠王復位是歲滅陳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卒子聲王當立盜殺聲王子悼王疑立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卒立其弟良夫是爲宣王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復強而三晉益大齊威王尤強宣王卒子威王商立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

此作秋之後爲戰國也

雞一作離離次散亂也

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昔令尹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天下莫敢以兵南鄉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入郢寡君身出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勃蘇告亾且求救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于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皆可得而致之威王卒子懷王槐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兵共攻秦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引而歸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是楚孤也秦何重夫孤國而與之地哉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秦是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兩國之兵必至善爲王計者不如陰合而陽絕於齊楚王曰願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受地遂閉關絕約於齊因使一將軍西受地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稱病不朝三月楚王曰儀以吾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

不如閉口矣

與儀傳不同

此所謂內蔽於鄭袖外欺於張儀

至其廣袤六里楚將軍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賂秦與之伐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發兵攻秦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遂取漢中郡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而襲楚至於鄧十八年秦使使約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張儀至懷王囚張儀欲殺之儀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鄭

袖復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之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張儀不及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褎曰妾不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

[illegible]

尊周室尚好

楚倍齊而合秦此大失策處

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惡楚之與秦合乃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若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攻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關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楚王下其議羣臣昭雎曰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懷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齊韓魏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救楚三國引兵去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太子殺之而亡歸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重丘懷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懷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守禦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王令

疑人應如此擬布

秦之不直久矣

以有楚示齊也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王昭雎詐赴於齊齊湣王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王乃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而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乃從閒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六年秦破韓

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頃襄王復與秦平秦欲取齊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秦爲大鳥負海內

文勢好

伐秦是圖周又不是

與齊連和伐秦而楚獨取重器是以交絶於齊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襄王因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尙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

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

[illegible]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也、矣、於是楚毀不行、襄王幸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淫逸不顧國政、莊辛諫不聽、辛去之趙、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項襄王保於陳城、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蜓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收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項襄王卒、子考烈王元立、以左徒爲令尹、號春申君、十六年、秦王政立、是徙都壽春、命曰郢、伐魯滅之、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卒、弟哀王猶立、庶兄負芻襲殺哀王

而自立、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於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國、虜負芻、滅楚爲郡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

亦得[所]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人情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悔之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

齊韓魏共伐燕燕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遂夜逃楚師乃還

史纂卷六

史記六

世家

越

越王句踐其先夏后少康之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句踐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

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許之子胥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將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給繕飾備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

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必為亂王始

亦疑諫之急

不從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唯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吳吳王棲於姑蘇之山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欲許之范蠡曰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

蔽面何如抉目

慘刻不情

周禮已有七閩是閩之後非句踐之後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句踐六傳至王無彊侵楚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之殺無彊而越以此散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號令中國句踐以霸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

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

出語如此其意之不測可知

此事與文君奔長卿史遷序之不厭其詳後世傳奇小說之祖也

以致富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致貲累巨萬朱公居陶而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牛車且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云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亦私賫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莊生曰可疾去愼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私留以其私賫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事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

殺人者死亦天之道也

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獨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望其喪之來也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趙

趙之先與秦共祖至季勝其孫曰造父取驥之乘匹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馳千里馬攻偃王大破之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六世至奄父爲周宣王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幽王無道叔帶去周如晉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使趙夙

此已藏隙矣

將伐霍、霍公奔齊、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事公子重耳、重耳以亡奔翟、趙衰從、翟以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衰在晉時、其妻生趙同、趙括、趙嬰齊、重耳反國爲晉君、趙衰爲原大夫、任國政、晉妻固要迎翟妻、以其子盾爲嫡、晉妻三子、皆下事之、趙衰卒、諡爲成季、趙盾代任國政、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遂立太子、是爲靈公、趙盾專國政、靈公壯益驕、趙盾驟諫、靈公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趙穿弒靈公、而立成公、趙

盾復反、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遂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

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綺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

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後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自叔帶事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氏尚有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脅諸將、告以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徧拜諸將、遂反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程嬰乃辭諸

大夫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
武既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
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
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
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
絕平公立趙武爲正卿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
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
生景叔成成生趙鞅是爲簡子晉頃公時王室亂簡子入敬
王於周簡子二子長曰伯魯幼曰毋卹將置後不知所立乃
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毋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
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復告二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
得者賞伯魯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
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
卹果賢乃廢長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簡子謂邯鄲大夫
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邯鄲人不聽趙鞅遂
殺午趙稷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
善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
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荀躒
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

質一作賓

[illegible]與亦沒[illegible]

之范中行敗走出奔齊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知伯謂趙鞅
曰范中行雖信爲亂董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趙鞅患之
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簡子有臣曰
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故簡子曰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徒唯唯不聞周舍之
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與吳
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簡子卒毋卹
代立是爲襄子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
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令宰人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
興兵平代地襄子姊爲代王夫人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

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智襄
子爲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
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
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
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
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
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
智伯然後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亦與
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
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奔保晉陽三國攻之引汾水灌其城城

此節共謀

不浸者三版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過曰不殺二子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之約破趙則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聽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晉陽圍久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欲傳位

無策矣必不得一假番吾君

與代成君成君死乃取成君子浣立爲太子是爲獻侯獻侯卒子烈侯籍立與韓魏皆立爲諸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

爭肅侯名　肅侯爲從長猶奈不可聽

笑名孟姚謂之桂瀛以叶夢也

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卒烈侯太子章立是爲敬侯始都邯鄲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敬侯卒子成侯種立魏圍我邯鄲拔之齊亦敗魏於桂陵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成侯卒子肅侯爭立肅侯游大陵相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肅侯卒子武靈王雍立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內其女娃嬴孟

王意既定笑亦不恐矣

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
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
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今中山在我腹
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
是亡社稷奈何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肥義侍王
曰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
臣者窮有孝悌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
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
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
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任驁民之怨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
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
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
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
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
遂胡服使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
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先
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夫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

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
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
之經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
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先進也王命之臣敢竭其愚忠
臣聞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
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
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
遠方之服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
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遂之公子成家自

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
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
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
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
利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
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
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
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

鄒魯儒服
淫無奇行
之行

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
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昔者簡
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忿之而怨未能報
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
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
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王將繼簡襄之意臣敢
不聽命乎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
造諫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

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
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道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
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
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是吳越無秀士也聖人
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
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諺曰以書
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楡中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
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
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肥
義為相國是為惠文王何毋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
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
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
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
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三年主父滅中
山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章章素侈心不服其

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强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
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
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
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
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
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
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
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
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

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

軍閼與下賜號馬服君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文王乃止惠文王卒子孝成王丹立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太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太后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

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太后尊長安君之位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太后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名言

不以諸代嗣所稱不

至是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趙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

殺趙括坑降卒四十餘萬圍邯鄲楚魏來救秦圍乃解趙使諒毅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二十年秦王政立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悼襄王偃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擊之遷信讒誅李牧趙忽代之秦破趙軍虜遷邯鄲爲秦趙之亾大夫共立遷

趙王武靈也

兄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猶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

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兵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環中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事此臣之所爲來故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

張相國不知何人

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及飄於淸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

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郞中以爲冠王曰郞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

此語忠於建信君

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君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輪也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亾走矣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秦使人來仕僕

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文武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秦攻趙鼓鐸之音

間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客見趙王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不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司空馬曰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亾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恐亾趙亡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亾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亾矣願卿更計

師從其言亦不過延將日耳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之曰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曰趙必亾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亾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亾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今韓倉以曲合於趙王其爲人疾賢妬功臣王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曰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趙甚疾出棘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亾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噬乎司空馬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亾國亾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繓今攣名

捍引也

司空馬可嗟武安君更可憐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萬爲魏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子孫遂以魏爲氏畢萬生武子魏武子事晉文公武子生

賢雖足傲貧賤亦不可驕

妙語

悼子悼子生絳晉悼公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絳僇其僕悼公使絳和戎戎翟親附賜之樂絳卒謚爲昭子生嬴嬴生獻子獻子生侈侈之孫曰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文侯都與韓武子趙桓子列爲諸侯文侯子擊逢田子方引車避下謁子方不荅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柰何其同之哉文侯受子夏經藝師田子方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由此得譽於諸侯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

璜亦可取

彼嬖竊立庶者誠何心哉

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初武侯卒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乃與趙成侯合軍伐魏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

禹娶塗山帝女何人

桓公知之而不能遠故卒以致亂

總說妙

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三十年魏伐趙齊救之惠王大興師使龐涓將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嗣襄王名也

公子必立也太子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客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吾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與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遂內魏王而與之朝齊侯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三十一年秦將商君詐公子卬而襲破其軍東地至河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鄒衍至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惠王卒子襄王嗣立秦敗龍賈軍於彫陰予秦河西之地襄王卒子哀王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

說口可畏

免成陵君可乎衞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衞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今衞已迫亾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衞不如以魏釋衞衞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衞衞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寳器今國迫於難而寳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衞釋衞不以王爲主故寳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衞者必受衞者也成陵君入言於魏王魏王聽其兵免成陵君九年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蘇代曰君其

蘇秦揣摩之餘

爲梁王代請說君因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强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代遂北見梁王太子果相後信安君爲相秦召之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

魏信仰信安君弃趙魏相觀

畏趙之謀臣自解也

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亾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

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地土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亾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也秦楚攻國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亾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於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

曰欲已之王欲効賦地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
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
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
函谷秦復予我河外冢王卒子昭王遬立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兵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
也欲講於秦蘇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乘宋之敝而與
王爭得者楚魏也前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
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
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
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慮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

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
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嘗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
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
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
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
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
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
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

言不顧利害惟己謂則安

欲齊合燕以伐秦是合讐國以伐婚姻故爲難事

扮并也

蘇氏所亦不可少

而西向伐秦也

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無令天下憎之以合於秦是免國
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
燕齊讐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讐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
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
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韓餘爲
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
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又使五國約閉關
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
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

爲上交前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臣非不知秦權之重
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昭王卒子安釐王圉立元年秦
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予秦溫以和三年秦
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殺十五萬人走將芒卯圍
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
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
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
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

況未必殉乎

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無親蠶食魏氏戰勝睪子割八縣
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
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
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
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
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今魏方
疑願君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穰侯曰善乃罷梁圍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
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
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

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
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
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
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
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曰如臣之賤也今人
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
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
不取也且無河內孰與無梁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

六國之臣多背其主於秦魏王非支期殆矣

王曰身急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曰河內
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
王聽之何也王尚未從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
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曰吾始已諾
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
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
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
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
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
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之支期曰王急召

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
先入謂王曰偽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
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
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明年魏將段干子請
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
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
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
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
已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
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貴梟

此段慮入秦紀

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强對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蹠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韓魏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强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齊楚攻魏魏求救於秦冠蓋相望而秦救不至唐雎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唐雎到秦王曰丈人亡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也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尙何救焉必待其急

絕妙之策
絕妙之文

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秦昭王遽發兵救魏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使吏捕之痤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必爲天下笑矣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

至論

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其於親戚若此而況於讎仇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負强秦之禍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

痛切

晉國晉國之界也 林鄉地名

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左召陵與楚兵
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
與齊矣夫韓亾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
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
大梁大梁必亾王之使者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
隨安陵氏而亾之繞武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夫憎韓
不愛安陵氏可也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
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
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衞之郊北至

痛心刺骨

魏受趙約 韓質在趙 故因趙以 求地

平監所亾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
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
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
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亾猶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
刃楚趙皆集兵此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亾天下之國而臣
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
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與强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寗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爲縣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
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十
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亾曹繒
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亾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楡
關而韓氏亾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亾
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亾中山此五國所以
亾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巳也天下之亾國皆
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今王恃楚

妙

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是以賓秦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
秦患也且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臣以此爲不
完也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曰韓且坐而
胥亾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
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
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强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
不强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
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
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無忌歸
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魏至此亦無可奈何卽紙符車乘餘多之變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子景湣王午立信陵君無忌卒秦拔我二十城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亾地數百里亾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也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能死之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王以國賛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

報矣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三年秦引河溝灌大梁三月城壞虜王假遂滅魏魏既亾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之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曰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

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亾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有先生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客謂司馬食其曰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讐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

負海齊也

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
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
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夫以臣之凶惡而得
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
美人亦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
前臣之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誒有
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
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纍繫也完矣
今由千里之外欲進所効者庸必得幸乎

附中山（中山已滅魏文侯封其子於中山蓋魏之附庸而僭稱王者）

犀首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
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曰君為臣
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
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
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以為趙魏廢其王而務
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
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
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是君廢
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
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
與焉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
之王奪四國而益負海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
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
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
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曰齊羞與中山並為
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
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
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
使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
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曰君何患於

齊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
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
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
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
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藍諸君曰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
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
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
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必遁
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

急

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獨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使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俱輔中山而使其王

二人不相蓋弘云然

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若符中喜者故曰知之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王必大怒則君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餐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餐得士二人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前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號為獻子卒子宣子代至康子與趙魏共破智伯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皐康子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至孫景侯虔與趙魏列為諸侯景侯卒子烈侯取立烈侯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侯立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徙都之六年韓嚴弒哀侯子懿侯立懿侯卒子昭侯立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我將奚聽乎申子避舍曰君真其人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公不出此門何也不時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用犀首張儀

史纂　卷之十六

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於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

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宜

背書者之欺秦人其矣

惠王卒子襄王倉立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公叔將殺幾瑟幾瑟太子嬰之弟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楚圍雍氏五月韓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願大王熟計之宣太后召尚子入謂之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

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王毋復言也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

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藍田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於郢矣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

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秦與我河外襄王卒子釐王咎立三年率周魏攻秦秦破韓魏兵二十四萬虜喜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急發重使之趙梁約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若非爲此山東無以救亡此爲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

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而弊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彊於始之秦今

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臣竊以爲王之明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彊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王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

戰國策云東孟中烈侯又云蹷而殪之方斯使俱死耳史記所以不言韓政殺烈侯

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遂殘吳國而係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蹷烈侯而殪之是故烈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者豈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者豈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伯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伯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韓遂亾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善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謂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惟知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而公危矣今公與成安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君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爲諸侯是韓重而身安矣

秦魏不終相聽者也秦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
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
君不和則兩國爭事君所謂成爲禍不成亦爲禍者也

田齊

陳完厲公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厲公使筮之卦得觀之
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
在異國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物莫能兩
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
相愛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
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

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
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卒謚爲敬仲
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世爲大夫至釐子乞其收賦稅
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
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
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范中行
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
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景公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革命國
惠子與高昭子立荼是爲晏孺子田乞僞事高昭子毎朝代

陽生亦通
但事已無
可爲矣

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
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
夫從之田乞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與國惠子
救公公師敗國惠子奔莒遂殺高昭子田乞使人之魯召公
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
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
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夫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
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
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

公田乞爲相使人殺晏孺子於駘田乞卒子常立鮑牧弑悼
公齊人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
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常與監止
俱爲相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
攻監止殺之遂弑簡公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田常爲相懼
諸侯誅已乃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
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
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於是盡誅鮑晏
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
大於平公之所食還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

後世數子所謂

以有數賓客舍人出入不禁有七十餘男田常卒諡爲成子
子襄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襄子卒子莊
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
其先祀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使使言周
天子請立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立爲齊侯和卒子桓公
午立五年秦魏攻韓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
以燕予齊也桓公因起兵襲燕取桑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
立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即
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
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
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常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
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
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
魏王會田於郊魏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
人小國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
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
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
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
邯鄲趙求救於齊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我不
利威王曰何也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然救趙而
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邯鄲拔而乘魏
之弊威王從其計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
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
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騶忌言於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邯

鄲拔齊因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
以令天下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
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
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
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章子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
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
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

母雖有罪君命收葬亦可矣

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君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吾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友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

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二年趙韓共擊魏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欲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委國於齊吾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

孟子在梁而史書之在齊更久且云齊王足用爲善而史不載何也

利可得名可尊矣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帥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愼到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

妙論

乎斶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曰夫士之高者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也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

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寡孤不穀夫寡孤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士與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也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形神不全斶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言者斶也言已備矣願得賜歸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先生王斗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

王斗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其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

蘇代之功至于齊湣

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宣王卒子湣王地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王曰伐宋利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天下尊秦

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齊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攻宋思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

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
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
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
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并周室爲天子
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蘇子說閔王曰臣聞
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
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
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
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
堅箭利金不得絃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

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
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杜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
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
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
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絃機也藉力魏
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
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
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
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
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

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
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
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
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
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
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
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
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
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

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
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
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
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
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
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
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
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
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
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

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之先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馬牛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

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

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

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之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

非師二字衍

昔秦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衡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四海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

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也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攻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

傳記年子景公時此其子孫耳

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四

十年齊閔邪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湣王淖齒殺湣王於鼓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

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攻淖齒刺而殺之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而立之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死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久之乃敢自言於是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爲安平君襄王卒子建立六年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非聽國子謂齊王曰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

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十六年君王后卒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金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戰攻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后勝計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以王爲可爲

謀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遂滅齊秦遷建於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田駢曰子何聞之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齊使者至趙趙威后問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食十一月無庚子而穀梁傳以爲十月庚子案十月庚辰朔庚子二十一日也

或言孔子庚戌年生二十一年保己酉非庚戌路史又以爲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定爲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去聖已遠亦不得其詳也

史緯卷七

史記七

世家

孔子

孔子生魯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顏氏女、禱於尼丘、得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有宋不嗣、讓厲公、（嗣厲公、弑煬公、自立、與此不同）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嘗爲委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畜蕃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

孟子取百里奚以爲孔子之言可也

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擧五羖大夫、起纍紲之中、授之以政、以此觀之、雖王可也、景公說、昭公出奔乾侯、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將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反乎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會齊侯夾谷、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擧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郤之、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

說得是

孔子有個聖門之相也有由聖門之將也

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三年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

小人哉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欲受乃與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子路曰夫子可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巳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巳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巳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匡人遂止孔子五日然後去孔子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亦可人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聲璆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招搖市過之孔子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
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
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
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學鼓琴師襄
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
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已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於
是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
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
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

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
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
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
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
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而反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夏魯桓釐廟
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

桓子亦能背道旨以從行可之仕惜也好德不如好色耳

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子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
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自陳遷於蔡楚昭王聞孔
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
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
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
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
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
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
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
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魯哀公六年也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至於非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仲尼仲尼辭不知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會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

復三代之中此素十大業也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傳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

非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相訣而去哭盡哀惟子貢廬於冢上三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行)常先

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三十二而卒則孔子時六十二歲云鯉也死伯魚若五十而卒則孔子十一歲生鯉乎史之歲年多不能得其詳類此

二失字語意不同

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子思而下代有傳人云

孔子曰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閔損字子騫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卞人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言偃字子游吳人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　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藋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吾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　南宮括字子容　公皙哀字季次　曾蒧字皙　顏無繇字路　商瞿字子木魯人孔子傳易於瞿　高柴字子羔　漆雕開字子開　公伯僚字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　樊須字子遲　有若　公西赤字子華　巫馬施字子期　梁鱣字叔魚　顏幸字子柳　冉孺字子魯　曹卹字子循　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何也故朱注不言孔子弟子

箴應作箴

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

字子上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
至於賢人衆矣當世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見論語者多刪去如堯舜紀之刪其見于書者也其不見論語者又恐附會不實今錄其雅馴者存之爲

陳涉

陳勝字涉陽城人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而歎曰苟
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戍漁

陽九百人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
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
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
何在今誠以吾衆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
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
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吾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
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
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
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
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
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
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
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
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
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入
據之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
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且監臨天下諸將非爲王不可願將

軍立爲楚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諸郡縣苦秦吏暴多殺
其長吏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徇趙魏人周市徇魏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
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陳人周文嘗爲項燕軍視日勝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
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周文
自剄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勝怒捕繫武臣家室欲誅之
柱國蔡賜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立之勝從之武臣遣韓廣將兵北徇燕燕豪傑因韓廣曰楚
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

知兵權亦死

項梁世家恰好接上

廣毋往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乃自立為燕王趙奉燕王母歸之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還至魏立魏咎為魏王吳廣圍滎陽弗能下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秦軍且至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西與秦軍戰於敖倉臧死章邯進兵擊陳西軍勝出戰軍破臘月勝之汝陰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王凡六月而死勝將軍呂臣攻殺莊賈秦嘉乃立景駒為楚王使公孫慶使齊欲并力擊秦軍齊王曰聞

陳王戰敗不知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會項梁皆走景駒立懷王孫心為楚王初勝為王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乃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不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勝乃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勝用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以苛察為忠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勝葬於碭諡隱王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

項羽

史記以羽列本紀太尊漢書入列傳又似屈之故列之世家云

項籍字羽下相人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也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

二世元年陳涉起會稽守殷通召梁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慴伏梁乃召故人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眾皆服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秦二年召平為陳勝徇

懷王已死孫心生而日惟增梁不學之故

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兵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俱西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我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乃以兵屬梁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

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濟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

之梁弗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項梁軍以爲楚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兵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

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幷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

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
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
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
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兵二萬渡河救鉅鹿戰
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
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
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
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
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
恐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

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秦軍
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不見欣
恐還走至軍曰事無可爲者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
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
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
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
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年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
並起滋益多彼趙高佞諛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欲誅將
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

阬趙卒于長平小阬秦卒於新安殺慮可長

稱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
羽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與秦戰羽悉兵擊秦
兵汙水上大破之章邯復使人見羽欲約羽糧少聽其約乃
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
章邯爲雍王置軍中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畧地至河南遂
西到新安秦吏卒倘衆心不服羽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
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羽大怒使當陽
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亞父范增說羽擊沛公饗士期
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
良良與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

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
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
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
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
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
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

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以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道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立田都為齊王大怒迎擊都都走楚榮自立為齊王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使人說田榮請資兵以擊趙王張耳榮許之餘悉發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

趙王歇反之趙趙王立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漢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羽至城陽田榮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羽遂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橫收齊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入彭城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東至彭城晨擊漢軍漢軍皆走逼之穀泗水漢卒南走山楚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爲楚所擠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漢王與數十騎遁去道遇孝惠魯元載與俱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而擁樹馳卒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楚軍遂以歸項王常置軍中爲質漢王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因築甬道取敖倉粟三年項王數絕漢甬道漢王乏食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觔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

取天下豈一人之力漢項羽自用故敗

若十五日間日不得矣

亦無可奈何爲此語耳到底得項伯力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破殺楚將薛公于下邳項王乃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軍成皐項王已破走彭越引兵進圍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佐彭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之乃赦當阬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咎破引兵還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祗益禍耳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

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殺龍且且欲擊楚矣漢王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大會項王壁垓下兵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

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斬將刈旗乃後死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遂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遂引東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相殺者數十人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持項王頭示魯魯乃降始懷王封項籍爲魯公及其

死。魯最後下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哀哭臨
而去諸項氏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太史
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
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
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
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
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緯卷八

史記八

列傳

伯夷叔齊 伯夷傳首引由光以讓位同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
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
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
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
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
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
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illegible]…之言也

由光之[illegible]…世也

管仲

[illegible]管仲 [illegible]老子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

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

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

晏平仲嬰者萊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老子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楚苦縣人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見周之衰迺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多寓言與莊周相類

莊子

莊子名周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終身不仕以快其志焉

申不害

申不害京人也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

法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泆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

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以爲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敬○作矜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智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智焉此所以親近而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云暴雨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
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
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
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
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
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
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
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

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
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
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
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害之
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
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余獨
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
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
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
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
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

往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
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
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
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
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
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穰苴行師如此立為兵法不虛矣

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尊穰苴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

苴發疾而死田氏由此怨高國等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國之族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武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

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為魏王將軍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

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于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

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

吳起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之或惡吳起曰起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學兵法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起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有苗之居左河

假併如尚可汪大相況與楚相乎

險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吾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

吳起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謂武侯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曰奈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君因召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辱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果辭武侯疑之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而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殺吳起太子立盡誅殺吳起者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臏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捐冗官廢疏族是也然背之已久怨敵捐廢彼必以爲刻暴故行政當以漸也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人也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于太子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

忌既以秦女自媚于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讒太子建平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日夜讒太子曰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爲亂矣平王召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平王怒囚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
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至則父子
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
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尙就
執伍員遂亡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
楚并殺奢與尚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既至宋宋有華氏
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鄭人殺建員與建子勝奔吳到昭關
昭關人欲執之員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
漁父知伍員之急乃渡之伍員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

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
百金劍邪不受伍員行未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因公子
光以求見吳王久之吳使公子光伐楚拔鍾離居巢而歸伍
員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曰彼伍員
父兄爲戮于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
也伍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
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
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
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
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

立得志乃以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伯州犂州
犂之孫嚭亡奔吳吳以嚭爲大夫闔廬三年興師與伍員伯
嚭伐楚拔舒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
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九年闔廬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楚昭
王出奔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
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員求昭王不
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
伍員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其無
天道之極乎伍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

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
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
可無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
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
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員孫武之謀西破彊
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
姑蘇闔廬病創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伐越敗越於
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
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
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

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員諫曰句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
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
不聽大敗齊師於艾陵遂破鄒魯以歸益疎伍員之謀其後
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
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伍員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
今信其浮辭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
先越吳王不聽使伍員於齊伍員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
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因讒曰伍員為人剛暴少恩恐為
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員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員恥
之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員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幸吳之
敗以自勝其計謀王今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員輟謝
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
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
謀臣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
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員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員仰天歎
曰嗟乎讒臣為亂矣自王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
今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

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
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
胥遂伐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大會諸侯於黃池越王
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
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
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初子胥所與俱亡故太子建之子
勝在吳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
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
而吳誅子胥白公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請伐鄭楚令

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
與盟而還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
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
後勝與石乞襲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
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
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國人攻白公白公敗亡走山中
自殺而虜石乞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
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
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
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

正謂士用之也

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商鞅

商鞅衞之庶孼也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屛人言曰王即不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

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旣見衞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衞鞅衞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衞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

與武靈胡服願同但此畢彼詳耳

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衞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衞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衞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衞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衞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

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

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

如此亦慧不已答於之謂堅置忠己稱悱矣

不悟作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露尚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之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遂滅其家

樗里子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愛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史記九

列傳

蘇秦

蘇秦雒陽人東事師於齊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願奉教陳忠之日久矣奉陽君妒君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

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

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而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

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

抉即決瞂盾也芮繫盾綬

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瞂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

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乃聽羣臣之說而欲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非忠臣也願大王熟察之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
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
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
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
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
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
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
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經
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
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
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
今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
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
因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
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
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
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
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
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

成則秦帝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
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
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
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
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
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
奉社稷以從蘇秦談卒辭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
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
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於

是六國從合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文侯卒太子立是爲易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

喙者爲其雖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蘇秦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

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蘇秦不亡齊未必覺其賊秦之自裂其尸謂也

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
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
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
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
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
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
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
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
之易王母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謂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
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
爲客卿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
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
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
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
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弟蘇代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其術及
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
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

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
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夫齊者固
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
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
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
重有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
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
得二將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志驕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
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

足以爲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
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
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
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于財王誠能無羞從子母
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
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乃使一子質于齊蘇
厲因燕質子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
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
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
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
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
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
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不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
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
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强吳而霸天下此皆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
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
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
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
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
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
王何不使可信者接取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以爲質則燕
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
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
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

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
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
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
取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
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
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
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燕王謂蘇代
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

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
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
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
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
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
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
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
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

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代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秦輩原非正人但使六國約從不事秦乃其功也兄弟皆以燕爲始終代止燕王不入秦有造於燕功罪固不掩也

張儀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相約從親恐秦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

是之趙求見蘇秦蘇秦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君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夫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夫攻城墮邑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惠王曰諾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請復之魏乃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儀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

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哀王乃倍從約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後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不

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秦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因張儀將殺之張儀所善靳尚謂夫人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

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韓子當秦馬如何文作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事秦而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

秦并說盡伐六國也能擅諸侯以伐諸侯

故六國畏之

以大王之方恃合北其[illegible]設之之弱

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趙南有韓與梁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

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欲反齊國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而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北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與代王飲酒酣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大

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王事秦趙必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

儀能全其身此勝蘇秦處

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人謂齊王曰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乃是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矣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陳軫去來明白非儀所及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而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謂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與楚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

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昔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曾參孝其親天下皆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

此必軫大楚之張時事

痛切

之乎惠王以軫爲誠遂善待之居期年秦惠王相張儀陳軫奔楚楚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莊舄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曰亦嘗有以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

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其後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也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合三晉欲齊合三晉三晉合是三晉自合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山河而東攻齊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怨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爲齊憂也齊王乃以兵合於三晉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

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復召之史不載於所終

公孫衍

公孫衍魏之陰晉人仕魏官犀首與張儀不善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後罷相陳軫使於齊過魏欲見犀首犀首謝

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好飲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曰奈何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令人召臣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無久旬五之期王必許公公因明言曰臣急使燕趙約車爲行具犀首從之燕趙客聞之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

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夫撓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

甘茂

甘茂下蔡人事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秦武王以爲左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朽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

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昔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儀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西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初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曰宜陽必拔也君

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昭王立向壽公孫衍讒甘茂茂懼奔齊蘇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君聞夫江上貧人之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與富人女會績富人女欲去之貧人女曰我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光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無損子明而益我績何為去我富家以為然而留之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曰

代請重公於齊遂致使於秦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秦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相甘茂於秦可乎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知

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以相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何章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可夫向壽宜太后外族也秦王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復入秦有孫曰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因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

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絞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與秦十一秦封甘羅爲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白起

白起郿人秦昭王十四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取城小大六十一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

武安君因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受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趙因使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

白起所殺見于傳者八十萬九千其餘不知多少白起殺卒戰日殺逆人民歲千殺而下諸之國有餘假一死豈足償乎

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降其卒四十萬人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

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楚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入楚破韓魏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今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將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

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

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
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
使王齕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
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
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
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
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
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臣聞明主
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

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武
安君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
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
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
至杜郵昭王與應侯議曰白起之遷其意怏怏不服有餘言
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
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
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
五十年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

王翦頻陽人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
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拔之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
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
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楚楚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楚師秦將李信少年壯勇
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
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取楚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將二十萬南伐楚王翦言不
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大破楚軍又攻鄢郢破

之於是引兵[illegible]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
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
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楚兵進而西將
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
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
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
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
王翦曰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楚聞
王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
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
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於
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大敗楚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兵遂敗走秦
軍因乘勝略定楚地城邑虜楚王負芻竟平楚地爲郡縣而
子王賁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
王翦及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
曰離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
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王離軍遂降諸侯

忌衍奭

與孟子不同

史緯卷十

史記十

列傳

孟子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
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
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

三騶子其前鄒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然要其歸必
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
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
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
先驅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
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
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
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仮牛車下而繆公用覇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illegible]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

家蘭陵[illegible]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彼孫吳之兵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故謀不良故可行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鄰國望之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攻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

金無本賞矣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故地雖廣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長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

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絶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弊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老敗
不亾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羿
很之徒脩其爪牙奮猟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
隸卒之徒還爲敵讐猋起雲合果共亂之斯爲下矣故招延
蒐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兵大齊
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蒐隆勢詐尚功利之
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
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
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
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
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
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
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
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
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
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
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
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

也百姓有捍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
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
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陳囂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
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
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凡兵所以存亾繼絕救亂除害非
爭奪也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齊威王少子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立田嬰相齊湣王即位封田
嬰於薛嬰將城薛客多諫嬰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

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嬰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嬰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嬰
曰亾更言之客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
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
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嬰曰善乃輟城薛田
嬰善齊貌辯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諫田嬰嬰
不聽士尉辭而去其子文又以諫嬰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
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
旦暮進食田嬰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
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嬰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

必得死焉辯曰固不求生也辯至齊閔王藏怒以待之齊貌
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
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
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
曰不可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于薛昭
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
雖惡于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
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動于顏色曰
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
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田嬰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

閔王自迎田嬰于郊望之而泣嬰至因請相之嬰辭不得已
而受之田嬰可謂能知人矣能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
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
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
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嬰怒其母曰吾
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
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
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
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
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

田文胡忿亦折後來欲尊破斧何也

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
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
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
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文使主
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
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
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
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
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
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
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
賓客諫不聽蘇代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
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
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夫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湣
王二十五年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相人或

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
其危矣于是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
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
金天下無雙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
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
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
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使人馳傳逐
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
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于賓客賓客盡
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齊
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趙
王亦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
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對曰有之孟嘗
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
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
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謹使可全而
歸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
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田文破齊本根亡矣固宜絕後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湣王曰孟嘗
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
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
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
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後湣王滅宋益
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
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
嘗君與連和田文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
後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

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驩有一
劍蒯緱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
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
車客居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
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
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責于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
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于是見之馮驩約車治

市義府

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至薛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
能與息者不能與息者皆來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
取錢之券書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
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
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稱萬
歲馮驩長驅到齊求見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
畢矣以何市而反驩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
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

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
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再
拜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且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
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終無以償焚
無用之虛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君不說曰
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
主而擅齊國之權乃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
臣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
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
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

田嬰已云
先王之廟

爲君復鑿二窟馮驩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
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強
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
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則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
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
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盡
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
不可失時如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
秦王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
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

而弱秦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夫秦齊雌
雄之國也秦強則齊弱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
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
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
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
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
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
馳告之王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又益以千戶秦
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馮驩誡孟嘗君曰願
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

在苒此乃
方法立廟
絕之之難
盡信所貴
得其意而
已

焉驩此說
更難爲人

君姑高枕爲樂矣自齊王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迎而復之
孟嘗君中道太息謂譚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先生所
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
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焉驩
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焉驩曰非爲
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
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
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
其中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徙絕賓客之路

顧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平原君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
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封于東武城秦圍邯鄲趙使平原
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
人偕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
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門下
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
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
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
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
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
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
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
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
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
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
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
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從之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曰不可

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

曰公子之所以教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孝成王十五年平原君卒子孫竟與趙俱亡平原尚有厚道故後嗣遠勝孟嘗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緩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緩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王之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疑天下之合從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秦已內鄭朱矣虞卿對曰王不得講軍必破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秦果不肯講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邯鄲圍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子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

逐于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臣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樓緩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

齊交言其如一也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今講樓緩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緩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矣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勢必無趙矣王必勿與樓緩曰不然大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曰危哉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為和不亦大示天下弱乎是愈疑天下也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四君者信陵之下即平原非直亦春申所可及也

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趙讐可以新矣是王一舉而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亾去趙于是封虞卿以一城魏因平原君請為從孝成王不聽出遇虞卿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王曰魏請為從寡人不聽其于子何如對曰魏過王亦過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王曰善乃合魏為從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

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于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于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看來魏齊亦在秦時故能使平原虞卿爲之如是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自道

信陵君　讀信陵傳使人感泣其佳公子也

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弟也封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

十年終不肯受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市人皆視公子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既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謝公子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

天下賢士原少好客亦莫名耳然虛名可致實用故燕昭于樂毅信陵于侯生終得好士之報

選朱亥時實伏此一

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者大奇

侯生自剄似不必或云只激朱亥亥既以効命自許豈待激哉此魏公子兵法也

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
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
死哉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
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
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
老不能請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
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
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
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

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
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
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魏王
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郤秦存趙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
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
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
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王則未爲忠臣也于
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
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
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
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
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
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
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
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
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誡門下不爲通賓客皆背魏歸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
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
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
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
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
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
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

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大梁高祖始微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過大梁常祠公子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以四時奉祠公子

春申君

春申君楚人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于秦秦使白起攻楚拔鄢郢項襄王東徙于陳縣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黃歇適至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是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屬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後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瑶于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趯趯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

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于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以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于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于楚遲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于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于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乃自言于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

臨武君問兵法于荀卿者

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以
黃歇為相封春申君唐雎見春申君曰臣不避絕江河行千
餘里來竊慕君之義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
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
之也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
令臣等為散乎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之可乎
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
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有間雁從東

亦是一說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
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
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
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汗
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曰君
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
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
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
肖阨于州部淺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使僕得為

或不能復楚都而滅則公之國可恨

君高鳴乎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
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
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
大慙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求事春申君為舍人
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
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
曰可得見乎曰可于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
其有身園乃使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為此者呂不韋死黃歇亦死作俑不可僥也

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
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
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
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
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
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
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旣驕陰養死士欲
殺春申君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
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

毋望之君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乃亡去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遂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遂立是爲楚幽王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于李園旄矣歇篇責已極筆之老耄自然致昏

范雎

范雎魏人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餽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便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

須賈此所念不少

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求之魏人鄭安平乃匿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鄭安平許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而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

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罰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哉雖以臣爲賤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于王耶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者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足聽耶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于是范雎乃得見于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

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其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鬬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霸王之業可致也今反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疎矣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

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善范雎日益親用事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于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國獘御于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于社稷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
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
者非王子孫也昭王大懼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
陽君于關外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時秦昭王
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
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
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于魏相
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
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綈

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
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
于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
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
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
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
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
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
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

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
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卻
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于荊
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于齊而惡
雎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于厠中公不止罪二也
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
賈須賈辭于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

戰國士賤如此

其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復走魏自剄死昭
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雎于是散
家財物盡報所嘗濟其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
報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范雎曰王勿憂也請
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
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鬭
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
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言愛自當述雎之對不情

士大相與鬭矣應侯失汝南昭王謂雎曰君亡國其憂乎雎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臣亦嘗為餘子為餘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為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雎曰傲欲死雎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今傲勢得為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雎起升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于昭王

昭王不悅應侯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勿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去愛妾賣而心不有欲告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于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故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果惡王稽以反秦王大怒誅王稽昭王聽政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乃謂王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魏逃遁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于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

相葬臣王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遂弗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敘唐舉相如何不識蔡澤

蔡澤

蔡澤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富貴四十三年足

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于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能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信賞罰以致治帥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爲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仁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全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故舊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修政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尊社稷顯宗廟威震海內名傳千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

說商鞅起種三子忽插入白起故刺心

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蹟受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使之有時用之有止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

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力田蓄積而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遂圍邯鄲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無能廢無用塞私門之請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關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

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于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几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

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

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
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

史緯卷十一

史記十一

列傳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以子之之亂而齊
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
是爲魏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
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晉
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
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問伐

齊之事、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
欲圖之、莫如結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
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
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
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
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臨菑、齊湣王
之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
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
國君、于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
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卒燕惠王自為太子時常不快
于樂毅及即位齊田單乃縱反間于燕于是燕惠王使騎劫
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
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破騎劫于即墨下
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
淄燕惠王既悔之又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
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
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
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
計事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
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
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
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
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
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
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
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
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
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于
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于志故
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以為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
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
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
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
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
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
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
敎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
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
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燕
王喜用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
民習兵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栗腹樂間
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間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
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故紂負桀
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
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不能相和出

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樂間卒留趙漢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
世乎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城君

藺相如 廉頗

藺相如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
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
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
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
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亾
走燕相如曰君何以知燕王臣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
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止臣曰
夫趙彊而燕弱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亾趙
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
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
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
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
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
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
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遂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

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
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
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
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
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
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
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
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
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如此不行亦可何故往會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
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
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彊奪遂許
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
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
後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謂秦王曰秦自繆公
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
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
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
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
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
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
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
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
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
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

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
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
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以相娛
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
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
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恥之請辭去相
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
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
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
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
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

智勇可謂兼之矣

趙奢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樂乘對如廉頗又問

趙奢奢曰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趙軍壁武安東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閼與去秦軍五十里止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括母可教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行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言於王曰括

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其父爲將所奉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所賞賜盡以予軍吏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賴楚魏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

李牧

與世家不同可考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輒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稱疾趙王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後七年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數破秦軍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趙王使趙葱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遂滅趙

田單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不下燕兵聞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為將軍以距燕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

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

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
日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
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
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乘勝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田單為相

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
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
對曰聞之王不如因之以為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
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
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下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
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
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
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

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
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犬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
狗固吠非其主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使公孫子與
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
不肖者而為賢者用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任之於
王王嬖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乃語於王曰燕伐齊之時
楚王使將軍將萬人佐齊今社稷已安何不使使者謝楚王
王曰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九人之屬相與語
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今安
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且內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

之雄俊其志欲有為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
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
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
前酒酣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
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下者孰與
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
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
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孰有厚於安平君哉而王曰
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
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

五里之郭儆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
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
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山中王乃
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
計不爲此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
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
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
城七里之郭收亾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
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子
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

往矣宗廟亾矣亾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
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
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
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
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石矢之所援
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常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
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
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衆乃用之此單
之所以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
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然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
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
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
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
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
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
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
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
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
君將以此何之安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
高節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軍前後四十餘萬
遂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
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
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
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
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前亾四十萬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

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龍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

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此亦子長之離騷也九歌思公子兮徒離憂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亾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illegible]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離騷文字[illegible]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說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遂取漢中地懷王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如楚如楚又因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

史稱屈原之言故令尹子蘭聞而怒之[illegible][illegible]矣

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不聽，亾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亾其六郡，

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呂不韋

呂不韋，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異人，母曰夏姬，無愛。異人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之。異人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異人曰：「然，爲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異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召異人賢智結諸侯貸客徧天下常因異人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異人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異人立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佯怒欲以釣奇廼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異人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異人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華陽夫人說其狀曰吾楚人也乃自子之而易其名曰子楚子楚謂太子曰太子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太子

反國皆西向而望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有怨心太子許其計及秦昭王薨太子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游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益

壯不韋恐禍及乃進嫪毐詐腐之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於雍免相國呂不韋與家屬徙蜀不韋乃飲酖而死

扁鵲倉公

扁鵲勃海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長桑君過扁鵲謹遇之長桑君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

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在趙名扁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董安于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之田四萬畝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曰臣齊勃海秦越人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

適陰陽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

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後有淳于意臨菑人為漢太倉長故曰倉公少而喜醫方術後更受師同郡陽慶慶年七十餘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文帝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傳之長安意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上悲其意為除肉刑法云

刺客

豫讓晉人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

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之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遂伏劍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豫讓為其主不應入刺客

聶政軹深井里人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

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

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陽豎想亦刺客之流故周人赦之

荊軻衛人也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荊軻游於邯鄲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乃之燕燕人謂之荊卿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而秦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亾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亾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

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亾矣光所善荊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矣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

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齊桓公尚欲背盟况強秦那知集其矣

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唯大王命之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

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

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發兵伐燕拔薊城燕王喜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卒滅燕虜燕王喜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聞荊軻之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史緯卷十一終

皆有幾人大其識事之奇

可見合從是六國最要事但不能堅約耳

史緯卷十二

史記十二

列傳

李斯

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乃西入秦爲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得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

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

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李斯亦秦
此客不逐

何用

何不引退

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
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誇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
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
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

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
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
臣爲諸侯使後無戰攻之患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
公主女悉嫁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
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吾聞
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上不知其駑下遂擢
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吾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
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出游丞相斯中車府令趙
高從始皇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少子胡亥愛
請從上許之始皇至沙丘病甚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

首必誅也

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獨李斯趙
高知餘羣臣皆莫知也高乃謂斯曰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
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
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功高
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
斯曰皆不及高曰高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
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
里明矣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
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死以兵屬裨將王離至咸陽發喪

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二世用趙高之計乃不坐朝廷居禁中
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
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上不坐
朝廷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高曰君誠能
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
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
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陛下不問臣臣不

殺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於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意幸得上書自陳二世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則項梁已擊殺之趙高

皆妄爲反辭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

蒙恬

蒙恬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子曰武武子曰恬家世秦將丌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恬任外事而弟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爲中車府令趙高有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當高罪死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始皇欲游九原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直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出游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趙高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陰謀立少子胡亥爲太子遣使者賜公子扶蘇蒙恬死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之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於陽周胡亥聞扶蘇已死欲釋蒙恬

趙高日以臣惡之不若誅蒙氏胡亥繫蒙毅於代子嬰進諫胡亥不聽遂殺蒙毅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死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因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亦直捷

與功此其遐跡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田儋

田儋田氏族也與從弟榮橫居於狄豪宗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詳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之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邯走而西項梁追之初儋死齊人立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拒秦榮怒齊之立假引兵擊假

市都安為三齊如邯欣翳為三秦

假走楚角閒走趙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秦益章邯兵攻項梁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榮怒終不肯出兵章邯遂破殺項梁項羽由此怨榮羽既救趙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王膠東齊將田都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引兵降項羽立安為濟北王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榮怒發兵擊田都都走楚榮留齊王市無之膠東市畏項羽亡就國榮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乃北伐齊榮

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因入臨淄橫以酈生賣己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為皇帝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

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漢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漢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

蹇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循吏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休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石奢楚昭王相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此可與父當死而子代之同論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齊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操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

三斗肯放 飲雖八斗 醉只三分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
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𦝫侍酒於前時
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
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
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
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

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
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髡嘗一日而見七人於宣
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髡曰
夫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
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睾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
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

髡亦哭人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
持以頓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齊復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
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
生淳于髡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讎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
與國使讎敵制其餘敝為王弗取也齊王乃不伐魏客謂齊
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事若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
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魏無見亡之危齊無被兵之
患髡有璧馬於王何傷乎滑稽多辨終身不仕

優孟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
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
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
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
葬之薄王曰何如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楩楓豫章
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
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
之以壟竈為椁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

以火光藥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
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
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
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
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
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
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因歌曰山居耕田
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

史纂　卷之十二　十三

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
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
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
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優旃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置酒而天雨
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
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
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
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議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
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
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
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貨殖

太史公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
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
鹽漆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史纂　卷之十二　十四

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
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
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
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
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
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昔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

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
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
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
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
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二十錢也

極貴後恐必賤故出之如糞土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計然范蠡計然曰知鬭
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
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
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
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
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
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
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
遂報彊吳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十越用其五
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
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
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
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
交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時變
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
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

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
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
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

倮通戎清開穴俱犯法禁

奇論妙論亦至論歸者不停貨也

漢以一斤為一金且錢貴先今賜百錢當自全一屋二十萬四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讎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

二百兩耳亦不足用矣素封乎哉

以下言漢之貨殖者故別起論

[illegible]

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畝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

節駔作儈
其利

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
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
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於蜀夫妻推
輦行詣遷處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
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

市一作布
傾一作賈

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
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

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
孔氏之雍容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
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
盡其力

寧有爵耶
止為刁作
奴耶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
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
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
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
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氏
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

三字有惧
一云作椎
埋亦為之
也

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
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小者傾縣
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
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

濟家陳敝
原非正事
宣曲氏以
為曲叔相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削刀也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
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

發之從納
復論例傷
化敗俗大
亂之道也

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班氏曰昔先王之制自
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
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
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
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
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

蘗音孽 析木也蘖 斬之也

川之有飾草木不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摯罻羅不施於蹊隧順時令而取物山不槎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育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晏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財利於市井農相與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格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隳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歌於堂流及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世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傑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飾詐為姦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太史公有激而言之少不得孟堅一篇正論

史緯卷十二終

史緯目錄

卷十三漢書一本紀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卷十四漢書二表

異姓諸侯王 諸侯王

高惠文功臣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外戚恩澤侯

卷十五漢書三志

律曆 禮樂
刑法

卷十六漢書四志

食貨

卷十七漢書五志

郊祀

卷十八漢書六志

天文 地理
溝洫 藝文

卷十九漢書七列傳

張耳 子敖 陳餘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綰
吳王濞

卷二十漢書八列傳

楚元王 辟疆 德 向 歆 季布
欒布 田叔 子仁 任安
齊悼惠王 肥

卷二十一漢書九列傳

蕭何 曹參
張良 四皓 陳平
王陵 周勃 亞夫
周昌 申屠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劉敬
叔孫通 淮南王 伍被

卷二十二漢書十列傳

蒯通 江充

卷二十九漢書十七列傳

韋賢 玄成　魏相
丙吉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卷三十漢書十八列傳

蓋寬饒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蕭望之　馮奉世 野王 參 逡 婕 立

卷三十一漢書十九列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卷三十二漢書二十列傳

翟方進 義　何武
王嘉　師丹

揚雄　儒林 田何等 易
伏生等 書　申公等 詩
高堂生等 禮　胡毋生等 春秋

卷三十三漢書二十一列傳

循吏 文翁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游俠 朱家
劇孟　郭解
萬章　陳遵

卷三十四漢書二十二列傳

佞幸 鄧通　石顯
董賢　匈奴

卷三十五漢書二十三列傳

南越　西域

外戚 高祖呂皇后　薄太后
孝文竇皇后　孝景王皇后
孝武李夫人 尹婕妤 邢夫人　趙太后
悼皇考王后　孝宣許皇后 霍皇后 王皇后
孝元王皇后　孝成班婕妤
趙皇后 昭儀　孝平王皇后
卷二十六漢書二十四列傳
王莽

史緯漢書目錄終

漢書一

漢扶風班固
清晉江陳允錫

本紀

漢高祖以至武帝太初司馬遷著其事纂入史記但漢書若始于太初則漢之爲書無原委且傳序有合一代爲論漢者又難以分析故自高帝至秦入史記高祖以後入漢書司馬遷自序曰上記軒轅下至太初漢書武帝以前實史記創始之功也

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有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畱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夜止飲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妙

蛇固不勝龍也

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
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何所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
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哭人問嫗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不誠欲笞之
嫗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心喜自負從者日益畏之秦
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
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
雲氣故往從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陳涉自立為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

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將背之沛子
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
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后悔
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
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
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廷釁鼓旗
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年項梁
軍薛沛公往見之與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懷王與

嶢關在武關西

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勢願入關懷王諸老
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
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
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可遣乃不許羽而遣沛公秦三年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說
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因張良遂略韓地與南陽守齮戰犨
東大破之略南陽郡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
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

圍宛城三帀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
多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
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
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
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引兵西無不下者所
過無得鹵掠秦民喜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八月沛公攻武
關破之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九月子嬰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用張良計使酈食

其說秦將啗以利秦軍解因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
破之藍田南又戰其北遂破之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
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
寬容且人已伏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封秦重
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
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
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
爲秦王十一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
定關中大怒使黥布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
毋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
欲以求封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
關珍物何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
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于是饗士旦日合戰會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張良良與見沛公沛公因伯
謝羽鴻門羽乃解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

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
分關中立章邯司馬欣董翳爲王諸侯各就國四月漢王之
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
杜南入蝕中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
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
亡還者韓信說王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
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
王遂聽信策還定三秦都櫟陽立漢社稷二年項羽使九江
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縞
素以告諸侯漢王曰善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
臨三日發使告諸侯四月項羽北擊齊田榮榮走死榮弟橫
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
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至外黃彭越將
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
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長擊漢軍戰靈壁
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帀

漢王之圖一年不取太公呂后乃爲羽所皆亦大失等策何爲天下不値宜與

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羽必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布果畔楚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八月漢王遣韓信擊魏大破之虜魏王豹遂定魏地三年冬十月漢王遣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黥布反楚楚擊之布戰不勝與隨何歸漢夏四月項羽數

侵奪漢甬道遂圍漢王於滎陽漢王用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十罪明悉如孔乃日生天下長非戮之罪何也

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壍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擊破楚軍燕郭西遂下睢陽外黃十七城四年羽使曹咎守成皐自引兵東擊

彭越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氾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羽聞成皐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罪二也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毋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塚收私其財罪四也強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二十萬于新安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罪八也使人陰

漢王入彭城言過反楚也而前何在陽中封濟王軍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已失天下大勢矣

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月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將兵居梁地用橫從之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已破齊又進兵擊楚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

今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信越不至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

信越要君帝之已從茲起矣

此時彭越有在孔費二將名何不見于史

信彭越皆引兵來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淮陰侯將三十萬當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祖在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楚軍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諸侯及將相共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之空言虛名非所守也群臣固請二月甲午即皇帝位都洛陽置酒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

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擒也齊人婁敬說上都關中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六月大赦天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虜荼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赦以爲淮陰

侯山昔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因封子肥爲齊王詔曰人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

太上皇七年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往擊之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而後能去九年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上大朝諸侯羣臣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下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上自往擊之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

漢治諸侯
問不詳

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十一年正月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于是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使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

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羣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笑而起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復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

陛下哀憐之上乃并復豐比沛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十一月至長安三月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壽五十三起兵五年即位七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崩五月丙寅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以沛宮爲高祖原廟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爲吹樂後有缺補之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

以上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三月皇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秋八月戊寅帝崩在位七年壽二十四葬安陵

孝文皇帝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

漢十則當秦十則不盈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四月己酉入代邸羣臣上議曰子弘等皆非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

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赦天下元年冬十月謁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益封賜金有差呂氏所奪齊楚故地復與之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子啓最長敦厚慈仁

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哉其議所以振貸之六月封宋昌爲壯武侯從上自代來者六人皆官九卿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益封邑二年丞相陳平卒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其悉思朕
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
逮朕既不能遠德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
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
足餘皆以給傳置因各敕以職任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王
詔曰前趙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
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辟
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
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得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其除之九月辛亥詔勸農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以灌嬰爲丞相罷太
尉官五月匈奴入北地河南爲寇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
去上幸太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詔以棘蒲侯柴武
爲大將軍擊之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六年淮
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
爲列侯十二年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詔曰道
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

罪己是眞切急詔亦爲然有周懇臣工之意

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農民甚苦
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
刑法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申
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于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走詔曰朕獲
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以不敏不明而久
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
朕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春黃龍見

改元之始

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四月上
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
禮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
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
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
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
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
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
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
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

三日釋服疎遠也
踐跣也紅功也
三十六日釋服親近

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
所隱二年夏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
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
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
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
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四年
夏免官奴婢爲庶人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

免爲車騎將軍以備胡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壽四十六遺
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何必甚哀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
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
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
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也

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
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以
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
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
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諫說雖切
常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

孝景皇帝諱啓文帝太子也六月丁未即皇帝位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元年冬十月詔曰功莫大于高
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
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春正月
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
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
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二年四月太皇太后崩三年春正
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
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上爲誅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遣
袁盎諭告不止乃命太尉周亞夫擊之斬吳王濞于丹徒膠

薄氏立爲皇后史不載

不言有罪失刑也

西王卬楚王戊等皆自殺四年立皇子榮爲太子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七年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爲太子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有罪者不伏辜奸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疑獄雖文致于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秋七月條侯周

亞夫下獄死二年春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

[illegible]得可惜

建號之始

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三年春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甲子帝崩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出宮人歸其家葬陽陵贊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太子也正月甲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五月太皇太后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女子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

陳氏立亦不見史

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等爲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口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五年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六年初算商車春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

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

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春三月立皇后衛氏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雁門敗都尉殺畧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其許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年六月皇太后崩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

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置博士弟子員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夏四月赦天下立皇太子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于邪說此朕之不德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

于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宛失職
使者以聞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二年冬遣驃騎將軍霍去
病出隴西至皋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
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雁門殺畧數
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
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
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
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

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
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
萬人前將軍廣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初算緡
錢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
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秋九月詔曰仁
不異遠義不辭難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地澤之饒與民共
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
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循行諭告
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四年冬幸
汾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

子南君名

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
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
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
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
還十一月朔旦冬至郊泰畤于甘泉朝日夕月夏南越王相
呂嘉反殺漢使者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人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
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
衆數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圍枹罕六年冬發隴西天水安定
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

為征西羌平之南越破得呂嘉首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馳義侯遺兵未及下
便令征西南夷平之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
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
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
令居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
郡徙民以實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
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

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讋焉還祠黃帝於橋山乃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以東越險阻反覆盡遷其民於江淮間春行幸緱氏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聞呼萬歲者三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祀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六月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反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

年租賦初置司隸部十三州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年春行幸[illegible]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

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兵[illegible]之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諸亭障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天漢元年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於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

漢武巡行百役勞民上下可謂騷然而皇后太子自殺公主亦死不知亦有何業

伏誅三年春初榷酒酤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雁門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春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孝景皇帝於明堂及幸不其祀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者作交門之歌五月還征和二年春丞相公孫賀下獄死閏月諸邑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皇后自殺太子亡自殺於湖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上既悔征伐搜粟都尉桑弘羊奏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築亭障以威西國上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多至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封得大過爻在九五大卜龜蓍皆以爲吉封諸將貳師最吉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食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夏六月還後元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前殿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葬茂陵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協音律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昭皇帝諱弗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立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卒二年春正月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長樂為光祿大夫劉辟彊守長樂衛尉遣使者賑貸貧民八月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春立皇后上官氏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左將軍桀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泗水戴王薨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言上聞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若韓福等五人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謀反伏誅上使使者賜燕王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

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帝之廟乎旦得書即以綬自絞二年夏四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見於高廟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壽二十二在位十三年葬平陵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逆亂

之道

之誚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
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世
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
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
不亦宜乎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
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
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
邸獄時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曾孫賴吉得全因遭
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

顏叔劉子所謂高密子孫皆龍種也

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
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受
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知閭
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于蓮勺鹵中
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
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昭帝崩昌
邑王以淫亂廢七月大將軍霍光奏皇太后武帝曾孫病已
可以嗣孝昭皇帝後遣宗正德奉迎庚申曾孫即皇帝位謁
高廟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稽首歸
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正月癸亥

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將軍霍光薨
上始親政事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
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
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
異善厚加賞賜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上下相安莫
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
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立皇太子
四年春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而吏繇事
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
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
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
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皇后
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
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
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
康二年春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其赦天下與
士大夫厲精更始二月立皇后王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
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務平法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三年春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綮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四年春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比年豐穀石五錢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

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西羌反後將軍趙充國言屯田之計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鳳二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五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

一間見之事

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二月單于罷歸遣高昌侯忠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事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易尚書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甲戌帝崩壽四十二在位二十五年葬杜陵

孝元皇帝諱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閒年二歲宣帝卽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

辭語而誅嘗侍燕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眞吾子也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太子起于微細上少依許氏而許后以毒死太子早失母故終不忍也宣帝崩十二月癸巳太子卽皇帝位初元元年春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朕之將與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

元帝行悉甚矣

此詔賢也

之令自殺三年春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乃罷珠厓六月詔曰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于非業之作衛于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爲初陵勿置縣邑建昭二年閏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三年秋遣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竟寧元年春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五月壬辰帝崩壽四十二在位十六年葬渭陵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寛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春二月封舅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四月黃霧四塞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四年夏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命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

來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丞相御史其舉可充博士者鴻嘉元年春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飛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告曉人具備

音此對甚可取豈得以王氏少之

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毋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左右阿諛如此者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公卿保位自守莫有正言恐陛下覺悟禍且至身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駕車日出泆行流聞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三

欲封三恪則殷商之嗣在宋欲崇聖道則夫子之子孫有孔

年冬十一月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夏四月封婕伃趙氏父臨為成陽侯封舅曼子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自稱將軍徒李譚等格殺並等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盜庫兵自稱將軍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斬令等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公及周承休公地各百里二年春三月丙戌帝崩壽四十六在位二十六年葬延陵贊曰臣之姑充

今以孔紹湯在禘殷之意不與于尊聖之典亦各非其正也

後宮為婕伃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之孫定陶恭王之子也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于前後飽起

祖母隨朝行將有何法令

下襪繫解成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成帝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定陶王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太子欲謝少傅閻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議不得相見王

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少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得至太子家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位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建平二年詔曰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立恭皇廟於京師四年二月封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列侯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以董賢爲大司馬六月戊午帝崩壽二十六在位六年葬義陵贊曰帝睹孝成之世權柄外移厥誅大臣欲强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佞憎疾忠直是無異乎邯步而求速前人也

平帝衎元帝之孫中山孝王之子也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賢自殺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遣使持節迎中山王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元始元年羣臣奏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四年二月立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加安漢公號曰宰衡五年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惟宗室子皆高皇帝子孫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

聚斛出于皆亦莫美意亦盡說俱好生而娶死而迅失禮可嘆

之咎也其爲宗室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十二月丙午帝崩在位五年有司議曰禮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太皇太后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于言語故不及有遺詔西漢二百一十一年

漢書二

表

異姓諸侯王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禹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莊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焚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于五伯、閭閻偪于戎狄、響應𢡟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楚項羽分為衡山吳芮臨江共敖九江英布趙常山張耳代趙歇分齊臨淄田都分為濟北田安膠東田市雍章邯塞司馬欣翟董翳燕臧荼分為遼東韓廣魏魏豹分為殷司馬卬韓韓成分為河南申陽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本太史公史加上敘

燕王建代王恒齊王肥趙王如意淮南王長俱高帝子梁王武文帝子楚王交高帝弟荊王賈高帝從弟

諸侯王

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跡。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人。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

改爲吳封存長沙王發景帝子則異同一國數目九

齊城膠濟北濟南淄

川膠東膠西趙平原眞定中山廣川河間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淮南衡山廬江

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雖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已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右尊左卑故仕於王者爲左官）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于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

史遷云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輻湊于下與因引枉業之說

變明監戒焉（本史記漢興諸侯年表而更暢之有此原文可删使人愛而悵之）

高惠文功臣

自古帝皇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民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

推恩于上蓋存之可也

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蕃厚大孝之隆于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逃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朝廷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

德掩息遏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俫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俫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

人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由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是以別而序之

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

三九廿七餘一者取天衍之一不用也內卦三爻重之則六言陽則陰在其中矣

史緯卷十五

漢書三

志

律歷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

既有司存學者未習其意可也

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冷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長三寸九分）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也）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解脫也谷竅節也一[illegible]谷名生谷也一作自然

以九爲究竟此以義齊也以六合此

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

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于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于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

以殺解也知此之類未見支離附會

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謂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北

得三是七十九加六是八十一

丑位易曰東北喪朋廼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曆之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

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于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

于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于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紐牙于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

爲一寸謂得九十也一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從子至未得八下生[illegible]

上生太族上下相生皆以八爲率伍耦也八八爲耦

陳揆于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始終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于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益一上生太族參分損一下生南呂參分益一上生姑洗參分損一下生應鐘參分益一上生蕤賓參分損一下生大呂參分益一上生夷則參分損一下生夾鐘參分益一上生亡射參分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法方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

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

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
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
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
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
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
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
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
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

黃鐘龠銖兩斤鈞石并十二律為十八變

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在車則
見其倚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
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
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鈞為石忖(忖度也)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
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
好者(孔為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
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
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
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

六八四十八

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illegible]衡
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
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
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
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
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
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
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
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

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
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
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
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
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
于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
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
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
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䕕也物䕕斂乃成
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

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
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
達乃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
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
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
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聽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
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
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
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

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備
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衡量用
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
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
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
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
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洪範九章而五紀
明曆法故自殷周創業改制咸正曆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
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
在夷狄故其所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戰國擾攘秦
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爲
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丞相張
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爲微近然朔晦月見弦望
滿虧多非是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言漢得土
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
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
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寬明
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
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唯陛下發聖德宣
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
乃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
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
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
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

議造漢曆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
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
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
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以造
漢太初曆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及民
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
部而閎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
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
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

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於是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
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所謂陽曆者先朔月生
陰曆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
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
十七家復使校律曆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
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
曆以平為太史丞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
大紀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乃更曆之
過也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

曆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
氣鈞校諸曆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史各一人雜
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
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
黃帝調曆壽王非漢曆逆天道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
年太初曆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曆亦第一壽
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課皆疏闊壽王曆迺太史官殷
曆也壽王竟下吏故曆本之驗在于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
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
作五紀論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

述焉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
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
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
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
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
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為在建
戌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

史籍　卷之十五　圭

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善之長也其義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

八歲中也

唐僧一行始以易作曆而漢書已有其義然附會者多

史籍　卷之十五　十四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爲用也故著分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以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而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

若干歲則有厄陰九九年之得七如

八百六 日者稍 之餘氣 也

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

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赤色、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

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

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當朞日、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即四分度之一也、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二氣爲一月、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也、十二月有六小盡、此朔虛也、一朔無三十日、今月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外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置閏于其間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

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

禮樂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欲爲制婚姻之禮有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畔侵陵之漸起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悅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迺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卽位進用

英儁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爲諫大夫上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至成帝時劉向上言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夫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

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欲制禮而卒不行

故漢以後遂不能復三代良可嘆也又曰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叔而欲制禮樂于飛燕下嗣之時不亦左乎

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少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不備莫甚焉教化所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積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請立辟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改

定京師於土中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之道毀以不章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悅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王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章程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以教國子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成流是以海內徧德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

降故詩曰鐘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爲設禁焉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后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魏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

主出者舞出則文次之

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懽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

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時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備數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廼上本有娀姜原离稷立王公

異也

衆施之
今亦止

如此所以
難行

劉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藩國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明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可罷樂府官其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之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

大議論好
文章

刑法

刑法志首記兵制可目兵刑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

作敎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法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敎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

死其敎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霸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

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夫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于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埶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畧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于家刑罰不可廢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稿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嚮非之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亨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

史纂 卷之十五

蠢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塡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其少女緹縈自傷迺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自新其道亡繇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

命名也成其罪也

[illegible]

完當作髡

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

耐即

不用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

可憐

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坐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

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德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

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

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祆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父母妻子同產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謹

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易移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于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

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

鞫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幼弱老耄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

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

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子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

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于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

殷中也

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髠鉗一等轉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髠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曽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

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觸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終

史緯卷十六

漢書四

志

食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黄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爲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于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

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咏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于國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

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怠爭訟故三年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畮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

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

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

知本

國[illegible][illegible]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亂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

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上說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竝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堯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

食饑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
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
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
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
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
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

夏耘秋獲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
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
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
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
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
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
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
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

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
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
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夫有錢粟
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
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
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

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
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
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之令民入粟邊
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萬二千石大庶長各以多少
級數爲差錯復言陛下恐塞卒之食不足用使天下入粟塞
下以拜爵大渫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
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

富樂矣上從其言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租稅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後上郡以西旱復
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以除罪始造
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爲務
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亾事非遇水旱則民
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
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耻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

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
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亾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
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
春秋它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
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
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
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內足以養老外足以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
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
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亾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

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給中都官者

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
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
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亾聊亾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
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名古也）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
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
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
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
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
其土以附根苗故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
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
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不爲甽）
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
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
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亾以趨澤故平都令

令命家令在令命其家也

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
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
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
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民流稍還田野益
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
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
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
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
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

中之利門物

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
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有
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工分銖之事其
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請令
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
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
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
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
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皆罷

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
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
用度不足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
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水災人
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言古之聖王莫不
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
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
民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
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
也雖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請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關內侯公主至吏民在長
安及縣道名田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
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
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之詔書且須後遂
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
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
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莽一朝有之其心
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
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爲侯
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發三十萬衆欲十道竝出一舉滅匈

奴婢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假富人田，劫取其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然刑罰深刻它政誖亂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

有平歲穀賈翔貴末年盜賊羣起發兵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煑木爲酪可笑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爲政所致乃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

可見平準始於管氏

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汚也竭亡日矣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

發揚妙也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
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
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爲吏孝文五年
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
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
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
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

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于此曩
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法錢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
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
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
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
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

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
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
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
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
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
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
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

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
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
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
之間靡然發動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
而不解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
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武力
進用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衞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
遂用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擔饋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數歲而道不
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置滄海郡人
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自山
以東咸被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
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衛青比歲十餘萬衆
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大司農陳藏錢經耗賦稅
既竭不足以奉戰士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
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
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
窮治之獄用矣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公卿治之竟其
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常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
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出擊胡大
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
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
楚地而緣河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番係欲省底柱
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以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

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
功未就費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往來食
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
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天子
遣使虛郡國倉廥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
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
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
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
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

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
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
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
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
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
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
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
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
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
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

牢盆食貨
煑鹽盆

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
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命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
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
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
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
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
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
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
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

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
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鋊孔僅咸陽言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
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
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
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
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
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
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
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

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
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
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
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
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
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富豪皆爭匿
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
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
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

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
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
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
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
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
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
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
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
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與異有隙人有告異以它

議反舒卻各見前具文

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令有不便異不應微反脣湯
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後有腹誹
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鑄錢多姦
錢輕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
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終廢不行是歲湯死
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
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民間鑄錢計其費
不能相當獨有巧工大姦乃盜爲之而楊可告緡徧

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
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
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
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
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斡鹽鐵官布
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
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
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
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
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沒入

稍稍傾向皆起爲人既得向用稍多

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新置
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
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
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
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
之下巴蜀粟以振之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
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
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寶
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
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
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
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乃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越天子下

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伏酎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
以西至巴蜀南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租賦南陽漢
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
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秩

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斡天下鹽鐵
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
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
給大農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
物名曰平準天子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
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

甘泉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
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
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
乃雨久之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
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
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以為此國
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
秋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

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帝以所變改
元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
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
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于錢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
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
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成哀平帝
皆無所易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
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
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小錢重一

銖文曰小錢直一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
刀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
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
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
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
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
銖錢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
皆不得爲寶貨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
患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
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

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
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于長安立東西
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立五均官設諸斡諸取鳥獸
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
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爲
貢敢不自占及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司
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上中下之賈爲市平毋拘它所衆民
賣買五穀布帛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考檢厥實用
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

民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
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之貢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
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
受息毋過歲什一羲和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
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
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薄惡不誠是以孔子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
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
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

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
其賈而參分之以爲酒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
七入官其三及醩截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
五均六斡一郡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臨菑姓偉等乘
傳求利交錯天下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愈
病後五歲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
錢改作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
銖枚直一與貨布並行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出令大
錢與貨泉俱枚直一盡六年毋得挾大錢每一易錢民用破
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

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後六年匈奴侵寇大鉅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以制作未定官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禁令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以萬數戰鬭死亡四裔係虜陷罪誅戮饑疫相食天下戶口減半矣後四年而漢兵誅莽世祖受命蠲除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史纂卷十六終

史纂卷十七

漢書五

志

郊祀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于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爲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八月巡狩至西嶽

欲遷句讀無可代者故仍夏社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
狩、禹遵之、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湯伐桀、欲遷
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氏、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後帝太
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祆不勝德、太戊修德、
桑穀死、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巳曰、修德、武丁從
之、位以永寧、帝乙嫚神而震死、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
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
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

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
典禮、而淫祀有禁、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敗、平王東徙雒邑、秦
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
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秦文公東獵汧渭
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
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
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
畤、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
帝、諸神祠皆聚云。後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

三百牢不亦多乎

于祠城、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
寶、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
興、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宣公作
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穆公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九年、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
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
亦何以異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
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不召
而自致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
莠茂、鴟梟數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
穆公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周靈王即位、諸侯莫朝、萇弘乃
明鬼神事、依物怪、設射不來者、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晉人
殺萇弘、是時季氏專魯、旅于泰山、仲尼譏之、而靈公于吳陽
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獻公時櫟陽雨金、獻公自以
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周赧王卒、莊襄王滅周、
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

始皇黜儒而諸儒譏之坑儒之禍始于此矣

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
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
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
尙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位三年東巡郡縣
祠騶嶧山頌功業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
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
而祠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顚立石頌德明其得
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
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旣絀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于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
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
齊以天齊也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
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
下畤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
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
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
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

終莫能至曾有至者

亦仙矣

祠琅琊琅琊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
所損益圭幣雜異焉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
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
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
不能通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
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相傳在勃海中
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
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
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

不甘心焉及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
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
之焉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
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
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始
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此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昔三
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
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自五
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
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幷天下令祠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每時川四
時而各秋
異色

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泲、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冢、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

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時駒四匹、木禺龍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

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卽有災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及禱豐枌榆社、狗沛、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尚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

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四時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秦二世也、各有時日、或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

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
及臘祠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文帝十三年
詔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
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
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
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河
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
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皇得木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
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
律歷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
德草改歷服色事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祠衣
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
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
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
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
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于是貴平至上大夫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
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

詐玉杯易卻日卻中其詐大矣

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
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望
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
是上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
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
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孝景即位祠
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

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
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
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
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
蹏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
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
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匿其年及
所生長常自謂七十無妻子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

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食飲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

史纂　卷之十七　十

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令太祝領祠之于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史記作王夫人

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于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史纂　卷之十七　十一

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為書于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于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

豈有神仙而俗如是

月齒犢爲牢具也史記作大牢具

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
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
其名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
憙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
二數一元曰建（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光（元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狩（元狩）云其
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
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
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
周後令奉其祀上始巡幸郡縣寖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侯
登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
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王死它姬子立
爲王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欲自媚于上
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
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
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
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

史記作賤 [illegible]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
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
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印信
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言其肯也）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于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
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封大爲樂通侯邑二千戶賜列侯
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
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
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
未至而百鬼集矣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上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而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
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
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鹿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

可謂明矣又欠承何也

氣且不見何云不遠

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泰泰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宗禰廟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能見其氣上乃遣望

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

以水及酒又鹿中也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顊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顊

龍顊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顊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

延年以好音見方言其妹上文或見慮從史記作丁大人回卷者本下天人[illegible]之異[illegible]長相去事

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
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
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
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
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
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
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
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
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

史纂　卷之十七　本

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
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
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跡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
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
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館名山神祠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
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
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以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
絃于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

上[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凡知此飭兩存之可也

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曰黃帝以仙上
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
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
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
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
儀數年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
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

史纂　卷之十七　七

諸儒元拘執黃泰皇漢武皆不用之

皇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
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于是上
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
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
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太
室為之奉邑命曰崇高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
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
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

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
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
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
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
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
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
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

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白雉兕牛象犀之屬頗以
加禮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
臣更上壽詔賜民百戶牛酒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
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又曰古者天子五
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
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
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
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請
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

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
曰陛下見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
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
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
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
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
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是時既滅兩粤粤人
勇之言粤人俗鬼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
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粤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
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
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
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
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乃下詔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
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
獨鹿鳴澤自西河歸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

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
川北至瑯邪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
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
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高
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
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尞下堂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
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

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
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後
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
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
之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
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
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
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

明其延年也

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
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
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
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
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
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
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
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
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

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
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卑
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
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
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
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于五嶽
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瑯琊禮日成山登之罘
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
云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illegible]

愍孝武舒
背竭故郎

雲如雷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爲解天子亦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

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乃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傍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

行帝祠事
亦復不小

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嶽灊山于灊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萊山于黃成山祠日萊

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瑯琊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望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上議曰臣聞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于豳大王建國于邠梁文

武興于豐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竊以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刻銘其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乃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

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爲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爲黃龍、正月、復幸甘泉、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

上是其言、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

難以奉神祇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豐鄗、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至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薶于泰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

所以見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于是衡譚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古文無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

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槁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

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

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床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匡衡坐事免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

向亦經術士何以與衡異論彼以理此以情也

術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

史緯　卷之十七　耒

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衍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

轑陽侯江仁也一申字欲屬張宗學仙

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乎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史緯　卷之十七　无

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云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後成都侯
王商為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言奉天子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佑
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尞禋有常用贊見有
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
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
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
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所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
泉先駿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
起波舡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乃三月甲子震電災

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荅
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
議復還長安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
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悅意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
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
以順皇帝之意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
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
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
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
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

行事而禮祠焉哀帝崩平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言王者父事
天故爵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
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
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
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因新垣平初起渭陽
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
祠地祇皆并祠五帝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
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

禮不荅也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
佐宜立泰一五年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
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
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以未有皇孫復甘
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
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
師孔光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
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
徙焉後莽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易乾坤六子水火
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

秦皇漢武皆爲所惑何其于莽

黄帝袁人到底

皆六宗之屬也以類相從爲五郊兆于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禮如宗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莽篡位與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又種五粱禾于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穀僊之術也以樂爲黄門郎令主之莽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

當麋鹿數下詔自以當僊云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大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賈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黄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自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神農黄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閒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

自然之應順時宜[illegible]言之變谷禾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萬邦大略且非實有此數也

史緯卷十八

漢書六

志

天文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陝、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地理二十 史推班氏諸志首妙絕千古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邦、此之謂也、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殷因于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于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周爵五等、而土三等、

二數與墾封不符并存疑之數本不合銷完久矣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霸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及戰國秦漢焉、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項、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項、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項、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

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

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强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

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絶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

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筰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

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觽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

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霸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分焉。鄭國、今河南
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
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
內、是為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
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為大、恃勢與險、崇
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
奉辭伐罪、亡不克矣。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
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
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
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

士與女、方秉菅兮。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
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陳
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于陳、是
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
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
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
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
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
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
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

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
也。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
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
貪遴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
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
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
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

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
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
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
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
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
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
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
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
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

見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

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

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季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亾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

之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
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
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
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二
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至孫威王稱王
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
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
伯禽爲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
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

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
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
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
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
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陵夷微弱三
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野今去聖久遠周
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
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
實寡然其好學猶愈于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
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作泲作濟
非之是也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
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鐸
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東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
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
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
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
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
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
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
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
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
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
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
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
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
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
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

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
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
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
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通是爲武王寖
以彊大後五世至莊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
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
山林之饒江南地廣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以漁獵山伐爲
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亾積聚飲食還給不
憂凍餓亦亾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

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
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
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泰
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泰伯
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號曰句吳泰伯卒仲雍立至曾孫
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後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
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壽夢稱王六世闔
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于諸侯至子夫差
誅子胥用宰嚭爲越王句踐所滅吳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
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粤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
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
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
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
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
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
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
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
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粤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
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

章出黃金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溼丈
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
云
粤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
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子封于會稽文身斷
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
之檇李夫差立句踐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
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
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

立搖爲粤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又船行

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戸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溝洫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九州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

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它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河内以富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舃鹵之地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是以久不復塞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

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田予越人使若其稍入少府）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

（下流日隤）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儗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

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已用事萬里沙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

漢武治塞明史時治河復禹跡其害因不可泯

湯兮激潏浸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
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頽林竹
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
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史作湋水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
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川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
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大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
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元鼎六年兒寬
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曰

旱災約也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
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
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
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百五十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言兩渠饒也是
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
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

後宋人亦以河限遼

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
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
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
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
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
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

疑此河宜疏不宜塞明甚

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
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
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

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南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
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
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
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
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
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
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憂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

此流於理甚明不從可惜

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
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

若今之

此塞而不通之故

河泄築水猶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言博士許商善為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𣑭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延世受丞相史楊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

許商前說勿浚屯氏河乃大罪人

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急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行視圖方略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于前

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瀆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

河湍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
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
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
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
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
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
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
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
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部刺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

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
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
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
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
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
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
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
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

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
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
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
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
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所親
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
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
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
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

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
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
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
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
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
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
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
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

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

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

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

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
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衚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
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世上惟空語最多賈讓策雖善而不行亦空語也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
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
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迄孝武時書缺
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而嘆於是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
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

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
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爲七略而奏之故有
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
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
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
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子之術蠭
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馳說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
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
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
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
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人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
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諸子之言舍短取長
亦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序諸子爲九種傳曰不歌而誦謂之
賦登高而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

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
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
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
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
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
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
侈麗閎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後雄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
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
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
厚云序詩賦爲五種序兵書爲四種序數術爲六種序方技

爲四種大凡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史緯卷十九

漢書七

列傳

張耳 陳餘

張耳大梁人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乃嫁張耳張耳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高祖爲布衣時數從張耳游秦滅魏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耳餘乃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笞陳餘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至陳兵數萬耳餘上謁陳涉涉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見即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陳涉立爲王陳涉問此兩人兩人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

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說陳涉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涉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

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守城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令使蒯通請以城下武信君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立武臣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丞相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一篇說辭　[illegible]

必不敢制趙趙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韓廣至燕燕人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

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大原秦將詐為二世書遺李良不封良得書欲反未決道逢趙王姊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使騎謝李良李良怒遣人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

爲趙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之、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耳子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卒存鉅鹿者、楚力也、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陳餘還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張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于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以擊常山、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乃遣兵從陳餘、餘悉三縣兵、襲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耳因走漢、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立陳餘爲代王、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陳餘乃遣兵助漢、後知張耳不死、[illegible]敗於彭城西、陳餘背漢、韓信已定魏地、與張耳擊破趙井陘、[illegible]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漢立張耳爲趙王、張耳卒、子敖[illegible][illegible]魯元公主、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罵、甚慢易之、趙相貫高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與趙午等怒曰、吾王孱王、

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殺之何乃汚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上捕貫高等并逮趙王衆皆爭自剄貫高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

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上治張敖之罪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敖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遂絕肮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

韓信

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

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飢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屬項羽信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
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
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
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非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
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
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

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
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
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
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
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
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

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
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
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見項王逐義帝江南
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
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
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破且三秦王爲秦將
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
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
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
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
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
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齊趙皆
反與楚和漢王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
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
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
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
于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
說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
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廣
武君李左車說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
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
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

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
成安君不聽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則大喜乃敢引兵下未
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精騎二千人人持一赤
（蔽也 天山名）
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
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
憮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
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
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

韓信名將
史遷名筆
敍得頗好
有如在目
前

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
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拔趙旗
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
赤幟大驚以為漢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
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
趙王歇信令軍中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
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面對師事之諸校效首虜休
皆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
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
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
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即予之生地皆走寧
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信固請問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
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
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
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耕釋耒傾耳以待命者然
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倦之兵頓之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下齊必

距境以自殭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遂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

平齊使人言漢王請自立爲假王以塡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吾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漢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足下所以得至今者以項王在也項王卽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乃爲漢擊楚智者固若此邪信不聽蒯通知

天下權在於信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不聽項羽已破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以爲楚中尉曰此壯士也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信反上用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發使告諸侯會陳高祖至信來謁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常稱疾不朝從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

噲功不小且呂氏婿也信羞伍在此

豨之相代初無嫌隙信何得使之反此必設入之辭

豨已反又信何報

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因問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公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曰唯將軍命信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反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此齊辯士也欲烹之通至自說釋弗誅

彭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攻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毋所屬齊王田榮畔項王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

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眞魏也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於梁地絕其糧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乃使曹咎守城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北走穀城項王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敗於固陵乃用留侯計許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越越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越不聽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越與扈輒謀反上使使掩捕越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之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

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遂夷越宗族太史公曰韓信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時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此呂后所以殺之也

英布

英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論輸酈山酈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已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

項梁渡淮布以兵屬梁常冠軍以爲當陽君項籍救趙章邯涉河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至新安使布夜坑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從間道破關下軍項王封布爲九江王都六陰令布殺義帝於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召布布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

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謁者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至淮南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

布不佐楚元有騎墻之志

布心事

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兵。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然而漢王收諸侯。還守城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攻下邑。數月。龍且擊破布軍。布間行與隨何歸漢。布至漢。王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與擊項籍。布誘大司馬周殷。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曰。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陛下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何為護軍中尉。封布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

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詣長安上變。布使人追不及。赫至。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布已疑赫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上乃赦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

時荊王都吳

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其反
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
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曰布反不足怪
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曰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
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
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

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曰布故麗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為身不顧後非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初反謂
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諸將不足畏也果東擊荊荊
王劉賈走死富陵渡淮擊楚楚王劉交發兵與戰徐僮間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
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會甀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
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長沙哀王使人誘
布偽與俱亡走越布信之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遂滅之

布本不足錄存
布亦以存何也

吳王濞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
能守棄國自歸高祖廢為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為沛侯黥布
反高祖自將征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為
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王以填之乃立濞
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
有反相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
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孝惠高后時天下
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

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殺之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
臣禮稱疾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
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
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
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它郡國

史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
其衆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
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
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謀作亂逆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
西王卬以賣爵事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
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
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說膠西王吳王復身
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
城守濟北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齊悼惠王傳
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趙王遂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
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
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
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亦發兵從七國反書聞天子遣太尉

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
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乘六乘
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
無足憂者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糧道吳王之初
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奇也吳王太子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
王奈何吳王遂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
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勿下直去疾西
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
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
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皆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
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
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丘下邳人亡命吳無行王薄之不
任周丘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
邳下邳聞吳反皆城守丘至傳舍召令入使從者斬令遂召
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丘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
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
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
吳王兵既破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紿吳
王出勞軍使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殺
四王圍臨菑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膠東菑川濟
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
誅

史綱卷十九終

史綱卷二十

漢書八

列傳

楚元王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
別去高祖即帝位交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
而上從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
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
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

詩諸子皆讀詩申公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
詩高后時郢客爲宗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王子元王
薨郢客嗣是爲夷王夷王薨子戊嗣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
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
將鉗我于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
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
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
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

千里駒本
正

趙王戊稍淫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戊季父休侯富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富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景帝三年、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遂殺之、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元王子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是爲文王、初王戊反、休侯富坐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富爲紅侯、富子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

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擁政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可以免患、光然之、選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辟疆卒、德復爲宗正、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

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謹厚、封爲陽城侯、數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任爲輦郎、旣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襃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

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爲諫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

耶幺比復發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
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
姦詐辭服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
冤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
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毁焉更生懼其傾危乃
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
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
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
死無所恨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

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
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
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毁與將必用以終乖離
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
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
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羣枉之門昔者四凶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
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帝堯成王能賢舜禹

長孫通安
于與孔子
並列

周公而消四凶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
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
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
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
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
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
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

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會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湯用伊
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
之內合黨共謀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
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
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迹歷周
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以揆當世之變杜
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
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恭

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
顯及許史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
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乃見問興朝
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頗巧上謂上疑堪因順指曰衆
人間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臣前言堪不可誅
爲國養恩也可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
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
等專權日甚後三歲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
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
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

給事中顯幹（管同）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依興比喻也）古事悼
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
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
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
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觀詩書古文詔向領校中五
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
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
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
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
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
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
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
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
聖不能化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桀紂之孫自古

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
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
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慄不敢諱亡文帝居霸
陵北臨廁（木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
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
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
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
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

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無丘隴之
處此聖帝明王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
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
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丘聞之古不
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孔子往觀曰延陵
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
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
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

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
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
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
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明暗之得失奢儉之
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

列女傳始於子政

王氏之禍無有言者子政忠精剴切爲宗室爭一發帝不能用惜哉

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
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
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
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
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
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數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
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
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國厚恩身爲

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
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
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
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田氏取齊崔
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三家並專國
政卒逐昭公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陽微
之所致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
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
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

千古至言王鳳時太后臨之服矣

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而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非毀而不進不令給事朝省恐其與

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為其人微象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

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聖人所以斷疑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以崇劉氏故狠狠數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

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于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少子

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歆及向皆治易宣帝詔向受穀梁春秋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

三事左氏春秋古文

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禮樂不正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文帝始使掌故朝錯

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

尚書逸篇也

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二十八篇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歆愧其父可歎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自責願乞骸骨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以病免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歆為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在莽傳

季布

季布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

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楚平王之墓也君何不爲上從容言邪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

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士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欒布

欒布梁人也窮困賃傭于齊爲酒人保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數歲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畧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布乃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以法滅之吳楚反布以軍功封俞侯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

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田叔

田叔陘城人為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

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

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上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褚先生曰田仁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西界谷口蜀棧道近山安以爲小邑無豪易高也留爲亭長邑中人民出獵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壯長當劇易處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安曰某子甲何爲不來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爲三百石長坐共帳不辦斥乃

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居門下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兩人從衛將軍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二子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趙禹問之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如木

趙禹知人

齊列庶人奴耳

偶人衣之綺繡耳。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貧何爲出此言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以聞有詔召見問能略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田仁爲丞相司直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俱坐戾太子事下吏死

齊悼惠王

章全得此以閒請出不然章其不保矣如劉氏何

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六年立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悼惠王卒子哀王襄立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

爲二王相
欺處其趣

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
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
罪也自是之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高
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聚兵欲爲亂章知
其謀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朱虛東牟爲內應以
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
魏勃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平曰王欲
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將平信之勃
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曰常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于是
齊王悉發國中兵使祝午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

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
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
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
之乃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并
將其兵琅邪王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悼惠王高
皇帝長子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大臣狐
疑未有所定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
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
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將
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

變齊王乃屯兵于西界以待約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
等盡誅諸呂琅邪王從齊至長安或議欲立齊王琅邪王及
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
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
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
罷兵灌嬰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
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終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庸妄人耳何能
爲乎乃罷勃勃少時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于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
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齊王
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文帝元年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
二千戶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
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齊王卒謚曰哀王子文王側立文王
卒無子立悼惠王子將閭是爲齊孝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
王諸子子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菑川王卬爲膠
西王雄渠爲膠東王孝景三年吳楚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
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不聽四國兵共圍齊齊王使

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四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四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四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四國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四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四國漢將欒布擊破四國兵解齊圍已而聞齊初與四國有謀將移兵伐齊孝王懼飲藥自殺景帝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吳楚反時濟北王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懿王卒子厲王次昌立齊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太后有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主父偃亦謂甲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王母紀太后欲立其弟女爲王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昆弟姦坐死齊王與姊有姦故甲以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主父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

殷富巨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疏乃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乃飲藥自殺趙王見偃一出廢齊恐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之短天子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毋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厲王無後天子憐齊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王莽時絕城陽王章立二年卒謚曰景王傳至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及文帝從代來興居與太僕嬰入淸宮廢少帝與大臣共立文帝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薨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歸長安使棘蒲侯柴武擊破之濟北王自殺國除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有識

大見識

有相有將

史緯卷二十一

漢書九

列傳

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背約。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而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者數矣。蕭何轉漕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亦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為安平侯。七年春。上征韓王信。還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衞。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

與賤買民田相反

可釋高祖之疑

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大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丞相之淺也上乃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

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窮居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卒諡曰文終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婦人封侯見之呂嬃蕭何意呂嬃女主故有女臣耶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高祖爲沛公參佐高祖定天下身被七十創凡下齊魏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封平陽侯食邑萬戶高祖以子肥爲齊王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

黃老之術

善及爲宰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而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參爲相三年卒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一太史公曰曹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爲相淸靜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稱其美矣

張良

何等心事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平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索天下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閒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下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立成爲韓王

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嶢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敗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

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辭歸韓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

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聞項王不遣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羽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命韓信將兵擊魏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

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陛下遊者徒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

寡人曾爲此故諸將

以爲懼

曰監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者皆生平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恐陛下不能盡封以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柰

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左右大臣多山東人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留侯可謂自知世之太子者多恃此

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良性多病從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曰四皓皆以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

申生伐皋洛其明証也

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謂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使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

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灞上良病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愼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傅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十二年上破布軍歸病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高帝欲易太子雖出私意亦恐其柔懦不任事故召老成羽翼遂不動搖也

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食後八年卒諡曰文成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良死并葬黃石冢四皓河內人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居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透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太史公曰余以爲子房其貌魁梧奇偉至見其圖反如婦人好女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平

陳平陽武人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平家戶牖鄉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

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賫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立魏咎爲魏王平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殷王反楚項羽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

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賜食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灌侯等或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故惡于其言盜誣也無知不辨更高

孫武勒婦人兵陳平用女子軍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請乞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圍漢王於榮陽漢王患之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

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信果郊迎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盡定楚地赦信以爲淮陰侯高帝大封功臣封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爲何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或云平

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言於單于圍以得開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於是詔御史更以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使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帝以忿怒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高祖崩平恐呂后怒乃馳傳先至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大后以爲郎中令曰傅教惠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呂后以平爲右丞相呂嬃怨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平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毋畏呂嬃之讒也呂后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

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而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平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文帝乃以勃爲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平好黃老故能爲此言

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專爲丞相二年平卒諡曰獻至曾孫何有罪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王陵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東鄉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祖喋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太后

廼陽遷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卒高祖爲沛公時張蒼坐法當斬陵見而怪其美乃言赦之及蒼貴常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周勃

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爲沛公勃從高祖定天下凡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封絳侯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見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高祖崩以

列侯事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高后崩呂祿呂產擅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文帝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十月餘乃謝請歸相印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長子勝之尙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將欲反耶文帝謝曰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卒子勝之嗣坐殺人國除弟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有從（縱同）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

亞夫所謂不動如山

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殽黽間果得伏兵遂請涉爲護軍太尉既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遷爲丞相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與丞相

二語抑揚設當條侯心服

議之亞夫曰無功而侯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悉封徐盧等爲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買工官上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上變告其子事連條侯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死太史公曰亞

夫用兵持重穰苴曷有加焉然足已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穫罪悲夫

周昌

周昌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去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苛漢王封苛子成爲高景侯拜昌爲御史大夫從擊破項籍封汾陰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昔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

萌之失笑

之主也上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而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卽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時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堯進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

之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高祖曰善乃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強爲我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周昌爲趙相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

高帝爲臣趙王王年少竊恐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乃使使召趙相昌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至長安月餘被鴆死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高后聞御史大夫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稱今福所伏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爲丞相封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之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文帝崩景帝即位晁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變更而丞相嘉所言不用因嘔血而死謚曰節侯

酈食其

酈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吾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

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大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

諸侯、漢三年、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城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欲亨食其、謂之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食其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能爲若更言、乃亨酈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疥爲高梁侯、酈商以將兵有功、封曲周侯、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倨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強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

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吾居中國、何遽不

大見識

若漢廼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丞相陳平患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時見賈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文帝賈頗有力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令佗去黃屋稱制比諸侯皆如意旨賈有五男迺出槖中裝

知其稱家實在陳人之說

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汝爲也竟以壽終

朱建

朱建楚人也事淮南王黥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故往稅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孺說之曰君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夕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

建以黨辟陽侯而死此比周之傷也建子之死賢勝其父

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呂后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辟陽侯已死孝文使吏捕朱建建自殺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

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行十餘世遂滅殷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爭成皐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與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獨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遂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十餘萬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曰人臣無將將則反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言盜者皆罷之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通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通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顓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顓言大猾何也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乃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朝十月仍秦正也

李贄曰有官有金便是聖人

通此一節其正言亦懇切可聽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秦以不早定扶蘇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長而立少臣爲傳無狀願先伏誅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高帝崩孝惠卽位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太史公曰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淮南王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謀反事覺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後宮繫之河內美人亦繫告吏曰日者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美人已生子恚卽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美人眞定眞定美人母家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立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及文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袖金椎見辟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

爲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
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
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佹天下正法而許大
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
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
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
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瘡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
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
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
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
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
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
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蔡
以安周齊桓殺子糾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頃王亡代高帝廢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
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
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
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
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
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
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
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常忘死陛下

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
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
下上下相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
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
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
事覺治之迺使使召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行御史大夫事
馮敬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
法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遞遣長載以輜
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
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

下有殺弟之名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上乃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上憐淮南王王子年七八歲皆封爲列侯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長爲厲王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

爲將王迺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好讀書鼓琴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外書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安入朝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

雅善武安侯其來朝也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太子學劒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願奮擊匈奴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亡之長安上書事下廷尉逮淮南太子王欲發兵計未定會詔中尉宏即訊太子王視中

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削以地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有是非者即刺殺之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恥之爲謀反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後王從東宮召客楚人伍被欲與計事曰將軍上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被父母囚之
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無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
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
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
被曰竊觀朝廷之政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
綱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
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
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
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

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
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
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
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
雖古名將不過也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曰夫蓼太子
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王復問曰公以爲吳舉兵非耶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
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
以爲錢煑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
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

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
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
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
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
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
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
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
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二十餘
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
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於
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
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僊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
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
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
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
補秦王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

而亡與萬乘之勢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
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
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
高帝曰待之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
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
于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
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
烝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
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
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

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
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
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
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
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
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
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朔方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
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耐罪以上家
産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又僞爲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

侯懼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
爲不至若此專發而已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
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
諸王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
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捕繫建建具
知太子謀殺中尉使所善嚴正上書事下河南治故辟陽侯
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搆之於弘弘
疑淮南有逆計深探其獄於是王銳欲發作皇帝璽丞相御
史大夫將軍印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
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欲發國中

兵恐相二千石不聽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
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南越兵入欲因
以發兵未發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
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殺之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
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
來無益也乃罷相計猶豫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
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
許之太子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
圍王宮捕太子王后盡繫致客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

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上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
勿誅張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后太子諸所
與謀反者皆族國除爲九江郡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得
罪者數千人

史緯卷二十二

漢書十

列傳

蒯通　蒯通奇士漢書與江充息夫躬同傳非是

蒯通范陽人陳涉使武信君武臣畧趙地至范陽通說范陽
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
也通曰秦法重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
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
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
爭接刃于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
今諸侯畔秦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
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
下城臣竊以爲過矣用臣之計可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
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以其
城下君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年
少亦方殺其令嬰城以距君君何不賚臣侯印拜范陽令范
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使范陽令乘朱輪華
轂驅馳於燕趙之郊燕趙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

說信發語
卻說信背
漢本意

喜矣燕趙可無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
後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
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
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逾下趙五十餘城爲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遂渡河齊已聽酈生
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爲欺己而烹之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信曰

先生相寡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
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
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
非天下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
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
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

三分之計
說信狀是
但自戰國
以來分爭
已久天意
固欲定于
一也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甲兵
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則天下風走而
嚮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
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
我以其食吾豈可見利而背義乎通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
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布衣時相
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
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於泜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而卒相
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

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大於張黶陳澤故
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
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盡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故以
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臣聞之勇略震主
者自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東
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
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

竊爲足下危之信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
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
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
位得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
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
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堯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
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通說不聽乃陽狂爲巫天下既

定信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
于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
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
自夷如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
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氏
失綱絕維山東大擾異姓並起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于
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
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不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
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耶高帝曰置之
乃釋通之罪在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賢下人請通爲客

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
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
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
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
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
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
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緼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犬
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
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
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
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曹相國曰敬
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江充

江充邯鄲人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
得幸於趙王丹疑齊以已陰私告王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
其父兄皆棄市齊遂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

產婦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天子遣使者
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
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丹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激怒
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
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後
遇赦太子竟見廢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
上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冠襌纚步搖冠飛
翮之纓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
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言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

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
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
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
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
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爲忠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
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
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
令上聞之以教勑亡素也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水衡都尉後上幸甘
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
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
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
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
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莫敢訟其
冤者充旣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
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亂吾
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

息夫躬河陽人少爲博士弟子通覽記書容貌壯麗哀帝即
位皇后父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以爲援長安孫
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與躬相結俱上書待詔是時
哀帝被疾人有告中山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
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
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
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太山石立而先帝隆興東平王
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
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于杯杓荆軻

之變必起於帷幄告之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
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
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左曹
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
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賜譚爵關內
侯丞相王嘉疑東平獄事言董賢太盛寵躬皆傾覆必撓亂
國家不可任用弗聽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衆
畏其口見之仄目躬言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漑
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欲穿長安城引漕
至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

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
言病願朝明年躬言單于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
弱卑爰疐强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
侍如因素彊之威擧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
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上書曰所以遣
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
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
焉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議左將軍公孫
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
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

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
邊竟憂也上不聽乃獨與躬議躬言往年熒惑守心大白高
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恐有非常之變可
遣大將軍行邊兵教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
應變異上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
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
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之
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
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
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
先人之語爲主上不聽遂拜孔鄉侯傅晏爲衛將軍陽安侯
丁明爲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
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免躬寵官遣
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
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敎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七畫
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喉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相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棄市家屬徙合浦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詔免寵等徙合浦郡

石奮

石奮趙人也徙溫高祖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

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敬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以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訢訢如也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丞相趙周免以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

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與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
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
能有所匡言太初二年卒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吏至二
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梁孝王

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也景帝中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
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
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梁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不敢過而

西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
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
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築東苑
方三百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言趩入言警擬
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山東游士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
屬莫不至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
公孫將軍梁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既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梁之
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七年春
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

說於帝太后議格梁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
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
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
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
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泣諫王乃令詭勝自殺
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
罪上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使白
太后曰造爲是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梁王不知也勝等已
伏誅梁王無恙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
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
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
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
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
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卒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愛
之及梁王死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
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飡孝王財以巨
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子共王嗣

太傅至王立為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奏可後復毆傷郎夜私出宮如是者數焉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立與其姑姦亂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治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刷宗室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寑而不治居數歲王復使奴殺相掾及睢陽丞殺奴以滅口上書不拜深謀案死罪四有司請誅上不忍削五縣哀帝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持節即訊移書傅相中尉

曰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謝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

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眭伺宮殿之裏毛氂過失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促迫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于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自殺國除褚先生曰嘗聞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竇嬰在前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太后意不說又聞梁王入朝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

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孝王爲寄景帝跪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曰太后言何謂也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帝曰於公何如皆曰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春秋所以非宋宣公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復立帝子袁盎等言宋宣公不立子生禍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太后乃解使梁王歸就國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慈望使人來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袁將軍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王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即無置劒亦知爲出于梁）

賈誼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之文帝立聞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自以爲不及也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之屬盡害之迺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于螻蟻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服

似鵩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
壽不得長迺為賦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
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
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
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
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

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
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
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
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
徇名夸者使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
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
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
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靚氾乎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
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
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
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
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
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數舉進言者皆曰
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

非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
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
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
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
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

奚其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令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

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

[illegible]之主也再言之乃武王畢侯矣[illegible]

利幾亦人名

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

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

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

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萬世長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

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

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

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

紳在笏下也

遣訶尚未用刑但請罪耳下文中罪大罪

暴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

方用刑殺

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

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少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

七國反淮南之論賈生如目見之亦奇矣

姦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爲上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陽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自之衣音以補製衣服）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

此議其見與發皆異矣

言論通儒

誼計遂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負謗于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荊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爲六國淮南爲三國盡立悼惠厲王諸子以王之景帝三年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班固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